思無邪匯寶

合刊

陳慶浩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桃花影／清・檇李煙水散人 編次

春燈鬧／清・檇李煙水散人 戲述

思無邪滙寶 ㊹㊺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桃花影］

／檇李煙水散人 編次

［春燈鬧］

／檇李煙水散人 戲述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明清豔情小說叢書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編輯凡例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〇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拾捌 册

目錄

思無邪滙寶 拾捌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桃花影

檇李煙水散人 編次

《桃花影》出版說明

明成化間，松江府華亭縣魏瑢字玉卿，年十七歲，父母雙亡。玉卿聰明好學，爲童生，得縣尊青眼，歲考以縣批首入學，同學戈士雲不服。玉卿與家人褚貴妻山茶有染，其隔鄰寡婦二娘羨魏生之美貌高才，得山茶之介與通。玉卿又通二娘之丫環蘭英。因慕二娘女非雲容貌詩才，得蘭英之助，互傳詩柬，並有婚約。非雲叔卞須有覬覦其家財，其友千敬山偶得非雲邀玉卿晤面信，乃伙同戈士雲寫没頭榜文佈告魏事。玉卿乃躲至父執鄒侍泉家坐館，得通鄒妾瑞娘子及商人婦小玉。後於江陰赴考，聞卞須有糾合族人向本府及學道遞公呈控其傷風化，遂躲至蘇州，借寓尼菴讀書。又通小尼了音，並得半痴僧授以壯陽丹藥。因華亭李縣尊憐才，風化案不了了之。玉卿乃赴金陵應秋闈，居停主人邱慕南乘醉雞姦，並以其妻花氏與魏生通作交換。翌日邱赴華亭作生理，留魏生住家中，並爲魏帶信卞氏。鄉試放榜，魏中舉人。依約於燕子磯再晤半痴，得半痴之助，又通姑蘇才女寡婦王婉娘。事爲地痞嚴七等所悉，糾集奸棍將魏生圍困於婉娘家。幸得同科舉人史維翰救脱，再返邱家。卞須有等控魏生傷風化案發縣審理，爲李縣尊所責，乃強嫁卞非雲於戈士雲子戈子虚。非雲擬以死明志，並留書交蘭英轉魏生。適邱慕南捎信至卞家，悉此事，遂定計於迎親之夕劫非雲下船去金陵，蘭英作伴。途中邱逢仇家被捕入獄。船家心懷歹意，非雲蘭英乃投水。翌年，玉卿與史維翰上京應試，史生落第，玉卿中進士，授杭州府錢塘知縣。衣錦還鄉時，卞須有等因誣陷及迫嫁非雲事下獄。玉卿復狀告戈家父子，使

繫獄；又娶了音、婉娘爲妾，鄒家亦送小玉三人同赴任，惜未得非雲消息。二娘因變故頻生，痛改前非，持齋念經，拒與玉卿晤面。玉卿精於吏治，甚獲杭州趙知府賞識，以女妻之。玉卿因非雲故辭之再三，終允婚。洞房之夕，方知趙女爲非雲。蓋非雲投水後爲趙知府所救養爲己女也。玉卿返鄉，戈士雲已死，仍釋卞須有等出獄。後玉卿昇江西巡撫，微服私訪時爲土豪刁鶴所困，遇蘭英得走脱；蓋蘭英下水後爲刁所救，被強納爲妾也。乃治刁鶴罪。後因上疏爲獲罪之李縣尊申辯，被免職。又據蘭英所提線索救邱慕南於獄中。玉卿罷官返故里，建十間船，自稱十間居士。後邱慕南棄家學道，將花氏及家人帶贈魏生，生得與一妻五妾逍遥過日。後復職歷任憲要。終得半痴僧點化，與六夫人棄家修道成仙。

* * *

《桃花影》，又稱《桃花影快史》，坊刻本又有易名爲《濃情快史》（與嘉禾餐花主人著之《濃情快史》同名異書，不能相混）、《牡丹奇緣》者。書署「檇李煙水散人編次」。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譚正璧《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戴不凡《小說見聞錄》，皆以煙水散人爲徐震之號。震字秋濤，浙江嘉興人。嘉興爲古秀州，縣南三里有湖曰南湖，又因是兩湖相並，亦名鴛鴦湖。湖中有煙雨樓、釣鰲磯、魚樂，縣西南古有醉李城，或稱檇李，故煙水散人自署古吳、鴛湖、檇李不一。徐震生存年代，諸家說法不一，或謂明末清初人，或謂康熙年間人。然其所著《女才子書》卷五張畹香內文謂：「至順治三年，始還故址。」「其後庚寅歲，復歸維揚故居。」「至八年辛卯，又徙秣陵。」按此處八年辛卯乃指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如此書前鍾斐序所言己亥春徐子求敘事，當爲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煙水散人自敘謂：

「豈今二毛種種，猶局促作轅下駒」，則是時至少三四十歲。自敘謂此時「壯心灰冷，謀食方艱」。至康熙壬寅（一六六二）受書坊所請，刪補校閱白雲道人編的《賽花鈴》，題辭云：「予自傳《美人書》以後，誓不再拈一字。忽今歲仲秋，書林氏以《賽花鈴》屬予點閱。」大概自《女才子書》出版後，聲名大噪，而謀食愈艱，至此正式出山爲書林編書。其《桃花影》跋謂：「今歲仲夏，友人有以魏、卞事債（倩）予作傳，予亦在貧苦無聊之極，遂坐洙水釣磯，雨窗十日而草創編就。」跋末又云：「此非予之憶（臆）說，予蓋聞之白雲塢老人云。」此老人可能爲白雲道人。「桃花影二編」《春燈鬧》東海幻庵居士亦謂：「乃秋濤子方沾沾焉，閉戶摛思，以應書林氏之請」云云。觀此，煙水散人似成了專業作家，而其友人或於書中題辭作敘，或作評點，成了清初秀州一通俗小說作者群。而刻書者，可能亦在同一地區。

現存署名煙水散人編著校閱書有下列各種：

(一)《女才子書》，鴛湖煙水散人著；

(二)《賽花鈴》，白雲道人編次，煙水散人校閱；

(三)《桃花影》，檇李煙水散人編次；

(四)「桃花影二編」《春燈鬧》，檇李煙水散人戲述，東海幻庵居士批評；

(五)《燈月緣》，檇李煙水散人戲述，東海幻庵居士批評；

(六)《珍珠舶》，鴛湖煙水散人著，東海幻庵居士批；

(七)《夢月樓》，檇李煙水散人編次；

(八)《合浦珠》，檇李煙水散人編；

㈨《鴛鴦配》，檇李煙水散人編次，天花藏主人訂；

㈩《後七國樂田演義》，古吳煙水散人演輯，茂苑游方外客校閱。

以上十種，恐未能及煙水散人通俗小說之全部，而其中又可能有書坊冒名者，仍有待研究。或謂煙水散人即天花藏主人，目前資料仍不能證實。（關於煙水散人之研究，除上列書外，又可參楊力生「關於煙水散人、天花藏主人及其他」，《明清小說論叢》第一輯，頁三二一——三三五；林辰「煙水散人及其小說質疑」，同書，頁三三五——三四二）

《桃花影》受文言小說《天緣奇遇》影響甚大，煙水散人自跋謂讀小說甚夥，「然予讀《天緣奇遇》，尤羨祁禹狄之佳遇甚多也」，謂二書事則彷彿，而《桃花影》爲佳。此書內（第四回）亦提及祁禹狄故事。

此書有下列刊本：

㈠清刊本，十二回，不分卷，分四冊，首「桃花影目次」，第一回首行作「新鐫批評繡像桃花影快史」，次行題「檇李煙水散人編次」，版心作「桃花影」，半頁九行，行十八字。四週單欄，上魚尾下刻回次、頁次。第一回有一條行間夾批，各回回末有總評，第十二回末總評前有煙水散人自跋。估計批者亦爲煙水散人。按此書行間夾批只得一條，大概被刪去，且簡別字甚多，恐非原刊本。

㈡畹香齋刊本，四卷，分四冊，卷三回，共十二回。扉頁題「桃花影」、煙水散人編、畹香齋梓，目錄前、各卷之末及版心均題「桃花影」，各回前作「新鐫桃花影」，目次及第一回皆題煙水散人編，。半頁十行，行廿五字，四週單欄，上魚尾下標明回次及頁次。目錄頁有界欄。

此本錯字別字較少，但經人刪削。除第一回外，各回回前詩之評論及回末評均刪去，內文亦大段大段刪削改補。中國通俗小說刪削之風甚盛，很多小說都有刪節本與原本並行，此即一例。

㈢坊刊石印本或活字本，多易名爲《濃情快史》，亦有稱爲《牡丹奇緣》者，而以《濃情快史》本最爲流行，自清末民初，迄近年，刊印不斷，近如日本鬼魔子影印民十二年上海書局活字本，香港古佚小說刊行會、台灣之《中國古艷稀品叢刊》，皆據以再翻印。坊刊本《濃情快史》實即《桃花影》，與嘉禾餐花主人所著四卷三十回之《濃情快史》無關。其版本繁多，不勝枚舉，今以鬼魔子翻印本爲例作說明。此本活字排印，洋裝，十二回，分一、二卷，合一冊。目錄、卷一及版面側題均作「濃情快史」，惟卷一末題「繪圖富貴奇緣卷下」，每面十二行，行三十字。此本沒刪削，底本爲全本，而長期翻印，錯別字極多，如第一回回首天仙子一詞六十八字，坊刊本錯八個字。第一頁背面一百六十二字，坊本錯漏達十八字，皆不堪卒讀。

此次以㈠爲底本，以㈡爲參校本，底本據參校本改者，皆出校記說明之。

新鐫批評繡像桃花影快史

檇李煙水散人編次

第一回　小書生鄰壁窺雲雨

兀坐騰騰非困酒。一段癡情。閒自探。肯把瑤琴月下彈。卓文君。新寡否。怎不隨儂成鳳偶。空想蠻腰與素口。十五盈盈。何處有。若得巫山夢裏雲。並香肩。携玉手。勝似鳴珂遊舫走。

右調天仙子

桃花影清刊本第一回第一頁正面

桃花影清刊本第一回第一頁反面

這一首詞題曰癡想只因佳人所以難遇空裏相思寫出一種深憐極慕之情然這癡心妄念不但作詞的有此想頭凡世人不至於蠢庸如木石誰不思量那雲鬟花容与他同床共枕只是世間女子雖有幾分姿色無非塗朱抹粉豈云傾國傾城必須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方足以入我輩之想試想那蟬鬢低垂黛眉輕掃凌波三寸面似梨花又想至小肚之下兩股之間其軟如綿其白如玉豐隆柔滑乾而且緊者供

煙水散人編

桃花影

晼香齋梓

桃花影晼香齋刊本扉頁

新鐫桃花影卷之一

第一回　小書生鑿壁窺雲雨　　烟水散人編

詞曰兀坐騰騰非因酒一段癡情閒自探曾把瑤琴月下弹卓文君新寡否怎不随儂成鳳偶　空想戀腰與綦日十五盈盈何處有若得巫山夢裏雲並香肩攜玉手勝似鳴珂杏苑遊　　右調天仙子

這一首詞題曰癡想只因佳人難遇所以空裏相思寓出一種深怜極慕之情然這癡心不是作詞的有此想大凡世人不至於蠢如木石誰不思那雲鬟花容與他同床共枕只是世間女子雖有几分姿色無非塗脂抹粉當不得傾國傾城必須是沉魚落雁閉月

桃花影晚香齋刊本第一回第一頁正面

桃花影目次

新□鐫批評繡像桃花影快史

檇李煙水散人 編次

第一回 小書生鑿壁窺雲雨

詞曰

兀坐騰騰非因❶酒。一段癡情閒自揉。❷曾把瑤琴月下彈。卓文君。新寡否。怎不隨儂成鳳偶。 空想蠻腰與素口。十五盈盈何處有。若得巫山夢裡雲。並香肩。攜玉手。勝似鳴珂杏苑走。

右調天仙子

這一首詞題曰癡想。只因佳人難遇。所以❸空裡相思。寫出一種深憐極慕之情。然這癡心妄念。不但作詞的有此想頭。凡世人不至於蠢庸如木石。誰不思量那雲鬟花容。與他同床共枕。只是世間女子。雖有幾

分姿色無非塗朱抹粉。豈云傾國傾城。必須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方足以入我輩之想。試想那蟬鬢低垂。黛眉輕掃。凌波三寸。面似梨花。又想至小肚之下。想入神兩股之間。其軟如綿。其白如玉。豐隆柔滑。乾而且緊者。能不令天下有情人盡作癡中想。只是人人有此豔思。未必人人遂意。乃有一個書生。也因一念癡狂。竟有許多奇遇。又容容易易。得個絕色佳人。做了百年伉儷。這段風流話本。在明朝成化年間。有一舊家子弟。姓魏。名瑢。表喚玉卿。祖居在松江府西門外妙嚴寺左首上岸。年方十七。下筆成章。在十五歲上。父母雙亡。止有一房家人夫婦。男的叫做褚貴。婦人賈氏。名喚山茶。年方二十一歲。生性妖淫。善於諧謔。其壁鄰是一寡婦卞二娘。只有母女同居。幷使女蘭英。老僕張秀。這魏玉卿年紀雖少。作事老成。因祖上遺產甚饒。自幼豐衣足食。却又生得面白唇紅。神清骨秀。不要說男子中少有。這樣俊俏郎君。只怕在婦女內。千中選

一。也尋不出這般丰姿姣媚。雖有幾個同窗朋友。只因懶於應酬。每日自在書房讀書。偶一日拈著一本吳越傳奇。讀至終卷。不覺大笑道。人皆以吳王亡國爲恨。我獨以吳王得了西施。足以含笑入地。蓋數世之後。越亦終爲亡虜。不若夫差載了美人。畫船。簫鼓。終日遊那姑蘇臺。豈不快哉。說罷。又低頭❹想了一會。嘆息道。我想人生一世。譬如白駒過隙。若不得個有情有韻❺的美豔人兒。與他吟風弄月。憑你官居極品。富比陶朱。也只是虛度一生。又笑道。我若得妻美如西子。情願朝朝夜夜焚香煎茗。拜之跪之。但不知浣紗人。竟在何處耳。自此玉卿心心念念。只要娶個美麗妻房。雖有做媒的。日逐到門。只是不肯輕允。每當獨坐無聊。便把那會眞記。楊玉奴外史。武則天如意君傳。細細咀嚼。嘗賦絕句二首道。

我裁合歡被。上繡雙鴛鴦。

未共美人寢。　爲君留異香。
情深夢亦豔。　夜雨赴高唐。
想我意中人。　只在水一方。

玉卿吟訖。又朗朗的誦了兩遍。鼓掌大笑。是夜讀至更餘。因值四月下旬。天氣稍熱。走出庭中閒步。只聽得褚貴房內。如魚嚙水。嘖嘖有聲。又聽得婦人口中。連聲叫道。親肉心肝。我定要死了。原來玉卿雖負情癡。那裙裾之下。尚未識津津美味。當夜聽罷。心下驚疑道。異哉。此何聲也。豈二人竟在陽台之上麼。便走近房門。側著耳朵。聽了一會。恨無窗縫可張。還喜上半截俱是泥壁。急把金簪拔下。輕輕的挖了一個洞兒。把一隻眼睛望內一看。只見燈火明亮。山茶横臥在床。褚貴赤著身。立近床沿。捧起兩隻白腿。正在那裡一聳一聳的亂抽。玉卿見了。頓覺興發難禁。立身不住。又見褚貴著實頂送。約有五百餘抽。便伏❻在婦人身

上。一連親了幾個嘴。低低叫道。心肝乖肉。你肯把這件妙東西與我看一看麼。婦人帶笑。把手在肩膊上打了一下道。臭賊囚。弄也憑你弄了。難道不與你看。褚貴笑嘻嘻的起身點火。蹲在地上。把那牝戶細瞧。玉卿在外。看不分明。但見黑茸茸一撮毛兒。又見褚貴看不多時。便把舌尖在牝上亂舔。舔得婦人騷癢難當。急忙坐起身來。反令褚貴仰面睡倒。自己騰身跨上。把那麈尾插進。用力亂套。套得一片聲響。不移時。褚貴復翻身轉來。把一隻脚提起。自首至根。盡力狂抽。婦人哼哼的不住叫道。乖心肝。今夜爲何這般有興。褚貴道。你若自叫一聲淫婦。我再與你幹個爽利。婦人點頭忙應道。淫淫淫。褚貴便一口氣。抽了數百。婦人聲漸低了。只管吁吁喘氣。此時玉卿按不住慾火如焚。只把肉具雙手撫弄。正欲再看。不覺咳嗽一聲。那褚貴曉得主人在外。疾忙起身。吹滅了燈火。玉卿再欲聽時。寂無所聞。只得踱進臥房。但見皓月半窗。殘燈

明滅。不覺悵然道。縱未得美人相遇。豈可無一二婢妾。暫覓行雲之夢。反不如狂奴作轍夜之歡乎。又想起二人淫慾之事。竟未知趣味何似。翻來覆去。直至雞聲三唱。不能合眼。度得曲兒四隻。以自消遣。

黃鶯兒

寂寞宋家東。羨牆花一樹紅。恨無白壁（在）藍田種。楞楞曉風。沉沉夜鐘。（道）淒涼（只少個）蛾眉共。夢魂中。行雲何處。又不到巫峰。

幽恨與誰同。嘆清宵鐏已空。佳期付與梨花夢。芸編倦攻。薰爐自烘。恩情美滿（誰把）風聲送。隔簾櫳。（原來是）鸞顛鳳倒。雲雨兩情濃。

笑語忒匆匆。正翻殘桃浪紅。（好一似）寒塘戲水鴛鴦共。酥乳（兒）貼胸。鬢雲（兒）已鬆。陽臺浪把歡娛縱。（怎知道）小牆東。人兒在外。親見你醉春風。

清露滴梧桐。聽譙樓鼓四咚。（他）燈兒滅了收殘夢。雲情已空。悽惶付儂。半屏殘月花陰重。自惺憁。靈犀一點。

偏我尚朦朧。

到了天明。玉卿反覺神思困倦。昏昏睡去。直至飯後起身。尚未梳洗。只見褚貴急忙忙❼進來。稟說提學歲考。發牌到縣。今早太爺❽出示。准在廿七日先考童生。因此特來報知官人準備應試。玉卿聞了這個消息。只得收攝精神。把平時選下宗師試牘。晝夜溫習。❾不數日。到了考期。至五更梳洗。褚貴提燈送進了東察院。等至巳❿牌時分。李縣尊方出題目。是或問禘之說。玉卿研墨濡毫。略不構思。把一篇文字。頃⓫刻做完。將及日中。又出第二個題目。是食與禮孰重。只見那些已冠未冠童生。⓬也有剛做半篇的。也有做得兩股的。也有執卷請教于同輩的。或搖頭動膝。口中咿唔作蒼蠅之聲的。或面色如土。閉目疑想的。誰知玉卿小小年紀。文機敏絕。不移時又把第二篇做完。獨自一個先去交卷。李縣尊看他年未弱冠。姿容如玉。便覺歡喜道。日色未斜。便來交卷。

莫非是做不完麼。玉卿對道。若不做完焉敢交納。李縣尊取卷展開一看。其破云。以禘爲問者。不欲味其說也。又觀起講云。今夫享祖禋宗。昭代之大事。居今考古儒士之深心。李縣尊大喜。提筆一圈道。開講冠冕。若得全篇相稱。宗師那邊。本縣定應首薦。魏玉卿欣然拜謝而出。褚貴已在外邊接候椅棹。自此玉卿深以縣試得意。興念愈高。又想起前夜所見。每覺春心難遏。那山茶原有幾分顏色。況兼不時傳茶遞飯。故作妖聲妖氣。因此玉卿懷著權時應急的意思。忽一日。褚貴出外未歸。山茶捧進硯水。玉卿將欲近前摟住。反覺面色漲紅。唯恐婦人不允。叫喚起來。反爲不雅。誰知那婦人見了這樣粉團相似的小官。恨不得一口水吞在肚裡。又一日。玉卿故意差他褚貴到蘇州去探望鄭家母姨。褚貴去後。玉卿以天氣炎熱。燒湯洗澡。便叫山茶擦背。那婦人鬢若烏雲。揷了一朶鮮紅的石榴花。身上穿一件半袖舊黑羅衫。露出那白臂膊

與雪藕相似。笑嘻嘻的。正提一桶添湯進來。聽得叫喚。即忙與玉卿擦背。玉卿要使婦人動火。把腰間的硬東西聳起。婦人一見。不覺大驚。原來楮貴的陽具不滿四寸。那玉卿的倒有六寸餘長。所以婦人見了。⑬免不得又驚又愛。正要洗浴。止著單裙。便把裙幅⑭扯起。又將兩脚移開。故意露出那黑鬆的幾根毛兒。紅縐縐一條縫兒。引得玉卿興發如狂。便伸手一把捻住。婦人也便摟了玉卿親嘴。兩個弄得一團火熱。急忙走到床邊。玉卿也照樣令婦人橫臥。捧起金蓮。忙把麈柄放進。未及五六抽。婦人即笑聲吟吟。叫快不絕。原來龜頭直搗花心。所以婦人十分爽快。玉卿也因牝戶未經生產。又緊又乾。不覺滿懷通暢。連聲叫道。有趣有趣。只是初赴陽台。怎當得婦人淫騷太甚。亂顛亂聳。抽到二百餘。即便泄了。玉卿兩眼乜斜。俯在婦人腹上。轉覺遍體酥麻。只有婦人慾念正狂。急得翻身扒起。把那玉莖含在口中。吞吐吮咂。不多時。堅硬

起來。玉卿便把婦人推倒。重興雲雨。一連抽了數百。婦人星眸微展。雙頰暈紅。口不能開。只管咿咿含笑。下面的騷水淋漓。流了一地。玉卿忙將羅帕揩抹乾了。然後挿進。笑問道。我比褚貴若何。婦人雙手摟了玉卿的項兒。嬌聲婉轉道。他是粗人。怎及得官人溫存有趣。雖則結親二年。從來未有今日之樂。若不經這件妙物。幾乎虛過一生了。說罷。復以臀兒亂聳起來。玉卿愛他語言伶俐。盡根抽送。足有兩個時辰。方纔雲收雨歇。婦人慌忙起身整治晚飯。玉卿酒量甚寬。是夜更覺興濃。舉杯連酌。將至半醉。⑮山茶也急急的收拾完了。燒湯澡牝。便與玉卿同睡。少不得重赴陽台。一個是初嘗佳味。自然芳興之甚高。一個是幸竊新歡。頓覺春心之倍熾。曾有一隻銀絞絲曲兒。單道他兩人的樂趣。

紗窗外。白溶溶月轉花梢。羅幃裡。笑盈盈似漆如膠。莽蕭郎。

怎不去章台走馬。小紅娘。好一似鵲入鸞巢。俏心肝低聲叫。

這歡會。從來少。鬢兒也鬆鬆了。身兒也酥痲了。恨只恨隔鄰蕭寺。不做美的鍾(鐘)聲也敲得早。

自此玉卿常與山茶乘間邀歡。不能細述。到了六月中旬。縣中出案果然取了第二名。及府試又在第三。喜得玉卿意氣楊楊(揚揚)手舞足蹈。過了數日。又是學道考期。所出題目。曾經讀過。兩篇文字。更做得花錦一般。候至宗師發案。竟領了華亭縣批首。到了送進學那一日。十面彩旗。一班鼓樂。玉卿騎了一匹駿馬。一路迎來。不論男婦大小。無不簇擁觀看。只因人物標致。年紀又輕。所以人人稱讚。將至自家門首。忽聽得左首班竹簾內。嬌滴滴聲兒齊喝采道。文才秀。人物又秀。這位方是秀才。玉卿聽了。倍加歡喜。進至客坐。只見衆親友餽送賀禮。塡門塞戶。有一個姓鄒的。號叫侍泉。向與玉卿的父親是莫逆至交。所居離城數里。打聽得玉卿案首入泮。特與兒子鄒亮生親來賀喜。又有一個戈

士雲。乃是縣中學霸。先年曾與魏家以爭產成仇。今忽見魏玉卿少年發達。恐御(銜)舊怨。勉強封銀一兩。差人走賀。玉卿把那衆親友的賀儀。一概收領。單把戈士雲的。寫柬璧(璧)謝。至次日天曉。左右鄰居共二十一家。鬪分送來。只有隔壁卞二娘。獨遣老蒼頭張秀致賀玉卿道。家主母因在寡居。不及與衆鄰同賀。今特以菲儀表意。幸勿見哂。玉卿看那禮物。却是朱履一雙。尺頭二疋。史記一部。端硯一方。又有賀儀四兩。玉卿堅辭不受。道。忝在壁鄰。因二娘是孤人。向來不敢通問。今忽蒙厚貺下頒。再無登受之理。幸老管家爲我多多致謝。只見張秀去不多時。又把禮物送過。至再至三。只得受了朱履史記。話休絮繁。自從進學。不覺閙炒炒(吵吵)了半月。忽一日卞二娘。又遣張秀過來。對褚貴道。我家主母要請褚大娘⑯過去說句話兒。山茶聽見忙與玉卿商議道。多承二娘相喚。只是身上沒有一件紗衣。玉卿便將母親遺下的一領

玄色綢紗衫。付與山茶道。我前日受了二娘厚禮。你去相見。千萬爲我致謝。山茶應了一聲。即從後門。走過卞家。要知卞二娘有何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從隔壁窺見。以至親歷妙境。無一語不入神。更不煩丹青手。

寫春意圖也。

敍進學得意光景。能不令老童生眼熱。

校記

❶「因」，原作「困」，據晼本改。

❷「揉」，原作「探」，據晼本改。

❸「所以」，原置上句「難遇」之前，據晼本改。

❹「頭」下原有「疑」，據晼本刪。

❺「韻」，原作「音」，據畹本改。

❻「伏」，原誤作「仗」。

❼「忙忙」原作「怏怏」，據畹本改。

❽「太爺」，原作「大歲」，據畹本改。

❾「習」，原作「息」，據畹本改。

❿「已」，原作「四」，據畹本改。

⓫「頃」，原誤作「傾」，以下各回皆同，不另出校記。

⓬「童生」，原作「的」，據畹本改。

⓭「所以婦人見了」，原作「婦人所以見了」，據畹本改。

⓮「幅」，原作「副」，據畹本改。

⓯「醉」，原作「醺」，據畹本改。

⓰「娘」，原作「姐」，據畹本改。

詩曰

金針刺破窗前紙。引入寒梅一縷香。
螻蟻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瓣❶上宮牆。

這首絕句。是一閨人早春即事之作。引入本傳。似不相合。然細味其詩。未免有懷春的邪思。可以想見婦人慾念。入土方休。不爲虛語。假使深房獨處。婉然在床。有不對春風而永(咏)嘆。覩花影以銷魂者麽。閒話休提。且說山茶走進卞家。與二娘相見畢。備述主人致謝之意。二娘笑道。前日些須意思。你家相公堅却不受。反成虛套。何謝之有。原來卞二娘年雖三十六歲。却像三十以下的。生得瘦怯身軀。娉婷態度。守寡已七年了。只因家事富饒。所以不肯改嫁。守著一女。名喚非雲。平時只

與女兒同拈針線。或吟咏詩詞。未嘗肯到門前閒立。那一日只爲玉卿入學回來。他也垂❷簾窺看。誰想一見了賽潘安的美麗才郎。低聲喝采。便把七載冰心頓縈著一點邪念。當日與山茶敍話良久。方入自己卧房去。只見畫簾半捲。繡榻臨窗。香桌❸邊掛一軸美人照❹鏡的曉粧圖。又見窗外班竹數竿。盆花幾種。果然點綴不俗。鋪陳瀟洒。山茶把床上的淡花紗被翻了一翻。又把繡花枕頭看了一會。笑對二娘道。這樣香噴❺噴的被兒。可惜二相公去世甚早。丢與二娘獨自受享。卞二娘微微的嘆了一聲。低頭不語。正在閒絮。只見一人。輕移蓮步。嬝嬝婷婷。打從側邊樓下走進房來。山茶慌忙見禮。舉目看時。但見

蛾眉淡掃。粉頰輕勻。水剪雙眸。蓮生纖趾。上著淡羅衫子。下拖八幅湘裙。牙梳斜挿。雲髩金釵。却鬆玉臂。縱從❻畫工描不到。漫疑此是美人圖。

這位女子是誰。即非雲姐也。年方十五。尚未受茶。不惟美貌無雙。兼會吟詩寫畫。以至描花刺繡。❼事事皆精。只因生性幽閒。深居閨閣。所以雖在壁鄰。未嘗識面。當時出來。與山茶見罷。微笑道。褚娘子既在鄰居。怎不常來走走。山茶道。只因家內乏人。不得時常親近。三個又把閒話說了一回。山茶看見沒有正事。起身告別。卞二娘一把拖住。忙喚蘭英捧酒進饌。山茶略飲數杯。即又作謝起身。卞二娘送到後邊。悄悄說道。相煩娘子過來。別無他話。因有一條白綾汗巾。煩你送與相公。幷金耳環一雙。送與娘子。幸勿見却。山茶雙手接了。千恩萬謝。回到家裡。便把汗巾遞與玉卿。玉卿愕然道。男女之間。不相通問。乃以汗❽巾見惠。其意爲何。山茶道。連我也猜不出二娘是何意思。玉卿接在手中仔細一看。上有楷書小字絕句一首。其詩云。

鍾（鐘）聲催落碧梧煙。　每到黃昏倍悄然。

可惜夜[9]長誰是伴。半輪月照一人眠。

玉卿諷咏數四(回)擊節贊賞道。好詩好詩。不意閨閣裙釵。有此佳咏。比那相思一夜知多少。同一苦懷。再把汗巾覆看時。又有一詩道。

滿堦清露拂簾寒。幾度無言獨倚闌。
羨殺玉人年最少。欲持瑤琴倩君彈。

玉卿看訖。笑向山茶道。細觀詩中意思。二娘甚有邪念。西廂君瑞。我所樂爲。惜彼年事太晚。不能與崔鶯相並。奈何。山茶因得了耳環之惠。欲與撮成美事。便極言二娘的姿態清妍。[10]做人溫存可愛。然玉卿終以年紀不等。不爲置念。過了數日。卞二娘又遣蘭英過望。玉卿知他來意。是探汗巾消息。便把羅帕一方。次寒字韻一絕。以謝之道。

拂枕秋聲夜色寒。乙藜相照罷憑欄。[11]
幾回空謝詩中意。差[12]把孤鸞月下彈。

題訖。付與蘭英持⑬去。過了兩日。蘭英又以岕茗送至。併把羅裙一條。送與山茶。山茶滿面堆笑。再三謝道。前承耳環之惠。時刻感戴。今又把羅裙見賜。使我何以報答二娘。蘭英道。家主母多多致意大姐。如相公處有甚言語。乞煩轉報。更有幾個字兒。要你傳達相公。山茶便留蘭英坐在廚房。自到書房。把小柬遞與玉卿。玉卿拆⑭開看時。乃是桐葉箋一幅。上有草書數行道。

瑤章之惠。足見佳士風流。然謂之知心則未也。月之三五。欲于夜深扳⑮晤。萬勿以寒陋見却。外具岕片二瓶。愧非蒙頂仙芽。聊作潤玉腑詩腸⑯耳。惟麾存是禱。

玉卿看罷。沉吟不語。山茶在傍。便極力贊襄備言二娘美意不可孤(辜)負。又笑道。相公常說要娶一位大娘。必如西施一樣。今卞家大姐。不是山茶爲他誇口。眞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⑰花之貌。只怕西

施。還不能嗀及他。曾有宦室求親。二娘堅執不允。相公如肯從順其意。這門親事可以唾手而成。玉卿平時也曾聞得非雲之美。遂點頭道。汝言有理。即時取出花箋一幅。裁答二娘。那花牋上寫道。

承[18]惠佳茗。奚啻文園消渴。每時飲嚼之際。足見厚愛。沁[19]入肺腸。承訂晤期。請俟蕭寺鐘殘。梧桐月上。則魏生至矣。此復。

玉卿寫畢。又喚見蘭英。細問二娘起居。并托致謝。蘭英接了花牋。急忙回復。二娘正在後軒。往來窺望。接見回音。不覺笑容可掬。把蘭英重重賞賜。不一日。節屆中秋。是夜雲散長空。冰輪皎潔。二娘設席中庭。與非雲對飲。因有魏生之約。將及更殘。推以風露甚冷。歸房先睡。非雲亦不敢久坐。掩扉安寢。既而月轉西軒。玉漏將半。只聽得後門。輕扣數下。二娘悄悄起來。開門放進。只見玉卿卸除巾幘。身穿便衣。遂即攜手入房。

二娘低聲道。隔壁即是小女臥房。幸勿揚言。玉卿于月光之下。把二娘仔細瞧看。果然丰龐俏麗。轉覺情興勃然。遂解除衣服。摟抱上床。玉卿先把陰門一摸。略有幾根細毛。高高突起。好似饅頭一般。只是[20]慾動已火。陰精流濕。急把麈柄挿進。抽弄起來。那二娘數年久曠。纔經交合。便覺爽快難言。兼以陽具修偉。塞滿陰戶。急得二娘亂把臂尖湊起。玉卿亦覺直頂花心。翕然暢美。一口氣便有六百餘抽。弄得二娘閉了雙眼。口裡只管哼哼不絕。既而笑道。不謂郎君這樣知趣。又生得這般妙物。內中塞緊無餘。又酸又癢。使妾魂靈兒俱已飄散。人間之樂。無踰此矣。玉卿見他情興甚濃。緊推雙股。自首至根。[21]大肆出入。又有五六百抽。方纔了事。匆匆喘笑。伏在二娘身上。二娘忙以丁香舌吐在玉卿口中。兩個緊緊摟抱。將及四鼓。披衣而起。步出西軒。並肩坐于榻上。二娘道。妾寡處七年。月夕風晨頗能自遣。不意前日。自見郎君芝宇。一月以

來。廢寢忘飧。不能自主。今夕幸陪枕席。欣幸何言。愼勿以妾無玉潔冰清之操。而棄同土梗。言訖復伸手挿入褲中。則又昂然堅舉。莞(莞)爾笑道。郎君嫩質輕軀。此物獨粗大如此。能不令人愛殺。玉卿亦覺情動。就在榻上。重與對壘。時月光射入。照見二娘遍身雪白。兩隻酥乳。滑潤如油。更把金蓮捧起。三寸紅鞋。尖尖可愛。但湊合之際。又緊又乾。甚覺艱澀難道。直至撫弄良久。方有淫水流出。于是急搗狂抽。遂成鏖戰。怎見得兩人興趣。有詩爲證。

今夕是何夕。月圓人亦圓。
穿花雙舞蝶。戲水並棲鴛。
冰操俄㉒難守。芳心自此牽。
願期雲雨夢。朝暮與郎連。

玉卿恣㉓意狂蕩。弄得二娘死去還魂。淫聲亂發。及至香汗透胸。牡丹

著露。則漏下已五鼓矣。急忙起來。送至後門。自有山茶照應接入。玉卿一覺酥眠。直到日中方醒。乃取薛濤牋。題詩[24]一絕。著山茶持[25]謝二娘。且訂後期。其詩曰。

昨夜曾聞玉珮聲。　仙風引夢到蓬瀛。[26]
牡丹雨後香猶在。　記取西軒月照卿。

詩去。二娘微微含哂。隨咏一章。付與山茶回報。玉卿展開視之。其詩云。

深愧微軀承寵愛。　難憑寸穎謝多才。
捲簾放進梧桐月。　重照仙郎入夢來。

玉卿笑道。有此佳句。縱使再老幾年。我亦愛之。但不知我邢非雲姐姐。亦能有此妙才否。是日傍晚。蘭英又來相約。等至夜間。仍與[27]二娘會于西軒。歡愛之情不待言表。且說非雲雖則年纔三五。性頗貞閒(嫺)然自十歲。便能吟咏。柔姿慧質。天付情根。[28]每值刺繡工餘。以至曉花

欲開。久月正佳之際。持持攢眉不語。若有所思。其意蓋欲得一有才有貌的兒郎以作終身之偶。當中秋這一夜。正欲與嫦娥作伴。因母先寢。勉強歸房。雖臥在床。怎當那月光照入。展轉無聊。不能睡去。忽聽得隔壁恍若二人步響。停了一會。又聞帳鈎㉙搖動。及側耳靜聽。微聞笑聲吟吟。心下想道。我母空房獨處。爲何怪異若此。正在猜疑。忽然沉睡。次日飯時。只見其母熟睡不醒。及見起㉚身梳洗。雙眸倦開。語言恍惚。至日中。㉛又見山茶過來。附耳低言。心下不覺大疑。是夜便把房門虛掩。和衣假寐。俟至更餘。果聞後門開響。非雲即便悄悄的潛步出房。穿過前廡。只見西軒榻上。有一年少書生。與母嘴對嘴摟做一處。便把身兒閃在一邊。細看那生。巾履翩翩。丰容秀美。暗自想道。素聞隔壁魏郎。才貌兼全。想必即是此生。不移時。又見二人脫去衣服。那生腰下露出一件白鬆鬆。頭粗根細。約有七寸長的東西。非雲看了一眼。急忙轉身就

走。走不數步。却又立住了脚。回頭看時。只見其母伸出纖纖玉指。捏了那件東西。看一會。弄一會。便把兩脚高高挺起。那生就把這七寸長的。向那小便處挿了進去。一抽一送。㉜不住湊合。非雲頓足道。羞人答答的。虧我母親肯做這般勾當。正呆了臉看到出神之處。不覺一陣熱烘烘從小肚下流出。陰門好像小解的一般。伸手一摸。却是濕濃濃的。暗暗笑道。連我這件東西。也會作怪起來。又見其母雙手扳了那生的屁股。亂顛亂聳。口裡親肉心肝無般不叫。正在看得鬧熱。忽聞脚步走響。回頭看時。却是蘭英也來偷覷。蘭英見了非雲。急得轉身就走。非雲覺道沒趣。亦即歸房。喚過蘭英。悄悄問道。這件事情從何而起。那生可是隔壁的魏秀才否。蘭英便把贈汗巾。(茶)峅茶。前前後後說了一遍。回笑道。看了這樣一個郎君。粉白面皮。吹彈得破。年紀又小。才學又高。不要說二娘歡喜。就是蘭英也覺汁(十)分愛他。只是長姑娘二歲。

應該招贅進來。與姑娘作配。這纔是一雙兩好。非雲帶笑。罵了一聲小淫婦。斜靠床欄(欄)。默然不語。蘭英自覺小肚之下酸癢作怪。慢騰騰的走到榻上。勉強睡了。不多時。天色大明。玉卿起身回來。吃了四五個雞蛋。一碗圓眼湯。又向房中打盹。那一日褚貴有事出外。山茶自在廚下燒飯煮肉。整備完了。走進房來。只見玉卿和衣睡在床上。看那頰腮。白中映紅。好似兩朵桃花。伸手摸那東西。恰又堅硬如鐵。霎時淫興難按。脫去褻衣。扒到身上。玉卿忽然驚醒。開眼見山茶就笑道。飯也未吃。就做這件事體。便翻轉身來。把婦人推起兩脚。急急抽送。正在雲濃雨驟。恰值二娘煎了一盞㉝人參湯。著蘭英送至。那蘭英年長十八。早已春心發動。當下捧了參湯剛欲進房。只見山茶在下。雙手扳了玉卿的臀尖。玉卿在上。雙手摟了山茶的頭頸。下面那件話兒。亂抽亂頂。蘭英便立住了脚。看得有興。把人參湯傾掉了半盞。不覺失驚道。阿呀。玉

卿忽聽得有人聲響。抬頭一看。見是蘭英。遂即抽身起來。蘭英道。家主母煎下人參湯。著妾送與相公。玉卿接在手中。一口呷乾。就把蘭英摟住。做那呂字。蘭英便也不動。山茶提了褲腰。笑嘻嘻的自到廚下去了。玉卿掩上房門。再四求歡。蘭英低頭含笑道。相公請尊重些。這個怎麼使得。口中雖說。早已眠倒在床。玉卿把那話兒一頓亂頂。不覺聳進寸餘。你道黃花女子。爲何這等快道。只因蘭英著(看)得動火。已有騷水流出。那陽物又是濕濃濃的。所以進去。稍覺容易。及再進寸餘。便覺攢眉喚痛。將至進根。蘭英悲啼宛轉。不勝退縮。直至抽弄移時。差[34]堪承受。既而事罷。玉卿問以非雲動靜。蘭英備述夜來瞧看。及盤問因由。似若動情光景。玉卿再三哀懇道。小生所以結好二娘者。單爲非雲耳。萬乞小娘子。將我衷曲婉致粧台。好事若成。沒齒不敢忘德。蘭英笑道。妾當乘便爲君挑引。設或西廂待[35]月。決不可忘我紅娘也。因以來久

即忙回去。既回覆二娘了。便走入繡房。正值非雲展開花牋一幅。搦管題詩。題畢。又吟哦了數遍。折爲方勝。藏于書內。蘭英進去。先把閒話絮了一會。乃輕輕笑道。今早二娘又把人參湯著我送與那生。那生開口就問姑娘。生得若何。會咏詩否。又說要與二娘求了八字。然後央人做媒。你道那生癡也不癡。非雲啐了一聲。變色道。蠢丫頭。只管嘵嘵的說他則甚。遂即起身走下庭除。低看沉吟。把那海棠花細瞧。蘭英急向書中取詩牋。緊緊藏好。過了兩日。乘閒走過書齋。送與㊱玉卿。玉卿㊲接來視之。題曰秋日偶書。乃是七言近體一首。那詩道。

剪剪西風日暮吹。　漫遲涼月到香閨。
半殘碧樹陰全㊳瘦。　初過征鴻語帶悲。
繡捲㊴自煎佳茗啜。　吟成只許嫩蘭知。
幾回欲走丹青華。　幽恨無端壓黛眉。

玉卿看了一遍。又看一遍。連聲嘆賞。笑向蘭英道。細觀此詩。非雲芳心已見。我常（當）構情詞以動之。但要小娘子委婉周旋。事方得妥。遂以素柬題詩二章。託與蘭英持遞。正是

全憑題豔什（詩）　方動美人心。

要知詩去。非雲見後若何。且待下回解說。

慧心靈腕。所以淡淡寫來極眞極切。讀至月下幽歡。恍在巫山夢中。親見行雨。能不令人又撫掌叫絶。❹⓪

校記

❶「瓣」，原作「辦」，據晼本改。
❷「垂」，原作「睡」，據晼本改。
❸「桌」，原作「卓」，據晼本改，以下各回皆同。
❹「照」，原作「炤」，據晼本改。
❺「噴」，原作「嘖」，據晼本改。
❻「縱從」，原作「從縱」，據晼本改。
❼「描花刺繡」，原作「桃花捺繡」，據晼本改。
❽「汗」，原作「汻」，據晼本改。
❾「夜」，原作「衣」，據晼本改。
❿「妍」，原作「研」，據文義改。
⓫「欄」，原作「闌」，據晼本改，以下皆同，不注逕改。

⑫「羞」，原作「差」，據晼本改。

⑬「持」，原作「特」，據晼本改。

⑭「拆」，原作「折」，據晼本改，以下各回皆同。

⑮「扳」，原作「拔」，據晼本改。

⑯「玉腑詩腸」，原作「玉川詩吻」，據晼本攻。

⑰「羞」，原作「差」，據晼本改。

⑱「承」，原作「損」，據晼本改。

⑲「沁」，原作「心」，據晼本改。

⑳「是」，原作「有」，據晼本改。

㉑「根」，原作「恨」，依文義改。

㉒「俄」，原作「我」，據晼本改。

㉓「恣」，原作「姿」，據晼本改。

㉔「詩」，原作「首」，據畹本改。

㉕「持」，原作「特」，據畹本改。

㉖「瀛」，原作「嬴」，據畹本改。

㉗「與」，原作「于」，據畹本改。

㉘「根」，原作「恨」，據畹本改。

㉙「鈎」，原作「釣」，據畹本改。

㉚「起」，原作「其」，據畹本改。

㉛「日中」，原作「中日」，據畹本改。

㉜「送」，原作「抽」，據畹本改。

㉝「盞」，原作「⿱竹盞」，據畹本改。

㉞「差」，原作「嗒」，據畹本改。

㉟「待」，原作「侍」，據畹本改。

㊱「與」，原作「于」，據畹本改。
㊲「玉卿」二字，原脫，據畹本補。
㊳「全」，原作「前」，據畹本改。
㊴「倦」，原作「捲」，據畹本改。
㊵「絕」，原脫，依文義改。

詩曰

蟬咽庭槐泣素秋。　幾行新雁度南樓。

天邊莫看如鈎❶月。　鈎起新愁與舊愁。

右詩乃是閨秀孟淑卿所作。從來只知❷宋玉悲秋。那知蟬聲夜影。寂寞深閨。豈能無感。此所以舊恨新愁。唯恐月鈎鈎❸起。即卞非雲亦有丹青欲畫。幽恨壓眉之句。當日玉卿寫詩付與蘭英。又千叮萬囑。即煩回報。蘭英道。即要求人。怎不下禮。玉卿慌忙雙膝脆(跪)下。蘭英笑道。好個不識羞的臉兒。遂袖❹了詩畫急急走回。非雲正在窗前照鏡。詰問道。我要刷鬢。喚你半晌。你却喘吁吁。從那裡走來。蘭英道。不要說起。適纔偶到後邊。恰好遇著隔壁那個癡生。取出一方素東。上有幾個

字兒。歪廝纏要我送與姑娘。我再四不肯。他竟把來丟在袖中。我沒奈何。只得帶與姑娘一看。非雲接來看時。上面寫道。

夜深曾到繡幃邊。無限相思強自憐。
虛却海棠渾未識。隔牆空見月娟娟。

其二

聞道蛾眉學畫時。也能織綺也能詩。
何時共醉西廂月。願脱紅鞋載酒巵。

非雲看畢。向地上一擲。登時雙臉漲紅。大怒道。賊淫婦。這是什麽東西。拿來我看。怒氣未消。恰值二娘走進房來。問起因由。便笑勸道。魏秀才癡生也。吾兒何必介懷。遂向地上拾起。付與蘭英道。小淫婦。是你拿來的。原是你拿去還了他。蘭英接來。偏向床上一丟。竟自走了出去。停了一會。又悄悄的立在房❺門邊張看。❻只見非雲把那素柬上的詩吟❼

了數遍。放在枕頭底下。自此二娘也不瞞那非雲。竟與魏生不時往來。忽一日。二娘午睡未醒。玉卿潛入西軒。只見非雲靠在檻上。口中誦那朱靜庵的詩句道。

蛾眉未得張郎畫。　羞見東風柳眼青。

玉卿接口道。張郎就在目前。何必羞見柳眼。非雲回頭見是魏生。慌忙倒退幾步。羞得滿面通紅。玉卿深深一揖道。小生渴慕芳姿。匪伊朝夕。❽今日幸逢姐姐。足慰平生。前有狂句。特浼蘭英呈在粧次。未識姐姐曾賜一觀否。非雲正色道。君是黌門秀士。必知禮義。今非親非故。突入中堂。出言邪慢。豈讀書人之所爲。急得玉卿雙膝跪下道。萬望姐姐垂憐。生死感激。非雲向面上一啐。走入臥房。急把房門扃閉。玉卿一場沒趣。只得走了回來。然自一見之後。神魂飄蕩。竟害了木邊之目。田下之心懨懨。成病。寢食俱廢。忽一日偃臥在床。蘭英走至。玉卿道。幸爲小生

致意二娘。偶因賤體欠和。不及過來相會。蘭英笑道。妾雖承二娘之命。特來問候。併爲你心上人兒。有一個喜信在此。玉卿聽説。頓覺十分之病。減去九分。便一躍而起。慌忙接來。折(拆)開看時。只見柬上寫道。

昨❾日獲覩佳章。繼承清聆。而妾報無瓊玖。詎❿比投梭者。豈眞寡情哉。顧以事機宜秘。出入宜愼。萬一中冓外揚。聚麀⓫騰謗。不唯有礙於郎。⓬使妾母子含汙蒙垢。竟無容身之地矣。此所以雖投桃者。而未嘗報命。詎以貴恙忽膺。使妾抙⓭心若疚。特于今夕。屈降西軒。實欲訂盟白首。幸勿疑爲崔鶯待月也。幷祈覽訖。即付丙丁。

玉卿看畢。欣喜欲狂。便向蘭英再三致謝道。前日自輕峻拒。使我意斷魂迷。數日以來便沾重疾。將謂齎恨入泉。孰料寸心忽轉。雖一牋之惠。價抵雙南。而玉成之恩。感深五內。蘭英道。他只口雖硬。心實愛你。自那

日西軒。把你搶白一番。看他意思。亦覺怏⑭怏若失。及聞尊恙。便向妾問道。魏郎病體若何。我就進言。都是姑娘寡情所致。他默然不言。停了一會。就寫這個柬兒。著我傳遞。我佯爲推托。他又再四央煩。如此看來。他愛你的心是眞。那翻臉相拒。都是假意。你今快寫回書。免使得他望穿雙眼。玉卿喜孜孜。提起兎毫。寫下詞兒一首道。

羨天生情種。奈青瑣未傳香。自椅（倚）在欄杆。⑮花容瞥遇。
曉夜思量。漫道仙源有路。害相思空使盼東牆。晝靜可憐蹤
雨。更深獨伴東腸。⑯只疑薄倖是蕭娘。支枕怨凄涼。喜青鳥
俄來。⑰彩牋飛下。意婉情長。欲把香羅帶綰。訂山盟白首效
鴛鴦。爲報天邊明月。今宵早下西廂。

右調木蘭花慢

蘭英臨去。又叮嚀道。須俟夜深二娘睡熱（熟）然後過來接你進內。

還有一說。他年纔十五。眞是嫩蕊嬌枝。須要十分憐惜。不可用那前番手段。創得我幾日還疼。玉卿低頭含笑。正要打點神思。以備夜深赴約。忽楮貴報說。鄒侍泉來望。玉卿意欲以病爲辭。因是長輩。只得整衣出迎。先是侍泉走進。後面又有三個。一個是同進學的胡仲文。一個是戈士雲之子戈子虛。那一個即是鄒亮生。一一相見。分賓主坐⑬定。侍泉道。今日胡戈兩兄與小兒同在白龍潭會文。因要請一位名家筆削。方可遍送同社。老拙道及魏兄大才。所以兩位特來奉拜。就在請到小舟求教。玉卿再四推辭。那鄒老父子決欲相邀。遂即同往。出門未及數步。侍泉要會一個朋友。叫做于敬山。先自別去。四人迤邐而行。頃刻間就到白龍潭。那一晚。原是亮生作東。備酒船內。玉卿心忙意亂。取過三人文字。草草看完。起身作別。三人那裡肯放。只得勉強坐下。及酒過數巡。少不得猜枚行令。既而席散歸來。則已醺然沉醉了。天明酒醒。方知夜

來失約。十分悵恨。等至日中。則見蘭英趨[19]至。再三埋怨道。相公爲何言不應口。害人空守更餘。玉卿道。此非小生之罪。因敝友相招。以致失約。但不知今晚可能相會否。蘭英搖頭道。他惱恨正深。叫我也難于啓齒。玉卿便即摟住求歡。蘭英半推半就。雲雨之際。略不似前番畏縮。憑玉卿恣[20]意顚狂了一回。有頃事畢。玉卿懇求代爲謝罪。併約後期。蘭英道。俟有佳音。即當回報。但在今晚。俱要燒湯浴體。[21]先是二娘浴過。次即姑娘。不若妾來約君。悄然過去。先把豔質水膚。偷看一飽。君意可否。玉卿大喜道。若得如此。感何可盡。俄而紅日沉西。又早寺鍾（鐘）初動。忽聞蘭英輕嗽[22]一聲。即便挨身而入。此時二娘浴罷。自到房中去了。玉卿伏在窗中向內窺看。[23]只見銀燭高燒。蘭湯[24]傾滿。非雲先把羅衫脫下。露出那白鬆鬆的臂兒。好似藕節一般。又見胸前那光油油的酥乳兒。如覆玉杯。兩點乳頭腥紅可愛。及把下面的裙褲卸時。但

見小小兒一個肚臍。那臍之下。毫無一根毛影。生得肥肥淨淨。高又高。白又白。那中間紅鮮鮮的縫兒。止露一半。既而香湯屢拭。皓體輕濡。好像那梨花帶著鮮雨。只見那湯氣空蒙。又好似那梨花罩住了西施。那潔白兩腿。好似無瑕美玉。那停停(亭亭)嫋體。嬌姿豔質。玉卿看了。聲道不置。那步步金蓮。移放蘭盆之下。即如玉筍初萌。雖精巧畫工不能描寫萬一。那非雲百般巧豔。體勢丰姿。令人企之慕之也。又將浴罷。玉卿細細看了。即悄悄閃到自己家裡去。玉卿嘆氣道。昨晚若不被那老囚苦纏去看文。昨晚豈不親見月中人[25]了麼。孰想非雲浴罷起來。叫蘭英傾了浴湯。思量欲遣蘭英訂在晚間相會。那知蘭英先被二娘差去約那玉卿。非雲不勝悵恨道。好事多磨。信不虛也。那一晚二娘以臥房與女兒貼[26]近。先把衾枕鋪在西軒。併整備下幾品果肴。一罎美醞。只見日影方斜。玉卿已至。兩個就在西軒擺酒對飲。將及半酣。二娘

便走過來。坐在玉卿肩下㉗一邊飲酒。一邊摟摟摸摸。調得興濃。就在椅上。脫了紗褲。抽弄起來。蘭英捧了一壺酒。剛欲進房。猛聽得椅子亂響。伸頭一望。只見兩個正是雲深雨密。連忙報與非雲道。姑娘也去瞧一瞧。非雲笑道。好沒廉恥。這樣勾當。瞧他怎的。口中雖說。却被蘭英拖了就走。到得軒邊。向內張時。只見二娘把兩隻脚勾在玉卿腰裡。玉卿的手。扳了二娘肩膊。下面騷水滾出。但聞嘖嘖的響。㉘非雲覷了一眼。轉身就走。只有蘭英十分興動。伏在壁邊。半晌(晌)便不能移步。便問一聲道。要熱酒麼。二娘聽得叫喚。把玉卿推起道。我的心肝。天色已暮。且消停一會。留在被窩裡㉙盡興罷。玉卿便抽了出來。兩個重斟玉液。又慢慢的消了一壺。方纔燒湯浴脚。摟抱上床。少不得鸞顛鳳倒。曲盡綢繆。將至夜分。雲雨方畢。玉卿道。我有一件事兒求你。若肯依允。我便說出來。二娘道。憑你的。天大事兒我也依你。玉卿道。聞得非雲姐姐

與我只差兩歲。意欲央媒行聘。不知你心下若何。二娘道。我也久有此心。這親事斷然依你。不要說白璧(璧)爲聘。只不許忘了我的美情。玉卿大喜。遂緊緊摟抱。又雲雨兩次。直到得天明。忽報巡按觀風。自有一般同社朋友。相邀赴考。一連忙了數日。試期方過。非雲又遣蘭英過來相約。是日傍晚。㉚微微細雨。將及更殘。忽又雲開月出。蘭英直等二娘睡熟。㉛方與玉卿悄然進內。非雲見了。反覺害羞。雙臉漲紅。玉卿一揖道。乃憐良會之難。可不爲歡此夜。遂近前摟抱。非雲急以雙手推住。變色道。妾之所慮的。是爲終身大事。豈肯圖頃刻之歡。以喪名節。願郎受人以禮。勿萌此心。玉卿見其議論侃侃。雖哀懇數回。終不能強逼而回。次日早起。正欲央媒作伐。忽見一人走進。却是于敬山。那于敬山原來就住在跨塘橋下。與鄒侍泉最相契厚。只因侍泉之子亮生。缺少西席。向慕魏生飽學。特央于敬山持書相請。當日相見畢。分賓主坐定。敬

山備述侍泉延請之意。玉卿正爲姻事在心。怎肯就館。遂以他說推辭。

即忙開進書房。寫柬回復。敬山亦隨後步入。但見。

屏帳清華與俗殊。　纖塵不入子雲居。

幽香繞几花侵香。　翠陰當軒竹滿除。

壁掛丹青名士蹟。　架藏今古異人書。

窗前更愛盈盆水。　游泳宜看巧思魚。

敬山徘徊看完。不覺連聲贊賞。又把書籍㉜翻視。內有小柬。只見柬尾

露出蠅頭細楷。㉝有兩句道。

幷祈覽訖。即付丙丁。賤妾卞非雲歛袵拜啓。

那于敬山原是個有心的。覷見玉卿將次寫完。捉空就將此柬急忙藏

㉞在袖中。接了回書。遂一拱而別。原來卞非雲有個堂叔叫做卞須有。

亦與于敬山相處至密。做人極是貪財忌義。奸險異常。自從嫂氏孀居。

便即垂涎厚產。往往與于敬山計議。只因二娘律身甚正。無計可施。不料玉卿把非雲所寄之書。未曾毀棄。那一日忽被敬山竊取。慌忙至家。從頭至尾看了一遍。不覺拍手大笑道。向來老卞要我尋一機會圖謀貲產。今細看此書。明知是魏秀才先與卞二娘通姦。連那女兒也有私情的勾當了。就將此柬做了把柄。設謀詐害。有何難哉。且去會了老卞。再作商議。剛欲出門。忽聽得有人問道。于兄在家麼。敬山看時。恰好是卞須有。便一把拖進道。小弟正欲到宅上會兄。不期就至。可謂順溜之極。遂把玉卿處得書一事。細說一遍。卞須有大喜道。足見吾兄最有機謀。爲弟完此心事。只是一書可證。更有何策。方能捉破姦情。敬山道。聞得戈士雲與兄至厚。此公乃今世之孔明也。況與魏家向有釁隙。前見玉卿領一案首。心中不憤。嘗懷傾陷之意。故不若㉟與戈兄商議。他定有妙策。卞須有道。小弟亦有此意。就煩吾兄同往。二人說罷。遂即起身。

不知去見戈生有何議論。且聽下回分解。

美人妙處。雖在簾前影。被底足。然至蘭湯試沐。皓休(體)呈妍。使觀之者尤覺魂飄心蕩。不知魏玉卿。何福修來。獨能親見妙人。

校記

❶「鈎」，原作「釣」，據畹本改。

❷「知」，原作「詩」，依文義改。

❸「鈎」，原作「釣」，依文義改。

❹「袖」，原作「抽」，據畹本改。

❺「房」，原作「床」，據畹本改。

❻「看」，原作「開」，據畹本改。

❼「詩」原無，「吟」原作「哦」，據畹本補改。

❽「夕」，原作「了」，據畹本改。

❾「昨」，原作「外」，據畹本改。

❿「詎」，原作「拒」，據畹本改。

⓫「麈」，原作「麈」，據畹本改。

⓬「郎」，原作「即」，據畹本改。

⓭「捫」，原作「們」，據畹本改。

⓮「快」，原作「怏」，據畹本改，以下各回皆同。

⓯「杆」，原作「汗」，據畹本改。

⓰「衷腸」，原作「□螿」，據畹本改。

⑰「喜靑鳥俄來」，原作「喜鳥靑餓來」，據晼本改。

⑱「坐」，原作「作」，據晼本改。

⑲「趨」，原作「超」，據晼本改。

⑳「恣」，原作「姿」，據晼本改。

㉑「體」，原作「休」，據晼本改。

㉒「嗽」，原作「嫩」，據晼本改。

㉓「看」，原作「虧」，據晼本改。

㉔「蘭湯」，原作「湯蘭」，據晼本改。

㉕「人」，原作「大」，依文義改。

㉖「貼」，原作「帖」，據晼本改。

㉗「下」，原作「上」，據晼本改。

㉘「響」，原作「抽」，據晼本改。

㉙「裡」，原作「哩」，據畹本改。

㉚「晚」，原作「來」，據畹本改。

㉛「熟」，原作「熱」，據畹本改。

㉜「籍」，原作「藉」，據畹本改。

㉝「楷」，原作「諧」，據畹本改。

㉞「藏」，原作「取」，據畹本改。

㉟「若」，原脫，據畹本補。

第四回　滅燭邀歡雙意足

詩曰

劉郎漫道入天台。處處桃花繞洞栽。❶
賈午牆高香可竊。巫山雲香夢偏來。
詩因詠恨憑鸞寄。户爲尋歡待月開。
多少風流説不盡。偶編新話莫疑猜。

這一首詩。單道那世間士女愛才變色。自有許多天緣異遇。就如前賢所述的五金魚。并那祁禹狄故事。寄遇甚多。相會甚巧。雖云稗官野史。未有盡是子虛烏有之説也。話中再表卞須有同了于敬山。將至普照寺前。恰好與戈士雲劈頭相遇。就邀入茶館坐定。敬山把前項❷事。一五一十。備陳始末。戈士雲聽罷。心中大喜。不覺眉頭一皺。❸計上心來。

遂向卞須有道。自古道。捉姦捉雙。今日雖有情書。尚無實據。不如等我做下一張沒頭榜文。貼在通衢。先把醜聲傳播。然後漫漫(慢慢)的另尋妙計。只是日後奪得家資。我三人必須均剖。小弟方敢任事。卞須有道。這個不消說起。只要就煩大筆。戈士雲即向店中借取筆硯。登時寫道。

蓋聞人倫之道。教化攸關。節義之風。聖賢所尚。未有踰垣摟❹處。可以謬列芹宮。待月邀雲。得以冒❺稱冰操者也。乃有鄙儒魏瑢。字曰玉卿。裔實優隸之微。家居蕭寺之左。試偶冠軍。竊譽機雲之文藻。年方❻乳臭。妄誇烱勃之才情。然猶謂犁犢堪憐。孺子可教。孰意其設心淫僻。積念奸回。誘樓中之美媛。曲奏求凰。遇陌上之青娥。詩吟蔓草。其有壁鄰卞氏。江左名宗。有美二娘寡居七載。將謂性擬寒梅。❼獨馨歲晚。而

不知身同狂絮。❽已逐春風。于是琴瑟書幃。逢崔鶯于月下。香傳繡幃。期韓壽於風前。而陽臺之夢。由來非一日矣。然而尤有可恨者。二娘之女。小字非雲。年始破瓜。亦遭蠅玷。夫魏瑢既已汚守節之婦。又何忍其汚待字之娃。在二娘既不念其夫。併不愛其女。嗚呼喪心害倫。名節掃地。洵所謂冠裳中之禽獸也。凡我同袍。咸宜鳴鼓。豈容綏綏之狐搖尾宮牆。而淫聚之麀。❾抗顔闤闠者哉。若謂捕風捉影。而以誣❿蠛罪予者。則有非雲之手書現在。

戈士雲寫畢。付與卞須有道。要寫一樣二張。明日五鼓即宜粘貼。須在熱鬧之處爲妙。三人又坐了一會。算還茶錢。各自散去不題。却說魏玉卿一日蚤(早)起。尙未洗臉。忽報社友胡仲文要見。甚急。玉卿只得出迎道。盟兄淸早臨降。不知有何見諭。怎等忙促。仲文道。小弟爲著賤

事。所以絕早進城。不意到了秀野橋邊。只見空壁上。新貼的報子。細看時。是說仁兄與卞家母女有姦情。首尾小弟雖已扯毀。然亦不得不來報知。諒兄操持甚正。必無此事。但嘵嘵之口。謗誣可畏。今後亦宜歛迹避嫌爲是。玉卿聽說。不覺耳根漲紅。愕然無措。仲文又再四勸勉。遂即起身別去。忽見蘭英持一小柬慌忙趨至。玉卿接來看時。那柬上寫道。

妾以母氏之故。委身于君。然已叮嚀秘密。至再至三。豈意妾書。竟落他人之手。今早長鬚至戚家街內。親見壁上貼文。雖即扯毀。醜行已露。君太踈虞。妾誠痛恨。設或萬口喧揚。使我置身何地。雖不難以死謝君。獨不知君何以處妾也。

玉卿看畢。方記起前日寄來寸楮。急向書內翻閱。遍尋不見。正在憂移。恰值鄒侍泉又自來相請。玉卿心下忖道。若在家中。必有是非。不如就了館事。消停幾時。即浼鄒老作伐。自然穩妥。主意已定。遂即許了侍泉。

囑付褚貴夫婦。看守門戶。收拾琴書。即時赴館。因留⑪詩一首。以別二娘道。

卿似⑫江上花。　予如天邊月。
花須日珍重。　月乃暫時缺。
相見雖有期。　遠別誠可悲。
贈卿無一物。　唯有淚雙垂。

又寫書以答非雲道。

自挹仙姿。神魂飛越。恨不急倩寒修。以納微儀。耿耿之思。與日俱積。所以八行見思。寶若天瑤。庸詎知匪人竊去。遂鼓簧口飛誣。瑢之罪也。然或卿有不諱。瑢豈獨生。當效申嬌成一鴛鴦塚耳。茲者偶值數友相邀勉爾。暫開絳⑬帳。所以避浮言。息是非也。唯卿萬千保貴。無以外議爲恐。倘藍橋之路一

通。⑭則玉杵⑮之緣自在。弟恨嫌疑之際。不獲面別丹誠。兼以後會難期。臨書不勝嗚咽。⑯

原來鄒家。⑰離城只十里。一帆順風。頃刻便到。當晚少不得開筵款待。不細談了。只說玉卿無事。每自講文課藝之暇。或時尋花竹塢。或時待月柳軒。莫不觸景⑱傷懷。愁思難撇。忽一日。亮生入城。玉卿初醒。只見一個小鬟。悄然趨至。手中交一描金小盒。付與玉卿說聲道。此乃瑞娘子所寄也。玉卿方欲啓問。而小鬟已抽身退去。乃開盒看時。止有玉鴛鴦一對。竟莫測⑲其由。只得藏在書廂內。已過數日了。將及下午。玉卿方倚⑳欄獨吟。只見小丫鬟慌忙走至。持寸柬以囑付道。此亦瑞娘子所寄也。玉卿拆開看時。乃是七言絕二㉑首。其詩云。

舞衣香冷疊空廂。寂㉒寂深閨春晝長。

薄命自憐還自恨。幾回池畔避鴛鴦。

其二

懶把名花綴綠雲。　淚痕染遍石榴裙。
東風不解愁人意。　強拾新詩贈與君。

玉卿諷咏數回。連贊其妙。及覓小鬟。則又潛去矣。竟不知瑞娘子還是鄰老何人。又不知寄盒寄詩。出於何意。一日。又值亮生不在館中。朗朗的連把二詩吟誦。忽聞外窗。竹聲敲響。趨出看時。見一淡粧少婦。生得不長不短。美豔非常。秋波回盼。含笑而走。玉卿趨出戶門。竚望良久。頓覺神魂飄蕩。不能自持。又想著非雲。愀然不樂。是夜讀至更餘。忽見一婦。推扉而入。驟把燈火吹滅。玉卿駭然。不知是人是鬼。正欲要問。那婦人反把玉卿拖住求合。玉卿亦在久曠。便與卸衣推起雙足。即時聳進。那牝戶又緊又乾。宛如㉓處女。既而淫水泛出。方覺潤滑。將至五六百抽。婦人嬌聲婉轉。玉卿問道。你丈夫姓誰。小玉道係盧生。重利輕情。娶

奴未幾。客遊漢口。又遭正妻妬悍。將奴寄居鄒宅。曉風夕雨。半載淒淸。天幸郎君至此。宿緣非淺。然而乍見含羞。所以滅火相就。玉卿道。前有小鬟寄我描金漆盒。又寄新詩二章。所稱瑞娘子者。亦是卿乎。小玉沉吟不語。良久道。總之是奴。何消再問。玉卿喜出望外。遂與解帶卸衣。即赴陽台。那一夜。兩人樂趣㉔又比前夜不同。但見

金蓮斜挽。玉腕輕勾。粉頰相偎。酥胸緊貼。芳魂已蕩。任教揉碎花心。弱質堪禁。那□掀殘紅浪。一個是青燈獨守。慾火㉕如焚。一個是繡榻孤居。春心倍熾。靈屢急奏。擠香汗之透衾。鴉髻鬆鬖。豈雲雨之驟歇。好一似雲間翔翥翠。不殊那水畔戲鴛鴦。

玉卿一口氣。抽到二千餘。小玉皓體全酥。星眸慵展。舌尖忝吐。嗚咂有聲。既而玉卿問道。其樂何如。小玉笑而不言。詰之再三。乃答道。郎之肉

具長而且豐。所以內中酸癢妙不可言。至于遍身通快。亦非言語所能形容也。玉卿聽說。興念愈狂。㉖遂又款款輕輕。行九淺一深之法。撫弄移時。不覺香汗如珠。陰精欲竭矣。及至事完。雞鳴已再。小玉重訂後期。披衣而起。自此往來甚頻。難以備述。忽一日。玉卿倚欄看魚。又見小鬟潛至。授以彩牋一幅。㉗玉卿以爲小玉所寄。不爲詰㉘問。及進房內。展開一觀。又是七言絕一首。詩曰。

鸞牋曾寄數行啼。爲聽書聲意似迷。
何事蕭郎情太薄。竟無隻字到香閨。

玉卿反復詳㉙味。心中疑惑㉚道。難道瑞娘子。另是一個不成。必須詰究小玉。方知㉛端的。是夜更餘。小玉果至。玉卿以詩示之。因再三㉜盤問。小玉不能隱瞞。只得說道。妾實不能爲詩。此乃鄒翁之妾三娘所作。因小字瑞煙。所以家中男婦。俱呼爲瑞娘子。昔日郎君初到館時。妾與

瑞娘俱在屏後。窺見郎君眉宇秀韶。不但妾有私心。瑞娘亦深憐愛。嘗在月夜同坐。諧謔之間。笑謂妾道。爾能先與郎私。當以玉簪相贈。及妾徑造書齋。不料彼亦吟詩先寄。然恐分妾之愛。所以朦朧誑君。今既話明。只在明晚。當使瑞娘。與郎相會。只不可說出許久與我相處。玉卿喜得眉歡眼笑。又問人物何如。小玉道瓊林玉樹方可相比。引得[33]玉卿恨不即時相見。時已夜分。少不得[34]攜手[35]上床。曲盡歡愛。既而事畢。小玉又叮嚀道。只怕瑞娘。也要害羞。明夜更餘。郎宜息燭以待。玉卿連聲應諾。到了次夜。二鼓初動。果見瑞娘趨至。兩邊俱是心照。不說一言。即便解衣摟住。只是牝戶寬綽。淫水太多。比不得那又緊又乾。宛知(如)處子之妙。玉卿雖知沒趣。却因瑞娘的興致。比著小玉愈覺淫騷。把那麈柄一挿。直透重圍了。湊合之際。當不得瑞娘淫聲屢喚。臂尖亂聳。未及五六百抽。即便泄了。急得瑞娘翻身扒起。捧了麈柄。雙手摩

弄。復以舌尖吮咂。不移時。那物仍又昂然直舉。把雙股放[36]開。大肆[37]出入。只因瑞娘雖有鄒翁。畢竟老不敵少。慾心難滿。所以纔經交合。好似渴龍見水。餓虎吞羊。將有四百多抽。玉卿忍耐不住。便又泄了。那瑞娘興猶未完。抱住不放。只得再經一次。方纔歇息。自後二美輪流往來。不能盡說。那一年正値科考。督學道坐在江陰。發下牌來。先考蘇松。玉卿聞了這個消息。即時收拾行李。辭別侍泉。回家赴試。侍泉早已探知。置酒作餞。其子亮生。因丁母憂。所以停考。玉卿回到家中。日已傍晚。山茶接去。自然伏侍殷勤。到了次早。及報胡仲文來望。玉卿慌忙延入。問以別後事情。仲文道。自兄去後。小弟細細稽查。原來誣詞傳貼。出自戈士雲之筆。又有一個卞須有。乃是卞寡婦之叔。議論紛[38]紛。遍訴[39]朋友。還要告在本縣。與兄作對。弟輩力爲辨（辯）駁。近方寧息。玉卿再三稱謝。及送出仲文。蘭英已在後邊專等玉卿去。候問起居。那一夜時

就與二娘相會。歡戀之情。不能細敍。又挽蘭英要與非雲一見。非雲緊閉房門。著蘭英傳[40]道若未行聘。決無相見之理。自此玉卿每夜只與二娘聚首。過了數日。李縣尊出案。仍把玉卿拔在第二。及府榜又在第七。遂令褚貴僱了船隻。擇吉起程。二娘與非雲俱賦詩爲贈。二娘詩曰。

負笈登舟綠水濱。[41]　從此信步躡青雲。
芙蕖也解憐才子。　爭獻紅粧來媚君。

非雲詩曰。

澄江江上水悠悠。　遠望姮仙實映遊。
曾向嫦娥問消息。　一枝丹桂爲郎留。

玉卿見詩。不勝欣悅。即往江陰赴試不題。且說戈士雲自負才學。指望一日科舉。不料宗師出案。列在三等之末。又打聽魏璐。高取一等二名。不覺大怒[42]道。那瘟試官眞是瞎眼。難道我老戈的文字。反不如這黃

口蓄（畜）生麼。若不尋計中害怎惰（消）此恨。正在心下籌論。忽見卞須有走到。暗暗歡喜。連忙拱進。卞須有坐定。即便開口道。前日小魏之事。小弟一時性發。遍處訴罵。要告要呈。不想事竟不成。反取其怨。昨聞小魏有了科舉。萬一今秋得中。將如之何。故特㊸與兄計議。可有什麼妙策。㊹所謂一不做二不休。必須斬草除了根。方無後患。戈士雲道。不待兄言。小弟以（已）籌之□矣。爲今之計。吾兄須要㊺約齊合族。就在本府具一公呈。令姪女手柬。得之于敬山。就把敬山做了干證。那時小弟。也約幾個學中心腹。把鱷儒傷化事一呈本府。一呈道學。如此則小魏的前程難保。即令嫂含羞。必然改嫁。那時天大家私。都在吾兄掌握中了。卞須有大喜道。若得吾兄這樣幫扶。日後定當重謝。士雲又道。事不宜遲。速行爲上。卞須有連聲唯唯而別。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戈生文字雖佳。而心術不正。所以考在劣等。甚有天理。乃不自悔。而怨宗師。眞正可笑。

魏玉卿想是桃花星進命。不然寂寞書窗怎得兩個美人上門相伴。眞福人也。

瑞煙寄盒寄詩。雖有邪思。尚未及冒恥自納。若小玉突入書齋。吹燈相就。豈眞春色惱人。與狂難過耶。

校記

❶「裁」，原作「裁」，據畹本改。

❷「項」，原作「頂」，據畹本改。

❸「皺」，原作「鄒」，依文義改。

❹「垣摟」，原作「摟垣」，據畹本改。

❺「冒」，原作「冐」，依文義改。以下各回皆同。

❻「年方」，原作「方年」，據畹本改。

❼「性擬寒梅」，原作「性疑梅寒」，據畹本攻。

❽「狂絮」，原作「絮狂」，據畹本改。

❾「麀」，原作「塵」，據畹本改。

❿「誣」，原作「巫」，據畹本改。

⓫「留」，原作「流」，據畹本改。

⓬「似」，原作「以」，據畹本改。

⓭「絳」，原作「降」，據畹本改。

⓮「路」原置「一通」之後，原作「一通路」，據畹本改。

⑮「杵」，原作「柞」，據畹本改。

⑯「不勝嗚咽」，原作「不朦爲咽」，據畹本改。

⑰「家」下，原有「家」，衍，刪。

⑱「景」，原作「京」，據畹本改。

⑲「測」，原作「側」，據畹本改。

⑳「倚」，原作「椅」，依文義改。下同。

㉑「二」，原作「一」，據畹本改。

㉒「寂」，原作「寐」，據畹本改。

㉓「如」，原作「知」，據畹本改。

㉔「趣」，原作「趨」，據畹本改。

㉕「火」，原作「欠」，依文義改。

㉖「聽」、「與」，原作「德」、「與」，據畹本改。

㉗「幅」，原作「副」，據晼本改。

㉘「詰」，原作「誥」，據晼本改。下同。

㉙「詳」，原作「祥」，據晼本改。

㉚「惑」，原作「感」，依文義改。

㉛「知」，原作「是」，據晼本改。

㉜「再三」，原作「三再」，據晼本改。

㉝「得」原缺，據晼本補。

㉞「得」，原脫，依文義補。

㉟「手」下，原有「就」，衍，刪。

㊱「放」，原作「攷」，據晼本改。

㊲「肆」，原作「疑」，據晼本改。

㊳「紛」，原作「粉」，依文義改。以下各回皆同。

㊴「訢」，原作「䜣」，依文義改。下同。

㊵「傳」下，原有「英」，衍，刪。

㊶「濱」，原作「濆」，據畹本改。

㊷「怒」，原作「恕」，依文義改。

㊸「特」，原作「持」，據畹本改。

㊹「策」，原脫，據畹本補。

㊺「要」，原作「有」，據畹本改。

第五回　風流陣戰酣禪榻

詩曰

每羡多情士。　相逢意必投。❶

桃花迷翠澗。　春色滿紅樓。

日落鐘初動。　煙銷夜轉幽。

誰知塵外境。　也解恣風流。

話說玉卿試後。又取了一等二名。心下不勝欣喜。正要把二三場温習。以待棘闈鏖戰。忽見褚貴慌忙報說。聞得卞須有同了族中二十餘人。今早把相公告在太爺。又有戈秀才。糾合同學。也把齷儒傷化事。具呈本府。蒙太爺批發本縣李爺究報。只在明日就要出牌了。玉卿聽罷。嚇得面色如土。停了半晌。乃喚褚貴商議道。若到官司。不惟體面喪失。連

那卞家母子也要出頭露臉。我想三十六著。走爲上著。不如連夜避到蘇州。再作區處。爾可爲我僱下船隻。不得有誤。又喚山茶收拾細軟什物。準備起身。將到黃昏時分。正要過去與二娘話別。不想前後門俱是卞須有遣人守定。只得怏怏下船。當夜就在城外歇泊。未及半夜。忽轉順風。遂將布帆拽滿。一直使（駛）到蘇州。原來玉卿有個母姨。住在楓橋。其夫喚做鄭愛泉。是開六陳行的。與玉卿已是數年遠隔。那一日忽然相見。十分歡喜。細細的問過寒暄。連忙備酒款待。過了一晚。褚貴即便起身到松江打探。玉卿一連住了數日。便覺厭煩。乃向愛泉道。科場在邇。欲把經書溫理。奈宅邊人烟湊集。市語喧嘩。意欲尋一幽靜之處。暫時下榻。不知附近寺院。可有借寓的麼。愛泉道。寺院雖多。不曾相熟。唯在寒山寺後。有一尼庵。那當家老尼。法號靜一。是老拙的嫡堂妹子。彼處房舍幽深。人跡罕到。雖未嘗借人作寓。然以老拙面上。或肯相

留。玉卿欣然道。既有此庵。明日就煩指導。當夜愛泉又特地整備數品款待玉卿。次日早涼。二人慢慢的踱到庵邊。但見垂柳成行。清溪環抱。果是一所幽靜的禪院。曾有唐詩一律爲證。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徑通幽靈。禪房花木深。
山光悦鳥性。潭影空人心。
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

輕把竹扉扣了數下。隨有道人應聲啓問。見是愛泉。連忙請入。等了一會。方見靜一徐步而出。約有四旬光景。生得目秀神瑩。❷丰標脱俗。相見動問已畢。愛泉就把玉卿借寓讀書的意思備説一番。靜一滿口應允道。既係親中。何妨暫寓。只怕荒山淡泊。不足以留貴介。愛泉道。既承師妹見許。魏相公就可住下。老拙多冗。不得奉陪。那行李書箱。❸少頃

便當遣人送至。說罷。起身作別而去。玉卿正要東西瞻玩。忽見又有一尼。打從側邊走進。態度安閒。年可三十。玉卿慌忙施禮。問以法號。靜一道。此即愚弟。號喚靜修。遂共入方丈坐定。把些閒❹話敘了一回。二尼談吐處。頗有玄妙。是夜玉卿寓在佛殿西首。其東首一帶。即二尼之房也。過了兩日。玉卿讀倦❺無聊。步出西廊。徘徊閒看。忽見紫竹林邊。紙窗開處。內有小尼倚欄獨立。年將二八。妙麗難言。但見

蛾眉疑黛。杏頰紅霞。冉冉輕裾。不把袈裟外罩。亭亭秀質。一種窈❻窕堪憐。面似幽梅挹雪。而神色俱清。身如垂柳霏煙。而韻姿流宕。若不在瑤池謫下。必然是蓬島飛來。

那小尼遠遠的望見玉卿。將把紙窗扃閉。不料玉卿已飛步至前。就在窗外欠身施禮道。仙姑拜揖。小尼亦在窗內回禮。並不開門延進。玉卿笑道。小生乍到寶庵。未及竭誠奉拜。今既幸會。正要請教玄微。乃仙姑

閉門不納。何見怪之深也。小尼又遲留半晌。方纔啓⑦戶。玉卿進內看時。但見琴爐書畫。鋪設珍奇。問以姓字。茫然不答。唯那雙眸轉盼。注在玉卿面上。既而默坐移時。玉卿只得起身道。細觀仙姑。甚有不悅之意。小生何敢以塵蹤相擾。小尼却一把留住道。鄙衲久居方外。心死神枯。惟恐一接塵談。更生妄想。所以居士屢問不答。何敢以倨傲相待。玉卿遂即欣然坐下。從容談笑。直至日斜方纔回寓。原來小尼是靜一的徒弟。俗家姓巫。號叫了音。做人敏慧異常。只是外嚴內蕩。那一晚玉卿見後。展轉不寐。連聲嘆道。不意相思業債。又在此處了。次日飯後。坐立不安。只得移步出門。再圖飽看。剛剛轉過殿角。只見一個面生尼姑。正與靜一交頸細語。玉卿便立住了腳。閃在一邊。側耳聽他話一會。笑一會。正在熱鬧處。忍不住一聲嗽響。靜一掇轉頭來。見是玉卿。不覺面容頓異。好像吃了一驚的。看那尼姑。年紀在四十左右。雖則一表非凡。只是

眉粗鼻大。軀胖聲雄。宛然似一男僧。見了玉卿。便細細的動問一番。倒也一團和氣。玉卿見他兩個話得綢繆。勉強退回寓內。是晚狂風刮地。陰雲蔽空。俄而雷聲一震。大雨驟下。玉卿挑燈獨坐。無限悽惶。強吟五言一絕。以自遣云。

獨聽黃昏雨。　相思淚滿襟。
誰憐流寓者。　螢火自相親。

玉卿吟訖。吹燈就枕。怎奈離愁別緒。種種在心。翻來復去。不能合眼。俄聞雨殘風歇。窗上略有亮光。時已二更。只聽門上指聲彈響。玉卿大驚問道。夜靜更深。你是那一個。門外低聲應道。我是靜修。玉卿心下暗想。必是此尼。熬不過了。特來尋我。雖則姿色平平。也可略解虛火。便笑問道。既是姑姑到此。可要開門否。門外又低低答道。但憑。玉卿連忙❽起來。開門放進。那尼姑上穿半臂。下著單裙。遂把裙帶鬆解。抱到床上。但

覺遍身滑膩骨⑨嫩肌香。玉卿認道上破罐子。忙以玉莖⑩搠進。那知嫩蕊猶含。未經風雨。便把津唾塗抹。輕輕一聳。那尼姑便是一閃。又是一聳。方進寸餘。及至一半。不覺嬌啼宛轉。若不能禁。然玉卿興念正狂。只得長驅直入。款款抽送。數百之外。方有陰津流出。于是纖手緊摟。朱唇屢接。又一口氣。抽至千餘抽。那尼姑雙眸緊閉。四肢酥軟。玉卿亦覺渾身通暢。一泄如注⑪矣。尼姑起身下床。與玉卿計約道。⑫若到夜靜。再得奉陪。門外風露。不宜送出。遂拽上房門。悄悄而去。玉卿恍惚猜疑道。若是靜修。年已三十。難道這件話兒就未經過。況且身軀嬌小。略不相同。又想道。設使不是靜修。再有那個。正在胡思亂想。不覺昏然睡去。天明起來。梳洗方畢。只見靜修。打從門首走到後園。玉卿笑嘻嘻的上前低喚。靜修頭也不回。直趨而過。玉卿轉覺疑心道。無人之處。爲何這般行徑。遂信步走出西廊。轉過殿角。忽然記起了音。且去攀話一會。及

到竹邊。又是門窗靜掩。只得走了回來。猛聽得後邊園內。笑聲不絕。急忙趨出。遠遠一張。只見昨日那個面生尼姑。正與靜修嘴對嘴。雙手抱住。自在那裡調戲。玉卿又氣惱。又好笑。心下想道。我昨日一見。就道他不像女僧。原來果是和尙。只是靜修既與通姦。爲何昨夜又來尋我。不若今夜躱在一邊。看他舉動。方見明白。算計已定。等至黃昏時分。二尼收拾進房。便去躱在房外。把紙窗舔破。向內張時。只見一個和尙。脫得精赤條條。那根麈柄。粗滿一握。長有尺餘。先是靜一坐在醉翁椅上。放開雙脚。憑那和尙狂抽狠送。足有千餘。弄得死去還魂。無般⑬不叫。又見靜修在傍。呆著臉。看了一會。忍熬不過。先去眠倒榻上。自把陰門。雙手揉弄。和尙看見。忍笑不住道。不消性急。我就來與你解癢。怎當靜一雙手扳住不放。便又急急的一頓亂抽。然後走過榻邊。騰身跨上。初時放進。故意按兵不動。那靜修淫騷正發。忙以雙股聳迭。那和尙只管慢

慢的。自在牝口遊衍。又停了一會。方把雙脚高高推起。一連椿（樁）了數百。但聞唧唧亂響。[14]玉卿看到此處。不覺遍身慾火。一時按納不下。只得抽身而出。一頭走。一頭想道。雖料出家人。却有這樣騷貨。還是了音。虧他正氣。又想道。教我今夜。這一腔興致。却在何處發泄。不免闖到後邊。哄起了音。把他硬做。肯不肯。再作區處。遂一口氣跑[15]到門首。但見房門虛掩。推進一看。几上殘燈未滅。只是羅帳雖垂。那了音却不見睡在床上。玉卿尋了一會。[16]自覺好笑道。難道他也是偷漢去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踱回。摸到床中。燈火已滅。忽聽得床上有人響[17]動。忙問是誰。暗中應道。昨夜已曾有約。何必更問。玉卿忽然心下醒起道。我料靜修。既有和尚。怎來尋我。原來却是了音頂冒。且未要即時猜破。[18]看他怎生瞞得到底。遂掀帳上床。那了音已是光身仰臥。聳進孽根。急急抽弄起來。了音笑聲盈盈。略無畏縮之狀。玉卿亦爲看了許久。慾

心正熾。所謂飢易食。渴易飲。況且是十六七歲的緊小牝戶。自然津津有味。兩個你貪我戀。足足弄了一個更次。玉卿伏在了音腹上。笑問道。我的靜修親肉。聞你心上人兒。又有一個和尚麼。了音笑而不答。玉卿又道。我的親肉。你還是眞正靜修。還是替名靜修。了音帶笑罵道。乖賊。既然識破。何必故意將人取笑。兩個調得興濃。忙把孽根放進。又弄一次。有頃事畢。玉卿道。我正要問你。那個和尚可是何處來的。怎麼兩人獨樂。你却不曾沾染。了音道。這個和尚。乃是江北出身。每歲或寒或夏。到庵兩次。頗善運氣修煉之法。所以御女通宵不倦。嘗聞家師說他陰具長有一尺二寸。掛以斗粟不垂。據妾觀其動靜。眞異人也。且又長于⑲相術。自前歲到庵。與妾一見。便對家師道。此子主有貴夫。必然出家不了。汝宜善爲撫視。所以雖在庵中。並無戲言相犯。玉卿失驚道。依汝說來。那僧果是異人了。且待明日。屈過房中。觀其議論若何。正在細話。

忽聞窗外雞聲已唱。遂抱頭貼股而臥。直至天明。方把了音送出。既而櫛洗纔完。只見那僧。果來拜望。見了玉卿。握手大笑道。夜來狂蕩。有辱足下穴隙相看。穢褻之深。將無見笑。然以二少同裀鴛鴦夢暖。竊料足下尊寓。亦未爲寂寞也。玉卿聽說。不覺毛骨竦（悚）然。連忙稱謝道。小生肉眼凡夫。不能把大師物色。倘蒙恕罪。爲幸萬萬。但不知貴居那裡。是何寶號。望乞一一賜聞。那僧道。貧衲家世臨清。半癡爲號。少時曾遊五台。得遇異人傳授。所以能觀氣色。善煉金丹。玉卿道。小生不才。天性好色。酷慕老師有通宵不倦之力。願乞賜教一二。半癡道。御女之法。先要養龜。養龜之術。惟在服藥。蓋因婦人牝內有一小竅。譬如花之含蕊一般。故交合之際。必須陽物直頂其竅。方爲暢美。設或陽物甚短。而牝戶甚深。則彼此不能抵[20]值。而情慾何由得快。譬若具酒邀客。乃半席告止。其何以成賓主之歡哉。貧衲[21]曾在去春入山採藥。修合半年。

方付爐鼎。煉陰陽之氣。全水火之性。又七七四十九日。而大丹始成。此丹服之。能使陽具偉而且長。精氣堅而不泄。而伸縮自如。其妙莫測。然非有緣。莫能相會。今日幸遇郎君。願以相贈。玉卿連忙立起。欠身作謝。又問道。每聞淫慾過度。則壽命短折。乃道家採補。反得長生。其故何也。半癡道。子不聞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故陰陽相資。而水火既濟。乃得長生。若陰奪陽精。則陰益而陽病。陽取陰氣。則陽盛而陰衰。故交合之時。雖欲採補至陰。然不可獨受其益。而使婦人得病。則功行不虧。而大道可得。若夫恣意歡娛。輕喪至寶。則夭亡立至。又安得長生者哉。玉卿欣然拱手道。領教。領教。是夜半癡就把丹藥見贈。并授飲服之法。次日飯後。玉卿[22]以雲問杳[23]無音信。不勝納悶。忽見鄭愛泉遣人領那褚貴走至。玉卿慌忙問道。那邊事體若何。褚貴道。全賴本縣李爺。只拘于敬山卞須有二人審問。就將書柬扯毀。又把二人各責十板。反[24]出申文。

備細開豁。又去面見太爺。力爲分剖。前晚小人起身時。又見出一告示。並不許奸棍妄生事端。毁傷儒行。因此相公平安無事。穩穩的進京赴選。玉卿大喜道。感承李老師這樣大恩。只是無可報答。但你可曾打聽卞家二娘。還有什麼是非麼。褚貴道。相公既然無事。那二娘怎有是非。只是小人看見各位相公。紛紛的俱到南京去了。相公亦宜即日起身。不可有誤大事。玉卿便把白金三兩。送與靜一。又將十兩。酬謝半癡。半癡堅却不受道。貧納(衲)四海爲家。要此金錢何用。只是郎君高捷之後。九月十三。可再燕子磯一會。玉卿又到後房。與了音作別。了音見說玉卿即刻起身。止不住。撲漱漱淚珠滾下。再四囑付後期。并以二詩爲贈。其詩云。

自剪香雲已數年。相逢何意即相憐。
從今只有秦淮月。半照郎邊半妾邊。

其二

贈郎唯有淚沾衣。翻恨槐黃阻妾期。
若使錦標誇得意。早教雙鯉報禪扉。

玉卿見詩。亦墮淚道。少生決非薄倖之輩。幸勿過憂。遂與衆尼相別。回到楓橋。那鄭愛泉已把酒肴整備。轉待玉卿一到。把盞餞行。玉卿又向山茶分付幾句。遂令褚貴去㉕取行李。前向金陵進發。不知到京。果然得中否。且待下回分解。

處館則有煙玉。寓庵則有了音。人但知奇遇之多。而不知皆是卞戈之力。若非幸起事端。怎得無意中尋出許多妙處。然則害人者。未必能害。而受害者。亦不必憂也。

玉卿種種奇遇。皆不足爲羨。我獨羨其遇一半癡和尚。眞有緣也。

校記

❶「投」，原作「杸」，據畹本改。

❷「瑩」，原作「塋」，依文義改。

❸「箱」，原作「廂」，據畹本改。

❹「閒」，原作「間」，據畹本改。下同。

❺「倦」，原作「捲」，據畹本改。

❻「竅」，原作「窃」，依文義改。

❼「啓」，原作「起」，據畹本改。

❽「忙」，原作「把」，據畹本改。

❾「骨」，原作「滑」，據畹本改。

❿「莖」，原作「荎」，據畹本改。

⓫「注」，原作「住」，據畹本改。

⑫「計約道」，原作「訂約後」，據晼本改。

⑬「般」，原作「殷」，據晼本改。

⑭「響」，原作「嚮」，據晼本改。

⑮「跑」，原作「抱」，據晼本改。

⑯「會」，原作「合」，依文義改。

⑰「響」，原作「向」，據晼本改。

⑱「破」，原作「碌」，據晼本改。

⑲「于」，原作「子」，據晼本改。

⑳「抵」，原作「低」，據晼本改。

㉑「衲」，原作「納」，據晼本改。

㉒「玉卿」，原作「正」，據晼本改。

㉓「沓」，原作「查」，依文義改。

㉔「反」，原作「及」，據晼本改。

㉕「去」，原作「斂」，據晼本改。

第六回　後庭花強捉醉魚

詩曰

白白紅紅絢彩霞。　牡丹雖好不如他。
無端蜂蝶間相採。　此種原來不是花。

右詩是借意咏那老少年之作。昔有做龍陽的。求畫于沈石田先生。先生遂畫了一本老少年。並戲題此絕。嘗想世上。只有男女之間大慾存焉。乃有僻愛的。偏自愛男而棄女。自昔餘桃專寵。以至鄧通董賢。雖帝王之尊。尤（猶）有此好。怪不得今世紛紛此風彌盛也。閒話休談。且說玉卿因爲秋闈在邇。忙令緒貴買舟前往。不一日。到了金陵。畢竟是六朝建都之地。眞個江山雄秀。氣象鬱葱。到時已是傍晚。就在城外借宿。次日入城尋一寓所。在貢院左首。房主姓丘。號喚慕南。那丘慕南年

近三十。家累千金。生得軀幹清奇。做人負義好俠。在家不做生理。惟到松江販布。或至蕪湖或至本地發賣。繼娶花氏。年方十八。姿色無雙。只是慕南天生一件毛病。不喜女色。只戀龍陽。曾有賣瓜的小童。奇世生得清秀。慕南與他綢繆恩愛。不惜❶白金相贈。所以街坊上。編❷起口號道。

貢院左首丘慕南。　不好女色只好男。
家有嬌妻獨自宿。　賣瓜小鬼夜夜歡。

當日慕南一見玉卿。心下暗暗喝采道。怎麼科舉秀才有此美色。遂令置酒接風。賓主對酌。飲酒中間。慕南十分趨奉。相勸慇懃。既而夜深席散。慕南也不進房。就秉燭坐在客座❸心下不住❹轉道。我丘慕南。平昔雖有這件癡興。也曾不如今日一見那魏秀才。便是這般心心念念。不能撇下。却是爲何。沉吟了一會。又嘆息道。若是別的。還可圖謀。我看

那魏生。行李奢華。必然富足。少年科試。必有才學。怎肯做那件勾當。這也是必難之事了。又發憤道。我想七尺之軀。遇著這些小事。就不能籌畫。豈不令人愧哂。又躊躇了一會。忽然笑道。是了是了。我想那生。年少風流。必然酷慕美色。不若以美人局誘之。事必諧妥。設或僥倖事成。那魏秀才十分發怒。不肯恕饒。便捐軀也可。傾家也可。何足懼哉。遂撫掌大笑。忙令侍兒進酒滿斟數爵。頓足起舞。朗朗的歌那漢武帝秋風辭內兩句道。

蘭有秀兮菊有芳。懷❺佳人兮不能忘。

歌之數四。又立飲三爵而睡。次日玉卿換❻了一套新鮮華服。脚穿朱履手執一柄紫松骨的詩畫金扇。吃過早飯。遂即帶了褚貴出門閒步。遍向熱鬧之處。走了一遭。將及日中。又自舊苑走過。穿到上南小巷。忽見一家門首竹簾睡(垂)下。那簾內立一婦人。渾身穿白。見了玉卿。

便把竹簾推起。露出半身。注目而視。玉卿抬眼看時。只見楊柳雙眉。梨花彩面。因來往人多。不能停立。便慢慢的望南走去。將有十家門面。掇轉頭來。只見那婦人猶❼自凝眸遙望。玉卿便到前街。借一店鋪。閒坐片時。重新走轉。那婦人猶在簾內遠遠張見玉卿。依舊半身全露。及至眼前。又把一隻脚兒。故意跨出門限。只見白紗膝褲露出那一丢丢兒玄色繡鞋。剛有三寸。玉卿此時。魂蕩意迷。恨不得即時走了進去。便立住了脚。兩邊對看。只有褚貴閃在傍邊。忍笑不住。忽見裡邊走出一個老嫗。把那婦人連聲呼喚。玉卿只得走了開來。此時日影過西。勉強步歸寓所。那丘慕南已是倚門迎候。一直接入中堂。忙把一盞清茶。雙手遞奉。又停了一會。走出兩個婢婦。擺開椅桌。羅列珍羞(饈)慕南道。今日知己對酌。不如設在內書房。還覺幽靜些。那婦女應了一聲。連忙捧去。略停一會。又出來道。酒已完備了。慕南笑嘻嘻的。忙把玉卿拱進

去。見上下兩張交椅。中間一桌。鮮肴時果。件件精華。玉卿稱謝道。昨晚已承厚款。今日爲何又煩費鈔。慕南笑容可掬。連聲贊譽道。魏相公高才博學。今歲定然榮捷。只怕鹿鳴宴後。不肯再嘗貧家滋味。所以特設蔬觴。幸勿見哂。及酒過兩巡。慕南立起身來。又把大盃送過道。若是魏相公高中之時。必須淸目淸目。玉卿大笑道。小弟年少才踈。偶赴選場。不過應名而已。老兄何以知其必中。慕南把鬚髯一捋。欣然笑道。當魏相公未來借寓之先。丘某曾得一夢。夢見一位帝君。觀其形像。儼若文昌。乃對某說。日後有一華亭秀士某姓某名。今歲定登首榜。若來借寓。汝宜小心款待。因此牢記在心。不料昨日。果有台駕造舍。所言名姓。一字不差。豈非決中而何。玉卿信以爲眞。滿面堆笑。那身子虛飄飄。就像眞個中了一般。斟滿三白。一連飲了十二三盃。旣而點起巨燭。擲色買快。又接連吃了七八犀觥。不覺薰然沉醉。靠在椅上。口中模糊道。偶爾

相逢。不料老兄這般有趣。我若今科中了。決把千金報你。慕南又斟滿一盃。雙手捧進道。魏相公金口玉言。日後不要忘❽記了。玉卿瞪目大笑道。豈有忘記之理。遂舉杯一吸而盡。不覺頭重脚輕。跌倒桌邊。沈昏睡去。再推不動。慕南忙與婢女扶進榻上。移火照時。只見兩頰❾暈紅。猶如胭脂點染。又輕輕的。把那褻衣解下。露出兩股潔白如玉。慕南一見止不住慾火頓炎。遂把唾沫。塗滿孼根。款款擲進。那玉卿身體便覺一閃。又弄了好一會。方入寸餘。幸喜陽具不甚修肥。又值玉卿十分大醉。所以交動移時。不覺盡根。遂急急抽弄數百之外。慕南自覺心醉神怡。平生所遇。未有此樂。又慢慢的往來抽送。足有千餘之外。慕南方纔完事。揩抹乾淨。趨進內房。笑向花氏說道。今日得此平生❿願足。只是昨日所言。我誘他美人局。花氏推却道。君乃醉後戲言。豈有將妻與人相換。只得再四懇求。花氏笑道。你做事。你償人。焉有把妻小償債。一頭

笑。一頭走出去了。花氏嘆道。只因丈夫房事稀少。已屬意于龍陽。玉卿初來。在屏後偷覷。看見玉卿未滿二十。是個聰明標致後生。怎不動火。所以略無顧忌。花氏竟入書房。只見燭火將殘。玉卿猶在夢中。花氏小心只烹茶以待。俄而玉卿翻身醒來。十分口乾。覺得便門隱隱作痛。忽驚醒道。我被那廝侮弄了。心下勃然大怒。⑪正欲起身詰究。花氏慌忙將茶湯遞至。只見雲髻半鬆。玉容堆俏。便回嗔作喜道。汝是何人。却在此處。花氏道。拙夫慕南妾即花氏。玉卿雙眉直豎。咬牙切齒道。我乃科舉秀才。汝夫輒敢以酒哄醉侮辱斯文。⑫明日與他講論。不知當得何罪。花氏移步近身。再三勸解道。拙夫只因醉後誤犯。罪有難逃。所以特命妾來肉袒以謝。玉卿雖則萬分著惱。然以花氏低聲俏語。態度風流。禁不住春興勃然。一把摟住。那花氏也不推辭。便即解衣就榻。湊合之際。頗覺艱澀難進。只因玉卿服了丹藥之後。陽具⑬更加修偉。所以塞

滿陰門。間不容⑭髮。徐徐抽送。未及百餘。那花氏向來枯渴。兼以巨物。直頂含葩。覺道遍身爽快。只管一聳一聳。迎湊上來。玉卿也覺牝戶緊小有趣。展力狂抽。一頓就有千數。花氏已連丟二次。匆匆失笑道。弱體難禁。願姑饒我。玉卿遂拔了出來。低首細看。只見嫩毫浮翠。小竅含紅。再以繡枕襯腰高把金蓮捧起。濡首而進。直搗重關。往往來來。倍深狂疾。花氏以手抱住玉卿。嬌聲問道。妾身雖破。未是殘花。君乃踐踏至此。是可以消拙夫之罪乎。玉卿笑道。卿既納款轅門。我當姑宥其罪。既而罷戰。不覺月隱面垣。漏聲欲盡矣。花氏不復進去。就與⑮玉卿並頭交股而臥。次日起來。早膳畢後。花氏含笑向前。從容說道。拙夫要往貴郡生理。就在下午起程。極欲進來一別。唯恐見罪。是以命妾先容。玉卿笑道。既有賢卿面上。罪應消滅。況我輩襟懷落落。豈復究已往之愆。⑯以失其自新之路。慕南立在門外。聽得玉卿話畢。慌忙趨進。俯首伏罪。玉

卿道。丘兄若到雲間。有一至親姓卞。就住在妙嚴寺敝居左首。吾有書信一封。相煩帶去。只要尋見老僕張秀。便可託彼傳進。遂展開鸞牋。提筆寫道。

儂以檢點失詳。⑰變生不測。又聞風驚竄。不及面旣中懷。有負芳忱。罪何可逭。第不知群小求疵。可以息舌。又不知起居多吉。不致⑱憂惶否。茲自七月望後。方抵金陵。言念良時。徒深嘆息。唯藉點頭撮合。不使落在孫山之外。便把擔頭秋色。收拾歸來。重與玉人敘舊盟也。鴻⑲便附書。不能多作寒暄語。惟卿崇照。無任神馳。

寫畢。即忙封固。付與慕南。臨別之際。玉卿笑道。仁兄旣作長行。小弟尚留貴宅。不知尊夫人處仍許相見否。慕南慨然道。大丈夫一言契⑳合。便當肝膽相付。況一女子豈復吝惜乎。也不向花氏叮嚀一句。竟昂然

揮手而出。是夕玉卿。就留在內房與花氏對飲。恩若夫妻。諧謔備至。玉卿戲問道。賢夫既愛男風。料想枕席之間。必然冷落。不知長夜遙遙。卿亦穩睡而無他想麼。花氏道。人之所不能少者。惟在衣食耳。至若他事。何足繫心。所以夜雖長。而睡實穩也。玉卿道。然則今夜鄙人在榻。將欲橈（撓）卿睡思奈何。花氏道。君以貴重之軀。尚被拙夫撓睡。況妾已作出牆桃李。豈能推避狂蜂。說罷。兩人俱鼓掌大笑。遂令侍婢燒湯浴體。挽手就榻。只見月光照入。兩人皓體爭妍。竟與雪玉相似。遂將麈柄挿進。急一會。慢一會。足足抽了千餘。復令花氏翻身復（覆）在席上。却從臀後聳入。徹首[21]徹尾。又有二千餘抽。花氏體顫聲微。鬢鬟雲亂。嘻嘻笑道。郎君顛狂至此。豈不害人性命。玉卿道。卿若死了。我豈獨活。又令掇轉身來。伏在腹上。四臂交摟。舌尖吞送。既而盡力一頂。不覺情波頓溢矣。自此玉卿晝則外廂讀書。夕則進房同臥。倏忽旬餘。試期已

屆。自初九以至十五。三場畢後。自覺文字清深。十分得意。過了數日。忽然記起前番所遇簾內美婦。也不叫褚貴跟隨。獨自一個悄然而往。只見雙扉靜掩。寂無人影。問其憐(鄰)居。答道。此乃王氏婉娘。只有娘兒兩個。寡居在此。又等了約有一個時辰。不見出來。只得沒興而回。然自有花氏歡娛。也不把來放在心上。等到揭曉。果然中在二十七名。玉卿之喜。不消說得。連那花氏活像自己的丈夫中了一般。你道房師還是那個。原來就是華亭縣知縣李公。因他是春秋。恰好玉卿也習春秋。進見之時。再三稱謝。李公笑道。前日之事。若非本縣做主。只恐賢契也覺有些不便。據了賢契這樣青年才貌。豈患無名門淑媛。今後須要老成些。玉卿耳根漲紅。連忙起身告罪。只因玉卿年少才優所以李公十分愛重。又過數日會了同年。喫過了鹿鳴宴。又去謝了大坐師。將及收拾行李即日起身。忽想起半癡和尙曾約在燕子磯相會。便叫褚貴。催

了牲口。即日就往燕子磯。尋那半癡。不知此去果然相見否。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丘慕南市井中人。乃能豪宕不羈。固亦吾輩所少。只是圖得一夕歡娛。費了酒席。陪了多少殷勤。又把一個嬌妻。白白與人相伴。豈眞別有肺腸。良可怪也。

客有謂予曰。魏生討盡婦女便宜。却被慕南收了債去。予曰。不然。慕南止博得半晌歡娛。花氏却被玉卿睡了數月。以此較量。孰得孰失。然則慕南不是替人收債。還是借債起利。

極意摹寫。人極流宕。前後點映。無限波瀾。近時小說。未有如此神筆。

與婉娘相遇處。竟把兩人情景。一筆畫出。妙極妙極。

校記

❶「借」，原作「借」，據晼本改。

❷「編」，原作「偏」，據晼本改。

❸「座」，原作「坐」，據晼本改。

❹「住」，原作「任」，據晼本改。

❺「懷」，原作「兮」，據晼本改。

❻「換」，原作「喚」，據晼本改。

❼「猶」，原作「尤」，據晼本改，下同。

❽「忘」，原作「妄」，依文義改，下同。

❾「煩」，原作「頓」，據晼本改。

❿「生」，原作「主」，據晼本改。

⓫「怒」，原作「恕」，據晼本改。

⑫「文」，原作「丈」，據畹本改。
⑬「具」，原作「道」，據畹本改。
⑭「容」，原作「密」，據畹本改。
⑮「與」，原作「在」，依文義改。
⑯「愆」，原作「衜」，據畹本改。
⑰「詳」，原作「評」，據畹本改。
⑱「致」，原作「敢」，據畹本改。
⑲「鴻」，原作「鳴」，據畹本改。
⑳「契」，原作「喫」，依文義改。
㉑「首」，原作「手」，據畹本改。

詞曰

晝靜半窗淒雨。夜闌繞砌哀蛩。孤涼只有客途中。謾道悲秋唯宋。　利鎖名韁難卸。機心癡念無窮。何如高枕伴長松。不作❶紅塵虛夢。

右調西江月

這首詞。是說那爲客的。聽著雨響蛩吟。未免有悲秋之念。至如人在客邊。不爲名。即爲利。所以機心難撇。反不如隱在丘園。粗茶淡飯。倒覺自在清閒。說話的爲何表此數句。只因玉卿美色緣深。功名事早。不妨在熱鬧場中。略講幾句清涼說話。傳中再表鹿鳴宴後。玉卿將欲榮歸。因爲半癡僧。曾訂在九月十三燕子磯相會。雖則過期亦不可不去尋他。

遂偏了牲口。出城前去。離那燕子磯尚隔數里。忽聞路旁有人高聲喚道。魏春元。貧僧在此等候多時了。玉卿抬頭一看。原來就是半癡。急忙跨下馬來。向前相見。半癡道。貧衲自重陽以後。便在燕磯專等。想必試後事多。是以來遲麼。玉卿道。愆期之罪。誠如何諭。只許老師闊別許久。途❷次不能罄談。奈何。半癡道此去三里。一羊氏癈圃。聞得有菊花盛❸開。意欲同君一訪。并向爐頭沽酒。以作竟夜之談。不識君意以爲可否。玉卿笑道。黃花相對。知己談心。誠快事也。何不可之有。遂聯轡而行。須臾已至羊圃。剛及門。踈雨驟至。玉卿道。此即賓主所謂辭塵成契。冒雨相邀。不意今日。我輩有此韻事。半癡笑道。恨無柴桑主人。以酒同醉。空使我兩個。只見南山。及進內一觀。果見紫❹白紅黃。將及百種。俱是枝葉鮮妍。高有數尺。其名色甚多。不能盡記。單數那最妙的幾種却是。

金寶相　銀寶相　黃鶴翎

白鶴翎　爪子白　狀元紅

粉褒姒　金盞銀台　錦西施

白繡毬　玫瑰紫　紅芍藥

白嫦娥　醉楊妃❺　合瓣粉西施

原來雖是廢圃。尚存書館數間。有一姓傅❻的。借居在側。所以培植澆灌。有此名花。玉卿一一看畢。贊賞不絕。那姓傅的詢知是新科舉人。連忙邀入草堂。玉卿看那壁上。曾有許多遊人看菊。題詠詩詞。遂細細看過。也有做得工緻的。也有勉強塗❼抹的。直至後邊。又有楷書一首道。

幽香習習藹籬東。初❽出名姿屬化工。
解珮孰酬傾國笑。晚煙空惜傲霜容。
攜來茗椀宜清賞。咏入騷詞豈俗同。
元亮不逢誰是主。至今猶自恨西風。

重陽後四日姑蘇王氏婉娘題

玉卿念了一遍。不勝愛賞。又朗朗的。哦了數次。看到後邊落款。是姑蘇王氏婉娘。笑向半癡道。此詩清新婉麗。幽怨無窮。雖是易安草創。淑眞潤色。不過是也。心下又默然轉道。與我前日所遇簾內美媛名姓相同。設或是他。爲何又寫姑蘇人氏。正在沉吟。半癡微微的笑道。此乃郎君自失良期。何必躊躇不定。玉卿不解其意。轉覺狐疑。時已天色將晚。只見那姓傅的。沽了一罈酒。買了些鮮肴素物。走進門來。原來是半癡囑付他置辦的。當夜踈踈小雨。兩個對坐窗下。把杯徐酌。剪燭細談。初時只說些名山勝水。以至騷人墨客之事。將及夜分。半癡又提起看詩。笑對玉卿道。聞得詠菊之人。與君已曾會過了。玉卿愕然道。其實不解其故。萬望老師明白指示。半癡道。此女之父。原是蘇州。與貧衲[9]亦是至契。因爲遷徙到京。在十五歲上。招贅本城倪雲爲婿。成親半載。雲即暴

亡。今已守寡二年。只與老母作伴。其容色豔嚴。足下已經目覩。不待細言。然我所以約在十三日。燕磯相會者。預知此女必以是日到此看菊。故欲引君一會。以就良緣。不料君竟不來。却非貧衲之故。玉卿跌脚悔恨又再四間道。不知還能相會。老師可以撮成其事否。半癡道。那日看花。曾落下玉釵一股。却被貧僧拾得。今以付君。君可製一情詞。并那玉釵。著人送去。看他怎生回答。則事之成否。便可決矣。就在袖中。取出釵兒。付與玉卿。玉卿珍若至寶。慌忙藏過。又復斟酒各飲數杯。半癡道。今世姻緣。皆由前生註定。不要說夫妻之事。就如貧衲與君今日相會。亦非偶然。只因郎君前世造福。所以累世良偶。我不過就中指說。豈敢以淫邪相誘。只是他日功名既成。亦宜急流勇退。那做官的。譬如泛海。不至復溺。能有幾個。況且白日易去。青春不再。人生世間。總是一場大夢。何苦把那富貴縈心。恩愛牽惹。以致無了無休。沒有一個出頭日子。故

貧衲⑩今夜與君一晤之後。便把慾網跳出。再不向閻浮世界。另尋生活。九洲五嶽。從此逝矣。話畢。時已遠寺鐘殘。城樓鼓絕。遂向草榻。和衣假寐。少頃起來就與玉卿作別。問以後期。半癡搖首道。後會未定。難以輕約。即加鞭飛馬而去。玉卿亦急急入城。回至寓所。只見花氏甚有不悅之色。再三笑問道。賢卿爲何煩惱。花氏只是不倸（睬）。玉卿道。我昨夜自與故人看菊。秉燭談心。你莫非疑我又在煙花隊⑪裡另尋樂處。所以見怪麼。花氏道。那裡有個故人剛剛相遇。憑你自說。我只是不信。玉卿又陪了許多笑臉。方纔回嗔變喜。又捉空做下一詩。并把玉釵封固。竟著褚貴投遞不題。却說王氏婉娘。寡居二載。雖則玉潔冰清。未免懷春抱恨。自那日立在簾下⑫看見玉卿走過。眞有張緒風流。何郎粉面。怎奈四目相視。半語難通。既不識鄉貫姓名。又安能傳情寄意。自此曉夜相思懨懨成病。其母馬氏。多方寬慰。又勸他九月十三親到羊

圃看菊。及見了端籬秋色。婉娘心下愈覺愁煩。遂借菊摛懷。題名粉壁。臨轉身。又落掉了玉釵一股。回至家裡。病勢更深。忽一日。已是亭午。勉強起來。倚欄閒看。只見其母。手中持一封袋。慌忙趨至。道外邊有一客人。著秀童傳進來的。道有玉釵在內。兒可拆開一看。以便回復他去。婉娘拆開看時。果有所墜之釵。并小牋一幅上面寫道。

畫簾瞥遇。奏綠綺以無由。羊圃尋花。覲陽春而莫和。然玉釵墮下。卿縱無心而鄙人拾之。天須有意。孤兎窺粧。漫守廣寒之寂。雙蛾[13]臨鏡。願摛京兆之毫。趙璧先歸用申代聘。巴吟并奏。聊展微忱。

又詩一絕道。

自遇芳姿意欲狂。　幾回月下想明璫。
幽情已見黃花詠。　休把相思誤玉郎。

雲間魏瑢頓首啓

婉娘淑姬 粧次

婉娘念畢。莞然而笑道。兒所云簾前相遇的。即是此生也。原來就是松江魏瑢。前見試錄已曾中在二十七名。天幸那股釵兒落在此生之手。據孩兒鄙意。欲于今夜就要約他相會。以訂終身。求卜母親主意若何。馬氏見他病得骨瘦伶仃。十分憐愛。便即一口許允。婉娘取過文房四寶。援筆寫道。

來札殷殷。足承雅愛。第妾臥病。不能備述愁衷。更析移玉。晚間即至寒居。妾當焚香以俟。⑭愼勿虛却。半窗明月外呈小詩一絕。幸恕草草。

未必郎心眞念妾。 可知妾病爲思郎。

枕邊不及多題恨。 紙上聊傳淚幾行。

原來外邊的就是褚貴。接了回書。急忙回寓。遞與玉卿。玉卿拆開一看。心中大喜。巴巴等到日斜。留著褚貴在寓。託以他故。辭了花氏。獨自揚鞭跨馬而去。到了那邊。自有秀童。接引進內。婉娘聞得玉卿已到。飛步出迎。相見之際。如拾至寶。馬氏料想不能無事。吃完晚飯。先向房內自去睡了。玉卿坐在床上。略略話了幾句。便把婉娘一把摟在懷內。細看丰龐果是十分瘦減。然膩臉暈霞。越是美嚴。又伸手摸那東西。酥潤光肥。眞是牝戶珍寶。遂即鬆開扭扣。卸下衣裙。將欲上床。先將火燭吹滅。只是牝戶甚小。陽具甚是粗大。乍合之際。急切不能聳入。雖以唾沫塗潤。終覺緊澀難容。直待摩弄移時。纔見其半。然婉娘已顰首皺眉。忙以雙手推⑮住道。郎無再進。只此足矣。玉卿不得已。略爲抽送。將有百餘。婉娘道。內中稍覺停痛。何不再進其半。玉卿遂直聳至根。來往甚驟。婉娘又覺不堪。哀聲喚道。願姑徐徐。郎無苦我。玉卿乃緩緩而進。又有五

百餘抽。婉娘乃有笑聲。又低低喚道。妾已興至。任郎馳驟。無所懼矣。玉卿亦覺興狂難遏。乃盡根抽頂。往來甚急。如此者又有二千餘抽。婉娘怡然而笑。雙股加湊起。又低低喚道。妾雖之結褵半載。然當雲雨之際。長止五寸。抽止數百。那知郎君竟有如此之妙。使妾身體[16]飄飄。如在雲霧。若不暫停妾其死矣。玉卿乃以雙手摩弄酥乳。復以婉娘唾沫。噙進口中。稍停半晌。[17]仍又緊緊抽送。直至三換羅巾。方纔畢事。自後日夕邀歡。一住五日。不隄防隔壁有一開酒店的。叫做[18]馮美成。對門有一個破落戶。叫做嚴七。俱是酗酒宿娼。地方奸棍。平日窺見婉娘姿色。守寡經年。都有垂涎之意。不時立在門前。探頭探腦。故意把那風月說話。彼此亂嚼。有時又買幾件香袋汗巾。誘那秀童送進。意欲打動婉娘。與他私通來往。那知婉娘知香識臭。愛慕風流。怎肯把這些蠢頭顱。喬嘴臉。放在心上。所以二人俱蓄怨恨。正欲尋事中傷。值湊玉卿留戀數

日。牆卑室淺。早被那馮美成探知消耗。急忙報與嚴七。嚴七道。既有此事。須要多喚幾個弟兄。日夜守住門首。等他出來。一把拏住。若肯私和也便罷[19]休。設或不識時務。即忙捉到官司。便可以喪盡那婆娘的體面了。馮美成大喜道。有理有理。登時就去報與賣狗肉的丘二。做亡[20]八的阮三又有一個做皮匠的顧一郎。俱是些沒體面的閒漢。分頭守把。日夜等候。還虧內中有一計向高。時常把那秀童刮屁股的。便將聲息暗告秀童。秀童慌忙進內。報知玉卿。玉卿驚得面色如灰。慌張無措。倒是婉娘略無憂色。坦然道。郎君請自放心。諒那鄰里無有捉姦之理。等至三朝五日。不見蹤影。自然散去。那時便可以從容回寓了。玉卿見說。也即安心住下。只有褚貴在寓。一連等了數日。不見家主回來。心下著忙。急急走去探聽消息。恰好遇著秀童。秀童便把鄰近知風。等候捉姦的事話了一遍。褚貴驚呆了半晌。只得回寓。報與花氏。花氏大驚道。

既有此事。教我怎麼處。又氣又恨道。這是自己尋出來的。也與別人無涉。等他受些磨難。方肯轉頭。又進房躊躇了一會。走出來道。我家官人。只在早晚回來。不如等他到家。再作計議。不料丘慕南杳無歸信。那些閒(閒)漢。一傳兩。兩傳三。日多一日。倏忽間。一住月餘。已是十二月望後。楮貴逐日捱望。無計可施。忽一日遇著舉人史維翰。是本地人。與玉卿同榜。又是年齒彷彿。所以氣誼相投。往來會敍。曾經數次。那一日忽見楮貴。即時慌忙問道。你家相公。聞得榮旋已久。爾還是回去又來的麼。楮貴就把前事一一告稟。史舉人道。原來却有這個緣故。爲何不來早對我說。就帶楮貴到家。喚取童僕二十餘人。一徑直到王氏門前。史舉人走進客座。高聲喚道。魏年兄。小弟在此。快些出來一會。玉卿只認得是那班光棍趕進來。寒戰戰伸頭一望。却是史維翰。忙與婉娘揮淚作別。趨走出來。史舉人一把推上牲口。遂一鬨而出。那班光棍曉得

是本城史鄉官。眼睁睁不敢動手。各自沒趣一哄㉑而散。再說史舉人直留玉卿到家。正色勸勉道。年兄前程萬里。爲何不自貴重至此。豈不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怎把身軀。置在險地。今已年近歲逼。不如留在敝居。以待新正。一同北上。兄意可否。玉卿滿面惶恐。殷殷致謝道。小弟深悔不能老成。致有此事。然非年兄錯愛。幾爲奸棍所辱。今已公車日迫。歸亦無益。就此留在敝寓。若得新春。隨轅北路。尤爲生幸。史舉人急忙置備酒肴。直留玉卿飲至更餘。方令人掌燈送到寓所。花氏一見。雖有十分憐愛。未免帶著一二分惱意。遂絮叨叨的。面叱了一頓。是年丘慕南竟不回家。兩個倒像夫婦一般。雙雙的過了除夕。到得正月初三。史維翰便來相約。遂令褚貴收拾行李。擇日起程。花氏含淚相送。幾番叮嚀。回來必須再會。玉卿點頭唯唯而別。不知春試便能聯捷否。要知後來端的。下回便見。

此一回相遇奇緣。添出半癡僧。一般指引尤覺奇妙。

婉娘詩才妙絕。大非卞氏瑞煙所比。

半癡既把良緣指說。又把退步説話提醒一番。做人極是圓活。所謂仙佛心腸大都如此。

校記

❶「作」，原作「乍」，據畹本改。

❷「途」，原作「塗」，據畹本改。

❸「甚」，原作「盛」，據畹本改。

❹「紫」，原作「柴」，據畹本改。

❺「妃」，原脫，據畹本補。

❻「傅」，原作「傳」，據畹本改。下同。

❼「塗」，原作「室」，據畹本改。

❽「初」，原作「幼」，據畹本改。

❾「衲」，原作「苦」，據畹本改。

❿「衲」，原作「的」，據畹本改。

⓫「隊」，原作「墜」，據畹本改。

⓬「下」，原作「木」，據畹本改。

⓭「蛾」，原作「哦」，據畹本改。

⓮「俟」，原作「喉」，據畹本改。

⓯「推」，原作「摧」，據畹本改。

⓰「體」，原作「休」，依文義改。

⑰「晌」，原作「响」，據畹本改。

⑱「做」，原作「倣」，據畹本改。下同。

⑲「罷」，原作「把」，據畹本改。

⑳「亡」，原作「丘」，據畹本改。

㉑「趣一哄」，原作「一」。

第八回　寄情書熱腸解難

詩曰

良緣雖天付。　撮合仗奇策。
世有豪俠士。　熱血滿腔碧。
爲人盡肝膽。　不遑自顧惜。
曾聞古押衙。　又有黃衫客。
恨我不能遇。　傾城杳未得。
羨彼桃李花。　空憐好顏色。

話說卞二娘。自聞卞須有具呈本府。發在縣中審問。唯恐出乖露醜。心下十分憂懼。要與玉卿商議。怎奈前後門。俱被卞須有著人緊緊守定。日夜驚惶。只與非雲相對而泣。非雲道。都是孩兒寫了這封書去。惹起

禍來。貽累母親。二娘道。還是我做娘的。持身不正。致有今日。正在自嗟自怨。忽見蘭英進來報說。外邊人紛紛喧沸道是魏家前門封鎖。連夜下船。躲避別處去了。非雲聞了這個消息。便有惱容❶道。魏郎眞好薄倖也。既要避去。難道通不得一個信兒。二娘道。正在是非騰起。怎好通信。況且此行眞是出于無奈。也不要錯怪了他。又捱了數日。忽傳卞須有。被李縣尊責了十板。事已停❷息。方把那鬼胎放下。然以玉卿。畧無消耗。未知曾去應試否。還是避在別處。娘兒兩個。終日咨嗟。又苦被那族中子侄。爭短爭長。分田奪屋。終日炒(吵)鬧不息。那卞須有。自被李縣尊責斷之後。又羞又憤。數日不敢出門。忽見于敬山走至。氣憤憤道。一樁好事。却被那瘟官弄壞。難道吾兄就是這樣罷了不成。卞須有道。我也仔細思想。別無計策。可以出我這口毒氣。意欲把那不長進的小侄女。尋一頭腦。嫁了出去。然後與那老淫婦。慢慢算帳。你道此計何

如。于敬山拍手大笑道。極妙極妙。若不把令侄女嫁出。只怕小魏試後回來。依舊與他❸走動。不如嫁了出去。倒省是非。近聞戈士雲的乃郎斷偶。急欲續娶一位。不若老兄主婚。小弟作伐。成了這頭親事。尊意若何。卞須有道。老兄見教。極爲有理。只是聘金禮物。俱要❹送到敝居。行聘之後。就要擇吉成親。煩老兄急❺就去。小弟轉等回話。只見于敬山去不多時。笑嘻嘻的就來回復道。小弟走去。恰值戈士雲橋梓。俱在家裡。說起親事。一口許諾。明後日是黃道吉日。就要打點行聘。老兄這裡。也須爲(略)爲準備。卞須有滿心歡喜。就整治夜飯請了于敬山。過得一日。那戈士雲便把聘禮送過。茶棗聘儀。甚覺輕菲。卞須有也不計論。略略回些禮物。話休絮繁。又過了數日。卞須有喚那張秀分付道。你家姑娘。我已做主。許了戈相公之子戈子虛。前日已經行聘。只在八月初五。就要做親了。你可回來。爲我話明。與其在家與人私下成交。不如

明公正氣。嫁了出去。還是美事。須不是我做阿叔的。又要害他。張秀得了這個消息。三脚兩步。急急回去報知二娘。二娘聽罷。氣得手脚冰冷。便把卞須有千烏龜。萬烏龜。一頭罵。一頭號天拍地。大哭起來。足足哭了一個時辰。乃向非雲道。聞得戈家亦是舊族。今已行聘。怎肯干休。既被那天誅地滅的弄成圈套。吾兒上意。還是如何。非雲淚如雨點。嗚咽不能出聲。又停了一會。方纔答道。有死而已。決不從也。既而進房哭向蘭英道。我之心事。惟汝悉知。自與魏郎一見。便以終身相許。不料天不從人。頓遭禍變。豈唯姻好難諧。竟使名居姦媾。然而忍恥偷生者。還欲與魏郎一會耳。今又忽遭此事。料難再延殘喘。然薄命之軀。死亦無恨。所恨者。唯是前夜與魏郎相會之時。再三堅拒不肯順從其意。此心耿耿。未免有遺憾耳。遂命蘭英取出金牋一幅。題五言古體詩一首。留與玉卿。備述始初相會。以至决絕之意。其詩道。

妾本綠窗女。自幼嗜詞章。
未知惜明月。詎嫌春日長。
兄君處西室。妾家在東牆。
何意一相見。使妾心暗傷。
羨君安玠貌。羨君錦繡腸。
願爲箕箒妾。終身奉蒸嘗。
寸心誠已許。尺素始以將。
君迺忽遺泄。群醜竟飛殃。
豈惟妾名毀。坐作參與商。
相見竟無期。相思各一方。
池上有並蔕。憐彼菡萏香。
不如鳳凰鳥。雲路雙翺翔。

既爲君所誤。攬鏡❻徒悲涼。
妾心匪比石。妾志凌秋霜。
齎恨没泉路。所以酬恩光。
采蘩如肯薦。爲妾一涕滂。

非雲寫畢。細細緘封。付與蘭英道。如魏郎一來。即宜以此見付。至此一腔❼苦恨。還要仗汝細説。蘭英勸慰道。姑娘暫省愁煩。且再從容兩月。慢慢的另爲商議。不覺光陰迅速。忽又是八月初三。非雲淚流滿面。泣向蘭英道。如今一死。再遲不得了。只是我死之後。汝若奉侍二娘。晨昏定省。須要與我一般。則我雖死亦瞑目于泉下矣。若那魏郎試後回來。我前日叮嚀的説話。切須牢記在心。爲我一一致意。蘭英只管點頭。哀咽不能成❽語。遂抱頭相向而哭。忽值二娘趨步至房。連聲喚道。我兒。且不要哭壞了身子。那魏郎已到南京。特著便人寄得一封書信在此。

非雲忙以羅袖。拭乾雙眼。取書拆開。從頭至尾。念了一遍。喟然嘆息道。好個自在的話兒。若使捷後回來。只怕要索我於北邙⑨山上了。便向蘭英道。若那寄書的。還在外邊。你可請他進來。坐在屏外。等我還要細細的問他。原來丘慕南剛到一日。就把書信投遞。看見蘭英出來相請。便即隨後走入。非雲立在屏後。嚮嚮的問道。請問尊客貴居。還是本郡。還是金陵。怎得與玉卿相會。重煩寄來。丘慕南便把自己住居。并玉卿借寓。以至到松江⑩買布。前後緣由。備述一遍。非雲嘆息道。原來與魏郎亦是萍水相逢。暫有賓主之誼。縱把苦情相告。也是枉費唇舌。正在俯首沉吟。丘慕南亦啓口問道。不知宅上與魏相公是何至戚。有何事情。不妨細說。非雲便向蘭英道。這件事。教我怎好啓齒。你可爲我宛轉代言。設或有甚救搭之處。也是一條生路。蘭英遂即出告慕南道。我家姑娘當先相公在日。曾與魏宅指腹爲姻。只因魏相公二親早背。所以

蹉跎下來。未曾行聘。不料前月赴試之後。突出族中有一卞須有。又把姑娘。許了戈家。行聘已過。只在初五就要成親。我家姑娘不肯變易前盟。只在早晚要尋死路。妾家主母又俱是女流之輩。無計可施。特蒙尊長寄書。輒敢相求商議。慕南聽畢。雙眼睜圓拍案大怒道。天下有此禽獸之輩。他若遇我丘慕南。即碎割其首。⑪不足以洩我之憤。煩乞小娘子。致意姑娘不消憂慮。我有一個妙計在此。預⑫先僱下一船。併喚齊男士數十。等待親迎那一夜。上了轎時。便蜂擁而出。抬了轎兒。兼把小娘子。一併劫入舟中。連夜開至姑蘇。一路進京。就在敝居與魏郎諧了花燭此計何如。非雲謝道多承君子仗⑬義相扶。賤妾感恩不朽。只怕一路行去。男女之間。嫌疑不便。慕南道。這也慮得極是。只是我丘慕南。一片俠腸。從來見了不平之事便要拔刀相助。況與玉卿雖則傾蓋定交。已是忘形爾汝。既是他的宅眷。又蒙問及。怎敢剖腹被衷。從與不從。

一上尊意。非雲猶遲疑未答。二娘泣道。天幸此人至此。想是兒與魏郎姻緣未斷。今事已急矣。不必狐疑。還是從了此計爲上。蘭英便傳命道。家主母託妾。多多致謝君子。悉憑裁酌而行。只是臨期不要相誤。容與魏相公見後便圖厚報。慕南應了一聲。急忙趨出回至寓中。取銀數兩。就買了一幅豬羊。又買了十罈好酒并魚蟹蔬果之物。乃對房主道。小弟雖在客邊。那些同鄉親友闊別一久。也要屈敘一談。特借尊廚。代爲整理。原來染布店中。那些染匠。都是南京人氏。所以慕南備了酒席。一呼而至。就有四十餘人。酒至半酣。告以劫親一事。無不磨拳擦掌。欣然應諾。次日早起。只僱下了一隻大貨船。那船戶叫做顧四。弟兄兩個。俱是吳江人氏。因與慕南原是相知的船戶。所以特地僱他。議定初五日晚間開船。慕南收拾整備專待臨期行事。到了初五吉日。戈士雲家那娶親雜項。一應完備。一簇人熙熙穰穰。(攘攘)抬一項簇新花轎。又

有數把小轎。內有提香爐的。擎燈籠的。提紗燈的。拕彩旗的。戈子虛載(戴)一頂皀巾。穿一件藍衫。騎了一匹馬。揚揚得意。準備親迎新人。洞房花燭。笙笛鼓樂。鬧鬧熱熱。喧喧嚷嚷的。一路吹打。直行到卞家門首。那卞非雲聽得鼓樂喧沸。便把二娘抱住放聲大哭。二娘一頭哭。一頭叮囑。路上小心。若見魏郎。千萬寄個信兒回報。蘭英也向二娘哭別。直到二更方纔上轎。那丘慕南領著衆人在那路旁等久。便大喊一聲道。你們是那裡迎親來的。衆人道。我們是卞二娘家迎親來的。慕南聽說卞家。便把戈子虛扯下馬來。提起拳頭一頓就打。那些衆人已搶了花轎遠遠的抬去了。慕南看見轎去已遠。便把戈子虛放起。如飛的一直走到船邊。忙喚蘭英[14]扶出非雲。下了船去。衆人把那花轎撇在路[15]旁。各自散去。那些娶親的。昏天暗地。竟猜[16]不出是何來由。戈子虛打得遍體青腫。扒起身來尋那于敬山。已不知逃往何處。只得一溜烟

跑到家裡。報知戈士雲不題。只說丘慕南下得船時。顧四已是心照。急急掛帆開去。次日就到了吳江。慕南上岸。買辦些食用什物就要下船。劈頭正與仇人相遇。那仇人是誰。原來蘇州有一緝捕光棍。叫做尤繼章。曾在一月前。領了都院要下吳縣的。一張捕盜批文。直到省下。緝獲一個巨盜叫做林梅。那林梅有一族弟。名喚士賢。家資鉅萬。尤繼章因爲林梅不能緝獲。便著在士賢身上。思量起發注一大財。那士賢果然慌了。講了二百⑰兩一個公事。將要交銀。却來與丘慕南商議。慕南搖首道。這個怎麽使得。爲者自爲。不爲者自不爲。你出了這二百兩。還是小事。只怕以後。便要源源而來。分明犯一個盜字頂在頭上。憑你天大家私。都要被他累完了。不若等我翻轉臉皮和他講論。看他怎麽樣。要得你的。遂把尤繼章一頓發揮。繼章不能甘服。兩個就要爭起來。怎當慕南既在本地。又且揮金如土。那些朋友沒有一個不來幫助。竟把一

班捕役。打得一個不亦樂乎。尤繼章十分痛恨。就把丘慕南告在都⑱院。都院依舊發在吳縣審明解報。⑲那尤繼章聞得丘慕南不時要到松江販布。因在吳江逗候。不料那一日。剛剛相逢狹路。慕南曉得前事報復。便大呼道。蘭英姐。你若見了魏相公。說我被蘇州棍捕尤繼章誣害。拏解吳縣去了。話說未畢。竟被尤繼章一根麻索。縛了下船。顧四看見勢頭不好。急忙掇轉船頭。反向小港搖進。非雲聽得丘慕南被人拏去。登時放聲號哭。顧四急急搖手⑳道。不要哭響。倘或岸上有人聽得。反爲不美。幸喜我們住居。就在前面。不若今晚且到㉑我家。與我母親計議。或到京裡。或到松江。等我母親伏侍前去。大娘子便可以放心了。非雲聽說。只得忍淚吞聲。不移時。果然就到。惟有草屋三間。前後並無鄰舍。非雲心下。轉覺驚慌。只見屋中走出一個婆婆來。五尺多長。滿頭白髮。見了非雲大驚道。好一位觀音菩薩。怎麼到我這個荒村所在。便

把非雲。扶進草房。非雲兩淚交流。細將前事告訴一遍。那老嫗聽了。也不勝嘆息。忽見那顧四。急忙忙喚那老嫗進去。附著耳朵唧唧噥噥。話了一會。老嫗只管搖頭。顧四便含怒意。向那老嫗面上。啐了一聲。便叫兄弟顧五。買酒買肉。整理夜飯。非雲只與蘭英。含淚相向。就是湯水也呷不下一口。將到黃昏時分。顧四顧五。一齊走在船內收拾。老嫗悄悄的向非雲道。二位娘子不如再到前邊過夜。不要住在我家罷。非雲看見老嫗不留。便嗚嗚咽咽啼哭起來。老嫗連忙搖手。指那外邊道。我那兩個天殺的。不懷好意。眞是活強盜。活賊頭。不如等我開了後門。放出二位娘子。走了去罷。非雲赫(嚇)得魂不附體。遂與蘭英謝了老嫗。急急出門。遙望前邊樹林裡面露出燈光。一步一跌。飛奔前去。雖則經過了幾處人家。怎好敲[22]門借宿。泣謂蘭英道。我與爾俱是少年女子。在此荒郊曠野。終要被人汙辱[23]與其受辱而死。不如跳在江心。倒覺

乾淨。只是我之一死。原是註定的了。貽害及汝。使我萬萬不忍。蘭英哭道。到㉔了這個所在。也顧不得性命了。只是悉聽姑娘罷。遂趨到江邊。同去赴水。畢竟二人生死若何。㉕且見下面便見分解。

校記

❶「容」，原作「客」，依文義改。

❷「停」，原作「渟」，據畹本改。

❸「與他」，原作「原口」，據畹本改。

❹「要」，原漫漶，據畹本補。

❺「老兄急」三字原漫漶，據畹本改。

❻「鏡」，原作「竟」，據畹本改。

❼「腔」，原作「空」，據畹本改。

❽「成」，原作「惜」，據畹本改。

❾「卬」，原作「印」，據畹本改。

❿「江」，原脫，據畹本補。

⓫「首」，原作「看」，據畹本改。

⓬「預」，原作「頂」，據畹本改。

⓭「仗」，原作「伏」，據畹本改。

⓮「蘭英」，原漫漶，據畹本補。

⓯「在路」，原漫漶，據畹本補。

⓰「竟猜」，原漫漶，據畹本補。

⓱「百」，原作「伯」，據畹本改。

⑱「都」，原作「者」，據晼本改。

⑲「報」，原作「振」，據晼本改。

⑳「手」，原作「乎」，據晼本改。

㉑「且到」，原作「杯在」，據晼本改。

㉒「敲」，原作「駮」，據晼本改。

㉓「辱」，原作「唇」，據晼本改。下同。

㉔「到」，原作「倒」，據晼本改。

㉕「何」，原作「倒」，據晼本改。

詞曰

藜火映寒氈。❶鐵硯磨穿。春雷忽向禹門喧。嚼盡黃虀商徵韻。選中青錢。　新試綠袍鮮。丰采翩翩。紫騮嘶到杏花邊。十里玉樓爭注目。魂煞嬋娟。

右調浪淘沙

這一首詞。是說那白屋寒微。忽然中了一個少年科甲。竟把酸虀瓦鑵登時打碎。那一番得意光景。好不興頭。眞個是脫白掛綠。平空掇上九霄。又道是

十年窗下無人問。　一舉成名天下知。

且把卞非雲按下不題。再說魏玉卿。因爲春闈已近。只得辭別花氏。同

了史維翰。即日起身北上。在路夜宿曉行。不必細話。忽一日將到中牌時分。已是天津地方。剛剛歇了驢兒。進入客店。只見一個清秀小童。約有十二三歲。正向外邊走進店來。玉卿舉目看時。但見那小童。肌清骨秀。面白唇紅。生得十分標致。便向店家問道。這個小廝像是南❷邊人。爲何得在此處。店家道。不相瞞。原是直隸長洲人氏。姓孟。名喚關哥。數月前。有一松江盧客人。却在漢口帶來的。不料盧生忽然害病身亡。那送終物件。俱是小店置辦。因此同來的朋友。就把關哥留下抵償。倘若相公心裡愛他。情願賣與相公。進京使用。玉卿大喜。便問多少身價。店主道。據那盧客人。原費身價三十餘金。後來抵在小店。只出得二十一兩。若是相公果然中意。悉憑見賜罷了。玉卿就把二十兩細絲付與店主。關哥即便歡歡喜喜。隨著玉卿。不一日。到了京師。與史維翰同賃了一所客寓。俄而三場畢後。玉卿文字甚覺得意。只是夜闌人靜。離緒縈

懷。正在低頭嘆息。忽值關哥烹茶捧進。原來玉卿酷愛女色。至于龍陽原不十分著念。當夜熬不過旅邸淒涼。便喚關哥上床同眠。那關哥又是久慣會家。連忙脫了衣服。笑嘻嘻的趨進被窩。玉卿便把雙股扳住。聳進孽根。抽弄移時。覺道了內緊煖。比那婦人。更覺有趣。關哥故意呻吟不絕。佯作疼痛難禁之狀。又一連抽了二千。將至三鼓。方纔罷事。自後每夜同臥。不消細述。候至揭曉。得中二百七十一名進士。那史維翰。竟遭點額。連聲嗟嘆。便與玉卿作別道。年兄今日是天上人了。小弟意興索然。只在明早。就策蹇出都矣。玉卿慌忙置酒祖道。又把十金爲贈。史維翰獨自一個。帶領僕從怏怏回去不題。只說玉卿到了三月初五。殿試之後。列在三甲二十八名。選授浙江的杭州府錢塘縣知縣。等得瓊林宴過。謝了房考座師。便由舊路。直抵南京。將至丘家門首。先著緒貴進去通報。花氏忙喚侍婢。接入中堂相見。只是玉容消瘦。淚痕滿腮。

玉卿驚問其故。花氏道。拙夫自從那日。出往貴郡生理。將及一載。音信杳然。連夜夢魂顛倒。想心（必）多凶少吉。又見試錄。深喜郎君已得高中。只恐貴人多事。未必再來相會。是以無限愁煩。不覺憔悴至此。玉卿再三寬慰道。芳卿不消憂慮。俟鄙人一到故郡。便知分曉。是夜兩[3]個如魚遇水。免不得重整舊歡。正所謂新娶不如遠歸。雲雨之間。十分恩愛。到了次日。玉卿消（悄）然獨去。探那婉娘消息。只見雙簾[4]封鎖。不知去向。那左右鄰居都是嚴七一黨。難以啓問。惆悵而回。正崔護所謂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玉卿一連住了數日。因爲上任限期已促。遂與花氏。含淚話別。星夜趕到姑蘇。鄭老夫婦。滿面堆笑。遠遠迎接。當夜就叫一班絕妙的崑腔戲子。開筵款待。滿座賓朋。無不慇勤趨奉。那本戲文。就是長沙太守賈誼

的故事。直做到了雞鳴。方纔席散。玉卿略睡片時。急忙起身梳洗。留著關哥。只帶了褚貴。潛近尼庵。再與了音相會。正是

雙鯉不須傳尺素。　自將捷信報禪扉。

却說❺了音。自從玉卿進京科試。便把頭髮蓄養。未及一年。不覺長了數尺。梳起烏雲兩鬢。宛然是個絕色佳人。及見了鄉會試錄。備知玉卿兩闈奏捷。每日穿❻艷服。時時盼望。那一日忽見褚貴報進魏爺來了。忙與靜修出門迎接。玉卿一見。又驚又喜。誰想賢卿青❼絲已蓄。那丰容俏嚴。又非昔日之比矣。遂攜手進房。細談衷曲。了音道。自君去後。賤妾滿腹幽思。一言難盡。惟有俚句數首。郎君細看。便知賤妾別後情緒了。玉卿取詩視之。已是騰寫成帖。展開一看。是七言絕句二首。其首章云

黃花凋謝已初冬。　不見秦淮信一封。

剛得夢魂隨月去。　忽驚孤雁叫凄風。

右題是聞雁書懷

又觀第二首云。

青絲雖蓄病難蘇。　空抱相思向碧梧。

攬鏡自慚玄鬢影。　知郎肯買玉釵無。

右題是蓄髮初長臨鏡有感

玉卿拍手稱賞。便把詩卷放下道。賢卿佳作。誠爲妙絕。只是你我相逢。正在歡愛之際。豈可誦此凄涼怨句。以起離懷。了音微笑道。不如此不足以見妾思君之至也。玉卿便挨近身側。雙手抱住酥胸。粉頰相偎。做那呂字。忽值靜一烹了一壺陽羨茶。敲門送進。少頃靜修亦來閒敍片晌。遂即同到殿上。玉卿向前瞻禮那觀音大士。只見蓮花座邊。揷著玉釵一股。❽釵下又有錦繡小囊。啓囊視之。內有絕句一首道。

生成薄命倩誰憐。不把相思訴與天。
惟乞慈雲垂庇護。再逢早證玉釵緣。

玉卿看畢。心下大驚道。這股玉釵分明是王氏之物。那字蹟又極相似。爲何得到這裡。便向靜一問道。此詩此釵。從何而至。願乞姑姑細說因由。靜一道。半年前。有一孀婦婉娘。雖係蘇〔州〕人。却是南京遷至。每到小庵隨喜。便把金錢施捨。近日又將此釵捨在佛前。暗暗的祝告一回。又再四叮嚀不可遺失。竟不知是何緣故。玉卿道。姑姑可曾問那[9]婉娘住處。離此多少路程。靜一用手指道。向南一箭之地。那邊樹林裡面。就是他的房子了。玉卿大喜。便把王氏看菊墜釵。以至聚散始末。細述一遍。又向靜一道。煩乞姑姑就去通個信兒。倘若今晚。得在寶庵相會。明日自當重謝。靜一欣然唯唯而去。只有了音登時變色。玉卿笑道。彼此相遇雖有後先。那愛戀[10]之情則一。未有薄于婉娘。而能厚於賢

卿者。幸勿見怪。靜一去後。不及半個時辰。只見王氏玄衣素裳。輕移蓮步。同著靜一走進庵來。見了玉卿。驚喜泣下。了音便即邀入臥房烹茶相奉。玉卿從容問道。不知芳卿爲著何事。一直搬⓫到姑蘇。婉娘道。自從那日郎君去後。那些無懶棍徒。終日騷擾。妾與母氏。惟有忍氣呑聲。不敢輕觸一語。幸值家叔遠來。遂即移歸本籍。自謂與郎君遠屬風馬。再見無由。不料今晚又在此庵相會。眞出於大士慈悲之力也。三人自在閒話。靜一靜修急向廚下整理肴饌。捧進房來。五個人一同坐定。行令猜枚。諧謔備至。既而飲到更闌。二尼知趣。急忙收拾盃盤。起身出去。玉卿左首挽了婉娘。右首擕著了音。上床同睡。先把了音推倒。捧起金蓮。急以麈柄挿進。往來馳驟。約有五六百抽。那騷水淋漓。瀉了一蓆。又一連抽頂千數。了音四股酥軟。笑喘吁吁。已在極樂境界。只有婉娘在側。覺道牝內酥癢異常。雖則咬緊被角。十分難忍。玉卿便把了音放起。

扒到婉娘身上。婉娘急忙伸那纖纖玉指。捻了麈柄塞進牝中。上邊一聳。下邊一掀。一頓狂抽。將有二千之外。婉娘連聲叫喚。乖肉⑫心肝不絕于口。只因玉卿服了半癡丹藥所以通宵不倦。既把婉娘盡興⑬又與了音重整旗鎗。彼⑭此綢繆。雲狂雨疾。直至五更方纔停罷。正是

郎情却似魚遊水。　纔到東來又向西。

玉卿雖覺捲(倦)怠。只爲歸心甚急。略寐片時。便即攬衣而起。隨後婉娘了音一同起來。走到外邊。二尼悄然閉戶。尙在酣寢。玉卿趨至⑮左首廟房。喚那褚貴連叫數聲。不見答應。向內看時。原來褚貴不在。唯有一張空床。遂即轉身進內。只見婉娘一頭走。一頭掩口而笑。又見了音雙手捧腹。笑倒在地。連聲詰問。了音便把玉卿拖到窗邊。望內一看。只見兩個光頭。同著褚貴。精赤條條一頭睡著。原來靜一靜修只爲半癡不來。風情久曠。湊著褚貴。出外經年。亦在十分枯渴。所以弄到天明。

忽然睡熟。當下玉卿張見。不覺大笑失聲。二人驚覺。曉得玉卿在外。羞慚滿面。疾忙起來整理。早膳⑯吃過。玉卿取出五兩一錠。謝了靜一。就與婉娘了音作別。二姬扯住衣袂。重訂後期。玉卿道。二位賢卿。不須慮憂。雖則一時行私。豈可終于草草。容候回到家中。便當具聘相迎。一則仰伏令堂主婚。一則就煩姑姑作伐。只要如期速至。以便成親之後。同赴任所。言訖又向二尼稱謝。回轉楓橋。別了鄭家愛泉夫婦。帶領山茶關哥。片帆扯起。連夜直抵松江。泊船在跨塘橋塊下。就向縣中取了十名皀快。乘著大橋（轎）一班吹打。吆吆喝喝。一路抬到門首。次日就買木頭。豎立旗竿。那些⑰遠親疏友。莫不餽⑱送賀儀。登門求見。眞個是一時顯耀。比那案首進學加百倍。只是玉卿速急回家。指望與非雲成就親事。誰想丘慕南劫親之後。戈士雲一場沒趣。就把卞須有。于敬山。併著二娘。告在蘇松兵道。二娘唯恐露出機關。也把三人先去控於

[19]本府。幸值兵道府尊。俱批在本縣李公審問。李公曉得根由。起在玉卿。也不拘二娘審理。只把卞須有于敬山。夾了一夾。又是三十大板。著二人身上五日一比。要那非雲。因此二人作獄期年。尚未釋放。卞二娘自因被訟之後。深悔前非。便即斷酒除暈(葷)終日燒香念佛。以後買得春闈試錄。曉得玉卿已中進士。叫聲慚愧道。得個進士女婿也不枉了出醜一場。及那日玉卿衣錦榮歸。[20]二娘著人打聽。並不見非[21]雲消息。心下著忙就遣張秀過來探問。玉卿失色道。我速急回家。無非爲著親事。怎麼反來問我。豈不好笑。張秀便把戈士雲逼勒成親。丘慕南仗[22]義救奪。細細的說了一遍。玉卿驚訝道。這等說來。難道是丘慕南貪圖姿色。哄騙去了不成。便著人四下尋訪。並無踪影。玉卿切齒恨那士雲父子。進見李公。就具一張狀詞。要求追究。[23]李公欣然應允。登時掣了四根火籤。把戈士雲父子一齊拘到。三十毛板。下在獄中。此時

錢塘縣。六房吏書以至皂隸快手。俱來迎接。玉卿急忙僱了一隻大號座船。整備聘儀。就著褚貴夫婦。喚齊樂人女儐。前往蘇州迎娶二位夫人。過了兩日。只見尼姑靜一。與婉娘的母親伯叔一齊送到。當晚正值黃道吉日。大吹大擂。安排結親。急著山茶過去。邀請二娘。往返數次。只是推辭不赴。原來二娘自從持齋念經。足不出房。又因非雲杳無下落。心下萬分煩惱。怎肯赴席。玉卿心上不安。只得整備一桌素肴。著人送過。將到黃昏左右。已屆良時。便請出婉娘了音。拜了天地。迎入洞房。坐床撒帳。喫過了合巹杯。又向前廳赴宴。直至夜分。方纔就寢。依舊三個同床。雲雨之歡。不消細說。只可憐二娘。嗚嗚咽咽。一夜不曾合眼。清早起來。取出寸楮。寫了[24]數行。遣人送與玉卿道。

小女之變。想必珠沉璧。[25]碎然禍患之起。非君而誰。今君衣彩榮旋。桃夭雙慶。眞可謂人間之至樂矣。第弱質[26]豈比烟

花之桂英。而情實過之。至若棄如土梗。負心薄倖。則君乃昔日之玉郎也。言念及此。可嘆。可恨。

玉卿拆開看畢。泫然泣下道。我豈負心。只爲變生不測。無可奈何耳。遂取小牋。寫書回答道。

頓接八行。使我心惻。[27]豈以一第爲榮。唯有亡琴之恨。是以數日以來神魂怏怏。如有所失。至于小星。聊以權操井臼。而寸心忉怛。未嘗頃刻暫忘也。何至擬以負心之魁。無乃罪責太甚。今雖蒞任錢塘。必當遣人緝訪慕南。料彼家事頗豐。豈能遠遁蹤跡。俟獲遇丘生。則令愛之消息可知矣。草草布復。

幸垂恕亮。不宣。

寫畢付與山茶送去。因吏役等候已冬(久)。正欲擇吉赴任。忽值李縣尊請宴。又有同年并郡親族餞別。遲留數日。然後收拾起身。[28]只見

管門的進來稟說鄒待泉在外。玉卿不好㉙推辭。便令請到後書房相見。不知待泉此來有何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婉娘遷到姑蘇。剛與尼庵相近。至于揷釵蓮座。相會愈奇。

校記

❶「氈」，原作「遭」，據晼本改。

❷「南」，原作「與」，依文義改。

❸「兩」，原作「雨」，依文義改。

❹「簾」，原作「廉」，據晼本改。

❺「說」，原作「是」，據晼本改。

❻「究」，原作「救」，依文義改。
❼「青」，原作「音」。
❽「股」，原作「般」，據畹本改。
❾「問那」，原作「那問」，據畹本改。
❿「戀」，原作「變」，據畹本改。
⓫「撇」，原作「撤」，據畹本改。
⓬「乖肉」，原作「肉肉」，據畹本改。
⓭「興」，原作「與」，據畹本改。
⓮「彼」，原作「被」，據畹本改。
⓯「趨至」，原作「趨出」，據畹本改。
⓰「膳」，原作「嗐」，據畹本改。
⓱「些」，原作「此」，據畹本改。

⑱「餽」，原作「媿」，據晼本改。

⑲「於」，原作「顯」，據晼本改。

⑳「歸」，原作「陽」，據晼本改。

㉑「非」，原作「二」，據晼本改。

㉒「仗」，原作「伏」，據晼本改。

㉓「要求追究」，原作「要未追救」，據晼本改。

㉔「了」，原作「不」，據晼本改。

㉕「璧」，原作「壁」，據晼本改。

㉖「質」，原作「恩」，據晼本改。

㉗「惻」，原作「側」，據晼本改。

㉘「收拾起身」，原殘缺，依文義補。

㉙「不好」，原殘缺，依文義補。

第十回　諧花燭舊人仍做新人

詩曰

造化會顛倒。其妙難預知。
何況赤繩繫。良姻固有時。
夙昔❶心自許。只少米翁語。
莫道以流萍。奇逢天付與。
所以五馬公。完爾雙鳳侶。

話說玉卿正要起身到任。忽值鄒待泉求見。便邀入書房坐下。問過寒暄。侍泉道。前日匆匆造賀。尚有一事。未及細談。不知魏爺還要納一第三位的如夫人麼。玉卿欣然道。倘有傾城妙嚴。願求執❷柯。侍泉道。有一敝戚盧生。娶妾小玉。成親未幾。遠遊漢口。近有同伴寄書云。已歿在

天津客邸。此女既無所歸。必須改嫁。老朽忝在通家至愛又因此女國色無雙。爲此造府相聞。倘若魏爺肯納。不須聘幣。便當遣舟送至。玉卿心下忽然想著買那關哥時。店主曾說有個松江盧客人。原來即是小玉的丈夫。正中機懷。滿口應允道。既承厚愛。怎有不具聘儀之理。當日就留侍泉。吃了現成酒飯。備下綵緞四端。聘金二十四兩。又有雞鵝魚肉。一副盛禮。遣人隨著侍泉。送到庄上。侍泉因爲趨奉玉卿把那禮物。一概返璧。❸反添上尺頭四疋。皮箱❹二隻。那一夜又與小玉成親。玉卿好不滿懷歡喜。既而秉燭進房。把那小玉細看覺越（越覺）丰容。比前嬌媚。也不敘及別後情懷。連忙解衣就榻。小玉伸手捻那肉具。比前更覺豐偉數倍。喫了一驚道。不意中了進士。連這件東西。也粗大了許多。及湊合之際。甚覺一澀難容。怎當小玉慾心如火。也不管牝戶緊痛。扳住就幹。狂抽狠頂。足有二千。弄得小玉死去復魂。無般不叫。乃輕

輕問道。瑞娘子近日光景若何。小玉道。只爲郎君別後。朝思慕想。頓成弱病。今已死過三個月了。臨歿之時。再三托妾。轉致衷腸。就在桅邊和淚寫詩。命妾寄君。以見訣別之意。玉卿連聲嗟嘆道。可惜可惜。已而雲殘雨止。起身下床。挑亮燈火。命小玉取出瑞煙詩稿。展開一看。乃是五言近體二首。其詩云。

無計留君住。相思可奈何。
夢中歡會少。衣上淚痕多。
曉鳥啼紅樹。春江滿綠波。
只愁魂易化。不復聽清歌。

其二

相逢翻惹恨。一別信茫然。
薄命身何惜。傷心病莫痊。

郎君就棄置。死後豈相憐。
心似寒灰比。如山起夕煙。

玉卿念了數遍。不覺悵然道。有此詩才。更兼美貌。使其夭折。子(予)之罪也。說罷。又連聲嘆息。小玉輕舒粉臂。勾住頭頸。嘻嘻笑道。人已死了。想也何益。只是日後不要愛了別人。把我撇在腦後。玉卿亦便回身抱住。滅燭下幃。重作巫山之夢。只有了音婉娘。冷冷凄凄。一夜寂寞。到得次日。玉卿將欲下船。又令山茶過去。請出二娘作別。空在後門。催請數次。二娘終不出來。唯書絕句一首。著山茶遞與玉卿道。

掌上珠亡已斷魂。當時深悔效巫雲。
只今心與寒灰比。總有花開亦閉門。

玉卿看詩。遂不敢相強。先令家眷登舟。隨後自亦開船。前向武林進發。不消數日。已到錢塘。少不得參見上司。點檢庫嶽。以至按文放告。悉照

前任規式。只是不要一文。唯以寬愛爲主。其時杭州府知府。姓趙號喚彥庵。乃是金陵人氏。深愛玉卿年少才高又精於吏治。每遇疑難詞訟。就批在錢塘縣審問。玉卿搜剔弊端。❺決斷如神。❻所以具招申報。趙府尊莫不事事稱善。在任倏忽半載。眞個頌簡民安。只是罣念非雲。再著褚貴。直到南京。探訪竟無消耗。忽一日。趙府尊備列酒筵。單請玉卿一個後衙賞梅。飲至半酣。趙公喚過門子。取出文房四寶。即以梅花索詩。玉卿不假思索。援筆一揮。做成絕句一首道。

獨於雪裡見幽芳。玉質冰肌愛澹粧。
東閣一樽吟賞處。好留清影伴甘棠。

原來趙公聞得玉卿尚無正室。甚有擇婿之意。所以命題面試。及見矢口成章。清新妙絕。不覺滿面堆笑。喚過門子。連送三大犀杯。玉卿飲罷。便以酩酊爲醉。起身謝別。次日早堂。忽報南京史相公來拜。玉卿慌忙

引入賓館。分賓主作(坐)定。玉卿道小弟謬叨製錦。已難勝任。況兼敝治。乃是閩尊要路。往來官長如雲。終日疲手(于)奔走。始知作令之苦百倍牛馬。此陶潛所以不欲爲五斗折腰也。今辱年兄遠過。所恨囊橐蕭然。無以供登山十日之糧。殊爲有❼罪。史維翰笑道。小弟此來。無非避脫量塵探求清勝。既得年兄做了賢地主。又值敝親趙翁。叨居五馬。所以爲尋山覓水之計。非敢做抽豐客也。玉卿道。原來太尊大人。即是令親。不知年兄乍到。曾有尊寓否。史維翰道。只爲昨暮到遲。不及與觀梅之宴。已蒙敝親送在吳山作寓。只是彥老仰慕大才。有一愛女。欲招年兄爲婿。特托小弟做媒。幸勿推却。玉卿道。小弟名微德薄。豈敢坦腹喬門。況有一件未了苦懷。萬難從命。史維翰再三盤詰。玉卿不能隱瞞。便把非雲一事。略露始末。史維翰道既然如此。小弟不能強歡。容候回復彥庵。再當請教。言罷。起身別去。玉卿一等早堂事完。便命打橋。

（轎）直到吳山回拜。史維翰道。小弟須已轉述尊意。彥庵大有不悅之色。只怕這頭親事。年兄不能固却。便在袖中。取出一張牋紙道。此乃趙小姐詠梅二絕。特浼小弟呈政。足與佳製相並否。玉卿接詩展視。那箋上寫道。

陵陵冰骨雪難欺。　月下幽香暗掠衣。
如繼廣平重作賦。　壽陽點頭莫疑非。

其二

獨持貞操謝東君。　肯與凡葩共作群。
絶堅不愁漁笛到。　竹籬寒伴一凌雲。

玉卿諷詠一畢。史維翰笑道有此佳章。可稱閨❽秀。若與年兄作配。眞是一雙兩好。況且敝親既署府治。吾兄每事。還要仗彼照拂。設或堅辭不允。只恐日後未必❾相安。此非晚弟苦口極勸。悉知年兄心事。乃是

憂⑩生不測。豈爲負義不情。還乞三思。勿貽後悔。玉卿沈⑪吟半晌。徐徐答道。既承仁兄諄諄勸諭。⑫小弟敢不曲(屈)從。只是寒⑬陋儒風。唯有荊釵薄聘。還有借重鼎言。方免異日見罪。史維翰欣然領諾。既而茶換兩杯。玉卿起身登轎。史擧人即到府署。回復趙公。自此就准了一個行聘吉日。及聘定已過。倏⑭忽又是親迎日期。只因玉卿才名素著。不要說理刑通判破格相看。就是撫按憲台。莫不交口獎譽。一聞就親本府。自滿城士紳。以至鄰邑大尹。俱來餽道賀禮。及到了結親那一晚。合衙門的吏書皀快。沒有一個不來執事。那提燈執爐的。遠接數里。玉卿戴了一頂簇新沙(紗)帽。揷上兩朶金花。身上穿了一件大紅圓領。脚下粉底皀靴。坐在轎上。一路行去。兩旁擠看。眞個人人喝采。既而奠雁已畢。娶進私衙。那趙小姐鳳冠霞帔。玉珮叮當(噹)。打扮得胡然而天。胡然而帝。雙雙交拜之後。請出了音婉娘。小玉一齊見理。

（禮）及至迎入洞房。坐床合巹。諸事俱完。使令衆人散去。兩個就在花燭之下。脫了袍帶。卸去珠冠。把那趙小姐仔細一看。原來即是志凜冰霜。有情有節的卞非雲也。玉卿又驚又喜。細細問道。下官爲著夫人。時刻想念。至今遣役。在外探訪。所以同年作伐。本府招親。下官幾次推辭不肯允諾。誰想夫人。已做了千金小姐。但不知慕南救脫。爲何得於趙翁相遇。隨任臨安。試把別後事情爲何細說一遍。非雲便把卞須有主婚。戈士雲逼娶。以至慕南載到吳江。又遭船戶顧四。心懷不善。及話至黑夜荒郊到江投水之處。不覺雙淚交流。慘然泣下道。此時又恐多露沾濡。尋思無計。便與蘭英抱頭痛哭。跳入江心。恰値趙老夫人到⑮任經治。在船未睡。便令水手打撈。詰問根由。妾即備陳苦難。原來趙爺年近六十。並無子息。因此就把妾來承繼爲女。自從到任以後。慇懃看待。勝似親生一般。及君作辛此邦。每有申文到府。趙爺退入私衙。便向

夫人稱譽。妾又害羞。不敢重提始末。不料前日忽與夫人商議。竟欲招君爲婿。妾心暗暗歡喜。以後聞君再三推却。足見眷戀不忘之情。只是良姻得就。苦盡甜來。雖云天作之合。實出於趙爺繼父之大恩也。玉卿道。只爲下官一時失誤。致令夫人受盡苦辛。趙公大德自然沒齒感戴。唯那蘭英同時赴水。亦曾救得否。非雲道。雖則同到江邊。投水之時。你我不能相顧。到得次早。又是開船甚速。想必死在江中。至今不勝痛恨。玉卿見說。嗟呀不已。又問道。既到吳江。爲何慕南不全終始。又是半路相拋。非雲道。彼時剛與仇人遇著。忽被公差拏解。以致乖張。非由慕南不能。周旋之故也。但不知母親可曾平安無恙。那卞須有戈士雲。不致再有說話否。玉卿也把涉訟情由。二娘喫素。戈卞繫獄之事。細述一遍。因笑道。夫人既知下官。只該說個明白。怎麼藏頭露尾。幾乎親事不諧。非雲笑道。前日所寄梅詩。原以賤名爲韻。分押末句。君自不能詳忖。怎

好怪妾。玉卿又取二詩。讀過一遍果見結末分押非雲二字。不覺大笑道。夫人眞有靈慧。下官愚騃。一時不能解喻。反爲得罪了。只是玉漏將殘。休把良時虛度。非雲道。夫婦之情。原不在乎枕⑯蓆。羞羞答答。乞君饒了罷。玉卿道下官只爲夫人。三年以來害得夢倒魂顚。七死八活。今夕合浦珠還。眞是喜從天降。我已頃刻難捱。休得故爲推阻。非雲微笑道。若是今夜。眞有一個嬌嬌滴滴的趙氏小姐。只怕又把卞非雲丢在東洋大海去了。玉卿發誓道。下官一片眞誠。可以質之鬼神。夫人爲何不能相諒。反是這般罪責。非雲道。既然一心爲我。已有三個美寵。設或不爲想念。只怕已有三十個了。玉卿雙膝跪下道。下官知罪。還乞夫人恕饒。非雲忍笑不住。一把拖起道。妾非妬婦。君亦何必作此懼內之狀。玉卿便雙手抱腰。扶上繡榻。解衣之際。燭火猶明。只見皓體呈輝。並無纖毫斑點。及至大便之處。豐肥柔滑。其臭如蘭。此時玉卿魂蕩意迷。忍

不住啓股就刺。那知嫩蕊含葩。豈堪實闖眞搗。非雲哀聲喚痛。鬢髮俱鬆。玉卿狠命頂進。只覺牝中緊狹。妙趣難言。既而抽到數百。非雲掙出一身冷汗。氣力全無。吁吁發喘道。頭目森然。幾欲暈去。願姑饒我。以待明宵盡興罷。玉卿亦覺忍耐不住。便即披摩（靡）而逝矣。取出綾帕視之。只見腥紅亂點。遂呼侍婢藏之笥匣。原來二人敍話。以至狎愛之際。了音小玉婉娘。俱在房前竊聽。前前後後。無不聽得明白。到了次早。三個急辨（扮）晨粧一齊走到床前問安稱喜。既而出來。剛值玉卿早堂事畢。進入私衙。婉娘戲道。新郎新郎。速進蘭房。爲我發退書吏。今日不坐晚堂。小玉亦笑道。只怕新郎難做。夜來跪得膝疼。了音道。膝也不疼。只是罰了一個極呪。玉卿帶笑。罵了一聲進房半晌。遂即出堂打轎。拜謝趙公。隨至吳山道觀。謝了史舉人。又即差人至松（江）。接取二娘到任。自此琴瑟在御。眞有靜好之風。那非雲治家。井[17]井有條。兼

且寬嚴相濟。待下以恩。所以婉娘了音小玉。無不歡喜。或時抹牌下棋。或時彈琴賦詩。心合意和。就如姊妹一樣。在任瞬息二載。忽報行取進京。恰值趙府尊任滿朝覲。起身之日。滿城士庶。若老若幼。莫不攀轅哭送。直至秀州方纔轉去。趙府尊自向平望進發。玉卿回至松江。眞個賀客塡門。一時聲勢赫奕。此時戈士雲。因爲有病保出死已數日。只見胡仲文鄒侍泉父子。俱來拜望。再三求道。士雲已死。其子猶在獄中。至于戈卞二人。雖則負罪深重。然以尊夫人既已珠完璧(璧)合。還乞台下。開恩釋放。豈惟三人。舉家感戴。即晚生輩亦沾德無窮矣。玉卿只得依允寫書縣尊。登時放出。原來舊令李公已轉調福建閩縣知縣。去已年餘了。玉卿完理家事。急忙起身進京。要知陞授何官。且待下回解說。

小玉有緣。既得侍泉送至。非雲巧⑱遇。又逢刺史招親。雖是玉卿之福。前世修來。然做官不要錢。就該有此好報。

收煞前案。没有一處放空。自非棲心子毫怎得活描至此。

合卺之夕。非雲心下明白。只有玉卿。尚在暗理。(裡)昔唐六如嘗有詩云。只道乍相逢。曾在花陰遇。不謂兩分離。今宵又一處。此詩極得玉卿相會驚喜之狀。

校記

❶「昔」，原作「替」，據畹本改。

❷「執」，原作「抗」，據畹本改。

❸「壁」，原作「璧」，據畹本改。

❹「箱」，原作「廂」，依文義改。

❺「端」，原脫，據畹本補。
❻「神」下，原有「明」，據畹本刪。
❼「有」，原作「花」，據畹本改。
❽「閨」，原作「閔」，據畹本改。
❾「必」，原殘，據畹本補。
❿「是憂」，原殘缺，依文義補。
⓫「沈」，原作「泥」，據畹本改。
⓬「諭」，原作「論」，據畹本改。
⓭「寒」，原作「塞」，據畹本改。
⓮「條」，原作「絛」，據畹本改。
⓯「到」，原作「倒」，據畹本改。
⓰「枕」，原作「挑」，據畹本改。

⑰「井」，原作「并」，據畹本改。

⑱「巧」，原作「談」，依文義改。

第十一回　十閒船五美綢繆

詩曰

春林花既發。蝶翅每相招。
即亦向花陰。迴身抱妾腰。

其一

六月芰荷池。鴛鴦仍作侶。
所以共郎眠。冰肌自無暑。

其二

郎憐明月影。勸妾勿悲秋。
嫦娥不如爾。獨向廣寒愁。

其三

羅帳不知寒。薰爐香屢爇。

欲比儂與郎。梅花清映雪。

右子夜四時歌

却說玉卿帶領僕夫進京之後。吏部考選以爲天下循吏第一。遂除江西巡按。知府趙公亦陞了嶺南廉使。翁婿兩個依同一起出京。且把趙公按下不題。單說玉卿既做了代天巡狩。思欲拿問貪官。鋤除土惡。遂令衆僕回家。只帶了褚貴關哥❶扮做客人模樣。一路私行訪察。忽一晚行至南昌府界。雖有幾處飯店。俱已客商歇滿。有一賣豆腐的姓繆名奇。只有夫婦兩個。住在一條小巷。便著褚貴向前借宿。繆奇初時不肯。以後看見玉卿神清氣旺。一表非凡。便即招留進內。忙喚夫人整理夜飯。到得更餘褚貴關哥俱已倒頭熟睡。玉卿掩上房門秉燭獨坐。忽地陰風凜凜。冷氣凄凄。吹得燭火半明半暗。那燭影之下。遙見一鬼。披

髮赤身。且前且卻。玉卿厲聲問道。汝是冤鬼麼。鬼即跪下哭訴道。小鬼姓韓名淵。乃是本地人氏。此去五里之外。有一土豪刁鶴。謀財❷害命。把小人的尸骸埋在後園紫荊樹下。今遇著青天按臨。正是龍圖再世。乞剗惡伸冤。公侯萬代。玉卿點頭許諾。鬼便歡喜拜謝而去。次早起來。玉卿也不向褚貴說出。獨自一個扮做算命先生一直問到刁家門首。果見廳樓高煥。牛馬紛紜。細❸望片時。只見一人貂裘煖帽。緩步而出。原來就是刁鶴。見了玉卿面生可疑。便喝問道。你是何人。在我門前往來探望。玉卿向前施禮道。小子熱(熟)識五行。善談星命。不知老丈宅上要看貴造麼。刁鶴欣然引入。過了門樓數層。又是一所高大廳房。便令玉卿坐下。說出一個八字。要求講看。玉卿只得信口胡謅。那刁鶴倒像是一個相面的。自上自下只把玉卿定睛細看。既而算畢。便欲起身。刁鶴一把留住道。敢問先生貴居何處。尊姓大號。玉卿隨口答道。小

子西浙人氏。姓胡賤號伯生。說罷又欲辭去。刁鶴再三款留道。深喜先生方在妙年。就有這樣貴業。遍遊湖海。廣識英雄。使刁某❹不勝起敬。正欲從容請教。何必行色大急。便指麾❺從者備具酒飯看看飲到日西。刁鶴掀然大笑道。細看先生丰度軒昂。吐辭文雅。據刁謀(某)看來。還不是九流中。游手一輩。玉卿不覺失口道。小子原業儒書。偶談星命。刁鶴低首沉吟。只是微微冷笑。時已傍晚。玉卿又欲謝別。刁鶴道。向聞貴郡。園房精雅。今敝居亦有書室數間。要求先生賞鑒。遂把玉卿委委曲曲引進一間書館。便大聲喚道。快些點個茶來。叫喚不應。慢慢的踱出外邊去了。玉卿獨坐移時看見天色漸暗。心中著急。將欲不別而行。那知門已反鎖。暗暗叫苦。如坐針氈。俄而月到窗上。步出看時。原來却是一所絕大園子。四顧徬徨。十分危急。忽見樹臨底下。一人悄悄而來。玉卿只道是刁鶴遣來謀害他的。嚇得魂不附體。❻那人將近低聲

喚道。郎君莫非是華亭魏相公。爲何陷入在此。❼玉卿向前一看。亦大驚道。汝是蘭英否。兩個對面細認。按不住淚如雨下。蘭英道。將謂與君永❽無相見之日了。誰想今夜又得會面。但不知爲著何事遠來此。玉卿便把私行訪察。就細說一遍。蘭英驚喜道。原來相公已中進士。做到按院了。怎麼不自保重。誤投羅網。玉卿慌忙詰問。蘭英道。賤妾自與非雲姐姐一同赴水。不料遇著一塊浮木。再推不開。因此半沉半浮。一直流到寶帶橋邊。此時天已黎明。恰値刁鶴浙江返棹。遂把妾身撈起。強逼爲妻。那刁鶴雖有家私巨萬。做人貪惡異常。前月初三。有一本地客人。寅夜投宿。見他身邊有銀二百七十三兩。登時刺死。埋在紫荊樹下。今日下午。忽見進來。暗與院君商議。妾在壁邊竊聽。只聽得刁鶴說道。察院既是松江。那算命的。剛剛又是松江口氣。看他語言動靜。十分無疑。若不早除。必貽後患。只聞院君答說。事不宜遲。今夜就該下手。妾因

松江二字。留在心上。不料潛步出來。竟與魏爺相遇。玉卿連忙跪下道。若得姐姐救了下官性命。誓不忘恩。富貴同享。蘭〔英〕雙❾手扶起道。魏爺不消害怕。園門鎖鑰。俱是妾身掌管。就此作速同行。遲則有變。遂開鎖啓扉。乘著星月之光。一直奔到繆奇門首。時已更餘。褚貴關哥就在門前等候。接入內邊。玉卿坐定。喚過繆奇分付道。我乃本省按院。一路私行到此。爲著第五位夫人。被此處土豪刁鶴。強刼爲妾。今早到彼訪緝。反受牢籠。少不得❿即日按臨。首拏正法。只是夫人在此不得便。汝夫婦爲我僱船一隻。小心送到松江。討了大夫人回書見我。定當重重賞賜。便叫褚貴取出紋銀十兩。先作路費。驚得繆奇夫婦。戰戰兢兢。⓫一齊叩頭謝罪。只有蘭英不悅道。我家姐姐含淚投江。一點貞白之心。唯天可表。今日肉尚未寒。老爺便又另娶一位。眞好薄倖也。玉卿笑道。別後事情。一言難盡。卿若到家。便知明白。俄而東方已亮。繆奇夫婦

收拾完備。將欲起身。玉卿又問道。當日丘慕南送至吳江。爲何分散。蘭英道。那日慕南停船上岸。忽被數人綑住。只聞我被棍捕尤繼章解往吳縣之語。玉卿便把尤繼章三字。寫在襯衣襟上。等得蘭英下船。玉卿亦便單馬赴任。那些書吏門子。尚在路上迎接。嚇得道府廳縣。手忙脚亂。揮汗趨迎。玉卿已進入察院了。次日登堂。便著司隸。把那刁鶴即時拏解。玉卿厲聲喝問道。汝可認得本院麼。那刁鶴只管磕頭道。小人罪在不赦。惟求早死一刻。就是憲台老爺的天恩無盡了。玉卿怕(拍)案大怒道。我已訪汝罪案。眞個罄竹難書。還有三月初三。半夜時那件心事。汝亦記得麼。刁鶴膽碎心驚。不能答辯一句。便掣籤重責四十。著在理刑押⑫到後園紫荆樹下。掘尸定罪。自此遠近驚服。頓有神明之號。郡些貪官汚⑬吏。莫不望風解綬。不⑭上半載。眞個豪強⑮斂跡。闔境肅淸。到得巡歷既完。捐⑯俸百金。賞了繆奇夫婦。不日進朝復命。洽

(恰)值閩縣李公秦(奉)旨拏問紐(扭)解到京。玉卿亦聞這件消息。連夜草疏。代爲申辯。辭意剴切。閣部以爲狥(徇)私不雅(准)。本該一體究罪。姑念績[17]著錢塘。宜以本職閒住。玉卿得旨。略不以去官爲念。輕[18]車峭帆。一路直到蘇州。著人遍訪尤繼章。乃吳縣捕役。登時進拜中尊。備說丘慕南冤誣繫獄。中尊再三謝罪。立刻就把慕南釋放。原來尤繼章。曉得慕南一生豪俠。[19]不肯讓人。唯恐縛虎不殺。反受其害。所以絕其音信。將欲置之死地。幸而獄中。遇著一個死囚。叫做蔣狗兒。曾受慕南恩惠。虧他一力周旋。又把錢米相濟。因此在獄數年。安然無恙。當日出得獄門。玉卿已在縣前立候。便令燒湯洗澡。改換中服。相見之際。悲喜交集。玉卿細述別後之事。慕南備說獄中之愁。是日挑燈細話。直至天明。玉卿便著闞哥[20]向前。笑對慕南道。弟自前歲公車北上。偶在天津客寓。買得此童。彼時就有奉贈之意。不謂遲留數載。直至

今日。方能會面。細思金銀器玩。兄家自有。惟此一物。足以報兄之德矣。幸乞笑收㉑弗爲推却。慕南便把關哥細看。只見眼凝㉒秋水。臉帶桃花。欣然大喜。倒身下拜道。晚家去家迢遠。一信難通。本謂斃在囹圄。豈意魏爺恩救。今㉓又受此非常厚贈。眞是情逾骨肉。自慚綿力。欲報無能。惟有至家。當以小姬馳送。玉卿鼓掌大笑。便令放船虎丘。飲酒賦詩。讌歡竟日俱已離家歲久。次早曲唱陽關。臨別之時。關哥謝了又謝。含淚而去。玉卿至家。又添了一個蘭英。齊頭一妻四妾。俱是豔粧出迎。當夜置酒接風。廣陳水陸。玉卿非雲。並肩上坐。了音小玉坐在東首。婉娘蘭英坐在西首。猜枚㉔行令。賭色叫牌。言笑戲謔。無不備至。既而飲到更餘。玉卿已在醉鄉。莞然笑道。今夜之飲。可謂盡暢極娛。意欲把那鴛鴦繡被。與夫人輩。同上合歡床。作一人間未有之樂。不識可乎。四姬俱掩口而笑。非雲正色道。只怕合歡床上。無福消受。今夜妾自獨睡。讓君

與有福的。同做那被底鴛鴦可也。玉卿一把扯了非雲羅袖。立起身道。竟醉矣。竟醉矣。語言顛倒。幸乞夫人見恕。遂攜手進房。笑歸羅帳。原來非雲喜清幽。寡言笑。雖不喫醋撚酸。然做人持重正氣。並無輕佻情褻之容。就是錦帳歡娛。亦惟淡然而已。若是四姬。便是說也有。笑也有。立一會坐一會有時彈一曲琴兒。有時投幾矢壺兒。到得雲雨之際。撒嬌撒癡。叫喚肉麻。恣情極蕩所以玉卿每憚非雲之嚴。而愛四姬之趣。自罷職歸來。絕口不言朝事。因以後邊隙地甚多。便喚匠工構造書室。又疊山鑿池。遍栽㉕花木。近池起屋二間。其形式與畫船相似。㉖所以置一匾額。叫做十間船。每日不巾不履。焚香宴坐。因自稱十間居士。忽一日。外邊傳進。南京丘慕南特來拜望。玉卿令開了正門。鞠躬迎入。㉗相見就座㉘問安已畢。玉卿道。自在虎丘分袂。忽忽又經數月。江南渭北。豈無雲樹之思。只不知家事如何。尊夫人向來安否。慕南笑道。小姬隨

後即至矣。俄而肩輿已到。又有美婢僮僕二十餘人。以至箱籠什物纍纍搬進。玉卿駭然道。豈是吾兄也要遷到敝郡住麽。慕南道。非也。小弟自遭縲絏數年。惟與纍囚爲伍。日有九生而幸獲餘生。若不及早回頭。跳出是非愛憎之關。只怕茫㉙茫苦海。終有覆溺之嘆矣。況受㉚了魏爺大恩。無可補報。故特以小姬奉充箕箒。至于萬百㉛千兩。醜婢粗童。在達人視之。一粒芥子耳。然以魏爺設有棄嫌。即以錫(賜)之尊使可也。玉卿踟躇不安道。然則吾兄行止若何。慕南道。小弟年近四旬。終艱子嗣。又何必巴巴碌碌。替人空作牛馬。故以祖遺㉜薄業。分付弟侄。今而後閒雲野鶴。到處爲家。再不作紅塵虛夢了。玉卿道。仁兄主意已決。小弟不敢強阻。只要多留數月。然後聽君遠行。慕南搖首道。只怕不能遵命了。舟子已在江邊等㉝候。今晚一晤。便作東西南北人矣。玉卿忙令廚下置酒餞行。是日㉞大陳水陸。廣召賓客。雲間名妓數十。悉爲

延至。縱橫談笑。絲竹滿堂。既而日暮㉟酒酣。慕南起身告別。玉卿賦詩爲贈道。

此別須知後會遙。　留君不住欲魂銷。
誰爲喚醒英雄夢。　試聽江頭萬里潮。

慕南臨行。玉卿問起關哥何在。答道。留在金閶敝寓。又問道。尊夫人在內。可要一別否。慕南揮手不應。決㊱然而去。玉卿不勝㊲嘆羡。送至門首。直待慕南去遠。然後回身進房。忙與花氏重新見禮。遠別數年。少不得細談衷曲。只爲花氏年紀稍長。雖在後來。倒稱爲第三位夫人。過了兩日正值八月中秋。就在十間舫內。開筵賞月。未至中午。非雲便與了音。小玉。婉娘。花氏。蘭英。俱是穠粧豔束。步出後園閒耍。那非雲髻上。插一隻碧玉簪兒。鬢邊略綴海棠數朶。上穿一領大紅銷金夾襖。外罩魚肚白的花縐紗衫。下著白紗褲子嵌金線的鴛鴦繡羅裙。了音五個。俱

是滿頭珠翠。身上桃紅羅襖。玄色衫兒。脚下盈盈羅襪。穿著大紅紗鳳頭繡履。都是一般樣的。三寸金蓮娉婷嫋娜。後邊跟著俊婢數十。只聽得喧華(嘩)笑語。趨到園中。玉卿立在梧桐樹下。含笑相接。進入軒內時。只見燒香的。下棋的。抹牌的。亂滾滾鬧做一團。到得日影過西。便把酒筵開設。眞個野味鮮肴。備極八珍之美。遂一齊挨次坐定。慢慢的開懷㊳歡飲。不多時。只見一輪皓月推起遙空。玉卿把盞在手。不勝欣喜道。我輩如此歡聚。只怕嫦娥見了。未免恨那廣寒孤另。非雲笑道。這有未必。只慮他高處淸虛。倒要笑人塵情太重。玉卿撫掌稱善。將至更闌。非雲因值二娘臥疾不敢久坐。先自進房陪侍去了。玉卿等得非雲進內。便與五姬。挨肩擦背。勾頭抱頸。百般戲謔。既而笑道。今㊴夜幸值夫人不在。又遇這般皎月。不若與五位賢卿。就在軒內做一個攪亂鴛鴦會。亦一風流樂事也。花氏醉眼乜斜。靠在玉卿身上道。好則好。只怕

不像意思。婉娘道。你我總是一體。這也何妨。便喚侍婢取出衾枕。鋪在十間舫一張大涼床上。正是

群姬共赴巫山夢。　不羨鴛鴦交頸眠。

畢竟玉卿摟（摟）著五姬。怎生取樂。且待下回細說。

玉卿私行。幾啖虎口。終是少年輕率。所以受此危險。然誅一刁鶴。而豪強竄伏。亦可謂不負按院之職矣。或疑蘭英。隨著刁鶴數年。封皮已動。不宜收爲側室。予曰。獨不思黑夜投水。爲著何人。若非潛出相赦（救）則玉卿性命難保。

校記

❶「哥」，原作「歌」，據畹本改。以下皆同。

❷「財」，原作「則」，據畹本改。

❸「細」，原作「結」，據畹本改。

❹「某」，原作「謀」，依文義改。

❺「麾」，原作「摩」，據畹本改。

❻「體」，原作「休」，據畹本改。

❼「此」下，原有「麼」，據畹本刪。

❽「永」，原作「水」，據畹本改。

❾「雙」下，原有「雙」，衍，刪。

❿「得」，原脫，依文義補。

⓫「兢」，原作「競」，據畹本改。

⑫「刑押」，原作「刑抑」，據畹本改。

⑬「汚」，原作「汗」，據畹本改。

⑭「不」，原作「辰」，據畹本改。

⑮「強」，原作「雖」，據畹本改。

⑯「捐」，原作「損」，據畹本改。

⑰「績」，原作「續」，據畹本改。

⑱「輕」，原作「脂」。

⑲「俠」，原作「候」。

⑳「著關哥」，原作「關著歌」，依文義改。

㉑「凝」，原作「疑」。

㉒「收」，原作「牧」，據畹本改。

㉓「今」，原作「令」，據畹本改。

㉔「枚」，原作「牧」，據晼本改。

㉕「栽」，原作「裁」，據晼本改。

㉖「相似」，原作「楓樹」，據晼本改。

㉗「入」，原作「今」，據晼本改。

㉘「座」，原脫，依文義補。

㉙「茫」，原作「范」，據晼本改。

㉚「受」，原作「愛」，據晼本改。

㉛「百」，原作「白」，據晼本改。

㉜「遺」，原作「遣」，據晼本改。

㉝「等」，原作「謄」，據晼本改。

㉞「日」，原作「百」，依文義改。

㉟「暮」，原作「慕」，依文義改。

❸⁶「決」，原作「法」，依文義改。

❸⁷「勝」，原作「滕」，依文義改。

❸⁸「懷」，原作「抔」，依文義改。

❸⁹「今」，原作「令」，依文義改。

第十二回　半癡僧一詩點化

詩曰

縱活百年終覺少。風塵碌碌何時了。爲圖富貴使機關。富貴不來人已老。君不見留侯昔日尋赤松。陶潛解綬[1]歸籬東。知足不辱乃眞訣。功成退步是英雄。安得騎鯨上丹闕。且把一肩塵擔歇。玉簫金管沙棠舟。閒向五湖弄秋月。彈指光陰又一年。勸君莫惜沽酒錢。不見秦皇與漢武。只今陵樹無寒烟。

這一首七言古體。總是警人。不可在紅塵中。把那利名二字。虛哄過日。只爲世人。那裡有個齊頭活到一百歲的。何苦波波吒吒。把那有限光陰。却做千年久計。所以張子房辟谷求仙。那陶淵明拋棄五斗。不爲利

祿軀使。方見高（人）一著。說話的。爲何講到此處。只因魏玉卿根器不凡。後來身登玄圃。故表此一番說話做個引頭。且說中秋那一夜。玉卿同著五個豔姬。就在後花園內。鋪設鬪衾長枕做一個合歡勝會。急忙拔去❷簪釵。卸除繡服。只見十條玉臂。粉白香軀。好似瓊枝瑤樹。光彩相映。玉卿笑嘻嘻的。睡在中間。那根八寸多長。肥偉麈柄昻然直豎。分不開五十隻尖尖玉笋。❸爭來捧弄。先令花氏仰眠。騰身跨上。用力一聳。直抵含葩。那花氏便口內咿咿。連聲叫快。玉卿一手柱蓆。一手伸去摸那了音牝戶。又把頭頸側在一邊。與婉娘親嘴。却令蘭英小玉。坐在兩旁。把花氏的雪白光腿。各人推起一隻。遂一連抽送。足有千餘。了音被玉卿的指頭摟進陰門。不覺淫水浸出。玉卿便把花氏放起。却令了音橫臥。背脊靠在婉娘身上自即跳下床來。捧起雙足盡根抽頂。一口氣就有千二三百弄得了音十分爽利。體顫頭搖。頻頻叫喚。小玉蘭

英。看了這個淫騷橫樣。忍笑不住只聽得婉娘叫道。你們只管快❹活。却忘記了我的胸膛。壓得酸疼。玉卿即忙喚過婉娘。却叫花氏做了靠背。了音小玉。把那白腿。高高捧起。遂輕一會。重一會。沒頭沒腦。也有八九百抽。遂丟了婉娘。又把小玉抱到床上啓股就搠。只因玉卿連戰三個氣力微減。小玉又爲看了許多慾火如焚。便覺盡根頂送。不能解癢。急忙翻身扒起。把那玉莖套進。用力亂椿。(椿)了音笑道。好不識羞。只會笑人。爲何自己也是一樣。小玉也不回答。只管狠命一套一套的。也不顧搗壞了花心。蘭英急得不耐煩。便把小玉扯下。聳身扒起。玉卿又覺精力已足。就將蘭英撳在蓆上。一頓亂抽。足有一千五百。好個玉卿。只在一夜。把那蕩春心的五個妖姬。都弄得體酥骨軟。只有非雲得知。十分不悅。自此朝歡暮樂。不能枚記。俄而秋去春來。又是一年光景。忽見聖人差著使臣。賚旨相召。玉卿不敢遲延。遂即進京朝見。從此歷

任憲要。倏忽十年。竟做到陝西巡撫。累加工部侍郎。忽一日。爲著邊事。要與巡按會議。擺著節道。一路吆喝行來。只見一個和尚。光著頭。身穿白袷。一直衝進轎前。玉卿大怒道。是何妖僧輒敢無禮。忙令左右拏住。那僧呵呵大笑。化做一陣清風。忽然不見。却有一張字紙。從空落下。手下慌忙拾起呈上玉卿。只見上邊寫道。

十載爲朝廷。　功勳著簡青。
望高多被謗。　身退始全名。
花落能重發。　人亡豈再生。
勸君求大道。　記取半癡生。

玉卿看畢始知是半癡長老特來指示。當夜便與非雲商議道。我以一介書生。爲名進士。仕宦十年。一旦官居開府。亦可謂富貴極矣。若再貪戀[5]功名。昧于知止。只怕造物忌盈。位高多險。反不如依了半癡。退歸

林下。優游泉石。安享榮華。不知夫人主意以爲可否。非雲道。既得神僧現身警悟。相公何必疑問。玉卿主意遂決。次日就上了一個告病表章。不多時。只見聖旨發下。准著魏瑢回籍調理。遂與六位夫人。馳驑還鄉。一路歸來。莫不人人歆羨。以爲漢時二傳。正是

全在數行詩。　打破功名念。

玉卿歸後。正值趙彥庵自嶺南廉使。陞至福建布政。告老回鄉。只因蘭□多❻艱。就在華亭買了一所房子。與玉卿附近住下。再說卞二娘。終日坐臥。只在一間小樓焚香念佛。頂禮大士。及玉卿歸後半載。一夕無恙而歿。年方五十四歲。玉卿夫婦。發喪舉哀。卜地于小崑山下。造墳安葬。諸事方畢。忽有一人。黃冠野服。造門求見。玉卿便令書僮引入後園相會。原來那人非別。即是丘慕南也。玉卿大喜道。與兄一別。忽已十二年矣。試把那遊歷之處。名區勝境。爲弟一談。慕南道自別恩台之後。便

至吳門客邸。帶了關哥。遂由語水以達虎林。遍觀徑山天目。以至三竺六橋之勝。于是渡江過去。到了山陰會稽。所謂雲門若耶。眞是山水秀絕。又至溫州雁蕩。觀那珠簾瀑布。逗遛數日。就戀戀不忍別去。遂自常玉山。一路直至豫章。其時魏爺代巡已過。那些父老稱頌功德猶歷歷不衰。既而過了洞庭。泊舟岳陽樓下。是夜風平❼浪靜。皓月千里。獨坐無聊。不覺和舡長嘆。方恨良辰之易返。有道之難逢。忽值鄰船有一長老。過舟相訪。與之談論。頗有玄微精奧之理。弟❽即拜他爲師。隨後盧山五老峰下。人跡不到之處。有屋數間。自此修心悚性。閉門七載。忽于前日。家師修書一封。特著弟來呈上魏爺。因得再覩芝眉。殊爲欣荷。便向囊中取書遞與玉卿。玉卿拆開一看。那柬上寫道。

自蘇一別。忽已十有七年。深羨愛君澤民。竟已立功立德。第

富貴空花。浮生朝露。自非餐芝辟穀。烏能羽化丹丘。況足下

原屬香案文星。諸夫人亦是瑤台暫謫。故特走書布達。幸祈早斷塵鞅。青山萬里。宜從月下吹笙。白鶴數聲。已在雲中候駕。

廬山老人半癡白

玉卿魏君文几

玉卿看罷。慌忙帶進。以示非雲。兼與五姬看畢。無不欣然色喜。自此玉卿就有芥視功名。屣脫塵世之意。過了旬日。慕南取了回書先去。玉卿就把家人僮僕。一一賞賜發散。又將田園房屋託與族弟魏瓊看管。只帶了六位夫人。幷褚貴夫婦。一日早起下船。竟由太湖而去。正是

辟穀有方終羽化。休言仙術是荒唐。

却說舉人史維翰。自在錢塘與玉卿別後。一連會試十科。不能登第。忽一日要到廣陵探友。打從揚子江中經過。只見一隻小船。如飛趕至。船

中走出二人衣冠甚偉。向著維翰道。足下莫非是金陵史春元麼。下吏奉著玉城君之命。特來相請。維翰愕然道。那玉城君是誰。二人道。足下到彼自知何必細問。遂請維翰過船。不上數里。又見一隻畫舫。乘風掛帆。迅速趕近。船內趨出一人。頭戴紗帽。身穿綠衣。急向二人道。酒肴已備。快請史君過來。維翰遂又跨進大船艙內。只見香肴美醞。玉筯金巵。擺滿一卓。(桌)件件珍異。俱是目所未覩。俄而到了一個所在。桃花夾岸。高柳拂烟。那樹頂上。多少五色異鳥。群飛巧囀。綠衣吏扶起維翰。又遞酒三杯。方向南行去。一路姿曲曲。無數瑤草琪花。約行數里之外。過了一條大石橋。忽有白鶴數對。見了維翰飛舞向前。宛若迎接之狀。又向西轉北。不下[9]二里。只見高殿接天。層樓礙目。次將入門。便有紫衣小吏。慌忙引進。直過三座大殿。到了門[10]邊廡下。紫衣吏道。君且暫停于此。俟玉城君升殿之後。方好相見。維翰只得屏息以待。俄而鼓聲

三響。階下一人大呼道。特奉仙旨。快請史春元進前相會。那紫衣吏。便扶著維翰鞠躬登殿。只見一人。紫袍玉帶下座趨迎。相見禮畢。維翰偷眼視之。原來即是同年魏玉卿也。再三推遜只得向客位坐下。玉卿道。一別匆匆。不覺故人頭俱白了。維翰道。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何言。遂把別後事情。細細敍了半晌。玉卿傳命道。偶值故人已在此。快請六位夫人。出來相見。遂有絳衣吏。把那雲板敲響三下。停了一會。只聽得環珮叮咚。又有一陣香氣。氤氳不散。先是非雲。自東首走出。頭戴霞冠。身穿大紅繡帔。以後就是婉娘。花氏。了音。小玉。蘭英。俱是西首出來。一一向前。與維翰見畢。便有侍鬟數十。罷(擺)開王(玉)卓(桌)列著火棗□梨。八珍美饌。于是把酒送席。只聽得金管玉簫。雲璈象板。一齊吹奏。既向日暮。點上銀燭。玉卿道。今夕故人在座。可無佳作以暢幽懷。如詩不成。罰酒三大犀巵。就請史兄首倡。維翰不能推却。便吟絕句道。

一別音❶容數十春。誰知仙窟異凡塵。
自慚髮白成何事。深悔微名❷誤殺人。

玉卿笑道。爲何仁兄。作怨悔之語。即便斟滿瑤觥一吸而乾。朗然吟道。

月滿瑤台夜氣清。故人相會敍離情。
不堪重聽凄涼話。急喚青衣弄玉笙。

非雲吟道。

自經採藥向丹丘。不問人間樂與愁。
昨夜瑤池催赴宴。一聲鶴唳下瓊樓。

婉娘吟道。

鸞馭追陪信有緣。幾回遊遍大羅天。
漢皇空聽欒成詐。難向蓬萊會列仙。

了音吟道。

不向空門守寂寥。　翻從紫府共逍遙。
人間信有神仙路。　笑逐群眞看碧桃。
酒至花氏。與小玉。蘭英。俱起身辭道。妾輩素不能詩。況有尊客在席。豈敢班門弄斧。以作笑資。玉卿道。不過遣興陶杯（懷）豈以工拙爲論。若再遲延。便當罰以三爵了。花氏只得徐徐吟道。
自從邂逅會仙郎。　不謂終身匹鳳凰。
共向玉京朝見後。　洞中幾度月茫茫。
小玉吟道。
瑤草琪葩歷亂生。　雲階一片月華明。
只今已與塵凡隔。　休説當年兒⑬女情。
蘭英吟道。
只道長江吟夢魂。　玉冠誰意曉粧新。

雲駢一逐香風遠。不識人間幾度春。

蘭英吟畢。玉卿又喚左右豔姬。作霓裳之舞[14]唱白雲之歌。既而飲至三更。乃撤金蓮巨燭。仍著紫衣吏送出維翰。就在左首廂房寢歇。次日早起。玉卿置酒送行。又命侍者。捧過赤金四錠。丹藥一丸。贈與維翰[15]道。仁兄尊壽只有七旬。今特贈此仙丹。服之延壽二紀。後會無期。切宜保重。遂令[16]絳幘[17]二吏。一直送至舟中。風帆迅速。不上半日。就到揚州。維翰神散意迷。恍作遊仙一夢。自此不復與玉卿再會。絕棄功名。杜門靜養。壽果至九十四歲而歿。後人相傳。以爲玉卿妻妾俱成地仙云。

予觀稗官野史。如無雙傳。章台柳。以至亞之槖泉夢。僧儒(孺)周秦行紀。可謂夥矣。然予讀天緣奇遇。尤羨祁禹狄之佳遇甚多也。但愚者信之。智者疑焉。殊不知天壤間怪怪奇奇。何所不有。而況才人名媛。如磁引針。如膠投漆。自然詩

詞唱和。繾綣訂盟。何足深訝。第其間固有託意寓言。或借此以抒其憤悶無聊磊落不平之氣。故觀之者當以意會而信者。固愚疑者亦愚也。今歲仲夏。友人有以魏卞事。債(倩)予作傳。予亦在貧苦無聊之極。遂坐洙水釣磯。雨窗十日而草創編就。其事雖與祁生髣髴。然以二娘不正于始。卒能幡然改悟。較之徐氏縊死。固已相去殊隔。至于非雲之貞潔姿操。視死如歸。直所謂梅花霜裡影。松柏雪中姿也。他若竹下迴眸。夜深滅燭。寓空門而邂逅。向禪榻以行雲。則小玉了音之遇尤爲奇絕。矧且以後易前。獲奇花于客邸。返釵寄柬。竊美玉於孀幃。信乎天付良緣。所以易於反掌爾。然當世摻觚之士。儘苟髮白齒落。而一領青衿。不能消受者。乃玉卿以十七遊庠。即兩闈聯捷。開居開府。身返仙都。雖曰半癡點化。然

其前身固是玉皇香案吏也。予貂敝囊空。愁城難破。乃以傳玉卿事。不勝欣慕⑱擊節。然秖以自怡。友人必欲授之梨棗。但不知世有觀者。果信之耶。抑⑲疑之耶。此非予之憶(臆)說。予〈予〉蓋聞之白雲塢老人云。

煙水山人自跋

摹寫五美同枕。歷歷如見。至其點映逸宕。布置不亂。勝似一幅米癲圖畫。

校記

❶「綏」，原作「緩」，據畹本改。

❷「去」，原作「似」，據畹本改。

❸「筝」，原作「稍」，據畹本改。

❹「快」，原作「怏」，據畹本改。

❺「戀」，原作「變」，依文義改。

❻「多」，原漫漶，據畹本改。

❼「平」，原作「悟」，依文義改。

❽「弟」，原作「第」，據畹本改。

❾「下」，原作「上」，依文義改。

❿「門」，原作「則」，據畹本改。

⓫「音」，原作「吟」，據畹本改。

⑫「名」，原作「成」，據畹本改。

⑬「兒」，原作「見」，依文義改。

⑭「霓裳之舞」，原作「霓衣裳之」，依文義改。

⑮原衍一「維翰」，依文義刪。

⑯「令」，原作「今」，依文義改。

⑰「幘」，原作「憒」，依文義改。

⑱「慕」，原作「暮」，據畹本改。

⑲「抑」原作「仰」，依文義改。

思無邪滙寶 ㊿拾捌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春燈鬧」

檇李煙水散人 戲述

《春燈鬧》出版說明

明崇禎年間，湖廣黃州府蘄水縣秀才眞金字雙南，有獨子楚玉字連城，多才善詩文，美容顏。某相士謂其一生遭際皆在上元節。眞生十五歲時父病亡，賴母氏勤儉持家。眞生發奮讀書，與同窗凌雅生、崔子服相契。因自恃俊秀才高，欲娶絕色女子，故至十七歲仍未婚。

上元節夜，連城偕凌、崔二人觀燈，因追隨一美婦至城外，與凌、崔相失。美婦名崔蕙娘，爲太學生姚子昂外室。悅眞生俊美，乃引入家與通。子昂喜男風而略女色，蕙娘爲眞生設計誘之。數日後子昂回，眞生歸家再登門拜訪。子昂悅眞生，設宴款留，眞生佯醉爲姚子昂所乘，乃得公然與蕙娘及丫嬛通。自是三人同寢宿。後崔父啓雲被誣告通流寇，發配武昌，姚生買舟隨行照料。蕙娘姊蘭娘聞父出事來探，眞生扮女裝與其晤面，終與通，姊妹和眞生同歡。崔啓雲冤得雪，偕姚子昂歸，蘭娘與連城訂約而去。

姚子昂同窗高梧亦愛男風，悅眞生。其兄高梓勸彼投李自成，高梧得闖王部將王恩用之助劫持眞生及蕙娘等。眞生遂屬高梓，梓授以養龜之方，乃同赴河南闖王營。李自成女翠微，悅眞生容貌而高梓不與，乃於元宵觀燈時搶眞生入宮。高梧反奪，與其弟被殺，翠微又誣殺王恩用一家，乃與眞生成夫婦。次日，李自成派兵取湖廣，眞生率人馬回蘄水尋母。不獲，遂獨自逃出賊營。途中爲強盜林桂、陳大所執，眞生又伺機逃走，不料竟躲入林桂家中。林婦見眞生貌美，便將他藏於臥室後。林桂又搶得一美女歸，竟是高梧之女雲麗。二人同病相憐，設計將

林婦灌醉後，一起逃走。

行至一荒村，眞生與高雲麗結爲夫婦。路遇故友崔子服，知京城已破，崇禎帝已死。子服受大臣豐儒秀之命，欲尋福王即位。於是約同往南京。復於石沙村巧遇臥病之福王，乃稟儒秀迎回。二人又與凌雅生重逢。儒秀拜相，凌、崔亦爲閣臣。因儒秀喜男風，眞生得以白衣出入相府。

又一年上元夜，眞生與凌、崔外出觀燈，爲相府二少年引入深院，竟是儒秀美妾戴鳳嬌相招。鳳嬌愛眞生才貌，且怨儒秀專權誤國，知其勢不可久，故約逃離相府。乃與雲麗及鳳嬌同奔族兄眞才子家。族嫂元氏慕眞生之貌，與婢女秀蓮勾引眞生成歡。

某日，眞生郊行，遇美女姜憐雲，互通款曲，每夜憐雲必至書房雲雨。日久，眞生面黃體瘦。雲麗、鳳嬌逼問眞生，知是憐雲之故。元氏疑其是妖狐作祟。是夜，眞生以酒醉之，吸其千年狐丹。憐雲墜地死，乃一玉面狐狸。

眞生呑丹後神彩燁然，並能推算吉凶，與諸姬、婢女日夜作樂。後偶得蕙娘詩，方知其被掠北行。眞生念舊情，持金取贖，終得蕙娘、蘭娘同歸。而李翠微先尋得眞生母，眞生後至，一家團聚。

元氏及林桂妻皆因思念眞生抑鬱而卒。眞生漸起離塵修道之意，又逢一道士，爲招故友姚子昂魂魄。姚已名入仙籍，主盟仙島。眞生遊觀仙島後，與妻妾商議，定於八年後同修仙道。挈家遂遷海南，不知所終。

出版說明

＊　＊　＊

《春燈鬧》全稱《新鐫批評繡像春燈鬧奇遇艷史》，又稱「桃花影二編」。檇李煙水散人戲述，東海幻庵居士批評。煙水散人生於明末，作小說於清初順、康間。其生平及著述，已於《桃花影》之出版說明略及，此處不贅。據此書刊者紫宙軒主人在扉頁所作廣告，「故《桃花影》一編，久已膾炙人口，茲後以《春燈鬧》續梓，識者鑒諸。」東海幻庵主人則直謂秋濤子應書林氏之請著書。大概自《桃花影》行世，銷路大佳，煙水散人乃應書林之邀作續編。煙水散人《桃花影》自跋謂：「予貂敝囊空，愁城難破，乃以傳玉卿事，不勝欣慕擊節。然祇以自怡，友人必欲授之梨棗，但不知世有觀者，果信之耶？抑疑之耶？」至寫《春燈鬧》時，煙水散人已爲小說名家，作品源源而出，再無此等猶疑之口氣矣。此書爲煙水散人爲迎合讀者口味著意創作，除用《桃花影》已有套數，如以己妻妾易俊男以龍陽等外，又吸收艷情小說種種套數，如老婆子以物自慰、撒帳歌、狐因貪淫喪寶、女妾乘醉偷男僕等。非如《桃花影》時聞之白雲塢老人爲玉卿作傳，而是有自覺意識，爲迎合讀者的通俗作家的創作。《春燈鬧》作於《桃花影》後，亦爲康熙初年的創作。其間記及李闖造反、入京，金陵福王事，及清初旗兵入關後在江南擄掠婦女，要其家人北上買贖諸事，皆明末清初之社會景象。

此書傳本極少，目前所能見到者爲紫宙軒刊本，扉頁左欄爲紫宙軒主人識語，謂：「從來正史取義，小說取情：文必雅馴，事須綺羅，使觀之者如入金谷園中，但覺膩紫嬌紅，紛紛奪目，而有麗人在焉，呼之欲出。且又洞房樂事，俱從靈腕描來；錦帳春風，盡屬情根想就。方足以供閒窗娛覽，而較之近時諸刻，不大逕庭者哉。」此爲一篇通俗小說的宣言，甚可注意。

出版說明

此書十二回，分上下兩冊，不分卷，各回有回末總批，爲東海幻庵居士所作。半葉八行，行十八字。四週單欄，版心標「春燈鬧」、回次、頁次，無魚尾。估計此本爲初刊本。原本藏於日本佐伯文庫。就目前所知，爲海內外孤本。此本保存良好，除個別地方有若干字闕損外，全本完整。又此刻本愛用古字、俗字、異體字，今酌斟校改，因無別本作參校，故不出校記，只用校勘符號於本文內標出。至於若干常見異體字如「早」作「蚤」、「彎」作「灣」、「響」作「嚮」之類則逕改，不一一說明。

桃花影二編

煙水散人新著

春燈鬧

從來正史取義小說取情文必雅馴事須綺麗使觀之者如入金谷園中但覺嫣紫嬌紅紛紛奪目而有麗人在焉呼之欲出且又洞房樂事俱從繁院描來錦帳春風盡屬情根想就方足以供閒窗娛覽而較之近時諸刻不大逕庭者哉故桃花影一編久已膾炙人口茲復以春燈鬧續梓識者鑒諸

紫宙軒主人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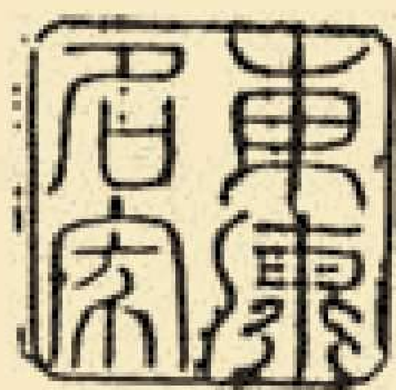
春燈鬧紫宙軒刊本扉頁

題春燈鬧序

二十年前悵憶板橋之柳色三千里外欣歸紫塞之征輪有合必歡無別不怨洵哉情之足以移人也矧夫笙歌沸

春燈鬧紫宙軒刊本序首頁

子默述是編之意乎鴛機咫
尺我當載酒而問之
東海友弟刭庵居士題





春燈鬧紫宙軒刊本序末頁

新鐫批評繡像春燈閙奇遇艷史

檇李煙水散人戲述
東海幻庵居士批評

第一回

賽龍燈遇艷入桃源

詩曰

春風何處寄相思。總在妍紅嫩綠枝。
莫怪啼鴉窺繡幙。可憐佳樹繞遊絲。

題春燈鬧序

二十年前。悵憶板橋之柳色。三千里外。欣歸紫塞之征輪。有合必歡。無別不怨。洵哉情之足以移人也。矧夫笙歌沸處。追看紅袖之娃。火樹光中。錯信綠衣之吏。則情而艷易弁爲笄。洞房有迎僊之謔。因姿買禍。窮途多銜玉之緣。則情而奇。繡幌娛懷。必以瑤章贈答。鏡臺撫掌。每因雅語詼諧。則情而韻。雖有蛾眉。莫易芄蘭之好。豈無皓齒。仍憐驛壁之啼。則情而癡。慰白頭於客肆。千里遙尋。灑紅淚於香閨。一朝埋玉。則情而怨。然而情固至矣。而作者之文亦至。明月蘊胸。咳唾悉照乘之光。神梭在手。組織奪天孫之巧。故能代寫生照。靡不朗朗如見。蓋事奇而文不奇。則不足以傳。文奇而情不快。亦未臻其妙。吾知是編一出。必爲騷人韻士之賞。而洛陽紙貴無疑已。雖然。吾于雕蟲小技。猶棄而弗爲。而況稗官野史。烏可以點我筆尖花耶。乃秋濤子方沾沾焉。閉戶搆思。以應

書林氏之請。吾第恐俗緣未了塵中夢。綺語難銷舌上愆。設或當世以淫褻懲我則奈何。而秋濤子且以爲堪輿間。非情不生。天下事。非情不艷。亦無妨作柳底鶯聲。花邊蝶拍也。昔人有云。情之所鍾。政在我輩。玉琇子曰。我輩寧可情有餘而才不足。決不當如李十郎之薄倖也。然則以雕蟲之餘技。假小史而摛情。傀儡可銷。癡魔可退。是亦秋濤子點逑是編之意乎。鴛磯咫尺。我當載酒而問之。

東海友弟幻菴居士　題

春燈鬧目次上

新鐫批評繡像春燈鬧奇遇艷史

檇李煙水散人　戲述
東海幻庵居士　批評

第一回　賽龍燈遇艷入桃源

詩曰

春風何處寄相思。　總在妍紅嫩綠枝。
莫怪啼鶯窺繡幙。　可憐佳樹繞遊絲。
盈盈碧玉含嬌日。　滴滴文姬乍嫁時。
博得迴眸舒一笑。　憑君見慣也魂癡。

明朝崇禎年間。湖廣黃州府蘄水縣。有一秀才。姓眞名金。表喚雙南。其先東昌府臨清人也。年將耳順。單生一子。雙名楚玉。字曰連城。性嗜讀

書。過日成誦。十歲通詩。十二歲博覽離騷遷史。不但時文。已諳肯綮。加以詩詞歌賦。矢口成章。先達丈人。翕然推服。那眞雙南十分愛惜。每每嘆爲千里駒。忽一日。有一相士。打從門首經過。見了眞生。嘖嘖贊譽道。好一個美秀郎君。所惜神太清。容太嫩。骨格太輕。雖則敏慧異常。不能顯達。單喜一生際遇。都在上元節夜。眞雙南在內聽見。連忙著人邀請。頃刻間。即失相士所在。眞生嘗賦蝶戀花詞一闋。以自咏其志云。

曳紫紆朱何足慕。豈學相如。空綴凌雲賦。玉想豐姿蓮想步。等閒肯把風流誤。　始信桃源原有路。雖隔花陰。能使僊槎渡。不是輕煙又非霧。去時昧爽來時暮。

不料眞生。纔交十五歲。眞秀才患病身亡。遺產雖微。幸喜母親鄔氏。有治家材。眞生既在服中。一發奮志讀書。非遇正事。未嘗出戶。雖則闔邑時髦。無不相識。單與同窗凌雅生崔子服。最爲契密。當時編一口號。道

是要見美人。須覓眞生。捉鬼不用鍾馗。後門只畫凌崔。又道美人同著鍾馗走。兒童驚笑齊拍手。只因眞生髮如黑漆。唇若凝朱。目秀眉淸。肌膚細膩。那面皮粉白。映出紅來。宛與桃花相似。假使挽髻穿裙。改爲女扮。只怕西子王嬙。還要遜他幾分。那凌崔二子。年雖弱冠。偏是髭鬚滿頰。黑臉麄麻。往往在街坊上同走。那些婦女。見了眞生。個個眼光注射。及見凌崔。無不掩口而笑。崔子服嘗作詩一絕。以謔眞生道。

面如冠玉體含香。能亂閨中少婦腸。

千古風流今屬子。眞郎只合喚眞娘。

眞生恃著自己有才有貌。要娶一個絕色渾家。所以做媒的。日逐到門。只是嫌長憎短。看看到了一十七歲。尙未聘定。那一時新年已過。又是上元佳節。知縣陳天爵。少年儁逸。出示曉諭。著令百姓廣放花燈。慶賞五日。因此城外城裡。不論大街小巷。處處張燈。家家搭綵。自十三日起。

到了十五那一夜。眞個是火樹交輝。笙歌沸耳。街市上看燈的人。男男女女。挨肩擦背。擁擠不開。怎見得元宵勝景。曾有一詞爲證。

煌煌火樹。正金吾弛禁。漏聲休促。月照六街人似蟻。多少紫騮雕轂。紅袖妖姬。雙雙來去。嬌冶渾如玉。墜釵欲覓。見人羞避銀燭。　但見回首低呼。上元佳勝。只有今宵獨。一派笙歌何處起。笑語漸歸華屋。斗轉參橫。暗塵隨馬。醉唱昇平曲。歸來倦倚。梅花影裡芬馥。

右調念奴嬌

只說眞生同了淩雅生崔子服。先從城內。檢那鰲山燈火稠密之處。週圍看了一遍。遂又步出城外。只聽得鑼鼓喧天。爆竹煙火之盛。比著城中。更爲熱鬧。正在燈影裡面。穿來穿去。徘徊看玩。忽聞鑼聲篩響。乃是一隊少年。簇擁著大頭和尚。調戲柳翠。跳舞而來。兩邊竹簾推起。只見

光油油的鬢兒。白鬆鬆的面兒。俱是穠粧艷束。露出半身。伸頭張望。却不去看那月明柳翠。那秋波凝睇。都射在眞生面上。只聽得謔笑諠譁。紛紛私語。也有說著眞生標緻。宛像一個婦人。也有指了凌崔二生。嘻嘻含笑。道他十分醜陋。眞生不好意思。挽了二生之手。轉出大街。剛剛過得橋堍。前面一片聲沸嚷道。站開站開。龍燈來了。慌忙閃在樓簷之下。打一看時。原來是一青龍。約有三丈餘長。衆人俱是青布純綿短襖。紅錦束腰。一個個裝裹齊整。擎起龍燈。盤旋轉動。曲盡飛舞之狀。眞生看了一會。挽著凌崔二子。又到一處。時將三鼓。看燈的漸漸稀少。忽見刺斜裡。走出兩個青衣。提了紗燈。照著一個十六七歲的美艷婦人。輕移蓮步。轉身過東。眞生却從東邊到西。在巷柵口劈面迎住。那婦人生得不長不短。姿容絕世。仔細向著眞生。看了一看。慢慢的移了數步。復又掇轉頭來。微微含笑。眞生向處書幃。未嘗親見美色。霎時間神魂蕩

漾。便即回身向東。緩緩的尾在背後。那婦人佯整玉釵。不時回眸顧盼。約行里許。眞生始把前後一看。已不見了凌崔二子。原來二子。一直竟往西行。所以錯路。眞生巴不得獨自一個。只管緊緊隨著。又將半里。那婦人從一黑漆門內。走了進去。門旁有一老者。口內絮絮的。把那婦人。埋怨了幾句。就把雙門拴閉。眞生站在門外。依依不捨。猛聽得鑼聲響震。却是一隊迎燈的。打從西至。挨身一看。又是一條絕長絕大的黃龍。頭搖尾擺。喧擁而來。約有三十餘人。都是鵝黃色的素袖短襖。藍錦束腰。打扮得更加齊整。正在盤旋跳舞。又聞鑼鼓遠遠敲響。却是那條青龍打從東邊迎至。頃刻間兩龍擠在一處。黃龍要從上首經過。那青龍又要奪那上首。亂聲喧嚷。爭論不已。竟把龍燈撇下。奮力向前。一個對一個。揮拳就打。那個老者聽得門外迎燈鬬鬧。重又開門出來。挺身勸解。眞生呆呆的倚定門首。一步不移。忽聞裡面輕輕嗽響。回頭一看。原

來就是執燈的那個青衣。伸出玉腕。把那後襟一扯。眞生即便溜了進去。剛欲步入中扉。那老者勸解不開。接著屁股。關門進內。嚇得眞生魂不附體。慌忙蹲在梅花石畔。停了半晌。方敢站起身來。欲待出門回去。誰想門拴上。又用鐵鎖鎖著。推那進內竹扉。亦是緊緊拴閉。只見扉上。橫一匾額。顏著小桃源三字。原來這一所住宅。乃是監生姚子昂的別墅。俄而譙樓。已打四鼓。眞生正在荒(慌)急之際。忽聞扉左有人低低喚道。這裡來。眞生趨往視之。前番那個青衣立在花下用手亂招。却因竹屏損壞。可以側身而入。隨了青衣。彎彎曲曲。直進第三層門。方是臥房。那婦人殘粧半卸。背燈而立。見了眞生。掩掩縮縮。欲前又却。眞生老著臉。急忙向前一揖。低聲問道。邂逅相逢。荷承美人見愛。敢問尊姓芳名。誰家宅眷。莫非是蕚綠飛瓊。仙姝下降麼。那婦人低鬟含笑。嬌聲答道。妾身崔氏。名喚蕙娘。夫主即是太學生姚子昂。爲因正房妬悍。著

妾另居於此。敢問郎君上姓貴名。家居何處。曾娶妻否。眞生道。小生眞楚玉。表喚連城。敝居即在城內縣治西首。今年一十七歲。並未娶妻。蕙娘道。原來就是眞郎。前日曾見崔秀才的詩稿。內有一題。稱是戲贈同社眞連城口占一絕。記得結尾有眞郎只合喚眞娘之句。使妾時時思慕。誰想今宵幸會。可見崔生所咏不虛。據妾看來。還覺揄揚未盡。眞生道。曾記去年春暮。偶然踏青郊外。遇一佳人。遍身縞素。生得百媚千嬌。比著姐姐芳容無二。訪其姓名。喚做崔氏蘭娘。與卿姓諱相同。可是姊妹行否。蕙娘道。蘭娘長妾二歲。妾之姊也。論他容貌。眞個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豈妾所能彷彿。眞生微微含笑。那塵柄堅舉已久。無暇細談。就把蕙娘雙手摟住。但覺蘭麝之香。遍身芬馥。蕙娘吐出丁香舌尖。放在眞生口內。吮咂了一會。又附耳低言道。拙夫遠出未歸。可以安心同臥。遂即解帶卸衣。雙雙的鑽進被窩。眞生情興雖濃。却不曾親歷妙境。

將赴陽臺。反覺忐忐忑忑。怎當蕙娘慾火如焚。貼身相就。眞生伸手摟那牝戶。只覺肥肥膩膩。小竅含葩。嫩毫纔長。遂即騰身跨上。把麈尾凑著陰門。一連頂了數下。不能聳進。急得蕙娘忍耐不住。把那尖尖玉指。醮了涎唾。塗滿牝戶。又將龜頭捏對縫口。高高的蹺起金蓮。忙把臀兒掀凑。眞生亦覺興狂難遏。鼓勇射進。約有一盞茶時。方得盡根。只是牝內甚乾。十分艱澀。眞生道。賢卿既已結褵。必曾經過幾番狂雲驟雨。爲何呻吟不絕。猶作處子之狀。蕙娘嘆息道。妾自十四。嫁與姚郎。今已一十六歲。雖則不滿三載。實有二年。其間雲雨之歡。攙(纔)經七次。只因姚郎所嗜。不在於此。使妾虛度年華。索居荒圃。所以愛郎美貌。情不能持。今夕之會。實出意外。言訖。便以雙股凑起要幹。眞生用力抽送。往往來來。一口氣就有千數。抽得牝內淫水泛溢。汩汩有聲。蕙娘怡然爽快。也不管那雲鬢蓬鬆。竟把鴛繡枕兒。推放一邊。復以錦褥襯在臀下。

兩隻手緊緊的勾住了眞生頭頸。眞生捧起金蓮。放在肩上。自首至根。著實搗了數百。蕙娘遍體酥痳。口內氣喘哼哼。叫快不絕。眞生覺著龜頭頂進牝心。研研擦擦。酸癢有趣。捧了粉頰。低聲喚道。親親心肉。我已魂靈飄散。再弄一會。定要死了。蕙娘笑道。不妨。郎若死去。妾有妙訣。可以救你轉來。遂即輕輕款款。一連又是五六百抽。不覺香汗如珠。陰精直瀉矣。只聽得鷄聲三唱。窗上微微曙色照進。眞生抱住問道。昨夜候卿進門的。那個老者。係是何人。蕙娘道。這個就是老父崔啓雲。因值新歲。姚郎探友武昌。所以託父暫時照管。從不步進妾房。郎可放心住下。于是貼胸交股而臥。直至飯後起身。蕙娘對鏡梳粧。眞生便爲描蛾刷鬢。有頃粧畢。相顧而笑。只見侍女靈芸。搬進曉膳。眞生戲道。夜來撮合之力。皆賴此鬟。姐姐若不妒嫌。願以微軀作謝。蕙娘笑道。得隴望蜀。郎何貪心不足耶。靈芸低著頭。反眼偷視眞生。嘻嘻的帶笑而出。原來蕙

娘身件。止有兩個青衣。一喚緋桃。年纔十二。其一即是靈芸。那年已有一十八歲。正在春心勃發之時。却是未經破體。生得姿容潔白。綽約堪憐。當日崔啓雲。爲有官事。已於五鼓入城。二人喫完早飯。携手步入園內。慢慢的周圍看了一遍。回到蘭房。並肩坐下。眞生道。小生十二歲時。遇一道人相面。曾說此兒一生際遇。都在上元節夕。誰想昨夜。果獲幸會芳卿。但卿已屬金谷專房。只怕此歡難繼。蕙娘道。止要眞心實意。包與你永遠相親。眞生一頭說。一頭伸手揷入褲襠。把那牝戶摟摟摸摸。霎時興濃。就要蕙娘雲雨。蕙娘道。牕上日影射進。怎好赤身露體。留在晚間。與你盡興罷。眞生道。夜來錦衾底下。已在溫柔鄉。幸諧酣夢。正欲于明亮之中。更獲親近妙質。姐姐爲何作難起來。蕙娘便把褲腰解卸。露出雙股。眞與粉團相似。那件話兒。紅的紅。白的白。鷄冠微吐。小竅緊含。止有一條細縫。眞生蹲在地板。連忙將手。推開兩腿。把那鼻孔向著

牝戶亂嗅。只覺氣味如蘭。芬香撲鼻。原來蕙娘生性好潔。每於小便之後。即以香湯浣濯。臨臥時。復以香囊夾放中間。所以本質既係芳潔。更加麝蘭薰透。自然香氣襲人。眞生雙手摩弄。連聲喚道活寶活寶。就將口來對著陰縫。恰像親嘴的一般。又把舌尖放進。四圍舔了一會。舔得蕙娘酸癢難熬。帶笑說道。既要如此。快些放了進去。只管舔他則甚。眞生站起身來。就令蕙娘橫眠在榻。捧起雙足。高高的擱在肩上。忙把玉莖塞進。只因牝戶四旁。俱被涎唾舔滿。內邊又有淫水流出。所以一挺盡根。兩個興發如火。一抽一迭。乒乒乓乓。弄得一片聲響。到了十分酣美之處。只見蕙娘鬢橫釵墮。雙頰暈紅。那兩隻盈盈俏眼。時閉時開。下面臀兒不住的亂擷亂聳。眞生笑問道。賢卿覺著內中。肉具往來研擦。其味何如。蕙娘道。只覺龜頭火熱。出出進進。自內以至四圍。無不酸癢有趣。更有一段可貪可愛。而不忍割捨。祇覺遍體酥麻。十分爽利之處。

即妾自亦未喻其故。而非言語所能模擬也。眞生聽說。愈覺情興勃然。遂又緊推雙股。一口氣頂了數百。忽聞房門。輕輕彈響。原來靈芸。伏在門外。聽得蕙娘笑聲吟吟。連連喚道。我的親肉心肝。你不要射死了我。又聽得漬漬抽響。連那牀脚俱已搖動。欲待張一張光景何如。又無壁縫可窺。一霎時慾火難禁。立一會。蹲一會。就像熱石上的螞蟻。盤旋磨轉。正在沒做理會處。忽見老婆子宣氏。進來喚道。芸姐芸姐。湯已燒滚了。怎不將那茶葉來。靈芸慌忙搖手。令勿高聲。指著房內。一隻手做了圈兒。將一指頭揷入。做那雲雨的手勢。婆子笑道。姐姐好沒正經。囉囉唣唣。什麼意思。靈芸沒奈何。只得拿了茶瓶。走到厨下。忽見書童文繡。手中捻著一個細封袋兒。急忙忙的走進喚道。娘在那裡。相公差人。寄著書信在此。靈芸接來。放在繡牀。便笑嘻嘻的。拖了文繡。走到坑厠裡面。一頭解褲撒尿。一頭伸手摸那文繡的話兒。硬幫幫粗如大指。約有

三寸餘長。文繡年紀。雖止十三。却因平日間被人刮那後庭花。是個弄慣的。也即伸手摟著靈芸的牝戶。嘻嘻笑道。姐姐愛我這件東西。莫非要入毬麼。靈芸也不回言。就把臀兒掀起。反轉手來。捏了文繡的麈柄。從後揷進。文繡初嘗滋味。只覺牝內熱烘烘。緊縐縐。十分有趣。捧了屁股。一頓亂椿。（椿）不彀五六百抽。便即完事。靈芸一團慾火。量那一點點小東西。怎能解癢。倒弄得不爽不利。急忙挽了褲帶。拿著書信。走進外房。只見老婆子目不轉睛的。把一隻耳朶貼在壁上。兩隻手揷入褲襠。一堆兒蹲倒在地。靈芸看了這般光景。想必老人家也有些動火。笑得眼兒沒縫。便將房門。輕彈數下。眞生聽得叫喚。放起蕙娘。開門出問。見有子昂寄書回報。拆開看云。

自抵武昌。忽焉旬日。新春索處。想卿必以寂寞爲恨。第須多飲醇醪。頻裁佳什。便是消遣妙方。石畔寒梅。可曾盛開否。幸

澆杯茗。爲我致囑花神。只在二十日左右。便即鼓柑而歸。當

以新章見贈也。恐卿懸眸。便中附報不悉。

眞生看書。曉得子昂歸期在即。頓覺怏怏不快。蕙娘低頭凝想了一會。笑向眞生道。依著賤妾。倒有一條妙計。可以久遠歡娛。只怕郎君未必肯聽。眞生慌忙詰問計將安出。只見蕙娘言無數句。有分教。

後庭巧賺癡情種。　　釀出風流一段奇。

總批

描敘上元佳勝。以至迎燈少年。無不歷歷如畫。其用筆宛轉。眞有匠人運斤成風之巧。

今人但見風流譴蕩之處。便即目爲淫書。殊不辨其間亦有雅俗之分。即如此回。備寫眞生初赴陽臺。幷蕙娘一種貪歡愛俏光景。著意繪描。有畫史所

不能及者。復將靈芸宣嫗。演出波瀾。洵足以供人撫掌。雖極綺艷。決不至野

史浪史之俚褻太甚也。

第二回　癡情士邀歡酬美婢

詩曰

花映紅樓蕩妾心。近來幽夢作巫雲。
流鶯只解雙雙語。紫燕何曾肯失羣。
翻笑才郎癡最極。棄妾紅顏渾不惜。
誰知妾意即郎意。別送春魂成比翼。

眞生一見子昂歸信。慌忙問計蕙娘。要尋一個久遠之策。蕙娘道。妾有一計。最爲穩妥。只要郎君捨著自身。方可圖就。眞生笑而問說。姐姐怎說這樣囫圇話兒。有甚計較。望即明白說來。無不依你。蕙娘道。郎且從容暫住。妾夫若歸。先往城裡舊宅。等著文繡報到。那時回去未遲。只是安慰令堂。宜卽持柬來拜。託以久慕盛名。特將拙稿求正。則姚郎必然

歡喜。倘或留君過宿。初宜固辭。直俟堅懇至三。方可住下。還只怕郎之貴體。纔說到貴體二字。微微含笑。便又頓住了口。眞生道。若要小生造謁不難。只恐姚君未必見留。卽使留下。與卿內外隔別。那時枉害相思。怎能會面。蕙娘道。妾夫癖性。酷有龍陽之好。所以置妾園墅。來往雖頻。不過飲酒賦詩。未嘗少有枕席之愛。每日間往往指妾嘆說。昔日漢文帝嬖一鄧通。不惜以銅陵賜鑄。予亦夙負情癡。奈何杳莫能遂。顧安得一意中人。姣好如子。與之流連觴咏。方足以釋我夙昔之思。而生平志願。畢於此矣。其癖嗜如此。妾雖宛轉侍奉。而姚君曾莫之顧也。今以君之容色。溫然如玉。十倍于妾。假使姚郎得見。必然喜悅。得其所愛。而後與妾相親。誠爲易易。但恐郎以貴體自珍。未必肯爲狂夫所染。然捨此之外。更無良策。或可或否。惟郎自裁。眞生聽說。不覺面色漲紅。沉吟半晌。慨然答道。若得與卿綢繆無間。區區鄙質。何所愛惜。遂卽商議停當。

一連過了數晚。忽見文繡急急的走進報說。相公回來。已往城內舊宅。只在明早到莊。先著某報說一聲。蕙娘便收拾些酒飯。把與文繡喫了。打發去後。等至黃昏時分。向著眞生再四叮囑。即喚靈芸。悄悄的送出園扉。靈芸向著耳邊說道。前夜若非賤妾引你進來。怎得與我家嬌滴滴的人兒相處。你休忘記了我。眞生回身抱住。連連親嘴道。不待汝言。我已有心久矣。終當與子作陽臺夢也。惟惡啓雲撞見。急忙忙趨出門外。回至家裡。鄔氏又喜又惱。泫然泣下道。我做娘的。暮年所靠。惟汝一人。汝乃以看燈爲由。在外遊戲。一出數日。晝夜不歸。使我倚門而望。怎生放心得下。眞生不敢直說。遇著崔氏。假託友人姚子昂款留不放。又說子昂有一別業。就在城外里許。再三邀兒到彼讀書。兒因母親在家。未曾回覆。所以特來稟知。只在開早。約定過去。一則藉他講論。學業方有進益。一則子昂家事富足。不計飯資。兒且先去。把那臥房收拾停當。

便卽著人搬取書箱。伏望母親寬心在家。不必過爲憂慮。鄔氏雖有識見。畢竟是個女流。被著眞生哄信。欣然允諾。當夜無話。次日飯後。眞生寫一名柬。并將同社會課文稿。放在袖裡。辭了鄔氏。竟到城外拜望姚生。那姚子昂已于清晨出來。正與蕙娘並坐細談。忽見文繡持柬遞進。看那柬上寫道。

通家眷盟弟眞楚玉頓首拜

姚子昂向來曉得眞連城美貌無比。當日看了名帖。聽說親來拜望。心下大喜。連忙整衣出迎。只見眞生秀髮齊眉。姿容如玉。身上著一件粉紅色的花紬夾海青。內襯大紅襖子。足穿綾襪朱履。打扮得十分濟楚。姚子昂仔細一看。骨頭已酥了半邊。慌忙深深揖下道。久慕眞兄。奇才雅望。時刻繫懷。奈因微末。不敢冒分識荆。忽辱賜顧。殊爲萬幸。口內殷勤曲敘。只管鞠躬拜伏在地。足有半個時辰。方纔整椅坐定。眞生道。兄

翁名重斗山。弟輩向來景仰。茲特竭誠晉謁。欲以拙藝。請教大方。幸勿吝惜如椽。即爲斧削。遂將文稿。遞與子昂。子昂接來。展開首篇。細細的讀了一遍。擊節贊賞道。奇才奇才。子建僅以文稱。衞玠徒因貌重。若在眞兄。可謂才貌兼有。遂即連聲喚茶。裡面蕙娘已把茶菓整備。便著靈芸捧出。茶食細菓。擺滿一桌。姚子昂取過茶壺。滿滿斟送。殷勤相勸。笑容可掬。既而茶畢。眞生起身告別。姚子昂一把拖住道。幸晤淸標。正欲談心竟日。頃已命价蒻蔬。豈有遽別之理。眞生只得回身坐下。姚子昂取出一本嬌紅傳。說說笑笑。看了一會。只見靈芸又把酒餚捧出。姚子昂深以蕙娘湊趣。怎知蕙娘。亦爲著自己的心上人。兩個就在書房對酌。眞生飮了數杯。雙頰暈紅。愈加嬌媚。姚子昂禁不住慾心火熾。微微笑道。此地幽靜。儘堪肄業。倘蒙雅愛。不以荒蕪見却。何不就在敝墅下帷。眞生點頭唯唯。飮了數觥。又欲告別。姚子昂挽袂固留道。既辱榮施。

願獲從容請教。天色雖暮。皺房牀帳俱備。兄何拘拘然。故作客套耶。遂以巨杯斟滿送過。眞生接來一口吸乾。亦以巨觴斟得滿滿的。雙手遞與子昂。子昂酒量。原是不濟。爲著眞生答勸。只得勉強飲盡。不覺醉眼乜斜。莞然笑道。聞得崔子服有詩贈兄。道是眞郎只合喚眞娘。向來因詩起慕。誰想尊容姣好。果與美人無二。今夕蒹葭得以倚玉。可謂有緣。眞生亦佯作醉態道。斯文相與。子昂何乃帶酒見謔。言訖。便卽靠在桌上。鼾齁睡去。蕙娘立在屛後。露出半身。嘻嘻笑道此郎誰氏之子。面帶桃花。生就這般美貌。子昂急忙搖手。令勿高聲。蕙娘招喚近前。附耳低言道。君意欲捉醉魚。妾故以醇醪煖出。但君只顧自己歡樂。何以發付妾身。子昂笑道。累子久曠。我固罪無可辭。然姑徐徐。當與爾圖一歡暢。決不使卿作蒲團上人也。遂喚靈芸。秉燭進房。把那薰爐烘被。輕輕的挨近眞生身側。移火一照。越覺丰容媚麗可愛。姚子昂帶著三分酒意。

頓覺春興勃然。霎時間按納不住。也顧不得眞生醒來發惱。喚著靈芸。一同扶到榻上。眞生裝做沉沉熟睡。任從子昂解衣卸褲。只見遍身肌膚。潔白如雪。溫柔細膩。香氣襲人。子昂亦便急忙忙的卸除衣服。鑽進被內。就從背後伸手抱住。把些津唾塗抹丫口。即將麈尾緊緊頂進。原來眞生側身向裡而睡。兩股夾攏。憑你用力亂頂。那裡得進分毫。眞生却作夢中驚醒。忽地翻身向外。推開子昂。大怒道。我與汝斯文體面。怎麼將酒灌醉。摟抱戲狎。豈是讀書人所爲。子昂陪著笑臉道。因爲斯文一脈。必須體肉偎貼。深入不毛。方是知己好友。眞生道。若要從汝不難。第須依我二件。一要指火設誓。道是一身之外。悉聽眞連城隨意取用。無所吝惜。二要婢女靈芸。伴我同睡。方纔依你。子昂欣然大笑道。依得依得。古時朋友。尚有刎頸之交。何況身外之物。并一粗婢。豈於知己而有所吝惜乎。此時蕙娘同著靈芸尚在門外竊聽。不隄防子昂開門出

來。劈面遇著。蕙娘三脚兩步。急忙趨避。靈芸落在後邊。亦欲轉身進去。却被子昂喚住道。劣丫頭。是你造化到了。那眞官人要與你同睡哩。靈芸低頭含笑道。羞人答答的。這個怎麼使得。口中雖則推阻。脚兒早已跨進門限。遂即吹火上牀。眞生居中。靈芸在內。子昂靠外。三個人一頭睡著。便令眞生覆身偃臥。掀起臀兒。子昂伏在背上。就將肉具頂入。幸喜不甚脩偉。一聳盡根。往往來來。接連抽送。眞生初時。亦覺丫口艱澀難容。以後漸漸滑溜。覺道丫裡又酸又癢。就像婦人一般的。口內哼哼不絕。子昂雙手拄在席上。緊緊頂進。一口氣便有六七百抽。只覺丫內火熱。含住龜頭。十分有趣。遂又盡力衝突。自首至根。緊一會。慢一會。連連抽聳。不計其數。靈芸睡在牀內。那裡忍耐得住。口裡咬裡被角。只把雙手摩弄牝戶。牝內騷水直流。兩腿俱濕。等得子昂弄完。將及三更天氣。眞生肉具堅硬已久。遂卽扒在靈芸腹上。推起雙股。急忙挿入。那靈

芸雖是處子。却因年紀長大。前番被著文繡鑿開棧道。又值牝口流滿陰精。已是濕濃濃的。所以一挺盡根。毫不費力。兩個嘴對嘴。互把舌尖吞吮。四條玉臂。緊緊抱住。下面臀兒掀湊。上邊鼓勇射入。靈芸初嘗美味。自然芳興愈高。眞生亦以陰戶緊淺。不覺春心如熾。及抽到五六百之外。靈芸覺著遍身爽快。盈盈含笑。連呼親肉心肝。不絕于口。既而雲收雨散。漏下已是五鼓。貼胸勾頸。摟抱而睡。等得二人睡熟。子昂已醒。想著蕙娘獨臥。甚覺可憐。披衣而起。開門進去。蕙娘因爲靈芸亦在外邊。得與眞生同寢。愈添氣惱。按不住慾火熬煎。胡思亂想。整整一夜不曾合眼。忽聽得子昂喚響。叫起緋桃。開門放進。連聲罵道。短命賊。三個人合著一牀。好個不識羞的涎臉。抛得我冷冷清清。那裡管人死活。子昂鑽到被內。一把抱住道。特來與你解癢。休得惡口罵人。蕙娘伸手把那陽具。著實打了一下道。閃開些。這樣齷齷齪齪的東西。莫要與我混

帳。子昂帶笑罵道。好一個假撇清的騷貨。遂將麈尾。一挺而入。盡根抽送。一連就有數百。那蕙娘渴想多時。憑你狠命亂頂。怎解得滿懷慾火。正在幹得熱鬧。忽聞靈芸亂聲叫喚道。相公快些起來。門外有人敲響已久。說有要緊事情。急要面見哩。原來崔啓雲。被仇誣告。暗通流寇。那一時河南闖賊李自成作反。正在嚴急之際。本縣知縣。忽著籤差。於二更時分。立將啓雲收獄。所以差人早起。特來報知子昂。子昂被著靈芸連聲催喚。只得披衣起身。啓門詰問。聽說賊情重務。喫了一驚。惟恐株連牽害。也不及梳頭洗臉。忙向靈芸道。好生款待眞官人。切莫要放他回去。我速急就來的。說罷。即與差人同入城內。打點衙門使用。又到獄中。安慰啓雲。一心爲著眞生牽掛。急忙忙的趕回莊上。已是傍晚。趨進書房。却不見眞生在內。便到厨下。喚問靈芸。靈芸嘻嘻含笑。但伸手指著蕙娘臥室。子昂早已會意。輕輕的推進房門。只見蕙娘卸下褌兒。坐

在醉翁椅上。眞生立近椅邊。把兩隻一點點的三寸金蓮。雙手捧起。急頂亂抽。正在興濃之際。子昂面色漲紅。厲聲發惱道。好好好。幹得有趣。眞生慢騰騰的。扯起褲腰。回頭笑道。姚兄姚兄。暫請息怒。曾不記夜來指火設誓。有一身之外。悉聽眞生取用之言麼。況在鄙軀。業已供兄狂蕩。豈以尊嫂。獨不可爲我所愛乎。蕙娘亦嘆息道。妾與君名喚三載夫妻。豈意別赴陽臺。使妾枕冷衾寒。捱不盡窗前夜月。今君幸獲眞郎。自然曲盡歡娛。妾獨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子昂聽罷。啞然失笑道。只有一男可娶數妾。豈許一婦可配二夫。是我一時沒了主意。這也只索罷了。卽喚靈芸。整理夜飯。三個人一塊兒坐下飲酒。眞生道。今夕之會。可謂宿緣非淺。願各賦詩一絕。以紀斯歡。子昂欣然首肯。卽朗吟道。

顚倒鴛鴦亦太癡。此情豈許蝶鶯知。

從今欲覓風流會。花滿珠簾月照時。

眞生吟道。

天賦情根詎偶然。相逢那得不相憐。
笑予恰似花邊蝶。纔被紅迷紫又牽。

蕙娘亦口占一絕道。

一覩容光思耿然。風流才子信翩翩。
想君應犯桃花煞。不獨郎憐妾亦憐。

三人吟畢。互相贊賞一遍。遂即呼盧角彩。盡歡而飲。連那靈芸宣媪。都喫得醺醺沉醉。將及更餘。子昂停杯而起。笑向眞生道。子與靈芸。既已作並頭蓮。諧雲雨夢。豈知小妾。亦涉私情。子可謂便宜太甚。今夕之會。須要盡快極娛。休得再如昨夜。故意作難推阻。眞生亦含笑答道。君既慷慨多情。我亦何難領教。所謂有心開飯店。那怕大肚漢。子昂又說。俺三個人。仍做一牀。不須下帷。亦不要吹滅燈火。盡予之興。然後聽子另

圖歡會。眞生點頭而應。遂令收拾盃盤。燒湯浴脚。蕙娘脫得精赤條條。先向裡牀睡倒。子昂摟著眞生。就把後庭狂弄。原來肉具雖小。却能堅久不泄。一口氣即有二千餘抽。眞生覺著酸癢難禁。急以臀兒聳起湊合。子昂笑問道。此物揷進在內。苦乎樂乎。眞生應說。未知苦。焉知樂。子昂又問道。然則酸癢麼。眞生微微點首。子昂愈覺興狂。即令翻身轉來。推起雙足。從前揷入。于是玉臂緊摟。芳唇屢接。彼旣突圍馳驟。此亦縱體沉酣。其綢繆之態。浹洽之情。宛與婦人無異矣。且說靈芸。與那老婆子在厨竈下。急忙收拾進房。將門拴閉。老婆子在前。靈芸在後。打從蕙娘的牀前走過。只見子昂捧著眞生。著實抽送。那丫內亦是漬漬有聲。老婆子頭也不回。疾忙跨進。靈芸斜著眼。瞍了一瞍。忍笑不住。進入後房。勉強和衣而睡。要使老婆子睡著。方好起身竊聽。怎知老婆子。翻來覆去。約有更餘天氣。盡是析析索索。倒枕搥牀。等不耐煩。只得跨足下

來。伏在門首。側耳聽時。原來子昂尚與眞生舞弄未歇。蕙娘連聲罵道。短命賊。弄了這半夜。把我沒奈何得彀了。也該罷休。子昂亦戲罵道。小淫婦。你且從容等著。若要完事。再得一更天哩。蕙娘又哀懇道。我的親爺老子。可憐見其實有些熬不過了。快些讓與我罷。子昂並不做聲。又有一頓飯時。只聽得子昂失聲道。啊呀來了來了。便聞吁吁喘息。不多時。又聽得床脚搖動。漬漬抽響。蕙娘口內咿咿呀呀。嬌聲婉轉。連呼道。我的親親心肉。把我毬心都射破了也。眞生道。還只怕東西忒短。射不到哩。兩個一頭話。一頭抽送不歇。靈芸聽了一會。不覺小肚的下。那件話兒。又酸又癢。吸吸的動個不了。霎時間淫水流滿褲襠。沒奈何扒到榻上。和衣睡倒。不多時。便又翻身醒來。遠遠聽那外邊房裡。兀自振響未息。偏生作怪。那老婆子口中哼哼不絕。也像與人雲雨一般的。再側耳聽時。果是牝中抽響。急急的響了一會。那老婆子却又含笑吟吟。浪

聲呼快。靈芸不勝駭異道。難道果然有個漢子。與那臨死的老婦人睡著不成。忍耐不住。只得起身喚問。正是

春風只合酣羅帳。　老蚌誰知興亦高。

總批

蕙娘年始破瓜。便善於偷漢。又能設計制夫。真蕩婦也。然皆子昂癖情所致。于崔氏何尤。

曲折摹寫。無不宛肖入神。眞點睛手。

第三回　顛之倒之三人做兩對夫妻

詩曰

美色人所慕。不獨在蛾眉。
鍾情政我輩。豈懼世俗嗤。
美哉眞楚玉。天生俊麗姿。
崔娘誠放誕。姚郎亦太癡。
幻成雙鳳侶。峨弁而結褵。
奇情適相値。風流冠一時。

當夜靈芸矇矓睡去。耳邊廂猛聽得老婆子妖聲浪氣。牝中漬漬弄響。恰像與人交合的一般。慌忙抽身起來。步近床沿。再細細聽時。被內雖則響動。却不像有人在牀。便低聲問道。老媽媽你有什麼妙法兒。也與

俺殺一殺火。怎麼獨自取樂。一頭說。一頭伸手進去。向那小肚的下。輕輕的撈了一把。不覺一堆兒笑倒在地。你道是什麼東西。原來是一根煮熟的胡蘿蔔。約有八寸餘長。一般樣也把脚兒蹺起。雙手捏著蘿蔔。搠進陰門。急急抽送。正在爽快之處。不隄防靈芸忽地伸手摸進。忍不住笑道。小騷毯。歪刺貨兒。這時候怎不睡著。反來與你老娘廝混。想你聽著那廂弄得高興。也有些熬不過了。快些扒上來。待老娘與你射一個快活的。你再與俺也慢慢的弄下一會。可好麼。靈芸也不回言。急忙鑽進被內。便把兩隻脚兒。高高豎起。憑著老婆子把那蘿蔔塞進牝戶。霎時間就有一千餘抽。靈芸覺得酸溜溜。癢希希。十分有趣。連聲喚道。俺的親親媽媽。快把那蘿心肝射死了我罷。老婆子聽見他淫騷愈發。也顧不得手腕酸軟。便又著著實實。抽了一會。隨後靈芸也與宣媼弄了更餘天氣。方纔住手。次日飯時。先是姚子昂披衣而起。眞生摟著蕙

娘。又睡了半晌。一同起身。姚子昻笑對蕙娘道。你的身材。恰好與眞郎長短彷彿。可把那新做的花繡衫裙。并將包頭簪飾。與他穿戴起來。看也像個婦人的模樣麼。蕙娘笑嘻嘻的。開了梳匣。就與眞生改作女粧。原來眞生的頭髮。足有五尺餘長。所以梳得那時樣牡丹頭。燕尾鬢。傍著鬢邊。插上翠鈿玉蝶。把一件大紅花縐紗的襖兒。穿在上身。外又罩著一領鴉青色的繡花衫子。下面繫著羅裙八幅。不移時打扮得來裊裊婷婷。宛然是一美婦。雖所謂沉魚落雁之容。傾國傾城之色。不過是也。姚子昻呆著臉。細細的相了一會。欣然而笑道。今人說著美艷。輒以西子王嬙爲譽。若與連城比擬。只恐難定甲乙。所惜者單少步步蓮耳。蕙娘也把眞生仔細一看。果然賽過美人。但見

身軀嫋娜。態度娉婷。鼻倚瓊瑤。眸含秋水。眉不描而自綠。唇不抹而凝朱。生成秀髮。儘堪盤雲髻一窩。天與嬌姿。最可愛

桃花兩頰。假使試舞袖於吳宮。也應傾國。設或曳長裙于漢殿。定屬專寵。□錦當中。亦有風流戲窟。白綾襪底。何須隨步金蓮。正所謂楊柳春柔縈別緒。芙蓉秋艷妬妖娃。又道是謾誇洛水中宵夢。直抵巫山一段雲。

眞生自亦臨鏡細照。徘徊了半晌。不覺笑道。天既生我以如此之容。何不即使變爲婦人。就如西子楊太眞一般。播一美人名色。使天下風流之士。思慕如狂。咸願一見而不可得。即不然。亦願託身於平康柳巷。把那些輕薄蕩子。個個魂殺。不失爲癡婆情種。奈何以男子而婦貌。翻爲狂且之所染乎。蕙娘亦笑道。郎若以婦人粧。能在街坊上行走一次。妾願終身事郎如妻。眞生道。此亦何妨。今世之士。如脂如韋。低首下氣。乞憐于權要之門。雖則冠帶巍峨。實與婦人無異。倒不如我縱恣自好。又何妨巾幗羅襦。即使終日行走可也。况于一次乎。但予既爲爾夫所愛。

則卿與我姊妹也。妻妾也。然卿業已與我並枕同衾。則我又爲汝之丈夫也。揆卿之意。將欲姊我乎。妾我乎。抑丈夫我乎。蕙娘未及答。姚子昂道。子以珍愛之軀。一朝而爲我有。我以千金所買之妾。不惜贈君。皆風流之僅事也。子既戲爲女粧。願即戲諧合卺。自今以後。子爲我之婦。我妾即爲子之妻。月底綢繆。各尋鳳侶。燈前繾綣。互作鴛鴦。未卜子意。將無同否。眞生鼓掌而笑道。妙妙妙。宜速整理吉筵。就使靈芸爲儐。不妨在風流場內。大家戲耍一番。那姚子昂素性原是癡憨脫灑。說得興濃。連忙準備香燭菓儀。先是眞生同著子昂。行過禮後。即把簪釵卸下。改換男粧。然後請出蕙娘。雙雙交拜。一般樣像著那做親的。參了家堂。拜了竈神。以至坐床撒帳。鬧做一團。單單少得一班音樂。并一掌禮的人。猶喜靈芸。自幼習唱迎仙客。權做儐相。惟撒帳詞。眞生自製新語。以付靈芸。其詞曰。

撒帳東。桃花紅褥繡芙蓉。鴛鴦不獨雙棲好。雄作雌兮雌偶雄。

撒帳西。這番花燭實爲奇。屏開孔雀歡聲洽。簾捲春風瑞靄霏。

撒帳南。玉壺酒美共君酣。帳底銷魂同峽夢。胸前佩草爲宜男。

撒帳北。天長地久無間隔。三人心似一人心。兩處情濃總一脈。

撒帳上。癡情艷事非凡想。時時明月瞷雙歡。往往輕風吹笑響。

撒帳中。門闌喜氣鬱葱葱。鴛鴦繡帶從新綰。翡翠芳衾自此同。

撒帳下。春宵美滿應無價。彼非含蕊此非花。休把新紅試白帕。

每唱一句。靈芸故爲婉轉之聲。引得宣嫗緋桃。一班男婦。無不笑得眼酸。連著蕙娘。也是一堆兒笑倒。竟不及終禮而罷。有頃酒酣。眞生援毫伸紙。賦詩一律。以述其事云。

紅葉何須倩作媒。　有緣應獲到僊臺。

珠簾已逐春風捲。　繡户休從夜月開。

互角綢繆鴛夢合。　獨尋笑語峽雲來。

惟予占斷風流事。　一樹花分兩處栽。

那一夜。歡戀之情。不消細述。自後眞生。或作男粧。或爲女扮。風流調笑。曲盡其娛。忽一日。本縣中尊。把崔啓雲屈打成招。申文起解撫臺。臨行那一晚。同著解差到莊。作別。蕙娘哭得喉乾聲啞。流淚相送。姚子昂放心不下。只得買舟隨往武昌。眞生在家。每日間獨與蕙娘取樂。一日午後。忽見一個婦人。約有四十光景。年紀雖晚。却生得淸姿媚質。向著蕙娘。深深萬福道。大姑娘先往觀音庵內。點了香燭。就來探望姑娘。將次到門哩。蕙娘聽說。一面分付緋桃點茶。一面喚著宣嫗靈芸。出到門前迎候。眞生喚問道。適纔那個婦人是誰。蕙娘道。乃是家姊的媵嫁秋蓮。爲因姊以燒香便路望我。先著秋蓮來報。不識少頃到時。郎的意思。還是要見不要見。眞生道。旣係令姊。即是大姨。禮合趨迎。安有辭避不見。

但不知即是那寡居的蘭娘否。蕙娘笑道。好一個不識羞的。就要認著大姨來。那知我與你雖則恩愛。不過私訂夫妻。若還說出根由。豈不令我寡姊恥笑。如果要見。除非改作女粧。待我權宜答應。切不可將那馬脚露出纔好。眞生點頭含笑。連忙對鏡梳髮。更換衫裙。只見靈芸急急的走進報道。娘在那裡。趙大娘已進來了。蕙娘帶笑趨迎。眞生亦隨出相見畢。擡眼看那蘭娘。怎生粧束。但見

淡羅□子。白素綾裙。嫩鬆鬆的梨花俏臉。不必滿搽鉛粉。光油油的烏黑雲鬢。偏宜暑綴幽梅。腰比小蠻。移蓮步垂楊裊裊。口如樊素。吐嬌聲鶯語盈盈。正是漢宮稔色推飛燕。吳國佳人說大喬。

從來俗語說得好。若要俏。須帶三分孝。那蘭娘既有天然美質。却因淡淡梳粧。越顯得十分媚麗。當下眞生。一見。不覺意蕩神飛。暗暗稱美。就

懷著偷香竊玉的一點邪心。蘭娘也把眞生自上自下。仔細相了一會。便問道。這位大娘。從來不曾識面。可是姨夫的尊眷麽。蕙娘答道。乃是姚郎的表妹眞氏姑娘。比著姊姊。只差一歲。蘭娘微微笑道。向只道我姊妹兩個。也有幾分顏色。今値眞大娘在座。自覺形穢。只是初次幸逢。不該出言唐突。據著大娘這般美貌。可謂千中選一。怎不把那金蓮縛小。可惜可惜。眞生亦帶笑容道。妾乃蒲柳陋姿。有辱大娘見愛。謬加奬譽。豈不令人愧殺。然奴家亦爲大娘稱屈。可惜這樣點點年紀。就是守寡。不知幾歲上成親。尊夫仙逝。經今已有幾時了。蘭娘聽說。觸動心窩。不覺雙眉蹙損。微微嘆息道。甫與先夫結褵半載。即患弱症而亡。已是一年零三個月了。蕙娘便接口道。端的是光陰迅速。記得隨著姊姊。送殯到墳。撚指間。又是歲餘光景。今年淸明祭掃。定要和姊姊同去哩。適纔秋蓮報說。庵內點燭。可是向來有願。或是近時新許的。蘭娘道爲因

爹爹。遭了無妄之災。禍被贓官枉問。這番起解都堂。料必多凶少吉。故特辦一炷願香。懇求大士慈悲默祐。蕙娘道姊姊且免愁煩。聞得新到按臺。嚴明清正。我已囑託姚郎。候著投文之後。即趁日期赴告。料想皇天有眼。決不致寃沉海底。說罷。催喚靈芸。捧出肴菓。擺在一隻楊妃脚的金漆桌上。眞生要讓蘭娘首席。蘭娘再四推遜了一會。只得坐在左首。眞生即于右邊。對著蘭娘而坐。蕙娘坐于眞生肩下。三個人一團兒坐定。說說笑笑。飲得興濃。眞生每把蘭娘細看。蘭娘也時時注視眞生。有頃酒闌。眞生喚取筆硯。向著蘭娘笑道。賤妾有幸。得與大娘相會。雖則畧識幾個字兒。不敢藏拙。輙欲以俚言爲贈。深愧驢鳴犬吠。聊以博大方之一粲耳。蘭娘道奴家目不識丁。安辨詩中趣味。既蒙賜教。敢不求領珠玉。眞生不假思索。提起兎毫。頃刻間。揮成五言一律道。

疑自來姑射。　春風掠鬢多。

幽梅訝素影。　新柳學纖蛾。
斂恨鶯難似。　知音卓豈過。
不須窺皓魄。　只爾勝嫦娥。

蘭娘念了一遍。又是一遍。莞爾而笑道。妾雖孤幃寂處。豈敢效竊藥嫦娥。有辱揄揚。能無愧汗。至云知音卓豈過。則非知我之言。妾自趙郎棄世以來。斂眉蕙幌。形同春後殘枝。避月幽窗。心與雪冰俱冷。從來不喻宮商。縱有琴音。亦不願聞之於耳。何以卓文相比。無乃誚妾乎。蕙娘急將詩稿奪來。放在一邊道。大家盡興喫盃酒兒。何必做此冷淡生活。即喚靈芸。折進紅梅一枝。著令緋桃擊鼓。鬧喧喧的將花催遞。眞生向著蕙娘。丟了一個眼色。蕙娘心下意會。暗暗囑付緋桃。候著花到趙大娘手內。便須停鼓。蘭娘那裡醒覺。被著二人做弄。一連飲了數杯。倒是秋蓮眼乖忍笑不住。俄而花又傳到蘭娘。蘭娘接得在手。急欲遞付眞生。

眞生推緩不接。而緋桃鼓聲已絶矣。秋蓮從旁撫掌道。大姑娘已被暗算。只怕要沉醉哩。蘭娘忽然醒起道。是了是了。怪道花纔到手。鼓聲即住。原來被你兩人使計。眞生同著蕙娘。笑得肚疼。俱是一堆兒靠在椅上。時已夜闌人靜。急命收拾進房。蘭娘要與眞生同睡。眞生心下暗喜。悄悄的問著蕙娘。蕙娘變色道。語言動靜。猶恐露出破綻。你却忘記了自身。果係雌兒。可與家姊共睡得的麽。眞生沒奈何。勉強推却。那蘭娘怎知就裡。心上倒覺有些不快。坐在床沿。擔起那嫩尖尖一丢兒的小脚。卸脫鮫綃。重又層層裹束。把脚纏完。又向便桶小解。纔脫下了上下衣裳。鑽進被裡。那白鬆鬆的嫩腰。酥潤潤的香乳。全不遮掩。被著眞生子午卯酉。一一瞧見。那一團慾火。怎生按納得住。急忙吹滅銀燈。鑽到蕙娘頭邊睡下。原來房中。靠著南首。丁字樣兒。排下兩隻梨木涼牀。相去僅隔尺許。蕙娘只因多喫了幾杯。未上牀時。先已情興勃勃。及伸手

摸著了眞生的那件話兒。直挺挺堅硬如鐵。便即舉身相就。眞生扒到腹上。把那麈尾插得進去。不上五六十抽。牝內騷水滾出。漸漸泛溢有聲。蕙娘附耳低言道。家姊尚未睡著。你且緩緩而來。萬一被他聽見。怎好掩飾。眞生口雖應諾。一心想著蘭娘的。那件風風流流。簇新妙物。恨不得立時到手。遍身慾火上炎。赤騰騰的。眞有泰山般高。滄海般濶。憑你仔細叮嚀。怎生忍耐得定。只管深一會。淺一會。用力抽送不歇。及弄到緊要之處。蕙娘只顧十分爽快。那裡記著蘭娘。就在牀背後。照舊咿咿呀呀。叫喚肉麻。做出許多要幹模樣。不料蘭娘。果然不曾睡去。初時雖覺有些響動。也還不在心上。以後漸漸牀脚搖響。連那帳鈎。俱是咭叮噹。撼動不已。始駭然道。這也奇詫得緊。怎麼女人對女人。恰像雲雨的一般。莫非這個眞生大娘。是一男子假扮的麼。又想道。難道蕙妹背著姨夫偷漢不成。就是世間美貌的男子不少。也不信有這樣俊麗的。

正在胡亂思忖。忽聽得蕙娘口內。氣喘吁吁。帶笑罵道。短命的賊。這一會兒。又被你著著實實。抽上一二千了。把我弄得好不耐煩。也該知人死活。難道射死了人。不要償命的麼。眞生亦帶笑罵道。小淫婦。不要掉謊。像你騷水兒只管淋出來。臀尖兒不住的掀起相湊。這般樣要幹。是個射不死的。蘭娘聽到此處。已是了然明白。把那一年零三個月的苦守冰心。霎時撇下。只覺牝內忽地裡作怪起來。恰像有百十根疥蟲鑽咬。活癢活痛。著實難禁。便轉道。這件事兒。只該我孤孀們做的。妹妹有了丈夫。還要與人私弄。這也算得是一個騷貨了。又聽得連聲喚著。親肉心肝。你這東西裡面。覺著抽進抽出。果是怎樣光景。若肯細說。再與你弄個十分爽利。那蕙娘應道。臭賊囚。只管問他則甚。外邊的皮肉倒覺有些辣烘烘。不十分有趣。惟在龜頭深深射進。裡面又酸又癢。其實妙不可言。以後語聲漸低。不甚分明。只聽得淅淅索索。一連抽響不絕。

蘭娘此時。欲要忍耐。怎奈遍身火熱難熬。欲要喚著蕙娘。打做一路。又不好啓口。只得咬著被角。把那饞津屢嚥。更將兩隻脚兒緊緊夾牢。勉強支吾了一會。再側耳聽時。已是寂無響動。但見牕上月光射入。照得滿房雪亮。伸手撫那牝戶。濕膩膩的。流出了好些精水。連忙起身小解。揩抹乾淨。偷將羅帳。揭開一看。兩個並著頭。嘴對嘴的。摟抱睡熟。蘭娘瞅了一眼。嘆口氣道。自家姊妹。不以心腹相看。把一男子漢。扮做婦人哄我。却教我赤身露體。全不隄防。被著那厮瞧見。到了天明。我且不要說破。看他怎樣隱瞞。心上不住的左思右想。翻來覆去。展轉不能合眼。俄而殘月下窗。金雞號動矣。正所謂

一樣玉壺傳漏出。　南宮夜短北宮長。

三人做了兩對。已越乎恒情之外。却又洞房花燭。演出無限笑話。不信天壤間乃有子昂。

總批

此回文字。最有步驟。觀者若不細心體認。安識其前後點映之妙。如眞生扮女做親。就埋伏後邊相見蘭娘地步。然在蕙娘。不是怕著體面不雅。惟恐其姊一見眞生。未免有愛倩之意。故眞以詩挑逗。蕙即奪放一邊。及至催花擊鼓。眞意欲把蘭娘灌醉。好捉醉魚。而蕙不覺。反與同謀做弄。他若雲雨綢繆。在旁竊聽之狀。無不細心描寫。貫串入神。不意絕沒正經文字。亦學史遷筆法。妙極妙極。

第四回　樂極悲生二凶釀一宵奇禍

詩曰

陽臺暮暮與朝朝。妹旣多情姊更妖。
竊得風流無限趣。羡君何福可能銷。

其二

樂事從來不可長。風波倏爾作君殃。
祇因討盡佳人債。也被狂蜂恣採香。

到了天明。眞生同著蕙娘。攬衣先起。蘭娘爲因一夜無眠。反沉沉睡熟。及至起身。眞生梳洗已畢。步近床前。只見蘭娘。剛把那衣帶綰結。慢慢的貼了金扣。將欲套上繡鞵。一個呵欠。重又靠在牀欄之上。雖則鬢橫鬢側。粉褪脂殘。然而倦態如酲。枕痕印頰。更有一段嬌豔動人。眞生笑

道。奴家最苦夜長。爲何大娘。日已數竿。猶覺睡魔未退。蘭娘道。只爲那狂鼠無禮。終夜胡行。攪得人睡不貼枕耳。既而梳妝畢後。喫過蚤膳。眞生從容問道。聞得大娘素性好書。亦嘗讀西廂傳。而識崔張之事乎。蘭娘道。淫詞豔曲。妾所厭觀。而況崔鶯失身苟合。尤非女子所宜誦讀。眞生道。崔張之事。千古以爲美談。不謂大娘。亦執著道學迂腐之見。所恨妾非男子。假使得做張生。決不遇見鶯鶯。把他輕易放過。曾有一個俚對。舉以求教。即念道。

張琪遊殿而覲崔鶯。　奇遇奇緣。

蘭娘不假思索。應聲對道。

許行衣褐而說神農。　異言異服。

正在謔笑未絕。只見蕙娘。打從窗外走進。手中撲著一隻蝴蝶。笑嘻嘻的。付與蘭娘道。這隻粉蝶兒。乃是英臺後生。姊姊愛他麼。蘭娘微笑道。

曾聞祝英臺以女扮男。豈料今世。反有以男粧女。只怕此蝶不是祝娘後身。乃是梁生所化。蕙娘聽見語有來歷。登時雙臉漲紅。蘭娘又笑道。我本欲將汝放去。怪汝膽大性狂。輒敢闖入花叢。應得何罪。眞生道。大娘不要錯怪了他。豈蝶能戀花。乃花自迷蝶耳。即使治罪。不過和姦擬杖。蕙娘慌忙扯著眞生。走到後房靜密之處。再三埋怨道。我何等樣叮囑你。你爲何出言絕不謹愼。適纔我家姊姊。語中帶謔。未必無心。萬一被他覷破機關。教妾羞愧何地。一邊蕙娘。自和眞生說話。不料蘭娘。也把秋蓮悄悄喚過。備以夜間所聞。摹述一遍。那秋蓮又是一個淫騷之婦。驟然聽著眞生底裡。心中便覺癢癢。急忙點首道。不差不差。怪道金蓮忒大。語音忒粗。原來果是狂童喬扮。一頭說。一頭走入厨房。扯著靈芸。詰問其故。靈芸含笑不言。再四詰之。靈芸道。眞亦是假。假亦是眞。總與秋嫂無干。何勞垂問。秋蓮帶笑罵道。賊小淫婦兒。想必也被那生開

了癢竅。所以隱瞞曲護。靈芸亦戲罵道。什麼那生不那生。你若不是淫婦。怎說著男子漢。便是這般殷殷著意。兩個一遞一答。恣意謔了一會。到得午後。蘭娘同著蕙娘下棋。眞生獨自一個。步到花邊。徘徊了半晌。四顧無人。便即立向石邊小遺。不料秋蓮有心。早已躲在花陰偷覷。遠遠的張見了。那根五寸長的麈柄拍手揶揄道。我只道是眞大娘。原來卻是一個偷花賊。眞生聞著笑響。慌忙擡首一看。認是秋蓮。便如飛的趨過竹屛。攔腰抱住。秋蓮並不推阻。也便摟著眞生親嘴。眞生道。你家大娘。守寡多時。怎免得春心發動。我要央你做個撮合山。你可肯麼。秋蓮點頭道。要我做個蜂媒蝶使。事亦不難。只不知何以相謝。眞生道。小生孤寒之士。量無金帛奉酬。既蒙金諾。願與子先赴陽臺。以盡其興何如。秋蓮微微含笑。絕無難色。即於碧桃之下。芳草之上。解鬆裙帶。摟住雲雨。原來秋蓮年紀雖老。那件話兒。肥肥膩膩。十分緊煖。更兼幫襯肉

痲。勇于承受。引得眞生興發如狂。急急的盡根送入。爲之盤旋頓挫者。約有五百餘抽。秋蓮浪聲叫快道。我的親親乖小肉兒。只道你還是嫩貨。卻有這般本領。怪不得那靈芸的小淫婦。與你通線做脚。遮隱不言。眞生亦緊頂花心。連呼有趣。正在鏖戰之際。忽聞疾聲叫喚。只得草草完局。眞生道。所託之事。幸乞即爲圖成。秋蓮整衣而起。低聲應道。你有心。他也未必無意。雖仗我花言巧語。婉轉先容。也要你撥雨撩雲。乘機著手。言訖。疾忙進內。乘間以告蘭娘。蘭娘爲之首肯。旣而晚觴飲罷。淡月籠窗。眞生朗聲吟那昔賢詩句。以撥蘭娘道。

細看梅花殊有意。　安排清夢到羅浮。

蘭娘默喻其旨。亦以舊詩答道。

雌兮得雄願已足。　雄兮將雌胡不知。

蕙娘雖則敏慧。竟猜不出兩人心事。惟催促道。據我看來。倒不如

擁衾臥看牕前月。何必紛紛説舊詩。

遂即滅銀燈。解衣就榻。那眞生之意。雖在蘭娘。免不得畧把蕙娘發付。俄而二更將盡。候著蕙娘酣睡之際。便即悄悄下來。跳過蘭娘床上。蘭娘向來寡處。尙可勉強支吾。那一夜爲因等著眞生。春心勃發。頃刻難持。只得把那雙股夾牢。側著耳朶。聽其響動。到了夜分時候。轉覺牝中發癢。難伸難縮。遍身慾火如焚。及至眞生跳上牀來。反覺害羞。假裝熟睡。眞生扒到腹上。就將雙股推起。把那麈尾。一挺盡根。也不暇喚問。只管深深抽送。那牝戶之妙。毛踈肌嫩又緊又淺。不亞蕙娘。一連抽了數百。蘭娘覺著怡然爽快。那裡還做得酣睡的模樣。不覺兩手把那屁股緊緊攀定。下面臀兒不住的聳起相湊。正所謂雲當曠後心尤蕩。戰到酣時興愈濃。眞生故意把那肉具拖出牝口不動。急得蘭娘不能忍耐。連聲駡道。短命的賊。我以冰心玉操。一旦被汝淫汚。反要作耍弄人麼。

眞生微微含笑。不動如故。蘭娘無可奈何。只得哀懇道。親親心肉。你也要憐人痛癢。倘或弄死了人。須要償命的哩。眞生便低低喚道。我的知趣愛卿。曉得你久曠之後。慾心火熾。故爾徐徐含養。當與子作一番鏖戰。以盡歡娛。何消這等著急。遂卽盡根頂入。狠命狂抽。一口氣就有千餘。乃問道。卿亦樂乎。可以罷休麼。蘭娘笑喘吁吁。嬌聲應道。樂則樂矣。當與我再爲馳驟。未可已也。眞生便把金蓮高高推起。一深一淺。鼓勇衝突。復爲狂蕩久之。又問道。我之本領何如。可以中卿之意麼。蘭娘道先夫三度。不足以抵郎一度之久。妾自結褵以來。從未歷此妙境。霎時問遍體酥痲。魂靈兒都被郎攝去矣。幸勿再問。任子狂蕩可也。眞生卻把蘭娘放起。推開鴛枕。著令翻身覆臥。雙膝拄蓆。把那屁股高高掀突。自卽扒到背上。將麈尾從後插進。兩手扳住纖腰。一抽急一抽的。自首至根。深深頂送。上邊盡力一搠。下邊突起湊合。弄得牝肉淫水泛溢。汩

汩有聲。一連又有五六百抽。蕙娘忽自夢中驚醒。既不見眞生在側。猛聽得帳鈎叮噹搖響。蘭娘口中。帶著笑聲。咿咿呀呀。呻吟不絕。慌忙起身下床。也不及穿上衣裙。赤著身體。走過去揭帳一看。那一夜旬有四日。月色盈牕。照得滿房雪亮。只見兩個人。一高一下。正在雲酣雨驟。不覺怒道。好一個冰清玉潔的守寡節婦。偏會夤夜偷情。豈不愧恥。蘭娘笑而應道。只因賢妹善於偷漢。愚姊不材。聊以效顰。蕙娘十分含著醋意。又氣憤憤道。縱使春心易蕩。不妨各有所私。豈可強竊行姦。奪人之愛。蘭娘道。妹妹說的話兒。殊爲欠理。那眞郎非汝丈夫。既可以私于爾。亦可以私于我。爾著惱。我偏不惱。眞生看見蕙娘精赤條條。便伸手一把拖進被內道。我的親肉。不要凍壞了身子。你也上床來。大家同睡罷。蕙娘照著臉上一啐道。好一個負心短行的賊。你既有了別個。何消憂我凍壞。眞生道。若肯依我。容當均盡其歡。必欲爭鬧不從。明日便須告

別。豈可因我一人。傷了你姊妹和氣。蕙娘夾著耳根打了一掌道。臭賊囚。說得好太平話兒。旣姦其妹。復私其姊。卻不太便宜了你。眞生趁勢一把抱進被窩。扒到腹上。舉著麈尾就刺。登時雲雨起來。連連抽頂。不計其數。蕙娘到了爽利之處。一般樣也是咿咿呀呀。亂聲叫快。牝中騷水滾出。頃刻間。羅巾兩換。蘭娘在旁。覷著兩人歡戀之狀。越覺騷癢異常。十分難過。不住哀懇道。忍心短命的寃家。你們只顧自己快活。卻教我怎生捱耐。眞生只得丟了蕙娘。扒過來重與蘭娘交合。怎知幹了多時。那件話兒已是軟郎當。不似初時堅舉。直等摩弄了好一會。方能塞入陰門。剛剛六七抽。即已一瀉如注。急得蘭娘翻身扒起。把那肉具放入口中。吞吐吮咂。不移時堅硬如鐵。遂即重赴陽臺。著實狂弄了一會。又與蕙娘抽上千餘。方纔完事。不覺鷄聲唱絕。東方微白矣。自此眞生鮮衣朱履。不復更爲女扮。每夜同著姊妹兩個。輪流歡媾。不消細述。過

了月餘。忽見書童文繡。急忙報進說。相公回來了。原來崔啓雲之寃。全賴按臺清正。駁發按察司審明得豁。當日一同回到莊上。相見之際。悲喜交集。各自慰問了一番。蘭娘爲因子昻已歸。不好再住。只得暗與眞生訂約。含淚而別。不題。且說本縣學中。有一高梧表喚棲鳳。與姚子昻自幼同牕契厚。忽一日。到莊探望。閒話中間。子昻備譽眞生之美。那高秀才亦坐龍陽之癖。聽說眞楚玉十分美俊。心下好不動火。固請相見。子昻便著眞生出來。揖畢就坐。但覺瓊姿琦質。光彩映人。高梧嘖嘖贊譽道。眞兄雅致。眞與尊諱相符。假使卞和獲遇。決不蒙三刖之罪。眞生微笑道。碔砆頑石。過蒙雅鑒謬褒。將無增其愧赧。那高秀才戀戀不捨。直盤桓至暮而去。次日清晨。即著人持簡相請。并饋玉簪金扇數物。眞生知其來意。託以冒寒。而璧其所饋。過了兩日。高梧又親自來邀。子昻推避不見。高梧大怒。當晚遣人致書發話道。

眞子可爲兄友。亦可與弟友。所謂大家骰盆。人人可擲。豈曰

楚材而維晉用耶。兄乃擅變託辭。曾不念疇昔同袍之誼乎。

竊恐傾家不獨女色。若復執迷。必貽後悔。

子昂看畢。怒氣勃然。將書扯得粉碎。又把來人罵了一頓。那人急急回去。備細稟訴高梧。高梧愈加氣憤。忽見堂兄高梓。趨進疾呼道。棲鳳賢弟。有一樁絕大富貴。從天降付。可欲相聞否。高梧便把怒容放下。慌忙拖進後邊靜室。備問其故。高梓道。今上雖則勵精圖治。怎奈朝臣各立門戶。徒事空談。竊見闖王李自成。天生豪傑。所以兵不血刃。竟有河南之地。遠近士民。無不望風歸附。眼見得明朝天下。將爲李氏所有。他手下有一愛將。喚做王恩用。與我曾有一面之識。近日帶領心腹健勇四十餘人。改服更名。潛寓在城隍廟內。昨特將書邀我到寓。備說闖主(王)不日便取楚地。闔省紳衿。俱已密約通謀。又遣心腹將士。四處

潛布。只待大兵臨城。即爲內應。倘有奇才異能。先幾投附。即日授官。設或徘徊岐路。城破之日。必與玉石俱焚。爲此愚兄。特來與弟商議。可否之間。幸爲一決。高梧欣然笑道。豈不聞子輿氏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我輩做了一個窮秀才。怎能彀就中舉入進士。不過包攬閒事。爲人解紛排難。所得幾何。既有這般機會。豈可錯過。便當繪寫本省輿圖速去獻策爲上。高梓大喜道。我道。賢弟有些主意。果然所見不差。只是事不宜遲。今晚約了王將軍。擇日就去爲妙。高梧道。且住。小弟還有一件心事。正在無計可施。意欲乘此機會。相煩王恩用。少助一臂之力。未知可否。高梓笑道。圖王奪霸。乃是潑天大事。他猶視作等閒。若在吾弟。不過要他代爲報仇雪憤。有何不可。但不知爲著那一件事情。願聞其詳。高梧道。小弟這件毛病。吾兄向所熟知者。近來爲一眞連城。果有十分美貌。豈意姚子昂恃強擅據。幾次差人邀請。那廝立意不肯放來。故弟

不在一官。惟欲王將軍。爲弟奪得眞生。便當歸順闖王。死心効用。高梓道。既如此。就去當面一決。原來王恩用。乃是紹興府山陰縣人氏。年纔二十四歲。生得五短身材。面如冠玉。與高傑鄭天雄周千里等。同爲李自成手下心腹驍將。當日在寓。高梓兄弟進前謁見。只見高梧氣宇軒昂。議論英發。王恩用心下大悅。先把那用兵機要。互相議論一回。高梓方說高梧。要求搶掇眞生一事。王恩用欣然應允。立刻喚齊衆賊。密令整備器械船隻。以便劫了眞生。即時回去。當夜黃昏時候。高梧在前引導。衆賊挨次出城。向著園莊左側。分頭潛伏。再說眞生那一夜。同著子昂蕙娘。並坐飲酒。子昂笑向眞生道。我以羈省月餘。精神倦憊。故爾抵家旬日。未及與子作徹夜之娛。今夕三人。拚得同飲一醉。然後互締鴛鴦。以覓人間未有之樂。不識吾子可見許否。眞生道。方圖永遠歡娛。何必這般著急。子昂嘆息道。子乃聰明人。怎說此懵懂話。雖則爾我相逢。

宿緣非淺。然恐子之年少難留。我亦浮生幾許。昔人有云。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丹顏。我每三復是詩。不得不及時行樂耳。既而酒至半酣。蕙娘談起高梧。眞生道。此君如鬼如蜮。乃是奸險之徒。深悔那日多與他相見一面。子昂道。這也不足爲慮。憑他奸巧百端。只怕無計奈何得我。正在話得興濃。忽聞四下一聲哨響。子昂慌忙站起。側耳聽時。門前喊聲驟發。內有一人大呼道。不要放走了姚子昂。姚子昂嚇得心膽俱碎。也顧不得眞生。急忙忙的打從側門逃出。躲在池邊草內。舉眼望時。只見衆賊。一個個執鎗掛劍。魚貫而進。子昂叫聲苦。不知頭腦。只得把那泥墻推卸。跳出園外。亂聲叫喊。此時將有二更天氣。那些鄰居。聽說強盜搶劫。個個驚慌。誰肯出門救護。直等衆賊去後。書童尋喚。子昂方敢進入莊內。檢點衣資器玩。所失不多。單單不見了眞生。并蕙娘靈芸。都被搶去。子昂淚如雨點。不覺搥胸號哭。次日進稟縣尊。出捕挨

緝。自亦同著崔啓雲。到處察訪。杳無下落。每至花晨月夕。思憶眞生。無

不淚零如雨。這正是

誰言褒妹能亡國。　始信瑕朝解誤人。

總批

蘭娘語語尖酸。眞生時時挑逗。以至秋蓮之淫騷。蕙娘之醋態。無一人不肖。

無一語不眞。總之筆端有神。故能各寫生面。

子昂有了眞生。可謂心滿意足。眞生既有蕙娘姊妹。兼及靈芸。亦已盡娛極

樂。豈料陡起一波。竟被高梧拆散。所謂月圓而雲蔽。花艷而風摧。天下事往

往如此。豈徒作者鑿空巧構。

昔石太尉曾以綠珠喪身。豈意子昂乃爲眞生賈禍。以所不必愛而失其所

愛。不無癡迷太甚耳。

第五回　僞公主大鬧上元夜

詩曰

離合皆天意。　風流在宿緣。
只因人似玉。　贏得貌如仙。
交頸芙蓉帳。　聯杯玳瑁筵。
誰知上元夜。　更獲遇嬋娟。

當夜眞生被扨下船。喘息未定。只見一人。方巾艷服。趨進艙內。嘻嘻笑道。單爲眞兄。用了一番毒計。今夕得近清標。足遂平生之願。眞生舉眼視之。那人非別。卽高梧也。心下想道。原來爲我。起這禍根。如今既已墮彼局中。我且權時忍耐。主意已定。便假作笑容道。弟以何等人物。有辱高兄這般雅愛。高梧道。眞兄若不棄嫌高某。誓當生死不忘。然不特爲

兄美韻。徒懷淫褻而已。因以闖王招賢納俊。正我輩建功立業之秋。所以屈兄同往。投附新主。眞生應聲道。吾兄所見極是。既而解衣就寢。高梧鑽到頭邊睡下。輕輕抱住。曲致綢繆。眞生坦然依順。畧不推拒。高梧喜極。便以肉具聳入。初時僅有四寸餘長甚覺丫口寬綽。及往來抽送數百之外。漸漸長滿尺餘。塞緊臀眼。眞生酸癢難禁。每每掀起相湊。高梧亦以十分美滿。用力頻抽。直到黎明。方纔歇息。眞生問道。吾兄此物。因甚初時短小。以後便有如許之長。高梧道。我於幼年遇一術士。授以養龜之法。故交接時。被著陰水一淋。便即修偉無比。又能堅久不泄。蒙兄厚愛。願以此方相贈。眞生欣然懇乞。即依原方製藥。敷養月餘。後與婦人交媾。果然長大堅久。比著高梧一般。閒話休題。且說在路。曉夜趲行。不消數日。已抵河南。候著李自成清晨登帳。各將官參見已畢。王恩用率領高梓等三人進見。李賊降階迎接。禮極謙恭。到了殿上。分付左

右看椅賜坐。李賊從容問道。寡人凉德。偶以士民所屬。不自揣量。欲伸大義於天下。顧今雖得中原。鄰省未讋。幸辱先生儼然賜降。不知有何良策。以教寡人。高梧道。天命人心。惟歸有德。誠以大王之賢。師旅之衆。長驅至燕。正位皇極。則天下諸侯。焉有不服者哉。闖王大喜。許以得了湖廣。卽除官職。當夜排宴款待。上首坐著李賊。兩傍一帶坐下。乃是宋矮子高傑王恩用等。二十餘人。酒後喧譁。絕無尊卑體統。眞生暗暗竊笑道。此乃鼠賊。無能爲也。自後探聽李自成點集軍馬。果欲先犯楚地。將圖乘間逃歸。報與子昂夫婦。一同遠遁。忽一日。二高俱以拜客遠出。眞生低首尋思。徘徊於廊廡之下。背後有人喚道。這也奇怪。那生好像眞郎。爲何却在此處。眞生擡頭一看。不覺失驚道你是靈芸姐。因甚亦在這裡。靈芸泣道。妾與二娘躱避不及。一同被掳下船。過得一晚。又與二娘分散。妾被高梓強佔在此。眞生聽說蕙娘亦被賊虜。止不住眼眶

邊淚珠滾下。即到王恩用宅內。細細察訪。並無踪影。又探聽得李自成有女。名喚翠微。年方一十七歲。生得月貌花容。能會騎馬射箭。往往檢選美貌男子。留入帳中淫媾。眞生得了這個消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以菓餅。分咲李自成營內小兒。著令歌道。

眞連城。　賽美人。　紅樓少婦爭擲菓。　難買眞郎一片心。

那些兒童。一傳兩。兩傳三。唱得熱鬧。自內自外。紛紛遍滿。這歌聲傳入李翠微耳內。喚過心腹人張梅以問之。張梅禀道。這眞連城。名喚楚玉。乃是黃州人氏。隨著高秀才。投順候用。爲他姿容美麗。宛像一個婦人。所以孩子每。鬨傳歌唱。翠微道。候著閒暇時。你可喚來見我。張梅喏喏應聲而退。一日中午。眞生正在街上閒走。忽聽得遠遠吆喝。回首看時。只見鎗戟横空。儀衛衆盛。那持棍的。向著眞生大喝道。公主娘娘鑾駕到來。你是什麽人。輙敢胡行不避。眞生故意慢騰騰的。閃入房簷之下。

恰值李翠微馬頭相近。翠微一眼覷見眞生。便把轡繩帶住。喚過張梅分付道。你去問那滴水下站著的。那個後生。叫做什麼名字還是何等樣人張梅道。不用問得。這個就是奴婢禀過的。喚做眞連城。翠微帶著笑容。便叫請來相見。眞生走進馬首。長揖不拜。李翠微道。卿就是黃州眞楚玉麼。俺帳下少一書算的。卿若未就外員。何不到我跟前。權爲記室。眞生道。荷蒙娘娘青眼盻睞。只因眞某。依附高秀才而來。被他壓束。須得娘娘懿旨。分付高生。纔敢侍奉輦轂。李翠微便喚張梅。你隨著眞生回寓。傳我之命。曉諭高秀才一聲。就要作速同來宮內俟候。分付畢。催趲儀從。加鞭驟馬而回。因見了眞生美麗無雙。心下暗暗歡喜。坐在後廳。等了半晌。張梅氣喘吁吁。進來禀道。小的同著眞生去見高梧。郎宣娘娘令旨。豈料高秀才。出言不遜。就將眞生奪去藏匿。不敢遲延。亟來回覆。翠微大怒道。何不就將高梧那廝。鎖來見我。張梅道。高梧倚藉

王都使之勢。近日又與將軍高傑。結爲兄弟。故敢違逆娘娘。小的每不奉上命。豈敢輕易觸犯。翠微道。既如此。就著你去。召那高王二將到來。待我親自分付。不怕他不將眞生送至。張梅道。二將既爲高梧心腹。娘娘若與理論。他必滿口胡賴。越然把那眞生遠遠的藏匿過了。所謂打草驚蛇。反爲不美。依著小人愚見。明後日乃是上元節夕。娘娘速宜稟過王爺。詔諭滿城百姓。著令輸納各色異巧花燈。卽于宮樓前。結起鰲山一座。遍選上等樂戶。承應吹打。近來有一妓女。名喚花六娘。喉嚨輕爽。每一發聲。遠遶梁屋。娘娘既有絕才。何不新翻元宵艷曲。卽設宴於萬花樓下。一邊令花六娘巧囀歌喉。一邊多著伶人。跳獅跳猱。百般戲舞。傳諭各役。不許阻撓看燈。聽憑出入。如此。則高梧那廝。必與眞生同來看玩。俺這裡預選勇壯。紮縛齊整。靠著鰲山四面埋伏。只聽小人擊著燈盞爲號。輕輕的密將眞生搶入內宮。人不知。鬼不覺。却不是個絕

妙的上策。翠微大喜道。汝言甚是有理。遂即一一依計而行。到了十五日。巳牌時候。鼓聲三響。李翠微濃粧艷束。出宮升座。點集將士。先喚遊擊晁明罡。給與令旗道。汝帶本名下一百步兵。俱要白盔白甲。屯札在鰲山南首。倘有看燈奸細。乘機造亂。急出救援。又喚守備沈奇文張汝信盧元等。著令帶領人馬。分守東西北隅三處。又著勇士陳翼等四名。只看張梅指點。便將眞生搶入內宮。一一傳令已畢。各人自去整備。不消細述。那一夜。燈火鰲山之盛。果然無比。滿城士庶。聽說公主娘娘親製艷曲。著那有名歌妓花六娘單唱。無不攜老挈幼。爭來看玩。只見李翠微穿著大紅繡蟒。坐在軟玉屏前錦幔底下。旁邊站著花六娘。按板唱道。

山漁燈犯

燈如畫。人如蟻。總爲賞元宵。粧點出錦天繡地。抵多少鬧攘

攘。笙歌喧沸。試問取今夕是何夕。這相逢忒煞奇。輕輕說與他。笑聲要低。雖則是燈影堪遮掩。也要慮露容光惹是非。愛殺你果傾城婉麗。（玉芙蓉）害相思。經今日久甫得效于飛。

錦庭樂

（錦纏道）笑他每振盈盈。村的俏的。男女混相攜。更喧譁打著燈謎。（滿庭芳）且和你離芳街步星橋。畧尋徙倚。遞歌聲落梅穠李。響銅壺玉漏頻滴。一。（普天樂）任他攘攘熙熙。偏咱巧遇是這上元之夕。

朱奴兒犯

一處處燈輝月輝。一陣陣喧塡鼓鼙。一曲昇平賀聖禧。大家羨皇都佳氣。從今後歲歲如斯。（玉芙蓉）願和伊。一雙永擬鳳鸞棲。

六么令

夜闌風起。蕩春衫香靄遙飛。金鞭欲下馬頻嘶。歸去也。月西

移。聽雲璈隱隱朱門裡。聽雲璈隱隱朱門裡。

尾聲

歸來重把闌干倚。慢慢的唱和新詩贈月姨。直等那斗轉參橫始掩扉。

原來李翠微。詩詞歌賦。無不精工。這一篇曲內。就寓會著眞生的意思。故有今夕何夕。相逢忒奇之句。且說高梓高梧。曉得李氏營前。搭綵張燈。十分繁盛。意欲看賞一遭。又恐眞生要去。惹起是非。便央王恩用撥遣兵勇五十餘名。跟隨同往。只見人山人海。擠滿街路。那些兵勇。倚著都使勢頭。奮力向前。逢著就打。所以高梧等。挨得進內。直至綵幔底下。足有萬碗花燈。照耀如同白日。眞生遠遠的望見李翠微。粧扮得十分美艷。宛像那天仙玉女。又見那香案邊。威儀濟濟站著張梅。眞生畢竟乖巧。趁著衆人一湧。便把高梧撇下。一直擠到張梅肩側。張梅早已留

心。就將燈盞噹噹擊響。陳翼即從人隊裡。驀地跳出。輕舒猿臂。竟把眞生輕輕的抱放肋下。鼓勇如飛。向著宮內而去。高梧望見。不覺大驚。連聲疾呼道。有能爲我奪得眞生轉來。定應重賞。那些兵勇。都是綠林蘙徑之輩。看見筵席上羅列著金銀器皿。巴不得乘機搶掠。就把執事員役。一連殺死數人。不提防令旗一展。南有晁明罡領兵殺進。北有沈奇文率衆救援。東西兩路。又有張汝信盧元等。一同衝至。登時團團圍住。搜出高梓高梧。剁做肉泥。此時李自成還在正殿上。同著衆賊飲酒。翠微親自進去禀道。都使王恩用造反。引任奸細高梧。領兵搶掠。殺死孩兒手下兵役五名。伏乞父王發兵勦捕。李賊大驚道。那王恩用孤家待他不薄。怎忍謀叛。其中必有主謀作反。須要逐一查究正法。高傑惟恐牽累及己。連忙禀道。既是王恩用謀爲不軌。臣願領兵抄斬。以靖國難。李自成點頭依允。高傑登時點起本部兵馬。圍住了王恩用內宅。不分

老幼。閭門謦欬。不題。再說眞生擠到張梅身側。意欲央他報與翠微。忽
被陳翼攔腰抱住。一直奔進內房。心下暗暗驚喜。只見房內設酒一桌。
放著兩副杯筯。就有十餘個美貌婦女。擔茶送菓。競露慇勤。坐了好一
會。方見一班侍衞。簇擁著翠微走進。連聲分付道。夜深了。只留文玉賈
娥在房伏侍。其餘各自迴避。眞生慌忙起身迎接。翠微帶笑說道。只爲
高梧無禮。頃已稟過父王。連著王恩用一併伏誅。已曾分付備酒。與卿
少敍。眞生道。念某一介書生。三尺微命。過蒙娘娘俯賜恩波。已出望外。
怎敢並坐飲酒。翠微道。眞郎說那裡話來。妾父叛據一隅。雖有貔貅百
萬。然以天命人心所屬。尚未知是誰家之天下。故今夕之會。非圖苟且
爲歡。實欲細罄衷懷。幸勿過遜。須臾酒過數巡。翠微又道。妾纔十七。似
與君齒相方。愚鄙之思。願欲託身白首。雖不傳言于媒妁。請命于父母。
然以草昧之時。難拘恒禮。自今一訂。矢死不易。惟君永念。勿得輒有二

三。眞生低低說道。雖蒙娘娘殊恩見愛。但恐物議易生。不致有他患否。翠微笑道。君眞書生。不脫腐儒之氣。妾今部下所統馬步將士。共有一萬餘人。生殺之權。皆妾自主。何況閨閫之內。情慾之私。誰敢妄生議論。但請勿憂。只見文玉賈娥雙雙跪下禀道。王爺傳令。明日午時三刻。親督大兵十萬往取湖廣。料想娘娘必要護駕從征。試聽那銅壺中。玉漏將殘。幸乞暫停盃斝。早早安寢罷。翠微笑道。奴婢每言之有理。且待破了武昌。當與愛卿圖一快飲。即命收拾。站起身來。攜著眞生之手。同進臥房。即喚賈娥放下繡幃。解衣就榻。交合之際。翠微既非元身。眞生那件話兒。亦僅有五寸餘長。所以輕輕挿入。便堪往來馳驟。情波既洽。狂蕩愈深。俄而抽到數百之外。漸覺肉具又粗又長。外與陰門緊湊。間不容髮。內則直抵含葩。旁無餘隙。恰像依著牝戶生下來的。翠微口內咿咿呀呀。嬌聲婉轉。連連喚道。快哉。死也死也。卿豈仙耶。爲何生得這般

妙物。把我內中緊緊塞滿。似酸非酸。似癢非癢。每一抽頂。只覺遍身爽快。若再一會。我的魂靈兒祇怕要飛去了。眞生聽見妖聲浪氣。愈覺興濃。便把雙腿掮擱臂彎。著實衝突。足有二千餘抽。抱住問道。鄙人不材。可以中得娘娘之意麽。翠微笑道。郎君非偲卽怪。不然怎有如許本事。實不相瞞。妾自破體以後。曾經幾番作樂。縱使態貌。有如郎君這樣俊俏的。那件話兒。怎得長又長。大又大。就是陽物修偉的也有。怎及得這般堅久不泄。便有通宵不倦的。那比得愛卿風流識趣。溫雅近人。正所謂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卿眞如意君也。說罷。急以臂兒高高突起。眞生興如火熾。便卽狠命射進。盡根抽送。又有千餘。方罷了事。只聽得鼓聲三響。李自成早已升帳點兵。翠微亦卽起身梳洗。傳令將士作速披掛聽點。眞生爲著母親鄔氏在家。惟恐亂兵衝散。力懇翠微。發兵先往。翠微便向李自成請爲前部先鋒。帶領一萬人馬。浩浩蕩

蕩。殺奔前來。所過州縣。官民人等。無不遠遠迎接。開城出降。及到了武昌府。安營駐札。以待闖賊大隊人馬到齊。再議征進。眞生禀過翠微。同著張梅。帶兵一千。前往蘄水縣內。迎接鄔氏到營。誰知李賊未到。本地土寇先已倡亂。滿城百姓。紛紛移徙。東竄西逃。進入家裡。單單剩得幾間空房。不惟鄔氏不知去向。連那左右鄰居。並無一個。眞生不勝悽愴。躊躕嘆息了一會。只得回到武昌。再作區處。時李自成已與翠微合兵。遂由潼關。直抵京師。至三月十九日。攻破了彰義門。李賊借居寶位。便將文武各官。拷打追贓。那些衆賊。紛紛的搶掠民財。姦淫婦女。無所不至。把一座錦繡都城。攪得來天昏地暗。眞生看了這般局面。料想不成大事。若非遠遁。禍必及身。一日早起。乘著翠微入宮去了。急忙收拾金珠細軟。揣在懷內。騎了一匹駿馬。打從春明門。馳驟而出。守門賊將攔住盤詰。眞生厲聲叱道。吾奉公主娘娘將令。爲有緊急軍情。要往城外

打探。汝敢攔阻麼。賊將認驗。果有公主令旗。便笑道。大哥不要發惱。奉著皇爺嚴旨。凡有軍民出入。須要逐一查驗。俺弟兄們奉公守法。怎敢懈弛。大哥既係娘娘將令。悉聽尊便。眞生賺得出城。惟恐翠微遣人追趕。檢著小路。星夜向南而走。這正是

寧離繡帳抛鴛偶。　豈向潢池竊夷兵。

總批

李自成要做皇帝。則翠微便是公主。何不招選駙馬。却令他私擇嫪毒。然自成只做得一個強盜耳。俗語所謂男盜女娼。信然信然。

縱筆淋漓。點景逸宕。可謂遠水波高。暮山雲重。

第六回　眞天子臥病石沙村

詞曰

禾黍故宮何處。藤蘿月色空明。西風送到塞鴻聲。又砌一番秋恨。　撇却利名擔子。說些兒女情根。自歌自笑自評論。獨得貧中樂境。

右調西江月

眞生賺出都門。惟恐翠微追趕。加鞭驟馬。只檢小路而走。那一時到處土寇竊發。人煙迥絕。四野蕭條。正所謂慌不擇路。看看到了夕陽西墜。前後並無宿店。路上又沒一個人影。竟不知是何處地方。既已神疲力乏。肚內又饑。正在慌急之際。只見刺斜裡。忽地閃出兩個少年來。怎生打扮。但見

身長腰濶。黑眉濃。頭戴翦邊氈帽。又將天青色的綾帕紮額。
身上俱是白綾馬衣光青布短袖罩甲。腰掛雙刀。寒光閃閃。
手援弓箭。殺氣騰騰。正是慣在綠林稱俠客。全憑翦徑作生
涯。

眞生覷著他猛赳赳。眼睛注射。飛步而來。勢頭甚是凶惡。心內越覺驚慌。只得連下數鞭。向前奔避。那兩個少年。從後追趕。大喝道。不曉事的鳥男女。若不跳下馬來。咱們就要放箭了。話猶未絕。只聽得颼地一響。早有一枝箭。擦著耳根飛過。險些兒射在腦後。眞生嚇得魂不附體。慌忙下馬。跪求饒命。那少年睜圓怪眼。拔刀就斫。其一少年。急忙止住道。可惜他姿容如玉。年甫妙齡。二哥不要鹵莽。饒了他的性命罷。那少年笑道。這厮造化。饒便饒了。身邊必有財物。快些將出來買命。眞生正要向著腰邊。取出金珠。忽遠遠望見樹林裡面。有一男子。同著一個婦人。

背了包裹。踉踉蹌蹌。轉彎向東而去。那兩個少年。便把眞生撇下道。這廝乃是籠中之鳥。不怕他走上了天。俺們且把那婦人包袱奪了來。再與他索取買命錢未遲。一個移步先行。一個跨上馬隨後趕去。眞生觀著去遠。慌忙站起。只檢荒僻小路。不要命的望前奔竄。約行了五六里。漸漸天色向晚。只見路旁一家。竹扉半掩。有一少年美婦。倚扉而立。眞生也不暇啓問。口中只呼救命。向內就走。那婦人愕然驚詫道。這也奇怪。你是甚麼人。望著人家內裡。只管胡亂闖入。眞生慌忙跪下道。前前前。前面遇著兩個強人。謀財刼命。所以逃避而來。望乞小娘子容宿一宵。恩同再造。那婦人微笑道。不是奴家忍心推却。你若在此借宿。只怕躲了雷公。又遇霹靂。還到別處去罷。眞生再三哀告道。若不是小娘子發那惻隱之心。小生命合休矣。婦人道。實不相瞞。俺家丈夫姓林名桂。原係響馬出身。後來被著奴家規勸。改尋別業。豈料闖王作反。年荒兵

亂。不能營生。所以拙夫。又與夥伴陳彪。仍舊做此道路。頃聞君說。遇著兩個少年。其一必係拙夫無疑。他回來時。每在黃昏左側。你若避在我家。却不是自投羅網。妾要勸解。又怕嫌疑不便。那時怎處。眞生聽罷。愈覺驚慌無措道。如今天色已暮。就到前途。決無生理。不知小娘子有甚計策。可以救得小生麼。婦人沈吟半晌。低低說道。也罷。可憐你年未二旬。姿容俊雅。只得擔著干係。把你藏匿在臥房之後。但你來已多時。想必腹中饑餒。妾有現成酒脯。聊供一餐。眞生雖則枵腹。因爲驚嚇了一番。懷著鬼胎。那裡還覺饑餓。急急的飲了數杯。隨那婦人指點。將身閃入在炕背後。一條夾衖裡面。剛剛躲過。只聽得門前馬聲嘶響。早有一人跳進門來。亂聲問道。大嫂。你可見一俊俏後生。打從門首經過麼。婦人笑嘻嘻的應道。曾沒見個後生的影子。二哥。這匹馬兒是何處得來的。那人道。不要說起。俺與陳大哥。站到下午時候。方見一蠻子後生。騎

了這匹馬。慌慌張張。像是京城裡面逃出來的。被俺喝下馬來。將要結果了他。怎奈陳大再三相勸。也是那廝造化。恰又遇著一個男子。背了包裹。同一少女逃難。俺兩個只道包裹內。有些油水。慌忙趕上。連那女子掇取。豈料那後生。乘機溜脫。四下裡到處追尋。並無踪影。陳大愛著女子標緻。強要分了去。俺便得了這匹馬。大嫂快些弄飯與俺喫。俺就要和你睡哩。眞生側耳細聽。原來所遇行掇少年。果係婦人的丈夫林桂。當下林桂。喫完了酒飯。就把婦人摟抱進房。也不吹滅燈火。到了炕上。解除衣服。即將麈尾揷入牝戶。不上二三十抽。婦人口內便哼哼不絕。連聲叫快道。俺的親達達。爲什麼今夜這般高興。林桂道。俺一心想著日間那個女子。果有十分美貌。生擦擦被那陳大要了去。只得把你的舊東西殺火。兩個一抽一迭。(送)淅淅索索。約弄了半更天氣。眞生潛避在內。初時心頭尙是突突的跳。以後聽得二人狂弄。忍耐不住。

爬起窺看。只見婦人遍身雪白。恰像一塊羊脂美玉。兩隻金蓮。被著林桂高高推起。一進一出。抽得牝內漬漬亂響。婦人浪聲喚著親達達。俺的心肝肉兒。無般不叫。直至事完。其聲方止。眞生孜孜的看了一會。驟覺春興勃發。忽地轉著蕙娘。再見無期。又想起歸途梗塞。愈加愁悶。將次雞聲號動。不曾合眼。早又聽見婦人起身煮飯。那林桂亦即起來梳頭洗臉。喫了一頓酒肉。出門跨馬而去。時東方尚未明亮。婦人把那竹扉緊緊拴閉。翻身走進。喚著眞生道。俺家丈夫。已出門去了。你且放心出來喫些早膳。眞生只要脫身就路。那裡還覺一宵之苦。急忙趨出。深深揖謝道。多蒙娘子垂恩救免。但不知此處是何地方。尚祈指示去向。倘獲生還。沒齒佩德。婦人道。你若要去。怎好阻攔。只怕前途多梗。在在皆有響馬。倒不如消停幾日。以俟烽煙少息。那時回去。方保無虞。眞生聽說。展轉躊躕未決。那婦人笑嘻嘻的。一把扯到炕上。並肩而坐。語言

帶謔。反把眞生挑逗。眞生細看那兩臉霞紅。一窩雲綠。霎時間亦覺情興勃勃。便伸手將婦人的腿上一捻。婦人斜眼一睃。微微笑道。我好意救搭你。你反揑手揑脚。莫非要姦騙我麼。我偏不肯。眞生摟過親嘴道。豈敢姦騙。正欲假此以報厚情耳。婦人連忙卸了裩兒。只見兩股之間。露出那件風流妙物。光膩膩一條細縫。又嫩又肥。並無半根毛影。忙將龜頭插入。一搗直抵黃龍。緊推雙股。亂亂椿頂。一口氣足有二千餘抽。那婦人初時只道眞生還是小夥子。不諳雲雨。怎知那件話兒。熱如火炭。進得牝戶。倏爾長又長。粗又粗。直掘掘堅硬如鐵。搗得那花心欲碎。酸癢難熬。婦人亂擷亂湊。口不停聲。叫出許多心肝達達。眞生爲見淫騷太甚。要博他歡喜。自首至根。著實頂送。抽得那淫水滾出。汩汩亂響。恰像鰍行泥淖。又如豬喫糟水之聲。往來衝突。一連又有二千餘抽。婦人爽快已極。口中叫喚漸漸聲低。四肢漸漸酥軟。星眸緊閉。雲髻蓬鬆。

直挺挺不能掀起湊合。憑著眞生深抽淺送。一連又搗了五百之外。婦人恍如夢中驚醒。嬌聲喚道。妾已死去還魂。郎何貪戀未足。眞生捧住雙頰。連連親嘴道。深感娘子保護性命。敢不盡力奉承。遂又一抽急一抽。深深射入。而婦人已香汗如珠。連丢數次。不能狂蕩如初矣。俄而傍晚。卽聞扣門甚急。眞生慌忙閃避。婦人慢騰騰的。啓戶一看。却是林桂。滿面堆著笑容。帶了一個絕色麗人。徒步而回。原來這個美女。卽係昨日所奪的。只因陳彪之妻。十分妒悍。雖則領歸一夕。不能竊雲雨之夢。故與林桂。仍換了那匹馬去。那林桂又是一個貪色之徒。欣欣然將馬換轉。覓了幾品野味。也等不得夕陽西隱。卽與陳彪作別回家。當下婦人一見。未免懷著醋意。却因心上有了眞生。所以笑容相接。進入厨下。連忙整治酒肴。將出金銀器皿。擺滿一桌。婦人坐在側邊。林桂把那女子。抱放膝上。摟摟摸摸。恣意淫詼。那女子雙臉斷紅。眉山鎖綠。含愁悵

倀。(悵悵)竟席不發一言。既而解衣就寢。雲雨之間。林桂倍加狂縱。怎奈女子悲啼宛轉。涕淚交流。竟不及盡歡而罷。將至黎明。林桂起身梳洗。向著婦人再四叮囑。好生照管。不要放走了他。遂即伏劍而出。婦人便將隔宿剩下的美味香醪。重新整理。擺在炕邊一隻金漆桌上。喚出眞生對飲。眞生偷眼瞧那女子。怎生模樣。但見

雲鬢蓬鬆。玉顏憔悴。淚沾粉頰。何殊帶雨梨花。黛慘蛾眉。渾似凝煙柳葉。論芳庚。正在破瓜時候。看容止。決非小户裙釵。雖然玉損而珠汚。不失花嬌而月媚。正是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眞生一見。就懷憐愛之心。因礙著婦人在旁。不好詢問來歷。飲了一會。婦人酒量甚淺。數盃下肚。便即騷發發的。要求雲雨。眞生就把婦人撳倒。解了褲兒。將那直掘掘的。從後塞入陰門。做那隔山取火。狠命亂椿。

不移時。足足搗上了三千餘下。那婦人一則酒醉。二則經了一番狂雲驟雨。覺道遍身爽快。等得事完。就在炕上沈沈睡熟。眞生悄然而起。向著女子。深深一揖。低聲問道。敢問姐姐貴姓芳名。還是本地人氏。或係遠方被難。那女子泫然下淚。終泣而對道。妾家蘄水。父喚高梧。于舊年冬杪。獻策闖王。杳無下落。妾名雲麗。蹇遭兵亂。被擄至京。昨遇同鄉周秀夫。將欲跟回故里。豈料纔脫都門。又墮二賊之手。薄命如斯。自分必死。細聽郎君口音。亦像楚中。爲何潛避此地。眞生聽說是。高梧之女暗暗轉著。拆散了子昂夫婦。天理報應不爽。遂答道。小生果亦蘄水人氏。也只爲命運坎坷。身寄虎狼之口。謀歸未得。今聽姐姐說來。使我越加悲感。所謂愁人莫與愁人說。引得愁人轉轉愁。雲麗道。妾乃女子。所以跬步難行。君爲丈夫。奚患不能脫身回去。倘藉福庇。可以保全妾命。帶挈回家。生死啣結。眞生道。豈不欲歸。事難倉卒。只在兩三日之內。定當

乘間脫身。姐姐若要同去。必須認爲夫婦。還有一說。爾我性命。不在林賊。而在婦人之手。須要曲意奉承。得其憐愛。防管稍疎。便可以捉空遠遁了。雲麗斂容再拜而謝。有頃婦人睡覺。眞生再與綢繆戲狎。而雲麗亦殷勤趨奉。泣訴愁衷。哄得婦人滿懷歡喜。自此一連數日。不能細敘。忽一晚將及點燈。林桂扣戶疾呼道。大嫂。俺和陳大哥被著劉將軍招募連夜入城。參見授職。只在三日後回來。好生照管門戶。眞生聽著。心下大喜。暗與雲麗相約道。此乃天賜機會。若再遲延。定無還鄉之日矣。當夜兩個。同著婦人。一塊兒坐在炕上飲酒。眞生勸過一盃。雲麗隨即殷殷斟奉。霎時間竟把婦人灌得沈醉。雲麗假作收拾盤盞。避入厨房。眞生就把婦人的褲兒扯下。推起那雪白雙股。將肉具一挺而入。一深一淺。急急的搗了千餘。那婦人醉眼乜斜。雙手勾住眞生頭頸。撒嬌撒癡。亂聲喚道。俺的親達達。我已醉的了不得。遍身酥軟。憑你搗死了我

罷。眞生亦極口叫喚肉麻。只管狠命射入。一連又有七八百抽。婦人的兩隻手兒。漸漸放了下來。鼻息鼾齁。倏已睡去。眞生連忙抽身而起。只見雲麗。已把婦人的舊包頭。齊眉包裹。身上換了幾件破碎衣裙。脚套一雙青布小靴。並雨傘褡褳。一一收拾停留。將要出門。眞生放心不下。再去聽那婦人時。十分睡熟。便把竹扉帶上。趁著星月之光。一步步挨到前路。忽聽得後面人聲嘈雜。却是一群男婦。攜老挈幼。疾步而來。眞生撿著一個老者。向前問道。小生夫婦。要到黃州府蘄水縣去的。敢求老丈指引。打從那一條路去。那老者答道。聞得湖廣大亂。只怕你回去不得。我們俱是下路人。今自京邸避難回南。你夫婦兩個。不若一同到了南京再處。眞生便與雲麗商議。雲麗道。悉聽官人主張。何必問妾。眞生只得隨著衆人。一路同走。不一日。到了太平府當塗縣界。地名喚做石沙村。衆人俱下了飯店。眞生獨尋一個做豆腐的黃近溪家安歇。只

因一路人雜。每夜和衣而臥。尚未與雲麗近身。那一晚村廬幽僻。飲了數杯。便卽解衣就榻。雲麗低聲問道。多蒙官人厚愛提攜。尙未詢及尊姓貴表。眞生道。小生眞楚玉。表喚連城。向時曾與尊君會過。雲麗驚喜道。原來就是眞郎。怪道妾父頻頻道及尊寵美麗。使妾耳熱已久。誰想難中獲遇。才子自應有〇。果然名不虛傳。眞生伸手摟那牝戶。又光又〇。高凸凸恰像新出籠的饅頭一般。卽翻身扒到腹上。將那五寸長的東西。挿了進去。接連抽送。只覺牝內火熱。肌肉湊緊龜頭。又乾又淺。十分有趣。一個經過狂風驟雨。何怕突圍浪戰。一個久慣偷香竊玉。自能著意溫存。其歡戀之情。不消細表。到了次日。梳洗方畢。忽聽得有人喚道。連城兄。別後久無消息。爲何得在這裡。眞生抬頭一看。認得是崔子服。慌忙邀進後邊房內。喚出雲麗相見。就把前前後後。許多被難事情。備細訴說一番。因問道。不知仁兄。有何貴幹。亦到此處。崔子服道。小弟

爲因寇盜縱橫。家室如燬。同著凌雅生避地金陵。獲遇大司馬豐公。留居幕內。近聞福藩潛避於此。特著小弟前來偵訪。誰想到處物色。杳無消耗。兄既要往南都。不若暫留幾日。與弟同去謁見豐公。必蒙寵遇。兄意可否。眞生大喜道。弟與寒荆。正苦到彼無一親識。難以棲身。若蒙仁兄提挈。信所謂骨肉我也。幸何可言。當晚就託店家整備幾品肴菓。款待子服。將至黃昏時候。忽聞遠近紛紛驚喊。說是觀音庵內火發。黃荳腐急忙尋了擔桶。汲水往救。眞生同著子服。亦相隨而去。到了庵前。那裡是火。只見一道紅光冲起。衆人發聲喊。都一鬨而退。眞生顧謂子服道。若非眞主。安得現此紅光吾兄所訪福藩。莫非在內。遂步進看時。只見一副皮匠擔兒。歇在廊廡底下。一個少年眠于正殿東首地上。旁邊有一老者。吹火煮藥。近前把那少年細看。生得耳長面白。儀容超異。便向老者問其姓名籍貫。老者答道。我是餘姚人。姓盛。這位乃是福王殿

下。只因主亡國變。盜賊蠭起。將欲避到淮安。誰料中途染病。只得偃臥於此。崔子服暗暗稱異。近前說道。方今燕都雖失。東南半壁。猶幸無恙。殿下既係帝室親支。何不急往南都。招諭舊臣。起兵北向。則逆賊可除。天下可復矣。福王微微歎息。並無一語。那盛皮亦只顧低頭煮藥。徐徐應道。此乃大事。談何容易。即在殿下猶然疑慮未決。豈是爾輩書生所知。二生見不是話。轉身回寓。重令煖酒對酌。既而飲罷。眞生問道。吾兄既已獲遇福王。明日可即去否。崔子服道。只在五鼓起身。作速趕回。報與豐公。豈堪遲誤。敝寓就在前面。吾兄須要絕早梳洗。等待弟來。一同走路便了。子服去後。眞生抱著雲麗。解衣上牀。仍赴陽臺之夢。正是

故人相遇情偏洽。　少艾初逢興自深。

總批

始獲陳彪勸釋。又遇盜婦憐愛隱匿。畢竟是美貌人。有許多奇遇。佔許多便宜。客有聞予言者。笑曰。只恐失便宜處。亦是不少。

新鐫批評繡像春燈鬧奇遇豔史

第七回　戴嬌鳳月下偷郎

詞曰

一夜東風。吹散柳梢殘雪。御樓煙煖。對鼇山綵結。簫鼓向晚。鳳輦初回宮闕。千門燈火。九街風月。　繡閣人人。乍嬉遊困又歇。艷粧初試。把珠簾半揭。嬌波溜人。手撚玉梅低説。相逢長(常)是上元佳節。

右調傳言玉女

眞生與高雲麗在黃翁腐店。訂爲夫婦。那一夜。恩恩愛愛。歡戀之情。不待細表。次早五鼓。崔子服即來催喚起身就路。不一日到了金陵。眞生橐中纍纍。珍寶鉅萬。十未貨一。已獲千金。即于府治東首。賃了一所住

宅。又收下兩個婢女。服侍雲麗。當下崔子服引至寓內。與凌雅生見畢。細敍寒暄。各把别後衷曲。談了一遍。即爲眞生介紹。投刺謁見兵部尙書豐儒秀。豐儒秀舉眼。把眞生仔細一看。心下暗暗驚異道。不信男子中。偏有這般美貌。我家枉蓄姬妾二十餘人。那討得這樣一個絕色來。便笑問道。郎君既係子服筆硯至交。必爲飽學無疑。今當闖賊僭號。中原糜沸。在君等正宜戮力王事。以圖建功立業。老夫意欲擇立宗室賢王。正位南都。然後興師討賊。徐圖恢復。子意何如。眞生即陳練兵勦闖。便宜八策。語語經濟。皆爲時務要略。豐儒秀大喜道。即使老臣宿士。所謀不過如此。孰謂子方妙年。胸中便有數萬甲兵。眞經濟之材也。使我又得佳士。豈非國家有幸。遂留進後邊書室。須臾茶過二次。密問崔子服道。君去月餘。可曾探聽著福藩消息否。崔子服備述遍尋不遇。後在石沙村。幸獲一見。現今臥病荒庵。爲此亟來回覆。豐儒秀又問儀狀如

何。崔子服道。雄姿偉質。眞天人也。豐儒秀主意遂決。即聚文武大臣商議。擇日整備鑾輿。迎接福王到京。立爲皇帝。改年弘光。那弘光帝深感豐儒秀迎立之功。降出一道旨意。著入內閣辦事。仍兼兵部尚書。豐儒秀既專國柄。賣官鬻爵。引樹私黨。一時威勢赫然權傾中外。凌崔二生。以恩例拔貢。凌除兵部司務。崔選國子監博士。雖爲儒秀心腹。然以內閣尊嚴。非奉呼喚。不得進見。惟眞生獨蒙寵嬖。以白衣出入相府。可以時刻稟謁。左右執事。莫敢誰何。倏忽間。又屆新年。慶賀聖節已過。豐儒秀設宴內衙。獨召眞生陪飲。須臾酒過數巡。豐公欣然笑道。聞子素善吟咏。當茲歲首。景物一新。可無陽春白雪。以賦皇都之佳勝乎。望即口占一章。老夫洗耳。眞生略不構思。朗聲吟道。

日照千門瑞氣開。　梅花帶雪報春來。
帝心簡聖恢先業。　朝野思公補衮材。

栢葉酒霑新雨露。　建章宮煥舊蓬萊。
中興指日堪平賊。　會見嫖姚奏凱回。

豐公聽畢。擊案贊賞道。今早內翰諸子。以新咏贈予者。有二十餘篇。誰能及爾這般工巧宏麗。異日敷揚明盛。樹幟詞壇。非子而誰。老夫只在早晚間。定於聖前推薦。眞生離席而謝道。某于幼時。曾遇異人相說。此兒骨輕命薄。恐非遠大之器。若使躋身顯達。定當壽夭。今蒙恩相覆培之德。使以布衣陪侍左右。已出望外。若欲加以官職。詎惟福薄難勝。而以官守所礙。反不能趨承顏色。如今日之獨荷殊恩矣。豐儒秀聽說。愈加歡喜。即命傳喚衆姬出來。作樂爲娛。遠遠聽見笑語喧譁。即有一陣異香。從簾內而出。只見一個個嬝嬝婷婷。年皆十七八歲。輕移蓮步。趨至筵前。或衣紅或衣白。其明粧而艷飾者。共二十四姬。皆天姿國色也。以下婢鬟簇擁。不計其數。須臾坐定。吹的吹。彈的彈。唱的唱。絲竹鏗鏘。

金石競振。但覺洋洋盈耳。雖鈞天之樂。無以過也。既而曲罷。又命衣緋艷姝。捧硯磨墨。取過金牋一幅。著令眞生楷書錄出前詩。艷姝屢以目送眞生。眞生低頭不敢仰視。是夜即與豐儒秀。同宿內衙。俄而又是上元節夕。那一夜。六街三市。燈火熒煌。歌聲遍滿。果然繁盛無比。曾有昔賢瑞鶴仙一詞爲證。

瑞煙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華滿。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毬有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　堪羨。綺羅叢裡。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煖。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著冠兒鬭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

當夜帝命光祿寺排宴。大臣自二品以上。皆得賜宴於文華殿。日影初西。豐儒秀即已備駕入朝。眞生在家寂寞。遣人遍市異巧珠燈。著雲麗

設酒中堂。單邀凌崔二子。自午後飲起。直至黃昏時分。只聽得門外鬧聲鼎沸。於時酒已微酣。遂各換了便服。出門賞玩。凌雅生笑向眞生道。記得前歲看燈。子獨遇仙。闖入姚花源內。卻把我二人撇下。不要今夜。又被那妖嬈兒拉去。使○○□□空回。眞生亦笑道。寒室已有縞綦可樂。雖則有女如雲。匪我所思也。三個人說說笑笑。迤邐而行。自五鳳樓前。轉到豐儒秀私第。一路士女喧闐。花燈燦爛。慢慢的遊衍了一會。將欲步出後街。忽見人叢內。閃出兩個美秀童子。手中各執紗燈一碗。照一少年。紗帽皀衣。像個堂候官打扮。向著眞生深深唱喏道。老爺宴畢回衙。著某邀請眞相公。有事面商。幸即移玉。眞生道。適聞聖上勅賜黃柑御酒。命各官酣飲竟夕。何獨老爺謝恩先退耶。那官兒作色道。子在衙內。出入許久。今以公務見召。何生疑慮耶。眞生不敢遲延。遂與凌崔作別而往。到了門首。此時將過半夜。人尚嘈嘈雜雜。挨擠不開。那皀衣

吏在前。眞生在後。向人隊裡。急忙趨過儀門。遙見正廳上。掛著一碗七尺高的絕大珠燈。照得滿堂雪亮。那官兒挽了眞生之手。不由甬道。卻從廳側一條小衖。轉向東首進去。前時那個執燈的童子。忽已不見。所過之處。並無燈火。皆是黑魆魆的。一連過了五六層門限。始抵一室。剛剛跨足進內。即聞門上鎖響。回首看時。連那官兒亦霎時不見。月光射入珠簾。隱隱照見梁上。横一匾額。顏著地近蓬萊四字。卻非平昔間進見豐儒秀講話之處。嚇得遍身冷抖。正在狐疑不定。忽然畫屏之側。青衣秉燭。照一婦人。緩步而出。見了眞生。佯作驚訝道。好一個天大的膽。此乃妾之臥房。郎君何得擅進。獨不畏平章劍鋒乎。眞生錯愕不知所對。只把雙眼睃那婦人時。蛾眉霞臉。生得十分俊麗。身穿一件銀紅細錦的繡花襖子。外罩天青色綾段披風。頭上翠翹金鳳。全似內家粧飾。那婦人又笑道。誰言眞郎敏慧。原來是一老實頭人也。既已至此。何消

害怕。且到了妾之臥內。自有話說。眞生猶逡巡不敢移步。被那美人一把拖進香閨。只見碧紗牕下。障以玉屏。那鋪設的都是珍奇器玩。牀上錦衾繡帳。金爐中香氣氤氳。洵人間別一洞天也。再於燈下。把那美人仔細一看。即是前日捧硯的衣緋艷姝。始放膽向前一揖道。頃以皀衣吏。傅太師之命。呼喚小生。誰想引入姐姐粧次。雖則藍橋邂逅。不無玉杵之緣。其如相府森嚴。使小生實覺惶懼。不知所出。那美人答道。妾維揚人氏。姓戴名喚嬌鳳。係太師爺之第四妾也。紅顏命薄。誤入候門。外日獲見郎君姿宇秀麗。妾實私心愛慕。故特乘此花燈人鬧。假命相招。豈徒竊倉卒之歡。實欲如紅拂之奔衛公耳。深愧自媒。幸勿鄙棄。眞生道。小生心非木石。豈不感領厚情。只恐羊腸險窄。將無爲獵者所危。嬌鳳笑道。郎君識見過人。何乃迢慮及此。妾所懼者。內則主上荒淫。外則四鎭驕恣不睦。將來南都。更有不可知之事。即如太師名雖位極人臣。

實係尸居餘氣。不足畏也。矧妾自有乘機逭脫之計。請免戒心。眞生微微含笑。即爲解卸繡衣。露出一雙酥乳。粉團相似。一點點乳頭。猩紅可愛。及伸手撫那牝戶。光油油兩旁豐滿。嫩毫數莖。長僅寸許。將一指頭挖入。而亦艱澀不可進。眞生喜極。急忙扒到腹上。把兩隻脚兒高高推起。揑著麈尾就刺。怎奈牝內十分緊小。弄了好一會。方得盡根。往往來來。不彀二三百抽。嬌鳳便即口內咿呀。聲聲喚著有趣愛肉。射得我快活死也。原來牝戶甚淺。那龜頭直搗含葩。所以嬌鳳倍加爽快。連忙放下雙手。把自己的臂尖緊緊扳定。憑著眞生一深一淺。用力狂抽。瞬息間。搗了三千餘下。牝內騷水泛出。滾滾不絕。眞生摟住粉項。把舌尖兒放在嬌鳳口中。嬌鳳慢慢的吮咂了一會。亦以舌尖送過。旣而嬌聲喚道。我的親親愛肉。不聞那金雞兒早已報曉麼。妾實久曠興濃。禁不住遍身慾火。願郎急爲馳驟。休要這般遲緩弄人。眞生遂又自首至根。大

肆出入。乒乒乓乓。一連又是二千餘抽。只覺牝中淫水漸乾。比前愈加緊淺。而嬌鳳匆匆失笑。亦已體軟魂酥。比及雲雨散後。揭帳一看。則已紅日半牕矣。即有一婢。以人參湯捧至。嬌鳳指婢問生道。郎與之面熟否。眞生凝眸熟睇。不能識認。嬌鳳笑道。郎君太無眼力。此即夜來烏紗皀衣之堂候官也。眞生方纔想起面龐。亦爲之撫掌。原來豐儒秀于瓜楊等處。遍選民間美女。共得二十四妾。而其最艷者。止有四姬。第一喚做萍香。次名鄭倩。三曰瑞娥。其四即戴嬌鳳也。於四姬之內。穎敏絕倫。而丰姿姣好者。又莫如嬌鳳爲最。即以四姬。列爲四院。嬌鳳所居之院。名曰熙春。在群妾中。單與水氏萍香最厚。因見豐儒秀不以安邦滅賊爲念。而其所務。惟在聲色貨利。每與萍香談及。輒爲顰蛾浩嘆。及以侍宴。窺見眞生才貌超群。心下依依思慕不置。乃與愛婢紅櫻設下計策。往常演荆釵記。紅櫻每以紗帽皀衣。扮作堂候官。故有此一副衣帽。而

即令假扮賺生。並那執燈的兩個童子。亦以小婢僞粧也。話休繁絮。當日二人攬衣下牀。盥漱之後。嬌鳳展開鸞鏡。把那五尺長的一窩雲髮。細細梳刷。眞生靠在粧臺。再注目看時。越覺嬌艶無比。感其情重。口占一詞。以贈之道。

昨夜遇娉婷。夢入熙春。芙蓉臉膩柳腰輕。亂撒嬌癡情似海。著意溫存。甫得與相親。便訂山盟。百年姻好一宵成。莫把佳期輕擲下。記取銀燈。

右調浪淘沙

嬌鳳微舒笑靨。亦戲調如夢令。以答眞生道。

愛殺玉人丰韻。豈索珍珠爲聘。賺入繡衾窩。頓作鴛鴦相並。癡甚癡甚。直到月殘更盡。

眞生聽畢。便把香肩勾抱。囅然笑道。姐姐才情雙麗。洵可謂女中學士。

風流班首矣。既而靚粧畢後。將欲弈棋消遣。忽值豐儒秀退朝。催喚甚亟。嬌鳳遂與諸婢偕往。而留紅櫻以伴眞生焉。時紅櫻年甫十七。身軀修潔亦頗妖冶動人。笑謂眞生道。爐內香銷。可添雀舌少許。如口吻生渴。妾當以泉茗餉郎。眞生愛其娟秀。即以紅櫻爲韻。賦詩二絕以贈之。其詩曰。

一枝穠艷倚東風。日侍衾裯小院中。
柳眼梅腮渾不羨。斷腸春色在嬌紅。

其二

嫣然一笑足傾城。未解爲雲已有情。
漫道石家多艶質。綠珠還不及紅櫻。

眞生將詩。錄在一幅花箋之上。以付紅櫻道。感卿夜來之力。謹以二詩爲謝。紅櫻笑嘻嘻的。接來撇在一邊道。我又不識字。要他則甚。偏是這

些書獃子。沒要緊咬文嚼字。動不動就要做什麼詩。難道這幾行字兒。可以當禮物謝人的麼。眞生道。既不要詩。卻教我把什麼東西謝你。我也猜著你的意思了。紅櫻笑說。你猜著我甚來。眞生一把摟住親嘴道。猜著你要我解癢。紅櫻道啐青天白日。羞人答答的。休得要胡纏我。眞生抱住不放道。上門生意。你不要假撇淸。只怕情極了。還要擔水河頭賣與人哩。紅櫻假意兒推了一會。憑著眞生解下褲腰。便翻身覆在醉翁椅上。掀起那件風流新孔。嫩鬆鬆的肉兒。白如截肪。稀朗朗的毛兒。黑比純漆。緊緺緺的縫兒。赤若雞冠。眞生將手摩弄了一會。便把塵柄抹些津涶。用力一頂。僅進寸許。一連又是二十餘攛。方得盡根。紅櫻覺著裡面辣烘烘。十分緊漲。只得顰蛾忍耐。眞生亦憐其尚是處子。輕輕。徐爲抽送。曾有一隻曲兒。單道二人的樂趣。

攜手入蘭房。解紅裙。上玉床。腹兒相偎。腿兒相壓。靈根一湊

渾身爽。好一似蛺蝶迷花。鴛鴦戲浪。丁香舌吐瓊津美。玳瑁釵橫雲鬢光。低聲囑。莫太狂。從今後休忘卻山盟海誓。莫誤了月幔花牕。鸞衾鳳枕。願和你永久相親傍。一會兒眼乜斜。一會兒魂飛蕩。一任你狂抽急搗。俺只得把弱體禁當。呀。好一個會風流的貪色郎。不肯將奴放。看看的煙橫庭竹。月到迴廊。

一連抽了二千餘下。牝內淫水涓涓。漸覺滑溜。正在興酣之處。忽聞有人話響。只得整衣而起。恰值戴嬌鳳搴簾走進。見了桌上絕句二首。微微哂道。咦。郎必與紅櫻有染矣。詩雖妙甚。獨不爲妾地乎。眞生道。興致所發。偶爾成章。若姐姐乃是牡丹芍藥。豈容凡卉可得而班耶。嬌鳳戲以玉如意。照著眞生肩膊。輕輕的打了一下道。狂童雖則無禮。還虧那一張佞口。既而酒闌夜靜。少不得澡牝上床。四臂緊摟。兩臍輕貼。股黐

白雪。口吮丁香。兩個一衝一突。霎時間就有五六百抽。嬌鳳低聲喚道。你且放我起來。妾要小遺哩。眞生遂把玉莖拔出。揩抹乾淨。等得上牀急忙一挺而入。約搗了二百餘下。只覺牝戶微寬。肌膚豐偉。那騷辣辣要幹的模樣。亦覺不同。便伸手把陰門一摸。卻是亂茸茸一搭毛兒。足有五六寸長。連聲驚喚道。奇哉奇哉。你是那一個。怎在暗中掉換。卻教我抱張呼李。只聽得嬌鳳立在床背後。拍手揶揄道。短命死的臭賊囚。造化你了。這是我的水氏姊姊。好一個千嬌百媚的人兒。又被你著手了。眞生一頭笑。一頭扒起。索火一照。那水萍香不好意思。只把眼兒閉著。口內忍笑不住。仔細瞧那面孔。狹長白嫩。略有幾點俏麻。洵一絕色也。遂把玉莖挿入。急急抽提。約弄了更餘天氣。再與嬌鳳盡興。方並頭疊股而臥。自後每夜輪流取樂。不能盡述。曾有一詩爲證。

男歡女愛兩相親。　夜夜陽臺樂事頻。

卻笑太師空買妾。　不教關住滿園春。

總批

上元燈景。前後凡三次。而描敍各臻其妙。絕不雷同。使人每一閱過。恍若身在星橋火樹間也。妙筆。妙筆。

紅拂妓以紫衣紗帽。夜奔李衛公。世稱女俠。乃戴嬌鳳復能出奇假扮。以賺眞生。奚但姿容冠世。其巧慧亦豈尋常可及耳。

第八回　玉面狐醉中喪寶

詩曰

春草菲菲春水綠。　黃鸝紫燕飛相逐。
樓上誰家年少女。　靚粧冶服閒凝目。
牝狐旁睨性太靈。　變作嬌姿夜媚人。
欲竊少陽資坎水。　卸却皮毛成上眞。
庸知造化忌妖惑。　殞在香醪只俄刻。
第須呑爾一粒丹。　何必佳城千歲栢。

高雲麗自上元那一夜。眞生看燈而出。日逐盼望。一連半月不歸。心下好生納悶。只得差人問於崔子服。崔子服喫了一驚道。曩夜剛欲步回。遇著相府差一堂候官邀喚。所以作別而去。爲何至今未歸。莫非豐公

處。有甚事情。留在內衙麽。那差去的人亦失驚道。據崔爺這般說起來。一發奇怪了。既是堂候官邀去。怎麽豐太師又著人催喚數次。崔子服低頭思忖了一會。那裡猜得出戴嬌鳳這段情由。但嗟呀不已。那人急忙回報雲麗。雲麗聽說。不覺嗚嗚咽咽啼哭道。他身邊並沒財物。難道是拐子騙了去不成。畢竟遇著不長進的婆娘。把他迷住了。只怕風情易泄。萬一被人暗算。教我孤身隻影。再傍何人。左思右想。越越淚如雨注。當晚乃是正月廿九日。將及二更時分。雲麗獨坐咨嗟。把那銀燈挑亮。吟七言一絕道。

深院無人思悄然。　祇將燈影自相憐。
癡魂應被春風賺。　今夜知郎何處眠。

吟訖。四顧寂寥。越加淒感。俄聞前扉敲響。急著婢女啓而視之。則眞生也。雲麗大喜道。郎在何處棲遲。害得我望眼將穿。直至今夜始歸耶。眞

生即以嬌鳳之事。備述一遍。雲麗驚嘆道。原來有此緣故。却好笑豐太師反著人累次相問。只是所遇雖奇。郎亦危矣。更不知重門森禁。今夜何由得脫。眞生道。後門鎖鑰。乃一老僕婦鄧氏管守。今夕乘間醉婦以酒。竊匙開鎖而出。內外司禁雖嚴。而夜靜時。各歸寢所。無足慮也。已與戴姬約在二月望夜。竊貲遠遁。卿須把那細軟什物。預先收裹停當。以便臨期無誤。即買扁舟。與子渡江而歸矣。雲麗愀然道。歸亦甚好。只怕事有阻礙。即使鳳娘逸出隨君。那豐太師的威勢。怎肯干休。倘或遣人四處緝拿。則爾吾性命皆休矣。據妾看來。誠有未便。郎宜三思。勿得造次以貽後悔。眞生笑道。無傷也。目今高協鎭縱掠維揚。鄭總帥撤師回閩。國勢日蹙。在豐公旦夜思惟。猶慮禍及。安能顧一愛妾乎。管與子從容而去。必無禍耳。言訖。已交三鼓。急忙卸除衣服。摟抱上牀。於是藕臂雙摟。杏唇互咂。款款推開玉股。輕輕點入花心。幾回嬌喚。故爲婉轉之

聲。一晌貪歡。翻作縱橫之勢。既而往來衝突。漸漸舒徐。雲麗道。想你必與那戴嬌兒。連夜狂逞。故爾精力稍減。抑或妾貌麄醜。不足既君歡耶。眞生笑道。我亦知爾曠別旬餘。枯渴已甚。所以鏖戰如斯。不能滿慾。然我賈其餘力。尚能困爾於玹心也。遂用那九淺一深之法。接連抽迯。足足搗了二千餘下。雲麗笑喘吟吟。遍體微濡香汗。而眞生已不能忍耐。披靡而却矣。次日早起。雲麗在家收拾。眞生出到城外。租了一所房屋。即於當晚。悄悄的搬移出城。其餘遂一整備停當。俄而又是二月十五日。那一夜久雨初霽。月兒被著雲翳遮罩。微微明亮。到了起更時候。眞生便即踅到豐儒秀的後園門外。潛身於垂楊樹底。靜候移時。微聞裡面輕輕嗽響。眞生也即嗽了一聲。只見竹扉啓處。紅櫻背了包袱。攙著嬌鳳出來。被那柳梢拂袖。幾乎絆了一交(跌)眞生慌忙扶住道。卿眞信人也。嬌鳳向著眞生仔細一認。微微笑道。妾爲郎心機費盡矣。那

船隻等項。俱已齊備麼。眞生道。僱備已久。耑待卿出城到寓。即刻起身了。遂即慢慢的挨出城外。雲麗已把箱籠細軟。僱人裝做一擔。急忙搬運下船。五更時分。催喚水手掛帆開發。此時湖廣一省。到處土寇縱橫。眞生不敢回去。一直避到東昌府城內。尋見族兄眞子才。眞子才大喜道。爲著賢弟。愚兄夫婦時刻掛心。幸喜平安無事。怎麼嬸母不見。眞生詒之道。行至中途。蹇被賊兵衝散。容俟安頓了兩個弟婦。即到賊營尋問。原來眞子才家累千金。住著一所絕大的祖遺堂屋。渾家元氏。年纔二十七歲。頗有幾分顏色。却是淫妒異常。當下出來與眞生見畢。笑嘻嘻的說道。記得向年。與叔叔初見時。蓄髮齊眉。纔交一十二歲。倏忽間不覺又是六七年了。那面龐比著往時。越覺白嫩了些。既與嬸嬸到來。家下東首。現空著十餘間樓房。儘堪住下。何消另去尋屋。眞才子道。我的主意也是如此。遂喚匠工修理。擇吉進房。俱不消細述。眞生又得了

戴嬌鳳一主財物。愈覺手頭豐裕。每日間擁著二姬。逍遙娛樂。不料元氏早又看上了眞生。每自子才出外。整治肴菓。密遣丫鬟秀蓮邀過內房。對著面兒飲酒。那元氏妖聲妖氣。只管叔叔長。叔叔短。叫喚親密。語帶風騷。眞生心下雖已明白。却因礙著叔嫂至親。假做板腔。絕不招攬。元氏見事不諧。暗暗想道。看他溫柔性格。必解風流。爲何我說的話。全然不喩。及與秀蓮。偏生說說笑笑。勾肩擦背。無般不謔。難道倒與那丫頭搭上了不成。沉吟了一會。便把秀蓮喚過問道。有人說你。與東宅二爺。在背地裡。做那沒廉恥的勾當。你若直對我說。我不怪你。秀蓮漲得兩頰通紅。滿口賴道。阿呀。是那個嚼舌根的。在奶奶面前。說這樣瞞天謊話。活活的坑殺了人。我若果與二爺私姦。活不到二十歲哩。元氏笑道。旣沒有此話。前日你在東廂房內。怎與二爺抱著親嘴。這是我親眼張見的。難道也是別人掉謊麼。秀蓮道。這是二爺用強逼住。沒奈何被

他調戲。却不干秀蓮之事。元氏道。有這話。沒這話。我也並不深究。我只問你。從小在我身邊。我待你的恩義。比著別人何如。秀蓮道。自從十歲進門。那身衣口食。俱蒙奶奶另眼照顧。這般天高地厚之恩。自不消說得的了。元氏道。原來你也曉得我的好處。我今有一心事。要與你商議。只要你口兒堅穩。做得隱藏。我便對相公說。檢一個好對頭嫁你。秀蓮道。憑著甚事。包與奶奶做得來。何消仔細囑咐。元氏笑嘻嘻的附耳低言道。你家主年雖未老。那被窩中這件事兒。全然沒用。害著我長夜空眠。與守寡何異。我一心愛著二爺的人材美秀。只是羞人答答的。不好意思。要你與他鬼混。約在今夜到你牀上。你却與我換轉睡著。我雖與他睡。仍要你頂在自身。我決不虧負你。秀蓮點頭微笑。當日捉空踅到書房門首。輕輕推進。只見紗帳半開。眞生側著身。和衣而睡。秀蓮尋著一莖燈心草兒。向那鼻子孔內。搠進寸許。眞生翻身驚醒。見是秀蓮。帶

笑罵道。小淫婦兒。我前番把你摟得一摟。你偏粧（裝）模做樣。惡口罵人。怎麼今日又獨自闖來。攪我睡思。秀蓮笑道。你要我時。我偏不肯。你若不要我却尋你。眞生便伸手一把揣到懷中。要求雲雨。秀蓮道。啐。我逗你耍來。青天白日。豈可如此。倘或被人撞見。教我怎樣做人。你若果有妾心。今夜更深時候。開著門兒等你進來同睡。眞生大喜。即與堅訂晚約。俄而金烏西墜。早見一輪皓月。推起長空。同著雲麗嬌鳳。喫完晚飯。託以外廂獨臥。著紅櫻攜了衾枕。鋪于廳側之芳桂軒下。紅櫻戲道。看你合歡牀上。夜夜成雙。怎生今夕在外獨寢。想來決非齋戒。定是躱避差徭。眞生道。癡妮子。你曉得甚來。我只爲月色澄清。獨欲與嫦娥作伴耳。紅櫻笑了一笑。自向內房進去。時已更闌人靜。眞生即把門兒帶上虛掩。悄悄的步過迴廊。原來元氏臥室。內外兩間。外房止有秀蓮獨宿。與芳桂軒相去。僅隔一垣。眞生挨進闌杆。將那門兒輕輕一推。也

是虛掩的。疾忙閃身而入。跨近床沿。啓帳一看。那時元氏已把秀蓮換裡面牀上。自却脫得精赤條條。掩面而臥。眞生覷見光著身子。便將指頭摟入陰門。濕膩膩沾了一手騷水。便扒上去。將那肉具湊著。一挺盡根。眞生忍笑不住。低聲喚道。我那秀姐的心肝肉兒。只道你還是處女。誰知已是破罐子。那元氏只把臀尖掀湊。並不做聲。憑著眞生一深一淺。急急的抽送不歇。偏生作怪。那件話兒。先時甚覺寬綽。以後越抽越緊。把那麈尾。恰像咬住的一般。眞生覺道爽快異常。那裡禁耐得住。只管深深射入。不縠五六百抽。便即泄了。元氏翻身扒起。把龜頭拭抹乾淨。含在口中。吞進吐出。慢慢的吮咂了一會。倏爾昂然堅舉。重赴陽臺。眞生既覺牝戶緊淺。津津有味。元氏又似渴龍飲水。接戰不休。兩個一掀一頂。倍加狂蕩。約有八百餘抽。纔到酣美之際。眞生一霎時含忍不住。氣喘吁吁。便又丟了。元氏嘗著甜頭。怎肯歇息。再把肉具撫弄堅硬。

自即騰身跨上。倒揷進去。一蹲一起。套得淫水直淋。那知邀歡太浪。搖搖洩洩。只管亂套不已。弄得眞生支撐不住。不覺又是一瀉如注矣。便把元氏緊緊抱定。低聲笑道。我那秀姐的小淫婦兒。我一夜能戰三女不泄。倒被你那件騷東西。把我連丟三次。且到明夜。我少不得要射你一個半死哩。元氏雖則嫌著眞生沒用。却不敢開口。但微微含笑而已。且說秀蓮年已十九。平日間。雖被眞子才摟摟摸摸。却因元氏妒悍。不得近身。那一夜睡在隔房。聽見二人鸞顚鳳倒。狂弄了更餘天氣。心下十分動火。想著這件事兒。不知怎樣有味。翻來覆去。直至天明起來。也不梳頭洗臉。竟一溜煙闖到芳桂軒。伏在窗外。側耳聽時。眞生鼻息微微。正在酣寢。即把銀簪拔下。將那門閂兒。輕輕撥開。閃身而入。伸手揷入褲內。摸著那根東西。軟郎當縮做一團。撫弄移時。不覺倐然長大。又堅又熱。足有五寸餘長。那秀蓮霎時慾火勃發。面紅耳漲。心內彌彌的

跳。正在沒做理會處。却把眞生驚覺。開眼一看。乃是秀蓮。一把扯到頭邊睡下。拍著股上道。夜來被你歪厮纏。弄得好不耐煩。怎生早飯未吃。又來鬼混。秀蓮笑道。好一個癡秀才。只怕你奸似鬼。喫了老娘的洗脚水哩。眞生聽說。心下便覺著疑。將手揷入腰邊一撈。原來不曾穿褲。止衣單裙。那秀蓮畢竟還是嫩雛。羞得臉上一紅一白。連忙把那不便之處。雙手揿住。拖拖拽拽。扯了好一會。秀蓮略放手鬆。眞生即以陰莖湊著。一連衝突了二十餘下。纔進寸許。遂又狠命射入。方得盡根。牝內又乾又淺。擠緊龜頭。每一抽聳。秀蓮攢蛾蹙額。輒作畏縮之狀。眞生嘗著處女。另有一種甜美趣味。亦爲之款款輕輕。抽至千有七百。方纔雲收雨歇。那秀蓮渾身軟滑如綿。潔白如玉。自頂至踵。並無一點瘢痣。至其兩股之間。柔柔膩膩。十餘根嫩黑毛兒。不瘠不肥。牝中上品。所不足者。單非如雲之髮。蓮花之步耳。當下整衣而起。眞生摟住問道。你且說明

夜來還是那一個。怎爲他做著牽頭。冒認哄我。秀蓮笑道。我若直說出來。只怕你也不好意思。你道是誰。就是你家的嫂子哩。我的親親肉兒。說便與你說了。切不可吐露半句。累人受責。不是當耍的呢。眞生聽罷。默然有慚愧之色。自後元氏差著秀蓮邀喚。每每託避不去。話休絮繁。於時朱明已過。秋景纔臨。一日訪友城外。抵暮而歸。進城不上半里。望見一座高樓之上。有一艷娃。凭牕而坐。姿容絕世。年可二十餘。露出手腕如雪。指爪俱有二寸餘長。中指小指。以鳳仙汁。染得鮮紅可愛。眞生立住了脚。目不轉睛的。凝看移時。那女子忽然回首。瞧見眞生。雖以紈扇半遮。而秋波流盼不已。俄值往來人衆。眞生恐惹是非。勉強步回。及行了十餘家店面。再回頭一望。那女子已掩窗而退矣。忽見一老姥儀容修整。兩鬢銀絲。近前相喚道。敢問郎君上姓。家居何處。眞生道小生眞連城。所居就在城南。門前有雙梓樹的便是。不知媽媽爲何問及。那

老姥逡巡不答。但笑道。可喜郎君有緣。今夜定當會一神仙也。言訖。即向所見那個女子的高樓底下。走了進去。眞生暗暗詳忖。意此姥必係女子之乳媼也。遂步回家。早已夕陽西隱。是晚乃七夕前一日。雲麗嬌鳳。與紅櫻諸婢。俱被元氏邀去。預赴巧席。並拉眞生。眞生再三辭卻。乃悄然獨坐於芳桂軒中。只見銀河耿耿。半規澹月。照上窗來。方援毫抒思。擬賦七夕新篇。忽聞前扉敲響。啓而視之。則一年少女郎也。眞生又驚又喜。仔細看那女郎。生得如何。但見

雲堆兩鬢。髮烏潤而。蛾分八字。眉細長而。黑白勻稱。目秀媚而。色奪瓊瑤。鼻端瑩而。櫻桃一點。口方正而。垂垂纖柳。腰一捻而。步步生蓮。足三寸而。不長不短。身窈窕而。

女郎進入軒內。歛袵萬福。眞生深深一揖道。敢問姐姐芳居那裡。何自而來。女郎莞爾而笑道。異哉眞生。何乃健忘至此。頃者夕陽在山。妾于

樓之上。郎于樓之下。雖未吐一談。而妾之慕郎。猶郎之眷妾也。即遣乳媪。詳詢郎之姓名居址。則知爲眞連城。而所居門外。有梓樹二株。故乘此暮夜。上背慈親。下避媵妾。特著乳姥。悄悄送妾而來。實係重郎才貌。不羞自獻。郎何致訝而嘵嘵詰問乎。眞生大喜道。原來姐姐就是高樓上的那個美人。偶爾相逢。便蒙鍾愛。小生眞好儌倖也。尙未詢及高姓貴名。芳齡幾許。堂上尊親是誰。並乞一一見示。女郎道。妾字憐雲。今年二十一歲。老父姜紫餘。本邑庠生。因以擇壻。遲妾未嫁。詎意邂逅相逢。遂獲識荆此夜。妾特效天孫之渡河。君豈異牛郎而無匹偶之私耶。眞生道。細聽芳卿。言辭敏捷。必工吟咏。雖未遘乞巧之辰。何可無微雲河漢之句。願以七夕奇遇爲題。共聯二十韻。卿意何如。憐雲首肯道。妾雖略識幾個字兒。不知詩爲何物。然以君命所屬。敢不以狗尾續貂。眞生遂倡首句。憐雲指毫攬紙。相繼而咏。露出那纖纖玉腕。內有兩個紅指

甲。映在素牋之上。益覺猩紅可愛。須臾聯和成章。其詩曰。

今夕是何夕。眞　奇緣詎偶逢。雲

風簾梧影碎。眞　竹徑露華濃。雲

笑乞天孫巧。雲　欣窺西子容。眞

幽姿能比玉。眞　逸態若游龍。雲

鳳侶寰中少。眞　鴻文海内宗。雲

不須歌蔓草。眞　自合遇仙蹤。眞

舞看松陰鶴。　吟聞草際蛩。雲

説長軒悄悄。眞　坐靜月溶溶。雲

秀句誰如爾。雲　新詩幸和儂。眞

珠璣霏咳唾。雲　錦繡蘊心胸。眞

琴瑟聲原叶。　芝蘭臭易從。雲

分明來洛浦。仿佛向臨邛。眞
款款情初洽。雲 殷殷意已鍾。眞
綃衾飜翡翠。雲 縠帳掩芙蓉。眞
竊艷鶯偏熟。眞 含嬌蕊尚封。雲
佳期因邂逅。眞 良夜漫惺忪。雲
願得芳心在。雲 從教密約重。眞
憐才臨少室。雲 覓雨赴巫峰。眞
登羨銀河會。雲 偷將寶帶鬆。眞
人間與天上。眞 共帳五更鐘。雲

吟訖。漏下將交三鼓。雲麗嬌鳳歸寢已久。遂即解帶下帷。雲雨之際。憐雲千般旖旎。萬種溫存。那牝戶之妙。柔柔膩膩。緊煖香肥。眞生覺著美快異常。以爲巫山洛浦之遇。不過是也。至曉憐雲起身臨去。與眞生握

手作別道。約准乳媼。早來相候。曉風欺人。郎君不消遠送。今晚妾仍冒險而出。再與郎會于斯軒。但須祕密。切不可輕爲漏泄。妾終謀畫嫁君。幸勿作薄倖郎可也。眞生獲自意外。欣喜欲狂。自後憐雲每夜必至。至則綢繆竟夕。將及旬餘。眞生縱慾過度。漸漸飲食不進。面容黃瘦。雲麗嬌鳳再三詰問。而生堅執不吐。嬌鳳密謂雲麗道。聞得大房秀蓮。時時闖進書齋。想必與郎有染。所以每夜外寢。今夕更闌時候。我與爾伏在暗中窺偵。倘有響動。即當排闥而入。便可以捉破姦情了。雲麗點頭道。姊言甚合我意。然此事。妹亦聞之已久。非止秀蓮一婢。即伊嫂氏。亦非貞白之行也。當下二姬計議已定。候至更餘天氣。悄悄的踅到外廂。恰値憐雲推扉進房。嬌鳳奮步向前。厲聲喝問。眞生急爲搖手遮避。而憐雲已驚憒而遁矣。眞生悵然道。一天好事。被著你兩個不做美的。無端驚散。好不悶人也。雲麗道。我兩人再四問你。你堅不肯露。今已親眼撞

思無邪匯寶

見。試說那淫婦是誰。眞生度難隱瞞。遂以實告。嬌鳳駭然道。咦。此必妖魅耳。安有人家閨女。輒能夜出曉歸。而父母絕不防範。侍婢無一跟從。郎若迷而不悟。必爲所害矣。眞生道。卿何妄誕至此。彼身有影。衣有縫。矧且面識其容。安得僞乎。雲麗獨以嬌鳳所言爲是。而力辨其非妖即鬼。眞生稍有懼色。然猶未以爲確。到了天明。元氏亦微聞其事。過來相問。嬌鳳的口兒最快。即把相遇憐雲始末。一五一十。備說其詳。元氏笑道。本城果然有個姜秀才之女。名喚憐雲。但聞此女。足不下樓。其父母拘管甚嚴。怎甚連宵累夕。出到二里之外。直至淸曉纔回之理。此地向來有一老狐。慣冒婦女名色。誘惑男子。亦屢屢矣。叔之所遇。毋乃老狐乎。眞生始覺慚懼不安。密與嬌鳳商議。拒絕之計。嬌鳳附耳低言道。只消如此如此。眞生大喜。是夜獨坐外房。那憐雲又如期而至。眞生慌忙迎進道。夜來偶因妾輩步出看月。致累芳卿被驚而去。使我徹夜不安。

惟恐今夕不能再會。豈意翹首之際。復獲降臨。卿何謬愛小生至此。憐雲面帶憂容。喟然嘆息道。本欲與郎。永圖歡笑。奈卜者言妾近來將有不利。故自今夕一會之後。亦當暫隔清標矣。眞生道。向聞賢卿嗜酒。小生亦與麯生至契。適有美醞一樽。願與卿暢飲盡歡。以消閒窗風月。卿意何如。憐雲笑道。子果有淳于一石之量。妾亦何妨沉湎。遂以巨觴對酌。慢慢的飲了數壺。眞生復以犀觥。殷勤斟勸。憐雲一連飲了五六觥。不勝酒力。遂即酣臥于榻。只見口內。有火一燈。移進移出。熒熒然宛若一顆夜明珠。眞生急忙向前。把那燈火兒。吸過口中。等得憐雲驚醒。早已嚥入腹內矣。這正是

未得眞元資寶鼎。　反因酩酊喪全功。

總批

豐太師何等威勢。乃戴嬌鳳從容逭出。絕無畏忌。復能設謀獲取神丹。除千年作祟之狐。全髓乾將朽之命。其智勇如此。豈非女中英傑者哉。

層層出奇。處處轉換。雖眞之佳遇頗多。而作者苦心。亦可謂摹寫若畫。

第九回　詩傳驛壁千金遠贖蛾眉

詩曰

繞廬陣陣西風掃。今年塞雁歸何早。
只愁江北起征塵。江南誰信干戈擾。
干戈擾擾卒未休。身經離亂心如搗。
可惜嬌娃二八春。生長深閨羞見人。
一朝被擄歸燕雲。隔絶高堂白髮親。
含悲忍辱復何説。夜夜吞聲哭向月。
不顧此身化青草。願化啼鵑灑紅血。

原來那燈火兒就是老狐一生煉就的。丹田至寶。當下眞生一口吸來。嚥入腹內。急得老狐雙眼流淚道。可惜我千年精力。費於一朝。君獲享

躋遐齡。我即俯首待斃。但于死後。幸乞矜憐。將我骸骨埋葬淺土。便即感戴無窮了。言訖。叩頭再拜。現著原形而死。乃一玉面狐狸也。眞生急忙令人收葬。自吞狐丹之後。愈覺神彩燁然。往往推算未來吉凶。無不奇驗。一日傍晚。秀蓮躄至。悄悄對著眞生道。俺家的娘。一心愛著二爺。又著我來。約你今晚過去。仍要我頂冒哄你。俺的冤家。他也待你不薄。你不要這等寡情。俺把那繡被兒熏了香。鴛鴦枕兒一頭放下。耑待那梧桐月到。是必早來者。眞生欣然許允。須臾喫完晚酌。候至更闌。又悄地躄過秀蓮房內。元氏已與秀蓮換轉。照舊赤著光身。假寐以待。眞生想起前番出醜。抖擻全副精神。要把元氏弄個盡興。怎知元氏越弄越騷。當下一口氣。就有三千餘抽。元氏爽快之極。那裡忍耐得住。也便咿咿呀呀。低聲叫喚。眞生假意問道。秀姐的心肝肉兒。我今夜的本事。比著前番何如。可中得你的意兒麼。元氏微微含笑。只把頭來亂點。一連

盡根抽頂。又有千餘。眞生笑道。秀姐的親肉。只怕你是別一個假冒哄我。倘若果然是你。怎有這樣好家伙。又緊又淺。又著實會幹。元氏聽說。想著眞生已經識破。便帶笑罵道。賊因(囚)根子。你不要呆裡撒奸。將人取笑。只怕強姦嫡嫂。告到官司。要問你一個天大的罪名哩。眞生道。我只曉得秀蓮的小淫婦兒。怎敢姦著嫂嫂。一頭說。一頭狠命射進。足足又搗了二千餘下。那眞生前番得了高梧養龜之法。今又服下狐丹。越覺精神旺相。可以通宵不倦。元氏初時。猶欲粧(裝)做秀蓮。及被眞生說破。便卽老著臉。浪聲叫喚。做出許多要幹模樣。這正是

漫遵叔嫂家庭禮。　暫竊鴛鴦雲雨歡。

當下弄完時。已交四鼓。眞生披衣而起。元氏扯住說道。叔叔。我做嫂氏的從來清正不汚。豈料。□靈兒。一旦落在你的身上。今後你哥哥不在。□□秀蓮來喚你。你不要推阻不來。眞生帶笑答道。不敢請耳。固所願

也。遂輕輕的啓扉而出。轉過廻廊剛欲跨進房門。只聽得裡面淅淅索索。亂聲響動。那樹蔭底下。又飛著一塊瓦片。幾乎打在背上。眞生大驚。連聲疾呼是人是鬼。只聞暗中拍手笑道。短行的臭賊囚。這般害怕。不要驚碎了膽。眞生進房仔細一看。原來是雲麗。坐在一張交椅上。正欲拖扯下來。忽被背後伸手。夾著耳根。打了一掌。回首看時。乃是嬌鳳。眞生罵道。半夜三更你這兩個小淫婦兒。怎不到裡房睡著。却在這裡。把我嚇了一跳。嬌鳳道。我正要問你。這般時候。却從何處來。雲麗道。他前番遇的。是個玉面狐狸。如今又逢著一個九尾狐了。眞生道。啐。賊小淫婦。不要活嚼蛆。我想著你兩個騷發發的。也有些熬不過了。遂把門兒掩上。先將嬌鳳撳倒。弄硬麈尾。從著屁股後。塞入陰門。雙手扳住了腰一抽急一抽的。接連椿頂。嬌鳳也把臀尖高高掀湊。恣意狂蕩。約有半更天氣。雲麗站在側邊。斜眼覷著。不覺慾火如焚。流出了好些浪水。眞

生掇轉頭來睃著雲麗。緊緊夾著雙腿。立一會。蹲一會。做出那不能禁耐之狀。那裡忍笑得住。便將麈尾拔出。揩抹乾淨。雲麗早已解衣睡倒。兩隻腳兒。直挺挺豎起。露出那件光又光。肥又肥。三指大的淫窟。輕輕一揷。直抵黃龍。兩個一掀一湊。抽得牝內一片聲響。一口氣就搗上了千五六百。嬌鳳只因弄得不十分爽利。又見兩個雲狂雨驟。鏖戰不歇。越覺難熬。便從屁股背後。伸手進去。一把捏住麈尾。眞生罵道。小騷毴。怎麼這般要幹。且慢慢的等著。少不得與你盡興。遂又乒乒乓乓。足有八百餘抽。方扒過來。再與嬌鳳接戰。輪流取樂。如此者三次。不覺金鷄唱絕。紅日臨窗。二姬急忙起身進內梳洗。眞生却因一夜不睡。神思困倦。和衣靠在桌上打盹。正欲朦朧睡去。忽聞耳邊廂低聲喚響。開眼一看。却是紅櫻。便問道。可是娘差你來。喚我進去洗臉麼。紅櫻並不答應。只管嘻嘻含笑鑽入懷中。原來不曾穿褲。故意把那裙幅扯開。擔起一

隻脚兒。擱放椅上。露出那雪白臂尖。並紅綯綯的一條細縫。把與眞生瞧看。眞生孜孜的瞧了一會。霎時間興又勃發。即把紅櫻摟住雲雨。正在幹得熱鬧。忽聞門上指頭彈響。紅櫻只道是嬌鳳出來尋喚。急著眞生放起。開門看時原來却是秀蓮。登時氣勃勃的。紫漲了臉皮。秀蓮猶不識趣。跨進房門。帶著笑親親熱熱的。喚著一聲二爺。激得紅櫻發話道。沒甚要緊。直得敲門打戶。看你騷辣辣的。愛著二爺。只怕二爺看不入眼。妖聲浪氣。好不扯淡。秀蓮道。阿呀。我又並不冲犯你。你怎麼出語傷人。你若不騷。怎生清天白日。關著門兒。與二爺做甚勾當。莫非我來衝散了你的好事。爲此罵人麼。紅櫻大怒道。你家有鳥讓你自弄。俺家的事。干你甚來。好一個不識羞的小淫婦。倒來惹著我麼。秀蓮氣得兩淚直流。一頭罵。一頭放聲大哭。眞生再三勸解不開。裡面嬌鳳聽得。急忙挽了雲窩。走出來把紅櫻罵道。我看秀蓮。何等正氣。像著你這個慣

要搗漢的賊小淫婦。偏會做張做致。平白罵人麼。雲麗也把紅櫻假意兒罵了幾句。秀蓮聽見語語打到身上。自覺沒趣。只得氣憤憤的。走了回去。俄而喫完早膳。眞生踱到軒子裡面坐下。只見眞子才。自臨淸回來。同著一個表兄。喚做沙仲木。過來探望。相見坐定。把些閒話。敍了一會。眞子才道。曩時聞得賢弟常說。與本縣一個寡婦崔蘭娘相厚。誓做夫妻。今值仲木兄。偶于東湖驛中。抄錄崔氏所題絕句四首把與賢弟一看。不知郎是此婦否。眞生接來。展開看道

錦繡山河一旦空。　只今烽火遍寰中。

妾身祇恨非男子。　肯許奸臣誤聖聰。

右一

西風驛路遍吹笳。　回首遙遙不見家。

連下玉鞭催上馬。　故鄉從此是天涯。

右二

寶髻羅衫倏已休。紅顏只合化蜉蝣。
淒風苦雨如相餞。伴作郵亭一夜愁。

右三

不敢高聲暗自啼。塵沙滾滾污羅衣。
極知薄命同秋葉。豈料隨風向北飛。

右四

詩後寫著。蘄水難婦崔氏蘭娘和淚漫題。眞生看畢。泫然泣下道。既稱蘄水。的係崔媛無疑。但已被擄北行。天涯杳隔。再見無時。豈能無蘭摧玉折之恨耶。自後眞生時時誦讀四詩。懷戀之殷。至廢寢食。嬌鳳雲麗力爲勸慰。而生意終不解。嘆息說道。凡爾我相愛。不徒取色。貴乎有情。假使相見。則愛若珠璣。別後則棄同土梗。是則寡情鮮義。乃禽獸之行

耳。然使我薄于崔氏。獨能厚于卿輩耶。雲麗道。郎之厚情。妾輩豈不見諒。但業已北去。縱極懷悲。只怕無益於事。眞生道。近聞被擄而去者。許令親族持金取贖。我今亦欲備銀前往。如獲遇著。不爲負却前盟。設或不能相値。出於彼之命薄。我亦從此放心得下。不識二卿以爲何如。二姬道。郎君所見極是。但不知決於何日起程。眞生道。煩卿爲我收拾行囊。卽在明日早行矣。二姬忙令廚下備酒。各賦詩爲送。嬌鳳詩道。

遠適燕山道。長歌一送君。
愼時投客邸。著意訪巫雲。
綺陌休迷戀。鱗書可寄聞。
還家須及早。記取舊羅裙。

雲麗詩道。

風冷梧殘値暮秋。挾金忽欲作遨遊。

知君不是無情者。莫遣鞾蛾倚畫樓。

笑儂忒煞多牽繫。到處紅姸紫膩。試問重逢有幾。總助相思味。那人舊約猶難棄。何況已諧並蒂。願拾春風喜氣。共入鴛鴦被。

眞生亦賦一詞云。

右調桃源憶故人

是夜鸞顚鳳倒。彼此互盡綢繆。二姬諄諄囑付。惟以速歸爲訂。至曉臨行。雲麗牽住衣袂。再三囑道。此間路多梗塞。郎以主僕。攜帶重貲。切須小心爲上。眞生點頭唯唯。二姬一直送出前軒。各揾淚而別。原來眞生前在白下。曾買二僮。一喚文貴。生得面容粗醜。而性又愚騃。其一喚做雙鴻。姿宇秀韶。作事敏慧。所以眞生留著文貴在家。却把雙鴻帶去。當下主僕二人。僱了牲口。起身就路。免不得曉行夜宿。不一日。已到了眞

定府地界。時當兵燹之後。城市荒涼。自山東到京一路。草寇縱橫。所以做客的。必須結連大隊。方敢行走。那一晚。到了眞定。只因人衆。各飯店俱已歇滿。眞生道。俺止主僕二人。憑你撥著一個所在。將就過得一晚罷了。店主道。實因大爺來遲。沒有空房了。單有一位浙江客人獨要了一間房子。不若與他說一聲。共宿了罷。眞生便同著店主。走到後廂。問那客人。那客人初時不允。以後看見眞生。少年俊雅。便卽許諾。一同洗了手脚。眞生喚著雙鴻。打了兩角酒。買幾件現成菓品。請那客人。那客人再三推謝道。與兄萍水相逢。怎敢便叨厚款。眞生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況當客中寂寞。幸獲聯床。不妨消閒一話耳。那客人道。敢問仁兄上姓尊表。貴鄉何處。眞生道。小弟姓眞。賤字連城。向來僑居蘄水。今因彼處寇亂未弭。仍歸東昌祖籍。願聞仁兄大號貴居。進京有何尊幹。那客人道。弟乃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人氏。姓仲。賤號子尙。不幸遭逢亂

世。家業蕩然。此來又爲著一件沒奈何之事。即于此地。要覓一個朋友。却因天暮。暫投一宿耳。眞生又詢其所覓之友。仲子尙顰眉蹙額。喟然嘆息道。言及此事。殊可愧恨。然蒙仁兄雅愛。不妨罄悉苦衷。只因寒荊孫氏。年方二十一歲。蹇值大兵臨城。被擄而去。忽于前月間。拙荊附信至禾。備云歸入鑲白旗標下。幸蒙徽客程九朝奉。將銀一百兩。買氏到家。只要原銀加利。聽憑取贖。果若來時。只到眞定府。離城向東三十里外。問著程初暘便是。爲此小弟念著結髮恩深。不辭辛苦。跋涉至此。但所寄之書。雖係寒荊眞蹟。又不知程初暘。果肯仗義聽贖否。言訖。幾欲欷歔泣下。眞生亦憮然長息道。細聽仁兄言及于此。使弟肝腸欲裂。兄既結髮難拋。弟亦情深莫捨。古云天涯偶遇。同病相憐。正吾兩人之謂也。既有重義長者。如程九朝奉。安可當面不一識荊。翌日弟願與兄同往晉謁。是夜二人直話到夜分方睡。氣味相投。遂成知己。次早起來。算

還了飯錢。收拾行李。一同訪到城東三十里外。果然有個程九朝奉。號喚初暘。仲子尙大喜。急忙央人進內通報。原來程初暘。休寧人氏。京中大賈也。專能結納豪俠。所以各營標下將官。無不識熟。旣握重貲。而以時方草昧。不能興販。故于各營中。只檢南邊被擄進京的美色婦女。詢知宦家巨室。便卽納價領歸。旋又著人到家報信。著令取贖。其實以此居奇射利。而非仗義也。當下聞有下路人贖妻而至。慌忙整衣迎接。延入草堂坐定。仲子尙便告以姓名籍貫。並孫氏寄信到家。特來取贖。要求朝奉開恩見許。細細的說了一遍。程初暘道。雖然有個孫氏。未知果是尊夫人否。待學生喚他出來。與足下廝認一面。然後另爲商議。仲子尙道。朝奉所見極是。俄而孫氏打從屛後走出。雲鬟不整。容色淒涼。與子尙一見。抱頭大哭。程初暘微笑道。原來果是尊閫。得與足下完聚也是學生做了一件陰隲好事。眞生道。在下亦爲賤內失散。將欲進京訪

求。昨暮偶與仲兄談及。特造潭府。不知老丈于各標下。亦曾聽得有個黃州府靳水縣崔氏蘭娘否。程初暘搖首道。這個倒也不曾聞著。一面催喚孫氏進去。一面令人整飯相待。仲子尙道。荷蒙仁丈高誼。使在下夫婦重得完合。自當沒齒啣恩。但聞原贖銀一百兩。應該加息幾何。望乞見示。容卽一一奉納。程初暘道。學生只爲年邁無兒願行善事。若說起尊閫。不是我認爲至戚。贖歸久已配與牧馬賤廝。安得與足下再有今日之會。那原銀雖止一百外加銀色等頭。並一應雜項使用。通共費銀一百四十七兩。其利照規按月加五。經今七個月。連本利算該銀一百九十八兩四錢五分。這是實帳。並無一毫虛僞。至于飯資謝儀。學生斷不敢領。仲子尙聽了這一席話。把舌頭一伸。半日縮不進去。只得哀懇道。在下實係窘寒。又不知一百兩之外。另有許多零星使費。所以連著盤纏。只帶銀一百三十兩。情願一併奉上。倘蒙仁丈開恩。愚夫婦卽

當抄化還鄉矣。程初暘道。不要飯錢謝儀。就是學生的仗義之處。至于血本。定要取足。憑你一百九十八兩四錢四分九厘九毫。也不敢奉命。仲子尙哀告了數次。那程朝奉畢竟不允。含著兩行淚。躊躕無措。眞生初時認著程翁。是個仁厚長者。及見了這般光景。心下不勝憤怒。又憐著仲子尙。見了渾家。難割難捨。窮途苦楚。便慨然道。仲兄旣會尊嫂。怎忍獨歸。小弟備有餘資。願爲補納。遂即充足了二百缺二兩之數。程初暘一捧拿了進去。即著孫氏出來。交與仲生。只見買下的一衆少艾。約有三十餘個。都是浙江南直湖廣等處良家之女。聽說孫氏。遇著丈夫贖歸。俱步出堂前。流淚相送。剛欲作別出門。那衆婦內。忽有一個高聲喚道。滴水下站著的。可是蘄水縣眞連城否。眞生擡頭仔細一看。原來非別。即是題詩驛壁。數年遠隔之崔氏蘭娘也。眞生一見。喜從天降。也不管程翁在旁。卽從人隊裡走進。持抱大哭。程初暘假意喫驚道。這是

足下何人。如此哀慟。眞生道。頃與老丈說的。蘄水縣崔氏蘭娘。即是此婦。乃小生之髮妻也。既在尊宅。老丈爲何推說不知。程翁道。不是老夫故意推隱。但緣尊閫納價。比著孫氏更增幾倍。邢李遊擊。還說原要贖去的。所以雖蒙見問。學生躊躕不敢答應。眞生憤然道。天下好女子儘多。失亦何惜。但緣結髮情重。所以不遠而來。若在老丈肯容完趙。不妨遵命奉納。設或不允。小生亦即飄然而去。何乃視爲奇貨。故作客談。將欲逼索重貲耶。程翁道。莫怪老夫作難。實係捐價五百。吾兄若能如數見償。敢不領教。眞生即喚雙鴻捧過皮匣。取出赤金五十兩。雙手遞與程翁。程翁一眼覷見匣內。尙餘五錠赤金。心殊怏怏。悔不勒足了千金之數。眞生於不意中。獲見蘭娘。心下倍加歡喜。遂與程翁作別。同著仲生夫婦。投入客寓。各覓了一間房子。挑燈對酌。細訴愁懷。既而夜深就寢。眞生於枕畔。低低說道。卿雖陷入塵沙。猶喜嬌姿如故。今夕之歡。實

出望外。蘭娘道。雖則蒙郎厚愛。辱以黃金贖妾。奈何章臺柳色。不復長條似舊。交會之際。使妾中心怏怏。不無喜中增愧耳。眞生遂即伸手啓股邀赴陽臺。其歡戀之情。自然雲酣雨洽。卻因店內客多。不敢恣意狂蕩。那仲子尙夫婦。也是唧唧噥噥。話了更餘天氣。少不得做下一番情夢。正所謂新娶不如遠歸。又道是

今宵賸把銀缸照。猶恐相逢似夢中。

次日早起。眞生僱了牲口與仲子尙作伴趕回。不消細說。再表二姬。從著眞生去後。終日刺繡羅幃。吟詩消遣。單有紅櫻騷辣辣的春心飄發。雖曾被著眞生弄過幾次。恰似枯苗待雨。量那一點點露水。怎濟得根中乾涸。每日間。攢蛾蹙額。笑靨慵開。憑著嬌鳳有事叫喚。只是慢騰騰的。指東到西。有頭沒尾。忽一夜。月色明亮如畫。雲麗嬌鳳。俱已進房安寢。紅櫻獨自悄悄的。步出前軒。自言自語。徘徊了半晌。剛欲回身進去。

忽見文貴。喫了一包酒。歪著身睡在廊簷底下。帶笑罵道。蠢賊囚。那有餘錢。撞得這般爛醉。又不到炕上睡著。卻不要凍壞了。便將尖蹺蹺的小脚兒。向著屁股上一踢。再把雙手亂搖。怎當鼻息如雷。搖又搖不醒。扯又扯不動。嘆口氣道。罷麼。凍壞了賊骨頭。干俺甚事。那曉得褲襠內。綻了線縫。搖拽之間。忽地裡矗出那件話兒。硬掘掘足有四寸餘長。紅櫻一見。禁不住淫心蕩漾。平時雖憎著他容貌粗蠢。卻因枯渴之際。只得用力推醒。扶到臥所。那文貴酒意模糊。倒著頭仍又沉沉睡去。惱得紅櫻。向著面上一啐道。好一個不知趣的蠢才。將欲轉身進內。怎當慾火炎炎。春魂難束。只得卸下褲兒。騰身跨上。捏著麈尾。倒揷進牝內。著實套個盡根。急急的摩弄了一會。那文貴醉夢雖濃。口內咿啞作聲。亦若樂臻妙境。上邊用力一套。下邊也像突一突的一般。紅櫻一連套了五六百抽。雖堪適興。豈解淫騷。嘆著一氣口道。可惜我有了這般妙物。

卻與死人作耍。只得耐著性兒。再緩緩的盡根套送。猛聽得牕外有人走響。紅櫻喫了一驚。連忙跨下來。扯了褲兒。一溜煙跑進裡房去了。這

正是

春歸荳蔻情難卸。　夢入巫山醉未消。

總批

首以元氏摹寫一番。次把嬌鳳雲麗。輕輕點綴。却將紅櫻二婢。爭罵結煞。一片空煙。偏寫得有聲有色。江郎花顯。不得擅美於前矣。

程翁爲艱子息。願行善事。却把難婦擄販覔利。那算盤珠。偏又撥得爛熟。今之作福求子。而蹲身于錢眼中者。遍地皆是。恐不獨一程初暘也。

第十回　鏡合元宵百歲重諧伉儷

詩曰

相憶情何已。　今生豈易逢。
寧知三五夜。　復聽珮瑽瑢。

其二

春意濃於醴。　美滿應無價。
相逢喜殺儂。　長在花燈下。

窗外走響的是誰。乃是眞生新收下的蒼頭胡玉之妻通氏。名喚葵花。年纔二十一歲。修眉瘦質騷異非常。所以眞生貪著雌兒。不惜重價收買。當夜葵花。忘記拿了便桶。打從文貴房前走過。只聽得漬漬弄響。急忙閃在梧陰之下。張著動靜。只見紅櫻。扯了褲腰。如梭的向那內房而

去。不覺失驚道。嗄。原來紅姐。却與文奴沾手。可惜一塊肥羊肉。掉在狗口內了。帶著笑。提了便桶。自向炕上睡著。到了夜分時候。文貴酒醒。伸手摸著那件東西。濕膩膩恰像沾了些涎沫的一般。心下疑惑道。這也好笑。從來不曾想著此事。難道夢遺了不成。既而起身小解。只見地上落下一條花繡的白綾汗巾。拾起來向著月下仔細一看。認得是紅櫻腰內束的。不覺跌脚懊悔道。想必是紅櫻姐。有些熬不得了。特來下顧。偏生今夜喫得這般沉醉。誤却一天好事。可惜可惜。嘆息了一會。又呆呆的癡想了一會。次日飯後。紅櫻捉著空。一把扯到廂房內說道。我昨夜有一汗巾。掉在你的房裡。你若拾得。可還了我。文貴道。這也沒來由。你自家沒了汗巾。却問我討。紅櫻陪著笑臉道。臭賊囚。不要歪廝纏。你若還了俺。俺自有好處到你。文貴道。你既是夜間掉下的。原到夜間來還你。紅櫻笑了一笑。自向內房進去。原來文貴貌雖粗蠢。那被窩內這

件事兒偏不愚騃。當夜喫完晚飯。坐在門檻上。眼巴巴一心望著紅樓出來。忽聽得廊下走響。便低聲問道。來的可是紅樓麽。那邊也低聲答道。我來了你且禁聲。不要被人聽見。文貴喜得手舞足蹈。也不看個明白。急忙向前。一把抱住。誰想是葵花故意作弄。亂嚷罵道。該死的賊囚根子。瞎著眼了。你且仔細瞧著俺。是紅姐白姐。文貴老大沒趣。被著葵花罵得不敢則聲。掩上門兒。直等到二更將盡。方見紅樓輕輕走至。文貴迎進。說道俺的姐姐。爲著你受了一場閒氣。怎麼這早晚方得出來。便伸手解開裙褲。一把摸著了肥肥膩膩的這件話兒。連忙蹲身下去將那舌尖舔了一會。纔把麈尾弄進。一般樣也會抽進抽出。頂送不已。連聲叫快道。原來這般有趣。怎不令人快活殺也。往往來來。不上五百多抽。畢竟是粗蠢東西。一味莽撞。那曉得養氣調情。便已氣喘吁吁。跪門告止。原來婦人家的興趣。初時平淡。直等摩弄既久。陰精流出。方覺

怡然美快。所以慣會偷情的。要博婦人歡喜。須下水磨工夫。用那凝神煉戰之法。當下紅櫻。將到甜美之處。那知文貴早已完局。反弄得不尷不尬。連聲罵道。原是個沒用的賊囚貨子。也害著老娘半夜三更。擔著驚險出來。一頭罵。一頭挽了褲帶。急急的走了進去。自後文貴再三求懇。紅櫻只是不保。(睬)過了兩日。葵花在嬌鳳房中。偶然話著文貴。性極愚滯。不拘大小事體。差著他。那一件做得來。葵花笑道。別樣事做不來。那被窩內的事。偏生會做。嬌鳳道。他不曾娶著老婆。又沒個錢鈔去闞。怎曉得他。會著被窩內的事。你這句話兒。必有來歷。葵花深悔失口。含笑不說。却被嬌鳳再三詰問。只得把撞著紅櫻的事。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嬌鳳聽畢。登時大怒。正欲喚著紅櫻責究。忽聞外邊報說大爺回來了。便與雲麗出道中堂迎接。先是蘭娘走入。隨後眞生進來。各各相見畢。二姬欣然笑道。郎君途中納福。恭喜賀喜。想必此位。就是大姐

姐了。蘭娘已於路上。問知明白。故只略敍寒溫。不消啓問。當晚宰鷄殺羊。整備筵席。眞生上首。蘭娘向南。嬌鳳雲麗。左右對坐。須臾酒過數巡。二姬問道。不識郎君。怎得便與姐姐會著。那往返程期。爲何如此迅速。眞生便將飯店中。遇見仲子尙。尋妻孫氏。一同往見程初暘。方得與蘭娘相會。前前後後。述了一遍。二姬道。而今仲生夫婦安在。眞生道。一路同行至此。我又齎送盤纏。昨在臨淸作別。回浙去了。雲麗道。郎有善念。所以天錫奇逢。俺與戴姊有幸。更得一詩友矣。說說笑笑。正在觥籌交錯之際。蘭娘忽然垂首。掉下幾點淚來。眞生驚問道。小生一片至情。直到千里之外得與卿卿相會。數載相思畢于此夕。有何不足。而乃墮淚耶。蘭娘嘆息道。君但知不負於妾。試捫心自想。豈更無比妾更加恩重者。而今安在哉。眞生聽說。纔知爲著蕙娘。心下不勝感愴。命取筆硯。賦詩一律。以寄其懷思之意。詩云

誰能相隔不相思。只恐相思無了時。
猶記燈前初邂逅。豈忘月底共棲遲。
羅浮有夢花魂杳。碧海無期燕影癡。
此夜斷腸渾不見。爲卿和淚寫新詩。

吟訖。竟與二姬話著蕙娘舊事。不及盡歡而散。是夜宿于嬌鳳房中。拈雲狎雨。綢繆了一會。嬌鳳把著日間葵花所述紅櫻的事。細細說道。誰想蠢奴才喬嘴臉。也有偷香竊玉的手段。我若隱瞞。不與你說知。日後弄出事來。只道我也是個淫濫貨兒。你到明日。須把蠢奴賤婢。責究一番。戒他下次。眞生道。若果有是事。必要重重處置。只怕還是葵花不悅紅櫻。謗毀著他。亦未見得。因爲聽了這一句話。展轉不能睡去。到了黎明時候。便卽披衣而起。厲聲喚著紅櫻。紅櫻不知頭腦。兀自裝妖作勢。慢騰騰的走到跟前。眞生變色罵道。賤小淫婦。還不跪著。我出外未幾。

你就做得好事。快拿棍來。我把你這賤人。打落下半截。紅櫻道。好事歹事。誰見來。俺的下半截。實該打落。獨不記妾戴烏紗。扮著堂候官之夜。又不記那月掛柳稍頭。妾在後垣。披風忍露。候君之至乎。眞生聽說。便覺手軟。微微嘆息道。我只怪汝。具了雙眼。怎與那蠢奴作侶。却不羞死了人。紅櫻淚下如雨。徐徐應道。一念之乖。便成瞽目。所謂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悔將何及。眞生再欲詰究時。蘭娘起身。伏在屏後。聽得詳細。連忙跨進。力爲勸解道。事已了然。何消再問。設或葛藤不已。風聞於外。將無疑我中冓不謹。體面何在。紅姐有德於郎姑。宥之可也。傭奴短行。假以別事祛之。可也。眞生喜道。賢卿所言。深爲有理。遂置之不問。過了兩日。尋著一件事端。竟把文貴。祛遣回籍。話休絮繁。倏忽間。殘冬已過。又交新歲。一日午後。眞生踱到外廂。拈著春日感舊一題。構思未就。忽聽得墻角邊。滴溜溜恰像水聲墜響。伸頭一望。却是葵花。登廁不及。掀起

那雪白屁股。卽于墻畔小遺。眞生輕輕伸手。打了一下道。好一個淫騷貨兒。恁般放膽。却不防人瞧見。葵花掇轉頭來。見是眞生。漲得滿面通紅一堆兒笑倒。連著褲腰。不能扯起。眞生于初見時。卽已屬念。却因事冗人稠。尙未曾試那牡丹殘雨。那一日遇得湊巧。便一把扯進廂房。葵花又是一個會〇老溜。慣要偷食的猫兒。況兼遇著絕標致的眞生家主。怎有抗拒不肯。假意兒推阻了一會。憑著眞生。把那東西。塞了進去。蹺起兩隻足兒。掀出那粉團相似的臀尖。亂擷亂湊。兩隻手緊緊的勾住了眞生頭頸。口內叫得親親熱熱。那牝戶又緊又淺。浪水又少。把一個眞生幫襯得渾身爽利。好不快活。那曉得眞生的話兒。又是一件賽敖曹的巨物。塞滿陰門。沒有一毫線縫。急急搗入。只頃刻間。就有二千餘抽。原來婦人雖曾經過幾番浪戰。却不曾嘗著又長大。又堅久。這般滋味。當下被著眞生。弄得死去復甦。星眼朦朧。玉肢酥軟。恰像殺未死

的鷄鵝。但吸吸的亂動。正在戰合垓心。不隄防紅櫻走過。聽著弄響。悄悄的伏在窗縫一看。不覺大喜道。賊狗淫婦。你只曉得調唇弄舌。把我欺侮。怎知今日。也落在我眼內。遂疾忙進房。報與嬌鳳。嬌鳳不勝氣憤道。有這樣沒廉恥的淫婦。厨竈下並沒見個影兒。□□騷出去。與那賊忘八搗弄。就是爛□窟內。住下了蛆蟲。也不是這般癢發。一路罵到外廂。只見兩個精赤著下半身。也不怕肌生寒粟。尙在掀湊不歇。葵花一眼張見嬌鳳。氣匆匆的走進。也不管赤著雙股。提了褲腰。不要命的。躲入在厨竈下去了。眞生嘻嘻的笑道。偶爾遨歡。賢卿何消發怒。嬌鳳道。我是好意。要你保養精元。那不曉得的。就道我是爭風喫醋。現今用一看二。難道你還不滿足。就是葵花的賊淫婦。也不見什麼姿色。青天白日。怎做這樣沒氣力的事。却忘記了明日已是上元節夜。聞得太尊許容百姓。放燈一日。你也該差那死奴才去。覓著新巧花燈買下幾碗。大

家慶賞過節。眞生登時就喚胡玉雙鴻。直到鬧市內。檢買新燈四對。一對是彩畫虎丘山水。間著詩聯題咏的。八角羊皮燈。一對是五色珠穿的鬪鷄燈。又是珠綴的荷花燈兩碗。那一對却是蘇州擸販下來的。一是鳳儀擲戟。一是鴻門赴宴。新式巧樣的走馬燈。當晚掛在中堂。點起巨燭。果是珠影爭輝。星毬競巧。擺下筵席。照常團團坐定。猜枚行令。直飲至午夜而散。次日起來。只見沿街溢路。遍結燈棚。那一晚。鰲山燈火之盛。果是新朝第一。眞生同著三姬。飲了一會酒。又嬲擾諧謔了一會。取過文房四寶。各題詩一絕。以紀上元之盛。眞生詩道。

新樣雲鬟壓寶釵。　紛紛俱是蹋燈來。
三年一別渾如夢。　繡户曾經帶月開。

末後二句。爲憶蕙娘而發也。須臾蘭娘吟就。其詩曰。

花影風搖蠟炬光。　簫聲隱隱到華堂。

得從此地逢佳節。　只把多情感玉郎。

雲麗詩道。

遙聞爆竹一聲喧。　無限花燈作上元。
卻上高樓望明月。　不知何處是家園。

嬌鳳詩云。

淡月溶溶照碧空。　千門燈火一宵中。
停盃忽憶當時事。　最喜年華處處同。

三姬之咏。亦各道著自己胸臆。傳誦一遍。互相贊嘆。于時漏下已交二鼓。眞生帶著雙鴻。步到府前。幷市心鬧密之處。慢慢的周圍看了一遍。只見一家高垣巨檻。當門掛著珠簾。簾內遮遮掩掩。站著幾個婦女。眞生不敢近前惹事。將欲回身進巷。忽聞簾內低聲咏道。

千古風流今屬子。　眞郎只合喚眞娘。

眞生不勝駭異。立住了脚。再側耳聽時。寂無響動。剛欲轉身。又聞吟咏如初。如此者三。復聞朗聲吟道。

莫教容易去。　人靜待佳音。

眞生心下猜疑不定。喚過雙鴻悄悄的坐在水邊橋堍下。俄而三鼓已絕。燈暗人稀。便聞雙門闗響。眞生耐著性兒。步來步去。到門窺偵者數次。倏又四鼓將殘。雙鴻靠在橋欄打盹。街上已絕無人影。眞生呆呆站著。只管伸頭遠望。恍惚驚訝道。何久無動靜。豈鬼弄人耶。忽聽得西首側扉開響。即聞低低喚著眞郎一聲。眞生慌忙近前一看。卻非婦人粧飾。只見身上穿著青布馬衣。頭戴獺皮煖帽。揩拭雙眼。再把面龐細視。卻是嬌嬌滴滴。不減昔日容光。即蕙娘也。眞生大喜道。怪道誰人曉得舊詩。原來卻是姐姐。蕙娘道。郎君還是經過暫泊。還是流寓於此。眞生道。此地乃是小生祖籍。自金陵避迹而來。將及一年矣。蕙娘喜道。如此

甚好。趁著殘月。快到家下去。從容細話。即把雙鴻喚起。疾步而回。進入內房。三姬俱已熟寢。只將蘭娘推覺。著與蕙娘相見。抱頭痛哭了一會。蕙娘方收淚而問道。不知姊姊。怎得嫁著眞郎。父親安否。試把別後事情。細說一番。蘭娘道。自從妹妹被著流賊擄去之後。父親憂感而亡。姚家姨夫。亦絕無音耗。不幸闖寇破城。續遇大兵勦賊。我之苦命。即如賢妹。偶從驛壁留詩。遂荷眞郎遠贖。殘姿何幸。不殁黃沙。弱妹有緣。再逢此夕。言訖。嗚嗚咽咽。復又淚如雨下。旣而問道。賢妹旣陷賊巢。何由卻在此處。願將經歷苦悰。亦爲愚姊細說。蕙娘道。從著王恩用逆賊。劫擄到營。旋即把我賞與手下頭目蕭元瑞。天幸闖王。即將恩用全家抄斬。蕭元瑞亦以逆黨危懼。帶我遠逃。後來率衆投順。得除遊擊。鎭守是城。已于舊年十月間。陣亡海口。若論妹之苦楚。比著姊姊。更爲迢甚。幾番覓死不得。忽於今夜。隔簾窺見眞郎。欺著諸婦愚騃。輒敢託詩留住。兼

值衆家丁看燈倦臥。故能逸出重屏。海角天涯。何意今宵復聚。星移物換。猶憐薄命同存。但不知眞郎別來景況何如。怎得遷歸故籍。姚家郎信可相聞。堂上親而今安在。眞生便將前後經歷事情。并與嬌鳳雲麗相遇始末。備細說了一遍。三個人悲悲切切方罄訴不已。那嬌鳳雲麗早已起身伏在屛後。竊聽良久。遂即推屛進去。一同相見。時已東方微白。眞生急忙分付雙鴻胡玉。并葵花一應男婦。不許曉揚消息。到得日中。只見蕭衙內十餘個家丁。粘貼招紙。處處搜訪。卻因屋宇深邃。得以隱藏不露。過了月餘。蕭氏扶柩搬移回去。眞生遂得放下鬼胎。忽見秀蓮驀地走進。袖中取出錦箋一幅。遞與眞生。眞生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薄具相思子一粒。芙蓉露一瓶。並頭蓮枕頂一副。鴛鴦墜一枚。數物雖微。諒必心照。勿卻愚嫂元氏斂袵具。

箋後又有五言絕句一首道。

閬花僊頻遇。桃源花遍栽。
可憐巫峽夢。無復月同來。

眞生反覆看了數遍。只得把鴛墜等物。一併收下。躊躕半晌。乃以玉玦回贈。並裁詩以答之道。

悔從花底聽啼鶯。處處空擔薄倖名。
蓮社漫尋玄妙諦。香閨欲卸綺羅情。
半生業債于今悟。一片塵襟自此清。
寄覆粧臺休悵望。春魂已比白雲輕。

眞生終以叔嫂礙倫爲悔。所以回詩謝絕。當下秀蓮持去。付與元氏。元氏見詩。並得玉玦。喟然嘆息道。玦者訣也。明與我訣絕之意。叔乃薄情至此乎。自此憂思成疾。不逾月而亡。眞生不勝感悼。賦詞以弔之。其詞

云。

人何處。斷雲漠漠如飛絮。如飛絮。化慚爲恨。欲言還住。

當時深悔欣相遇。而今空咏淒涼句。淒涼句。錦箋詩在。越牽

情緒。

右調憶秦娥

題訖。折爲方勝。藏于硯匣底下。忽被嬌鳳翻見。以示雲麗道。始有盜嫂之愆。終獲薄情之怨。此詞豈足以懺悔耶。雲麗大笑。惟蕙娘蘭娘。不喻其故。再三詰問。適値眞生走進。急以扇柄打著嬌鳳道。狡獪兒。偏會胡言亂語。訐發人短。謔笑未絕。忽聞報進有客在外。連忙整衣出迎。乃是臨清住的。一個表叔。喚做方奉山。因從武昌回家。特來報信。備言一路平安。可以行走。眞生大喜。急令嬌鳳收拾行李。就在明早五鼓起程。雲麗道。遠出必須檢日。向來延緩。何乃一旦急遽如此。眞生嘆道。數載飄

流。思親念切。恨不即時就到靳水。卿何以急遽爲阻。當夜擺酒在蕙娘房內。飲到更闌時候。撤過盃盤。解衣就寢。眞生道。連日事冗匆匆。不及與卿綢繆款曲。明晨又當遠別。願尋片晌之娛。蕙娘笑道。妾已做了敗柳殘花。何足供郎攀折。倘獲眞心憐照願分東壁餘輝。眞生摟住粉項。微微嘆息道。賢卿此言。似有不足我之意。豈不聞漢高取天下。基業獨在關中。就如我春債雖多。鍾情惟汝。此心匪石。幸勿疑著鄙人也。遂即翻身扒到腹上。雲雨之際。蕙娘嬌聲屢囀艷態流香。一種溫存憐愛之意。比昔愈加親熱。既而低低問道。爲何郎之此物。比著曩時。恰像長了數寸。竟把我內中。塞得滿滿的。而又堅久不泄。莫非有甚靈膏異藥。抑何美快至此。眞生告以玉面狐之事。蕙娘笑道。既服狐丹。郎即狐矣。眞生道。若非我以狐術媚卿。怎得這般快活。遂又急急抽提。直至夜分而息。正是

元夜再逢緣不淺。鴛裯重整趣無邊。

總批

極俗處不失雅致。極文處愈見匠心。至于過文接脈。絕無一毫痕跡。譬如大匠運斤。正梁自有正梁。短柱自有短柱。鑲笋天然。不差尺寸。他若近時諸刻。罕足以語此。

蕙娘重遇。妙在仍是元夜。簾內低吟。橋邊癡候。寫得活龍活現。天下有此奇事。即應有此奇文。

唐人有詩云。畫松一似眞松樹。待我尋思記得無。曾在天台山上見。石橋南畔第三株。吾將是回讀過。恍若曾經目覩其事。豈非繪松手。

第十一回　招商店李氏尋夫

詩曰

聞聰何事細推敲。偶演新編慰寂寥。

黑白機深慵對弈。宮商曲誤倦吹簫。

筆底有靈貪覓句。胸中無俗混稱樵。

清風不解祛愁夢。拈著情根便可消。

眞生畧睡一覺。即起身梳洗。作別了眞子才。又向衆姬叮囑了幾句。趁著疏星殘月。帶領雙鴻。出門就路。此時乃是三月初旬。風恬日暖。曉夜趲行。不一日已到了黃州府地界。只爲歸心如箭。貪行了五六里路程。漸漸天色向晚。前後並無宿店。正所謂

到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

遠遠望見正南上樹林裡面。有一所高大房子。急忙飛步到門。輕扣數下。只見柴扉開處。有一少年儀容俊雅。緩步而出。詢之即莊主也。便告以日暮途窮。願求借宿之意。那少年指手畫脚。差喚僕夫。略不回顧答應。眞生等不耐煩。又著雙鴻近前哀懇。那少年怒道。怎有這般不曉事的。只管嘵嘵可厭。俺家不是客商飯寓。現今奉憲嚴查奸宄。怎肯擔著干係。容留面生的人在家過宿。便回頭指著廊下道。除非此地。權借你們兩個歇息一晚。眞生十分惱怒。卻因天色已暗。只得忍著氣。放下行李。一堆兒盤坐在廊簷底下。將至夜分時候。忽地刮起一陣東南風。吹得寒毛直豎。肚內又饑。主僕兩個呻吟不絕。俄而雞聲三號。東方微亮。只見一個婦人開門汲水。眞生走過去低喚道。小生冒著風寒。有甚熱湯。求賜一盞。那婦人放下了水桶。回身走進。笑嘻嘻的捧出一碗。卻是熱酒。眞生呷了一半。把與雙鴻喫完。作謝起身。行不上半里多路。只見

昨夜那個少年如飛趕上。眞生怪而問之。那少年備致不安之意。必欲留轉待飯。眞生心下暗想道。此人前倨而後恭。殊覺可笑。又欲留我轉去。是何意思。那少年道。小可有眼不識泰山。且到舍下去。容當慢慢請罪。遂一把拖進草堂。即喚小鬟。捧出面湯梳匣。候著眞生櫛洗畢。重新向前施禮。眞生問其姓氏。那少年道。小可姓熊。賤字信甫。請乞兄翁台坐。容俟寒荊出來相見。眞生踧踖不安道。這個怎麼使得。不勞見罷。話猶未畢。屏後走出一個婦人。珠翠盈頭。衣衫鮮美。向著眞生倒身便拜。眞生亦欲答拜下去。卻被熊信甫一把抱住。眞生道。仁兄爲何如此。卻不要折殺了小弟。再把婦人仔細一看。原來非別。即靈芸也。眞生大喜。扣(叩)以別後事情。靈芸道。從著那日與郎君見後。那高梓兄弟。即以看燈被殺。妾幸逃避出城。遇著一個老者。亦係蘄水人氏。繼妾爲女。到家未幾。適值熊郎斷絃。遂獲嫁爲繼室。今日爲要開筵款客。妾因早

起。然非窗縫內窺見郎君。幾乎當面錯過。幸乞寬心多住幾日。更不知二娘。曾有消息否。眞生便以蕙娘蘭娘先後相會的事。說了一遍。靈芸帶著笑。走進厨房。只檢美味鮮肴。流水搬出。眞生喫完飯後。卽欲告別。熊信甫道。此去靳水。旱路反要過渡。殊覺不便。家下人舟俱備。暫屈住過今宵。明日早起。卽當差人送往貴縣。眞生欣然依允。當晚住下不題。

再說鄔氏。從著眞生住在姚園肄業。日久不歸。心下十分想念。忽聞隣近紛紛報道。你家大官人。被著流賊擄去了。鄔氏雖則著驚。尚未深信。以後姚子昂親自來報。急得鄔氏一慟仆地。半日方醒。合家男婦再三寬解。鄔氏道。可憐我我唱大年紀。止有這點骨血。諒此一去。必然多凶少吉。教我這幾根老骨頭。再有何人收拾。言訖。便又嗚嗚咽咽。淚如雨下。自此時刻悲思。到處央人求神問卦。忽聽得闖賊將到。拋了房子。遷避下鄉。怎知流賊未來。王寇先發。把那箱籠細軟什物。席捲而去。鄔氏

越加傷感。漸漸日給不敷。只得遷移到城。同著一對家人夫婦。開一個招商飯店。那招牌上寫道。

眞店葷素酒飯安歇公差客寓

自此胡亂過了數月。忽一日傍晚。只見兩個人一老一少。恰像差官打扮。那年少的頭戴貂皮紅頂煖帽。身穿白綾弔裡小袖狐裘。向著鄔氏聲喏道。咱家主僕二人。爲著公幹到此。快些打掃一間潔淨房兒。與俺安歇。那房金住一日算一日。決不虧你。鄔氏不敢違慢。連忙收拾停當。搬些酒肴送進。那年少的官兒。喫了一會。竟自掩門而臥。那年老的即于門旁睡下。自此一連住了數日。那官兒忽向鄔氏問道。媽媽姓眞。此間曾有一個眞連城。可是你家嫡派否。鄔氏道。那眞連城被賊劫去已久。長官何從識認。致勞問及。那官兒一把扯著鄔氏。走入房中。將門掩上。復問道。我之此來。單爲尋訪眞生消息。係是媽媽何人。願以實告。鄔

氏止不住眼眶邊一點點淚珠滾下道。說亦傷心。就是老身的兒子。那官兒慌忙跪拜道。媳婦有罪。原來就是婆婆了。鄔氏雙手扶住道。這是怎麽說起。那官兒解開胸窩。露出一雙酥乳。以示鄔氏道。實不相瞞。妾乃闖王之女。名喚翠微。曾與眞郎結爲夫婦。後來破了北京。正欲商議自全之策。不想眞郎撇著我。竟不別而行。竊料父王必無天子之分。所以改作男粧。帶領心腹張梅。一路潛訪至此。誰想有幸。得與婆婆相會。鄔氏聽了這一番話。又悲又喜。便安慰道。你且寬心住著。吾兒若在。終有相會之日。自後仍舊開著飯店。張梅相幫走動。那李翠微的性格。最是溫柔賢淑。晨昏奉事之禮。一毫無缺。所以鄔氏十分歡喜。忽一日簷前鵲聲亂噪。翠微立在窗內。亂聲喚道。婆婆快到門前一望。眞郎今日必定要回來也。鄔氏那裡肯信。只顧低頭念佛。忽聞耳邊高喚一聲道。母親孩兒回來了。急忙擡頭一看。只見眞生已到面前。一把抱住大哭

道。我那兒嗄。你怎生撇得我下。一去數年。今日方回。便叫道。媳婦快來。你丈夫果然到了。眞生愕然道。那有媳婦得在這裡。翠微聽見。一步一跌。走出來道。薄情郎。獨不記著李氏翠微乎。眞生驚喜道。深悔那日。不別而行。將謂永隔芳標。何幸先期至此。鄔氏又問道。你在外經這幾年。可到東昌祖籍。亦曾得個際遇否。看你今日徒步而回。使我做娘的。于極喜之中。不無悲感。眞生道。兒命蹇薄。所以無意求仕。向住東昌。業已定居于子才兄之東首宅內。薄置負郭二頃。不憂菽水無資。伏乞母親寬心保重。鄔氏方有喜色。一邊講話。翠微已著張梅買下肴菓。整理齊備。當夜歡歡喜喜。直喫到更餘方散。等著鄔氏睡後。二人攜手進房。解衣就榻。翠微道。自從元夜殺了高梧那廝。奴家待你情分不薄。爲何纔邸京都。旋即棄我而逃。枕畔之盟未寒。橐中之金已去。郎何負恩若此。設非妾來尋你。你已將妾付之落花流水。從來薄倖無情。獨稱李益。竊

恐郎之負我。更有甚於十郎者。眞生笑謝道。鄙人涼德。賢卿責之極是。但今旣爲夫婦。何必再以舊事介懷。容當稽首轅門。以贖不赦之罪。遂卽緊緊摟抱。將那陽具弄入。只覺陰戶狹小難容。直待衝突了二十餘下。稍稍滑溜。於是一深一淺。款款抽提。翠微笑道。不見那花稍月影。已轉西窗。殘更夢短。郎何濡滯乃爾。眞生道。儂愛卿。所以不敢冒犯放肆。然而前矛猶勁。決不至遽降書而納款也。遂又自首至根。一連衝頂了二千餘抽。翠微縱體欣接。只管盈盈喘笑不已。俄而再一狂聳。不覺芳興全舒。而春魂欲散矣。次日午後。眞生步到子昂別墅。但見亂蕭蕭草盈石砌。窗圍蛛網。壁繡苔紋。池內萍多不見魚。徑邊籬破全無竹。悵然嘆息。延竚久之。賦感一絕云。

昔年此地投陳榻。今日無人空閉門。
回首不勝愁絶處。亂鴉(鴉)棲柳日將曛。

又到城內訪問。絕無消息。那住宅已爲鎭守將官林守備所據。只得嘆息而回。忽値崔子服來望。相見揖畢。眞生道。曩在金陵。弟見新主。絕無中興恢復之舉。那豐儒秀擅權納賄。亦卽秦檜賈似道之輩。惟恐禍及。所以不別而行。但有負兄翁一片薦拔玉成之誼。殊爲罪罪。不知尊駕幾時得旋。凌兄近作何狀。子服道。小弟卽于那年四月間。棄官奔竄。流離辛苦。直至舊歲方回。雅生兄一官戀戀。隨著豐儒秀至杭。儒秀欲奉太后垂簾聽政。左春坊蘇尙新詰之道。老先生扈駕而來。今聖駕安在。何乃屬柄於后妃耶。豐儒秀事遂不果。帶著凌兄奔返粵中。至今杳無音耗。眞生又問姚子昂。爲何城內城外。遍尋不見。子服道。姚兄避寇出城。久不歸家。存亡未卜。那城內舊宅。又被將官佔住。可憐孤兒寡婦。流離轉徙。苦景萬端。吾兄旣與子昂至交。那守鎭林君。易于賄結。倘能謀獲舊房。歸與姚家子母。足見仁兄存邮故舊之誼。眞生欣然道。領教領

教。次日即備厚禮。往拜林守備。林守備接入中廳。相見揖畢。分著賓主坐下。問過寒暄。眞生著人呈上禮帖。林守備展開。仔細看了一看。回顧書記問道。那柬兒上怎寫著許多禮物。你逐一念與俺聽。那掌記的便念道。

法瑯蓮花盃壹對　大紅花綯紗貳端
上白麪壹擔　白米貳拾包
烏薪肆簍　蠟炬拾觔
山羊貳牽　㹠猪壹口
活雞肆隻　活鵝貳隻
金酒肆罈　時菓捌色

林守備欣然笑道。俺們做著將官。只會上陣廝殺。通沒一個識著字兒的。老親翁休要見笑。只是幸蒙賜顧。怎敢當著這般隆貺。管隊那裡。快

把這些禮物。通拿進去。與奶奶看著。若是要收的。就收下了。那幾件不受的。速宜返出。只見管隊出來稟道。啓覆將爺。奶奶說道全收了。林守備滿面堆笑。再三謝道。拜領厚儀。愧難克當。倘有什麼見教。無不遵命。眞生即以姚氏苦情。備細訴說。要求別檢貴衙。賜還原宅爲懇。林守備道。目下小弟。就要出汛漢口。俟班師之日。即當移徙退還。但與老親翁十分面熟。恰像曾在那裡會過一次的。眞生道。弟亦熟識尊顏。只恨一時不能醒起。須臾一茶再茶。起身作別。林守備亦即隨後答拜。又過兩日。眞生僱了船隻。急忙忙正要收拾起程。忽見林守備宅內一個內丁。持著帖兒邀請赴席。眞生道。你家將爺。已于昨早出汛。怎得還在家裡。邀我喫酒。那內丁道。將爺雖已出師。奶奶却在宅內。所以差著小的特來邀請大爺。若是大爺不去。小的禁不起那奶奶的一百皮鞭。言訖。一把扯住。那裡肯放。眞生只得勉強而行。既進內宅。即朗聲稟道。眞大爺

已請到了。不移時。只見一個美麗婦人。打從屏後走出。年可二十多歲。梳起那光油油的黑辮。遍挿上珠翠花兒。上穿白綾小袖襖子。外罩玄色暗錦半臂。下面大紅紬褲。露出那一丟丟兒天青色的綾緞快靴。那婦人出來見禮纔畢。即問道薄情郎你也來了麼。眞生不知頭惱錯愕不敢置對。那婦人道。薄情郎。那一晚天將昏暗。逃入俺家。俺把你藏在臥房之後。保全性命。難道就忘記了麼。眞生擡頭。把那婦人仔細一看。纔認得就是北京城外做響馬的林桂之妻。那林守備卽是林桂。所以十分面熟。連忙深深一揖道。活命之恩。天高地厚。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婦人道。你自家走了也罷。反把一個婦人帶去。累著奴家受氣。恩將仇報。何乃狠心若此。前日蒙你親送禮物。偶於屏後窺見。爲此邀著你來。說個明白。眞生無可措辯。只顧低頭含笑。那些侍女。已把酒肴陸續捧出。婦人邀著眞生坐了客位。自即對面相陪。慢慢的飲了半晌。婦人臉

色呈紅。秋波溜綠。假以更衣進內。把那脚尖兒向著眞生一踢。眞生會意。亦卽起身隨入房中。那婦人卸下裤兒。掀起那嫩鬆鬆的一條細縫。煥（喚）著眞生雲雨。眞生亦覺霎時間興發難禁。那件東西。已是咆哮紫漲。直掘掘的亂跳不已。急從臀後挿入。直搗黃龍。出則露首。進則盡根。亂亂的樁頂了四千餘抽。那婦人叫快連聲。浪水直瀉。旣而事畢。張梅已在門外候久。婦人含淚相送。復以後期爲約。眞生含糊答應。但唯唯而已。時已選定吉日。與崔子服。并一衆親隣故舊。作別起身。一路無話。將次到家先著雙鴻回報。急得蘭娘。蕙娘。嬌鳳。雲麗。重新粧裹。俱換了一套新鮮衣服。直到大門前接候。拜見之際。鄔氏看了如花似玉。齊齊整整一行兒列著五個媳婦。好不歡喜。當晚就是眞子才置酒相請。次日眞生設席。遍邀同族。一連喫了五六日的酒。鬧炒炒（吵吵）忙做一團。俱不消細敍。於時乃是六月中旬。天氣炎熱。眞生喚著葵花

燒湯洗澡。先自浴畢。次即蘭娘。嬌鳳。蕙娘。雲麗。翠微。相繼而浴。眞生靠在椅上。逐一看過。但是一個個粉胸玉股酥乳香肩。分明是水浸芙蓉。何異那露濡芍藥。神怡魂蕩。頃刻難持。便把五姬一齊喚到房內。只見蕙娘雲鬢鬔鬆。僅穿紗褲。嬌鳳止披半臂。下繫單裙。雲麗蘭娘俱赤著肩窩。把那裙兒齊胸裹著。翠微方在照鏡刷鬢。落後纔至。眞生道。適觀卿等蘭湯試浴。可謂皓體爭妍。冰肌均媚。我欲今夜做一個亂點鴛鴦。與卿等共成歡噱。幸毋阻興。即赴陽臺。蘭娘嬌鳳雲麗。俱笑嘻嘻的解裙卸褲。脫得精赤條條。背著銀缸。一團兒靠在椅上。只有蕙娘翠微低聲笑道。郎眞癡了。教人裸體相向。像個什麼意思。便掇轉身走了出去。眞生罵道。恁般兩個歪拗貨兒去便自去。俺決不來求著你。即把蘭娘撳倒。喚著雲麗嬌鳳。各將一隻金蓮捧起。揷得進去。便深深射入。著實狂抽。不消一盞茶時。卽搗上了千五六百。蘭娘不住的把那臀尖掀突。

連著枕頭兒推放一邊。雲髻橫飛。笑聲不絕。嬌鳳看了這般模樣。淫心驟熾。只得閉著雙眸。怎耐下面的那件話兒。熱烘烘。癢膩膩。浪水如注。恰像小解一般的亂撒出來。連那肩臂酥軟。忽地裡竟把金蓮放下。眞生笑道。好一個騷貨兒。就是這般熬不過了。遂把蘭娘放起。卽與嬌鳳接戰。剛剛挿入龜頭。嬌鳳便呼心肝親肉。突起湊合。正在幹得熱鬧。忽聞屛後。指頭彈響。停了一會又聞喚道。臭賊囚。這般時候。怎不睡著。不要快活殺了。眞生側耳聽時。乃是蕙娘的聲音。假做不聽得。故意用力狂抽。弄得漬漬亂響。却忘記了雲麗等候多時。十分忍耐不過。只得喚道。短命的寃家。如今也該輪著我了。眞生登時扒過腹上。把那雙股推起。狠命射入。一連就有二千餘抽。忽然回首轉來。只見蕙娘已是悄然走進。站在燈影底下。眞生假做不見。與雲麗恣意弄了一會再及嬌鳳。嬌鳳之後。復到蘭娘。竟把蕙娘奈何得十分難過。移步近身。伸過尖尖

玉指撈著麈尾。一把揑住。眞生笑道。賊小淫婦。你道是裸體相向。不好意思。如今却是誰喚你進來的。蕙娘又羞又惱。照著臉上。著實打了一掌道。臭忘八。你專會放刁搶白。不管人的臉痛。只怕要短命死哩。眞生道。止要你喚著一聲眞郎的爺。我就與你弄個爽快。蕙娘無奈。只得低著頭。輕輕的喚了一聲。眞生雙手抱住道。我那心愛的親親肉兒。特與你作要。你不要認眞怪我。於是舌吐丁香。緊貼著兩窩酥乳。花翻紅浪。全抛却一片春魂。雖則力戰三番。尚可突圍一捷。而蕙娘已陰液連丢。嬌聲欲顫矣。蘭娘對著嬌鳳道。俺的二妹已經同事。單有河南姐姐。假意兒竟自走了去了。若不把他拖下渾水。只怕日後那嘴兒喳喳。將著俺們笑個不已。不若大家去拖了他來。免著他喬坐衙。數青道白。雲麗嬌鳳一齊點頭。便笑喧嘩直滾到翠微房內。四圍一看。那裡見個影兒。嬌鳳笑道。這也奇怪了。難道聽著俺們走來。躲在櫃裡箱子裡。蘭娘道。

只把火兒點著。俺三個人四處一照。不怕他躲入在地窟裡去了。原來翠微靜悄悄的伏在東首壁上。竊聽良久。當下先是雲麗照見。一把扯住道。已在此了。蘭娘嬌鳳慌忙走至。橫拖亂拽。竟是扯進房門。眞生瞧見。不覺笑道。我專怪這樣假撇清的貨兒。偏要與你弄上一遭。滅著你的嘴臉。遂抛下蕙娘。將著翠微撳倒。連根直挺。帶水狂抽。不覺又是一番鏖戰。當夜輪流交合。直弄到月墜參橫。金籠鷄唱。這叫做

百丈游絲爭繞樹。　一羣嬌鳥共啼花。

總批

至兇逆如李闖。偏有翠微爲女。料事了然。改粧覓婿。有膽有識。豈閨閣中可得多見。所謂。女中丈夫非耶。

靈芸旣會於村莊。林婦復逢于守鎭。無遇不奇。無事不巧。每讀一過。令人拍

案擊節。凡小說家描敍淫褻之事。予輒掩卷厭觀。獨此回後一段。羣美既合。復爲總敍一番。其間半俚半雅。冷譏熱罵。以至佯推實愛。

詞曰

一片閒情。零零碎碎。偶爾把耳根收拾。眞個才郎如許。佳人如許。何必丹青點色。都道是一幅錦。却非關蘇蕙織。　自嚼胡謅。七横八竪。笑殺那尋常筆墨。請看别離如此相逢如此。多少神情歷歷。我曾向寂静處演完時浮大白。

右調雙蛺蝶

當下翠微。被著眞生弄得爽快。滚出了許多騷水。却怕諸姬搶白。所以乍笑忽停。臨呼□頓。俄而天色微亮。各歸寢息。眞生走到天井内小解。只見紅櫻把那指頭抵著牙兒。獨自一個。靠著闌干而立。眞生道。癡妮子。你還是曾睡不曾睡。風露甚寒。怎生站在這個所在。紅櫻長嘆一聲

低頭不語。眞生雖覺神疲力倦。忽見了這般情景。可憐可愛。便把紅櫻喚進房中。勉強做那殘蝶採花。慵鴛戲水。正所謂

一枕在雲爭伴我。　滿床明月獨憐卿。

眞生嫌著客座窄小。復於東首空地。起造廳房一所。當落成之日。有客送畫一幅。那畫上題詩四句道。

一樽方可醉。　十畝便成閒。
卜居何處好。　當在碧山間。

眞生深喜碧山二字。遂顏其堂曰碧山堂。自此栽花釀酒。日與群姬以尋詩鬬茗爲樂。忽一日。春光明媚之際。恰值鄔氏七旬壽誕。合族親友。以至鄰居四十餘家。無不餽送賀禮。蕙娘嬌鳳等。各自獻奉珍奇寶玩。并各撰詩爲壽。蘭娘詩道。

高阿有翠竹。　亭亭干碧霄。

至今千餘載。能禁風雪飄。
僊人海上來。拍手共逍遙。
笑指蒼翠色。凌風吹玉簫。
云有桃一顆。比竹歲更遙。
擬爲壽者贈。恰值懸帨朝。
願桃三千歲。願竹永不凋。
南山一盃酒。跽獻咏長謠。

翠微詩道。

瑞煙浮鼎綺筵開。共祝長春壽一杯。
聞說瑤池桃正熟。竚看青鳥自西來。

蕙娘詩曰。

爲慶岡陵壽。香風敞綺筵。

柳窺雲鬢綠。　花映綵衣鮮。
七十春方永。　三千歲自綿。
霞觴方再進。　鳥語雜清絃。

嬌鳳詩云。

七十未華髮。　嶷然姿貌清。
拈鍼猶刺繡。　燈下時誦經。
惟在慈與德。　便合獲長生。
何必啖交棗。　何必餐黃精。
從茲歲千百。　難以算遐齡。

雲麗詩道。

一爐清篆散香風。　共沐慈恩壽域中。
從此春光長獻瑞。　年年祝酒映桃紅。

眞生看了五首壽詩。不勝歡喜道。卿等俱有佳作。難道我爲子的。反無俚言拜祝。於是信筆題成七言一律道。

一杯霞酒獻慈親。　願獲遐齡比大椿。
敢向謝庭方玉樹。　爭誇孟氏擇芳鄰。
煙濃寶鴨香初爇。　花滿湘簾景乍新。
寸草自慚恩莫報。　南山永擬祝長春。

正在笑語喧譁。霞觴爭獻之際。忽聞報說。參將林老爺來拜。連忙整衣出迎。延進見畢。原來就是鎭守蘄水的守備林桂。眞生道。恭喜榮遷。尙未趨賀。幸存愛末。反蒙棨戟遙臨。喜接芝眉。光生蓬蓽。林桂道。曩自别後。出汛回營。即以住房退還姚氏子母。今値移鎭瓜揚。所以修誠奉候。眞生連聲稱謝道。荷蒙雅愛。破格垂情。豈惟姚氏永戴隆施。即弟亦感佩不淺矣。林桂道。小弟還有一句沒要緊的說話。輒敢奉啓。爲因拙妻

臨歿之時。不知什麼意思。再三遺囑。要求老親翁一詩爲殉。雖忝乍交。幸勿吝筆。眞生聽罷。不覺失驚道。尊夫人犯著何恙。還是幾時亡故的。林桂道。據著醫生切脈。道是思鬱所致。因以病重。暫借臨淸尼刹。如今亡後已是三日了。眞生感傷不已。登時賦成一絕。以授林桂。其詩曰。

大地山河總是空。何須悵惜海棠紅。
一詩聊當浮屠偈。超出輪廻慾界中。

眞生自聞林婦之死。心下時時感念。悲居諸之易逝。傷人世之虛浮。就懷著離塵修道之意。而以鄔氏年高。諸姬情重。一時未能卸脫。忽一日。有一道人。從著江西龍虎山來。頗有異術。闔郡縉紳士庶。無不瞻禮欽奉。眞生慕其名。即著人邀請到家。細看那道人怎生模樣。但見

頭戴簭冠。身披鶴氅。腰繫葫蘆。內貯却病延年之大藥。手揮麈尾。能談辟魔煉氣之玄機。鶴背虬髯。自是煙霞異相。龐眉

秀骨。决非塵世庸流。

當下眞生延進見畢。那道人談吐如流。語語備臻玄妙。眞生道。某雖愚鄙。抱志非凡。不知怎樣修持。方成仙道。望乞道丈不吝一言指示。道人掀髯大笑道。吾觀子聰明絕世。何乃亦習貪癡愚妄之見。只問仙在那裡。世上的人幾個能成仙道。此乃方士謬言。騙人局法。有等愚昧之徒。誤入機穽。傾家蕩產。盡力以覓神仙。究竟事涉荒唐。反致親朋譏笑。夫有親能孝。即仙也。淸心寡欲。省事求閒。即仙也。子何棄現在可行之事。而乃遐思乎虛無烏有之場。獨不見那秦皇漢武乎。眞生變色道。吾觀列仙傳所載。如許旌陽顏眞卿。以至洞賓湘子諸仙。事蹟顯明。班班可考。若信如道丈之說。則尸解上昇。盡屬不經。而傳紀所述。均爲謬誕耶。道人聽畢。不覺呵呵笑道。不然。原不謂仙道虛無。却非強求可至。今觀吾子眼多視。言多發。神久失而不還。骨帶輕而混濁。夫眼多視。則內多

欲。言多發。則心無主。神久失而不還。則臟腑虛損。骨帶輕而混濁。則仙格難成。有一於此。即不可以成仙道。而況兼此數者乎。矧且嬌豔雜進於前。黃金堆滿於橐。神惑志紛。擾擾役役。雖欲求道。豈能脫然無累。而可以遊心於廣漠之鄉者哉。眞生聽了這一番話。如醉方醒。再拜謝道。某實不自揣量。妄意希仙。自非道丈覺示愚瞽。豈知慾錮塵迷。一至於此。但聞道丈有一異術。無論人之生者死者。可令遊魂入夢。某有故人姚子昂。生死未知。信音久絕。意欲仰仗仙機指引。得與故人一會。以決存亡。未審肯見許否。道人道。事亦易耳。但須齋戒七日。方可遵教。至期。眞生復以爲請。道人笑道。凡所謂齋戒者。必須內齋其心。外齋其體。今吾子之齋。不過斷酒除肉而已。心未絕于邪思。身不離于閨閤。即可謂之齋戒者乎。必須再俟七日。方可言此。眞生便即移臥外廂。凝神謐慮。秉正祛邪。七日既滿。復請道人至室。再四懇求。道人披髮步罡。書符念

咒。將至一更之後。屛去閒人。四圍封閉。著令眞生獨坐於碧山堂內。明燭以待。俄而淸風徐來。雙鶴唳空。則見姚子昂帶一童子。從空冉冉而下。眞生欣然色喜。帶笑出迎。子昂道。從著吾兄。被那高梧翅擄而去。小弟思慕之殷。至廢寢食。豈料全楚覆沒。風鶴播遷。兩地愁蹤。遠成□(隔)世。今夕幸蒙一晤。喜慰良多。眞生道。自從分散之後。百苦備嘗。時刻思兄。安能復見。曩以迎接慈幃。一至蘄水。豈料遍行訪覓。杳乏音容。不知雅況何如。近可回家歡聚。願言剖示以慰斯心。子昂道。原來吾兄還未知麼。弟因避難出城。被著亂兵所害。幸蒙冥府寬恩。復以星垣超錄。主盟仙島。掌隸群山。久欲尋兄一敍。而以彼此路殊。遂成迢隔。設非眞人妙術。安獲登堂。感子高情。徒增忉怛耳。眞生驚笑道。豈知吾兄已經故世。得爲洞山仙主。可喜可羨。但兄既可來。不知弟亦可去。得以遍處一觀否。子昂道。弟意正欲屈兄到彼一遊。至曉卽還。諒亦無礙。俄

有白鶴飛下。眞生與子昻。各跨其一。頃刻之間。即至仙島。但見月色澄清。照得遍山雪亮。一路進去。石橋流水環以翠竹蒼松。更有好鳥羣鳴。異香撲鼻。至於瓊梁金檻。玉砌珠簾。閎麗非常。光彩炫目。進入殿內。即令隨班侍者。作樂爲娛。俄而吹者吹。彈者彈。淸音嘹喨奏著那水仙遊一曲。洋洋盈耳。亦非人間律呂可能彷彿眞生神和意洽。漂渺(縹緲)欲仙。乃從容問道。不知吾兄何罪而被殺身。復以何修而能至此。子昻道。我於前世殺他。他即於後世殺我。此乃寃寃報復之常。何足爲異。至我生平無一善事可舉。惟於荒歲。曾經施粥三月。所全活者。不下萬人。遂得冥曹申奏。獲受此福。眞生道。弟亦深懷出世之願。即欲離家辦道。不知可否。子昻笑道。子志可嘉。只恐未易言此。從來紅塵業重。必須到處遭魔。春債未盈。豈許離羣出世。子但於十分濃熱之中。存著三分淸涼之意。有可行之事。行我一善。有可解之寃。解人一難。如此。則雖

未成正果。已有一線根基。而日積月累。何愁不到神仙地位。況子敏慧超群。夙根不淺。愼之秘之。毋負我囑。眞生大喜道。辱蒙雅誨。敢不書紳。只見左右侍者催喚道。天色將曙。路隔仙凡。恐有未便。眞君宜卽速返。子昂遂把眞生一直送至家內。再四慰勉而去。只聽得譙樓更鼓已殘。四處鷄聲唱絕。恍惚尋思。似夢非夢。日色漸明。道人啓戶而進。拍手笑道。子旣與故人相遇。復得身遊仙島。可謂樂乎。眞生再拜而謝。乃以黃金二笏爲贈。道人搖手道。俺家白雲淸淨之鄉。何用此塵穢物耳。君宜以此贍諸鄰里之貧者。否則施於僧刹。可也。言訖。羽扇一揮。拱手作別而去。只見蘭娘。蕙娘翠微。嬌鳳。雲麗。俱走出問道。夜來可曾果有所見麼。眞生卽以獲遇子昂。同詣仙山之事。細述一遍。翠微道。奇殺奇殺。原來果有這般靈異。嬌鳳道。想那道者。必然是個神仙臨凡玩世。所以有此異術。眞生道。我正要與卿等商議。我想浮生幾許。終日在紅塵障內。

爾牽我戀。安有盡期。直等大限臨頭。那時悔便晚了。小生意欲入山修道。解卸塵韁。在卿等俱負敏心慧質。必有高見。以爲何如。蕙娘道。郎君差矣。妾等千里相思。數年遠隔。今幸與君重逢歡聚。正宜琴瑟和鳴。並偕白首。胡爲朱顏未半。即繫閒愁。斑綵方娛。頓縈別念。將謂神仙有可求之事。而不知貪癡乃魔難之端。涉想荒唐。棄違大道。子惑甚矣。幸勿多談。雲麗笑道。若使神仙可做。蓬萊方丈可到。只怕人人想念。個個貪求。那世界上的人日漸稀少。海山上的仙。日漸增滿。地府下的閻王。清閒無事了。不謂郎君讀著聖賢書絕沒一毫見識。從來聰明聖智。單有一個孔仲尼。他怎麼不會做著。原到七十三歲而亡。以至敏之資。變爲至愚。說也令人可笑。蘭娘道。二位妹妹。所言雖是有理。據我看來。也不消辨論。只怕郎君但能說得。不能做得。吾聞學求仙道。須在深山幽谷之中。餌木餐芝。凝神煉氣。而功程浩遠。又非一蹴可幾。今郎晏起早眠。

耽于逸豫。無肉便云不飽。非酒無以盡娛。矧又性躁意浮。做事期於速效。竊恐山中之席未暖。而歸路之糧已辦矣。幸即斬斷癡根。毋徒資人笑柄。翠微道。求仙即若求仁。必須先難而後獲。就如做了一個和尚。苦行焚修。無意於佛。方可成佛。今肉食未離。而心已遍遊於十洲三島。不料神仙如此易學。而郎之迂謬乃爾。嬌鳳道。郎若做了仙去。却把俺們姊妹五個。怎生安放。少不得大家隨往。同做一做。眞生嘆息道。怎有你這班癡妮子。只管絮絮的。說來全沒緊要豈知光陰迅速。年少難留。若能求道。便可以脫離苦海。設或迷而不悟。怎跳得出生老病死四個字的關頭。古來美人。止有西子。假託遊著五湖而遠去。英雄大將。惟姚師仲。隱入青城山。修道而不見。假使如花美女。跨馬健兒。一朝皮皺齒落。兩鬢如銀。有何趣味。所以神龍見尾而不見首。又道是開場演劇。只怕鑼鼓煞響。吾與卿等預爲憂慮者。亦單爲防著末後一著耳。蘭娘道。君

今二十有二。妾等年齒。亦相彷彿。殆至壯盛之年猶有八歲。願與嘲花哦月。歡畢此期。然後聽君入山。妾等亦即洗心浣慮。同禮金仙。在郎不爲失孝於慈親。在妾可以斷懷於綺艷。不知郎意以爲何如。眞生鼓掌而笑道妙妙妙。卿言最爲切當。遂賦懷仙詩十首。以述其感想之意。不能盡錄。姑摘其三首於左。其首章云。

玉函金簡秘仙都。　竊得靈文悟也無。
上下碧虛鶴一隻。　縱橫青嶂酒千壺。
令嚴丁甲憑驅使。　手檄風雷聽指呼。
莫道荒唐渾不信。　羣眞久已共邀吾。

其二云

聞得天台種碧桃。　仙源風景足逍遙。
撥開雲影窺泉眼。　徙倚松根採藥苗。

靈雞逸犬當堦息。　寶篆惇風繞洞飄。

我欲從遊俄頃至。　誰言萬里碧山高。

其三云

我家原在白雲間。　雲去雲來盡日閒。

鐵笛一聲天外落。　銀濤千尺海中還。

新馴野鶴看丹竈。　舊種靈芝滿碧山。

自向玉京朝賀後。　幾番回首笑塵寰。

自後眞生嫌著所居逼近塵市。深以應酬爲恨。遂挈家遷徙海南。竟不知所在。按眞生原姓愼。因其先代。避著宋孝宗之諱。所以除去側心。而後世相仍。遂以眞爲姓焉。幻庵居士嘗有詩道。

上元勝事豐年兆。　燈光月色遙相照。

輕柔美媛態如仙。　清潤潘郎年最少。

無端相見卽相憐。偷向燈前拋一笑。
春風楊柳映纖眉。秋夜芙蓉窺玉貌。
相逢總訂合歡期。花時豈恨黃鶯叫。
因情生夢夢生文。請君細看春燈鬧。

總批

眞生年纔弱冠。家既富足。又得五個麗人。
花圍玉繞。正在歡娛境內。而所謂風流第一仙也。乃卽紅綺念疏。白雲意切。
雖則荷絲難殺。良亦夙有慧因耳。
人以求仙自愚。而方士卽以幻術設騙。如宋徽宗傾海內之財。殫心畢慮。以
求仙道。究竟仙未成。而天下已亂。身死于五國城內。甚矣夫仙術之荒唐也。
道人苦口切言。術奇品正。決非方士一流。當亦眞人下降。點化連城耳。

把從前一片艷思。百般綺夢。收煞到清涼地面。不覺水寒灰冷。至如眞生妄想。道人點破。羣姬辨駁。語言光景。無不酷肖。亦無非至理。信仙筆也。世有迷戀富貴。鐘鳴漏盡。而不知止者。當把是回熟讀。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CHAN Hing-ho, chercheur a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c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en ma qualité de représentant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quarante-huit titres) dont la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oi-méme dans le cadre de mes activités au sein de ladite 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Taipei, le 6 juillet 1994.

CHAN Hing-ho

Responsable du projet des études surles romans des Ming et des Qing de l'URA 1067 du CNRS (France)

授權書

本人謹代表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中國文學歷史研究組(URA1067--C.N.R.S.)，授權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本組之研究成果明清艷情小說叢書（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明清小說研究計畫主持人

1994年7月6日

思無邪匯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桃花影 ; 春燈鬧 / 煙水散人編次,戲述.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大英百科, 1994[民83]
面 ; 公分. -- (思無邪匯寶 ; 18)
ISBN 957-8592-11-6(精裝)

857.4　　83008060

思無邪滙寶〔拾捌〕

桃花影・春燈鬧

發 行 人／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
美　　編／許瓊禧
校　　對／陳櫻瓊・倪鍵林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186 號 7 樓之 3
電　　話／(02)5778314
傳電電眞／(02)5778979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錦龍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永馨實業社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3101 號
初　　版／1994 年 9 月

全套定價：41200 元
ISBN 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 957-8592-11-6(單册；精裝)

思無邪滙寶。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